廣廣文選二十四卷（一）

〔明〕周應治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周元孚刻本

廣廣文選序

南新市人李維楨譔

文之有總集也自晉摯虞始虞以為建安之後衆家集日滋廣覽者憚勞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為文章流别繼虞而作者有集林集苑集鈔集畧文苑而後昭明

文選出焉類三十有七為卷三十與昭明同時復有詞林文海而獸文選傳迄今不衰則以選故其可以選而選所無可以無選而選所有人各執意見為公舍而陳同俑補遺劉介夫廣選出焉遺不盡補選不盡廣而周君衡廣廣文選出

馬國備目財十有五以詔令奏疏列詩賦前其評隲大義率出於文之外介夫所廣有璽書有賜書有策有敕有諭有疏有封事有議有對策有問有記有傳有説有祭詞有祝文有雜文其於馬班范陳四史間采一二傳則因昭明史論史

述贊而廣之者也鬻管莊列荀韓呂覽鴻烈左氏春秋傳國語有成書矣而或采其一二篇則又因史傳而廣之者也昭明序有戒有誓有符有篇而中缺焉君衡增四目因昭明而廣之者也篇所采鄒晏孫商賈陸以逮魏劉諸子因介夫

而廣之者也有誥有赦文有移有章有訓有體有讖有解大段不殊眉目小別因其名而廣之者也有辭有繇辭目同昭明而體則異因其目而廣之者也昭明雖附并檄移文附于書介夫自序合于序今皆析之亦因其名而廣之者也史

志詔令不録以為不勝廣也其例十有四凡二十有四卷自伊耆氏以逮于隋而止隋以下不録以為不必廣也益宋人求多于昭明者評選為拙陋而同備之說押出選幾於不振余竊不謂其然昭明所選者文耳文之外為人文之内爲

䒭其是非美惡固所不論彼補者與廣者其人寧盡美而無惡其事寧盡是而無非而何責於昭明如以文而已矣夫安得無廣也成周盛時和之弓兌之戈垂之竹矢胤之舞衣與河圖大訓並陳東西序今所寘即不敢儷河圖大訓不猶

愈于舞衣弓矢乎夫安得無廣也孔子删詩為三百篇唐棣素絢之句復采而載之論語昭明所選寧渠比于孔子所删而謂無復可收者乎夫安得無廣也隋牛弘謂孔子後文字有五厄其四在昭明前為秦為莽為漢末為東晉昭明之

後六厄弘所見者一所未見者五為湘東為隋煬為安史為黄巢為女真為蒙古古文幾盡矣後之六厄甚於前四厄四厄之所遺幸而選於昭明其不選者經六厄又幸而存于今使昭明在當亟收之夫安得無廣也按梁書昭明傳嘗撰

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䒭以選稱矣選之外復有二集無亦廣選所未備乎陳劉兩家所集又寧無與二集相出入者乎原昭明之意引而伸之夫安得無廣也歷代藏書之富其在昭明先後相及

可考見者宋謝靈運四千卷有奇
齊王亮謝朏一萬八千有奇梁湘
東七萬有奇隋嘉則殿唐弘文館
或至二三十萬後人疑其虛妄大
都六朝著作居十之六七或有重
複猥雜而釋老之書復羼其中約
以二萬卷為準此總集之體在四

部中第十之一耳此十之一者于
今所存第百之一耳今之視六朝
猶昭明時之視三代兩漢也六朝
所不忍遺而況三代兩漢片言隻
字留在人間其可棄乎夫安得無
廣也國家文命敷于四海垂三百
季而石渠金匱所儲圖史竹素較

前代秋文志不無小遜君衡輶還
天下非朝夕矣上之秘閣中之鄴
架下之名山遠之金石幽之冢藏
蠹食煨燼之餘靡所不漁獵採討
而始就此茶陵大吏因是以彌縫
其闕而匡救其所不及豈惟二氏
即昭明復起兩相得而各有合豈

廣廣文選序

夫登山采木豫章之材難窮入海求珠岱淵之寶無盡扶輿秀澥鍇結而爲人文泰媼英靈畢抒而爲韓蘇陶寫三才元氣淋灕而犇命刻雕萬品玄造勝息以避權筌宰經綸須片言傳其命脈喆氏

道遠待寸管扶衣精溦是故孔門文學儼然列於四科宣聖刪行何嘗不脩六藝服筍辭經秦氏灰中括出遷書固史漢翁馬上收來帝基西北文章之渾厚穆如王氣東南江左之英華益烈有梁蕭統文章宗工下上千百年

閒裒集古今靈喆命曰文選系以昭明收采頗嚴精瑩未博後人乃從而廣之之既張孫天之網飛走悉羅披括地之圖黃輿盡掩矣余友周君衡氏復身作蠹魚窮年萬卷之中足躡神駿極目四游之外蒐羅放失陋晉隋之多聞尋討遺

亡羲鄭僑之博物廣其選者已鶩山海之可加令選者昨吾廣其廣者益欲天壤之何限俾廣者搖魂方聞廣廣之名未悉云云之旨謂欲尋而烏有即苦搜能幾何及覽周氏之巨編始信前人之未備漢帝尚存胡假補亡於張吏虞苞

若在豈復問奇於揚雄靚未央
之𨶒則五奓七貴之宅陋矣聽切
利之宮則千門萬户之觀小矣周
氏之後安知不復有可廣者余請
封以丸泥𠚖以息壤哉

萬曆癸卯春暮東海屠隆緯
真父箸

廣廣文選序

文選纂於昭明纔三十卷耳梅
國廣馬倍昔者五之半余弟君
衡復廣之倫於劉而侈於蕭已
夫自書契既出作者代興纚纚
洋洋溢於簡冊昭明網罝千載
漁獵百氏括才人之致而抉其
精美具之矣延若唐之粹宋之
鑑元之類明之衡以彼揚搉寧
不人和璧而家隋珠然而諸籍
具在也提衡而論則諸家之所
取僅足以當昭明之所棄豈人
情貴遠而賤近與抑隆汚之變
然耶且夫百都之市珎異非乏

也至如虞氏之陶夏后氏之璜雖有缺折猶登上貫是何也豈亦有貴於古者乎然則古之所棄今之所取廣廣文選之輯蓋識古也當代操觚之家殺青布簡多者一二百卷少者數十卷雖緜獨匠無不宗本於周秦漢魏齊梁之文周秦漢魏齊梁之文夫非珞珞者耶譬之祭川則必先河矣廼大函氏之言曰江河不集而足狐貉不縕而温貽明之選尚矣奚必畢取其所棄而廣之所補之此為鉤玄者言猶未為通論也周秦漢魏齊梁之籍存者寥寥吾將搜汲冢之所遺發二酉之所秘猶未以為饜也而若之何指之然則大函氏之所謂瓦礫安知不為陶璜者耶蓋昭明意在垂後故其裁取也嚴君衡意在稽古故其蒐收也廣博聞洞覽之士必有取於是書云余不敏當為君衡與成之

萬曆庚子夏日　太子庶子兼翰林侍讀周應賓撰

廣廣文選自序

明朝議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前奉　勅提督廣東學校四明周應治譔

夫自鴻濛肇判經緯攸章青雲干呂榮光幕河龜馬洩其靈秘究委發其眞藏一時淳氣景曜期應紹至斯非玄黃之精華而神理之自然者哉六經之文與天同尊與地同厚於槃乎揭日月而恒

新則信無能襲六而七矣其緒餘為漢魏為六朝鴻筆之彥相踵而起騁論朝典詳述經注恢誕章而渥辟義競美與輦闘捷檣馬流刺商徵變幻風雲莫不論思成其藻朗亦如草樹毛羽之琢天翟澤獸奇蘊善芳皆足以振采舒秀即片詞隻語在所甄録不可闕畧者也昭

明為之綜彙自周至於梁名曰文選世代雖殊文體則一其所命名總實而規萬世亦為確當劉梅國復廣之自周至於隋視荼陵之補遺檢柙綜詳足為昭明忠臣使作者不致淹没有功於文苑大矣第昭明之選自以嚴如皇鈇不淂濫及梅國之廣自以汲如天網無復遺

嘆自今觀之選操一切繩墨所遺宜多廣於漢頗詳然遺者十二晉魏而未遺者不第十八予每讀是書竊為惜之爰乃肆力編摩旁捜散佚覓翠蘊於僻界探神香於荒憬録以成帙名曰廣廣文選盖梅國廣昭明而余復廣梅國之所未廣也梅國之言曰文辟之水也選之

者如漁水而聚之者也廣其選者如漁
水而聚之海者也信斯言也九州以裨
海環之而裨海又以大瀛海環之水於
是有極觀梅國既廣選所未選余又廣
廣所未廣諸凡綈圖赤制隱簡秘冊擢
麗蒼池飛映華屋咸得躬擎目矚罔弗
採摭敢謂瀛海哉亦庶幾詞淵大觀不

至興掛漏之嗟耳方今熈代全風大氣
欝為人文琭編寶録爲奕朝徽諸作者
皆極思邃詰憑軼周漢之上宣賁鴻業
緝熈丕圖而輯緇文貽質應符合諜之
霧徵曷若西雍中秘文章之富復得是
書則天靈氏之混合乾曜古皇氏之兜
發玄紀暐燁文治光際無臬將復見於

今而對揚厥盛是亦摛英攄茂藻潤皇
猷之一事也

萬曆二十有四年秋八月朔題

廣廣文選議例

廣廣者廣昭明梅國所逸也盖隨所見
摭之以俟後之復廣吾之廣者

文自觧繩以後浩瀚靡竟如左國檀戦
諸書業有成帙且非選體不載

選在昭明允當梅國稍涉蘩蕪兹集自
虞自周下逮於隋凡體格合選者彙

數朝輯之與文粹之限於唐文鑑之
限於宋異也朝代異而文皆漢也唐
以後不録

所選於漢即短篇如羊勝之屛風賦谷
永之舉薛宣疏亦在所甄若六朝連
牘數千言亦或不收豈非以短者信
如珠之遺而長者如玉屑對絲之盈
篋與其爾雅瑰麗不詭於體者槩不
敢遺

文選賦類有京都畋獵等目詩有述德
勸勵等目令仍之間有增益如象數
如時令之類不嫌蛇足

參閲詩紀廣之於古於漢所遺者十九
令摭之猷詳於古於漢而晉以下則

倂收其逸焉

選有詔有令有册有教而廣有璽書有
賜書有策有勅選有表有上書有啓
有彈事有奏記而廣有疏有封事有
議有對有問選有讃論有序有史論
有論而廣有記有説令於廣之目而
或缺焉如行状之類於廣之外而增

廣之若盟誓若章若移若符若訓若誡若體若難若識若解亦因其文之本來之目而列之耳

文之所廣者在於文至於理之或未醇分之或乖如冊齊公梁公九錫亦所不削至於冊陳公不載者亦二公類也

所廣漢之文多在所採而漢之詔令不能十半疏表不能十九亦以兩漢詔令自有全書不能盡載而疏之廣於梅國者已為過多補於茶陵者又為猥煩今於茶陵所補廣所遺者間有收採而魏晉以下附入焉

昭明不選莊荀諸子以繁博而事異篇章誠然矣梅國畧摭一二則諸子亦不容絀如管子之問篇劉子之知人篇亦文之最奇詭者

廣以馬班自序入於序中固為不類今揭自序為一目若汲冢之古法言之沉雄典論之宏肆亦甚奇絕矣

諸家編書率以女之所論著次於後今亦因時代錯入於中以文之不能成門類也

史論則收三國宋齊諸書而不及陳隋南北史以文之出於唐之帝臣手也

廣有傳目今不復廣者以傳莫善於史記無一傳不可入者詎勝其載自三國而下傳不能匹馬班且一傳而載

數人去首尾序讚則不成文並載則不勝繁複故去此目至於志之類廣載班之律曆五行則馬之封禪河渠諸書何一不可載令並不収

四明周應治識

廣廣文選目録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兆鳴校

卷第壹

卷第叁

詠懷

卷第肆

軍戎

卷第伍

卷第柒

卷第玖

章

卷第拾

疏

卷第拾壹

論時政疏　南齊崔祖思
思鄉疏　陳沈炯

卷第拾貳

上書
上懷帝書　晉劉坦
諫武帝出齊王書　王渾
上晉武帝書　段灼
諫武帝書　江統

上宋高祖書　宋徐廣
獄中上書　孔熙先
獄中上後主書　陳傅縡
上陳高祖書　沈不害
上後主書　章華
上隋高祖書　隋李諤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
上周武帝書　周黎景熙
請建明堂辟雍書　後魏源子恭

上孝明帝書　李豹子
上出帝書　後魏宋游道
上肅宗書　李苗

啓
上管子啓　漢劉向
密詣世祖啓事　宋謝莊
上太祖啓　南齊何昌㝢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謝勅參解講啓
謝勅賚地圖啓　昭明太子

謝賜玉珮啓　簡文帝
謝賚扇啓　簡文帝
謝武帝啓　袁昂
謝啓　梁劉孝綽
啟事并答　賀琛
謝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元帝
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啟　江淹
蕭太尉子姪為領軍江州兗州豫州淮南
黃門謝啟　江淹

奏記吏部尚書牛弘　隋王孝籍

謝滕王集序啓　周庾信

謝趙王示新詩啓　庾信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庾信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謝趙王賚白一作帛羅袍袴啓　庾信

牋

薦和虔則牋 并薦賈禮牋　魏應璩

薦劉劭牋　夏侯惠

與庾氷牋　晉王述

薦戴若思牋　陸機

上元帝牋　應詹

自陳牋　卞壼

與撫軍牋　桓溫

上世祖牋　宋蕭思話

辭記室牋　孔覬

卷第拾叁

與河伯牋　荀儉

自陳牋　謝莊

與天公牋　晁道元

勸進湘東王牋　梁南平王恪

辭南康王牋　王僧孺

到功曹參軍詣驃騎竟陵王牋　江淹

與韓康伯牋　晉俞益期

奏

控制西羌事宜奏　漢趙充國

請分建三公奏　何武

符命奏　魏蘇林董巴

淳于伯之寃奏　晉劉隗

請追贈胡婕妤尊號奏　宋無名氏

尊生母奏　無名氏

上陳貴妃尊號奏　無名氏

元曆奏　周馬顯

論周瑜子胤　吳步隲

彈事

議

卷第拾肆

檄

勞諸葛恪　吳薛綜

討元凶劭檄　宋世祖

討孔愷檄　劉休若

為晉安王子勛移京師檄　荀道林

奉和帝伐東昏侯檄　南齊蕭穎曹

討侯景檄　梁元帝

喻虜檄文　裴子野

為汝南王檄魏文　任孝恭

檄陳文　周韋孝寬

為北齊檄陳文　隋盧思道

隋檄陳尚書江總等文　薛道衡

伐梁武帝檄　東魏慕容紹宗

檄梁文　魏收

移吐谷渾檄　周賀蘭祥

書

答趙簡子書　周程本

與春申君書　荀卿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漢孔臧

諫立趙皇后書　劉輔

與揚子雲索方言書　劉歆

上劉愷遜弟書　賈逵

與韋林甫書　後漢孔融

喻邴原書　孔融

答劉歆書　揚雄

與諸葛亮書　劉琰

謝九錫書　魏曹操

與鍾繇書　文帝

與孟達書　文帝

劉廙謂望之

答蔣濟書　衛臻

與子弟書　韋世康

與孫登書　吳步騭

遺賀循書　晉元帝

答太傅府書　劉琨

貽儁城慧命禪師書　戴逵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卷第拾伍

卷第拾陸

訓

誡

篇

卷第拾捌

卷第拾玖

自敘

卷第貳拾壹

記

頌

南郊頌 并序　梁簡文帝
玄圃園講頌 并序　簡文帝
馬寶頌 并序　簡文帝
大法頌 并序　簡文帝
菩提樹頌 并序　簡文帝
甘露頌　北齊邢　邵
隋高祖功德頌 并序　隋薛道衡
神雀頌 并序　許善心
至德頌 并序　北魏高閭

徵士頌 并序　高　允
北伐頌　高　允
無量壽佛頌　宋謝靈運
齊朝冊徒故宮頌　梁沈　約

讚

遊南嶽讚　唐方　迴
列僊傳讚　漢劉　向
酒讚　東晉戴　逵
讚九首　陶淵明

大鵬讚　阮　脩
千佛讚　梁沈　約
漢中士女讚　晉常　璩
徐則讚　隋柳　䛒
自為讚　劉　炫
自古聖帝名賢讚二十七首　周庾　信
忠義讚 象讚　北魏常　景
后妃讚
彌勒讚　梁沈　約

銷聲讚　沈　約

符命

魏德論　魏曹　植
天命論　隋李德林

史論

魏文大饗六軍論　晉孫　盛
南宋史臣后妃論　梁沈　約
南齊史文史論　蕭子顯
南齊魏虜論　蕭子顯

宋書索虜傳論　沈　約
魏書匈奴氏羌列傳序論　北齊魏收
魏書恩倖傳叙　魏　收

箴

夏箴
商箴
大正箴
楚箴
酒箴　漢揚　雄

河隄謁者箴　漢崔　瑗
太傅箴　晉齊王攸
市長箴　成公綏
丞相箴　陸　機
幽人箴　庾　凱
酒箴　劉　惔
侍臣箴　温　嶠
逸民箴　江　逌
御史中丞箴　傅　咸

凡百箴　梁武　帝
東宮侍臣箴　北魏宗欽
皇太子箴　周王　褒
少傅箴　蕭圓肅

銘

商銘
書銘二十章　周武　王
周金版銘
銅盤銘

周嘉量銘
昭和鍾銘　秦景公
印衣銘　後漢胡伯始
綬笥銘　蔡　邕
處士圜叔則銘　蔡　邕
朱公叔鼎銘　蔡　邕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蔡　邕
老子銘　邊　韶
慧遠上人塔銘　晉張　野

卷第貳拾貳

大愛敬寺剎下銘　梁簡文帝

誄

哀策

卷第貳拾叁

碑文

卷第貳拾肆

墓誌

祭文

祝文

廣廣文選目録　終

先君子淡情仕宦雅意稽古是集纂於南都刻
於東粵因王事馳驅未暇訂正居平每以為念
今手澤空存九原莫起不肖仰體先志手自較
讐歷甲戌乙亥竣事稍免魯魚亥豕之訛然昔
人有言較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正恐一己
目力有限尚多掛漏幸
博雅君子不靳作指南之車
明崇禎八年旃蒙大淵獻嘉平月男[illegible]謹識

廣廣文選卷之一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　彭必鳴　校

賦

象數

觀象賦并序　張淵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
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
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
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
目閱群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
翼星之分閶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㬂以摧頹游
氣眇其高搴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
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
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
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懍然增懷不覺至理拔
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而

爲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嘉
帝坐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觀閣
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介乃縱目遠覽傍極四
維北鑒機衡南覩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
冏以垂暉虎賁執鋭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闕遂
回情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傅說登
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濱牽
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

望灼灼群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儲貳
副天庭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次序以
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
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
公理獄庫樓烱烱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天市
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電燭於前則老人天社
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臺考符丈人極陽而慌忽
子孫嘒嘒於參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
參墟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

秩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
愆而察失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
曜纍珠珮珍人星纍女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
河鼓震雷以碭礚騰蛇蟠縈而輪菌於是周章高
眄還旋辰極既覿鉤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
可昇離宮可即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
色輦道屈曲以徽煥附路立於雲閣之側其列星
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
果竹林在焉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

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摛光以睽連又有南門鼓
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熊羆綿絡於天
際虎豹儵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持漏狼星搖動
於霄端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雷電霹靂
雨落雲征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圜
兆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內則尚書大理
太一天一之宮柱下著術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
之所須內廚進御膳於皇躬天船橫漢以濟積
水候災於其中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

極而闡玄風恢恢太虛寥寥帝庭五座並設爰集
神靈乃命熒惑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
議疑於水衡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
暐曄呈其並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
故作則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
紛飛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
周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衡下乃有欽明光
被塡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寘數之大
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
玄之内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荊
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則太白食
昴而擠朗曾陽指麾而曜靈爲之回駕嚴陵來游
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
旣往介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
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
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則大颷暮鼓西南入畢
則淫雨滂沲譬猶晉鐘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
若夫寘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止

斗俄其西傾群星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螢
輪浹旦而過周爾乃凝神遠矚瞻日八荒察之無
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
滄浪幽遐迥以希冥寸眸焉能究其傍於是乎夜
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
繼晝大唐堯之德盛嘉黃星之靡鉾明虞舜之不
競嘻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欽管仲之察微
見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
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介乃歷象旣周相佯
嚴際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
淪咸譴告於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躭荒而致彗
恒不見以周衰枉虵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
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堯無
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演賾賦　陽固

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旬侯而列爵
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
鄉棄侯衛之楨翰兮乃殖根於幽兮自祖考而揮

烈兮遂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杭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後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昏靡於傅巖旣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

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孫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半而衰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投州而得時兮韓棄妝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洪業於宣元釋皐繇之法憲兮見寥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與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蘊六

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

微理貫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匈遺卵而孕殷鳥藉氷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攺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詬龜團

據貽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鵷而襄陵兮
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
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
兮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爾
以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
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
瘠之鯀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
通河兮踈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
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榮行之丕改以忠蹇

為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
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
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
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
周之涉危望伏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
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
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衆
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

探秉而準常儼端坐於敞筵兮始拂龜而整策蓍
靈鑒之祐余兮頓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
利去華而守約蓍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
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槃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
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忌
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諧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嵯
崿兮眺恒碣之碶磄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
尚羊乘玄虬之奕奕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
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

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
於荊芊兮問洛宓於馮夷凌回飇而上驤兮窮深
谷而下馳泝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閬
風之峻岋兮覿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
崐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
收珠澤之珂珹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
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貨望玄闕之寂寥
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

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
瀯兮躡不周之嶮巇屑瓊蘂以爲糧兮斟玉液以
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
上征兮撫閶闔而啓扉肅百神而景策兮奏中皇
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眈僊樂而忘歸忽心移
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揮招搖以爲旆兮巡天
漢而下遊遽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
良以飲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屛翳以淸路兮告
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遹回駕於淸丘訪

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鷄鳩覩三韓之累累兮
見弁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責楛矢之啾啾
心愊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塠塠
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
然夫五都之揔揔兮尙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
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
鍊丹潄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建木之
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
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

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旅
疑而未决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
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
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
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
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娛子兮競獻壽而薦甘
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
兮縕六籍於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
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

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
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而委化
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以無
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恣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
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
哲兮隨化委遇能遺飾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
家全身亦厚量兮超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
同水鏡兮志頑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

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秉道兮反我
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

京都

齊都賦　徐幹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
河洋洋發源崑崙龖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
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群萃乎
其間帶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靈
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玼

駁蚌含璫構廈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
桷山岊雲牆其後宮内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
巧窮變然後脩龍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
仄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
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徵聘竦長袖以合節紛翩
翩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
散鉦鼓雷動旌旆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族
咸興毛群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藪

魯都賦　劉禎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
岡屬嶺曀岠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
雲穴岱宗邈邁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梾
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
垠陔彌阪域夏蕩横包勁條並植翠實離離鳳凰
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須首華尾豐顱重斷戴
兵挾刃盤甲由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
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頳顏若雲霧攄曜日之
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

眸聘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鸛與
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奔鳧之赴河及其素秋三
練天漢指隅民胥被禊國子水游緹帷彌津丹帳
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
殿嶷其隆崇文陛巘巘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
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騈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
石垠文隅璦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
民即戎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殞殪
羽族殲剥填崎塞畎不可勝録

畋獵

講武賦

虞世基

夫識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後望雲就日之君且脩戰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賮肅眘奇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胄雕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劒於尚方積琱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沓爵策勲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然聳心貫盖可得而言焉

其詞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曆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旣濟寛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奧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狗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旣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蔵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臯析支東漸蟠木鑿圖諜而効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驍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華軒按轡玉虬齊鞍屯左矩以啓行擊

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紛騎而來往指揮
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欵黃山
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
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
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
軍令於紫房蘊龍韜之妙筭誓武旅於戎場鋭金
顏於庸蜀蹦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彏天弧
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鏜鏜八陳肅而
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

岡或悼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
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
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
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
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
挾輈衝冠聳劔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
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既決三略巳周
鳴鐲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
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

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
而殉節方席卷而横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
戮封豕臨翰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禮升中
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庾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
披圖而巡洛夏后瑾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
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
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

職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
合德日月光華而巳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
之運通乾坤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
禮夔爲樂正聞之九成克巳備于禮容威風總于
戎政加以卑躬菲食阜帳綈衣百姓爲心四海爲
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麻廻天眷兵革
無會非有待于丹鳥宮觀不移故無勞于白燕銀
甕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筩兩草共垂甘露青赤
三氣同爲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

皮驗東風而受吏于特玄鳥司曆蒼龍御行羔獻氷開桐華萍生黃帝。辛于華林之園玉衡正而太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用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餙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于是選朱汗之馬校黃

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雁鍾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壘行餚由鳥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旗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弱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離北闕聊宴西城即同鄗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學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史司職青祇效祥徵萬騎于平樂開千門于建章屬車釃酒複道然香皇帝翊四圍于帝開迴六龍于天苑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蓋宜年開鵷列之陣靡魚鬚之旆行漏抱刻前旌載鳶河湄雞草渭口浇泉堋雲五色的暈重圍陽管既調春絃實撫揔章協律成均樹羽翔鳳爲林靈芝爲圃草銜長帶桐垂細乳鳥囀歌

來花濃雪聚玉律調鍾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弃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既觀賢于大射乃頒政于司弓變三軀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繁弱振地鐵驪蹋空禮正六耦詩歌九節七札俱穿五豝同穴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鴈失群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尚帶流星猶乘奔電始聽鼓而

唱籌節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飄灑面石堰水
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疊水銜
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
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既而日下澤宮
筵闌相圃悵從蹕之留歡眷廻鑾之餘舞欲使石
梁銜箭銅山飲羽横弧于楚水之蛟飛鏃于吳亭
之虎況復恭己無為南風在斯非有心于蜓翼豈
留情于戟伎唯觀揖讓之禮蓋取雄威之儀

紀行

西征賦并序　謝靈運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横流皇晉肇祚河
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
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釁固以久矣況
廼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
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内
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
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祇
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
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
京畿次師於汳上靈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
飛旍蔽日别命群帥誨謨惟寅法奇於三略義秘
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
走鉅侔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
絶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
興於鑒寐使臣遵於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
皇華愧於先雅靡鹽顧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

及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泝江亂淮溯薄泗汳詳
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
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
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西
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
譜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賚珪以徹疆歷尚
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

而化揚搉前蹤以永冀省輶質以遠傷暌謀始於
落景蔡違用含於行藏庇常書之罔棄憑曲成之不
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乆而愈私頠晩草之薄弱
仰青春之葳蕤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逵施
隆賁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撒太階之休明穆皇
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寓內外既止華夷有
殊惟昔小雅逮於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
宣王用棘於玁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
自塞及平闕郊伺郗〔缺字〕暴携王之矯虔階喪亂之

未寧竊疆秦之三輔溜隆周之兩京雄崤澠以制
險據繞霤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
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
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
相之敵指當草昧而經綸揔九流以貞觀協五才
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戒一援於
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
牙選徒秉鉞抗旍弧矢鏊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
子之精鹽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

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
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
徂今壯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
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
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徵
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儆裝旦出宿
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希闕敬恭於
桑梓謝猨長於庭階冐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
霏凌結澌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皐

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若憂來其城頹爾
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巘越亘塘覽永嘉之紊維
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
亂亡元誕德以膺維聲回光於陽宅明思服于下
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思以秉道故沖用而刑厝
孝武捨巳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
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璽玉之毀碎漏
妖凶於滄洲纏釁難而盈紀時焉依于晉鄭國有

蹶于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宸內
而緩虞澄海外以潰滓至如昏稷敵景咢祚傾基
黍離有歎鴻鴈無期膺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屐
機搴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穢氛
啓披陰之光輝反平陵之杳藹俾七廟之依稀務
役簡而畏勸每勞賞而忠甄燓特雍於祖宗焚字掃
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梟處於西木引阜
飲於源淵惠要褵而思蹻援冠弁而來處視冶城
而北顧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

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纒而彌
徵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
幸漢族之淪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
鯨躍於川湄亙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
敗之相仍猶晉亡而舊寔戢十二而謂紀豈蜀滅
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
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浴萬里而誰
難疾魯莽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悍貶
對晏籍而興歎敦恬寵而判違敵既勍而國圮彼

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維殊
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
而託䫉苹安身以全里周顗節而犯逆抱正情而
喪己溥四望而左盻歎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
燼矜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荊郢
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
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痡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
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
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

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
壇懟二豎之無君践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
恣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
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
圮而不見横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
之在余慨齊吟於奕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於
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
王迄西北之落鈕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
寔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

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扆紫微之宏凱廿陵
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淅河而東浮鼓連琴
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與廼届歐陽入夫
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
之湯湯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巻北路以
興思肴東山而怡目林叢海路逶迤石參差山盤
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
悲歸流之難濯羨輕鮒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
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揚搉

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勾
踐行霸於琅琊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
正曹后愧心於千䫀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之衰
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駥聖藉鹽鐵之殷阜
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逐爭怨
袁盎之扶禍惜徙傷於家令匪傒庚之忠教將七
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庚文辨
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攄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
梁庭敷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

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貯容導縫掖於前躅
對園囿而不闚下帷幙而淪腐相端非之兩驕遭
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恃步險塗以側足聞宣
武之大閱反師旅于此歷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
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
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埀世嗟在嗣而覆
旃德非陟而繼宰亹喻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
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
志應而願税國乇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

釣之假縷惚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
以潔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郄西州之成功指東
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
而迥邁逗白馬以懸舲貫射陽而望邪溝濟通淮
而薄甬城坡陁兮淮鷩波平原遠兮路交過面
兀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夐千里而無山
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缺三字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于樂土實長歎於荒餘攬
百卉之具痒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

颬之掩眉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徵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兩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鸛鳴之在垤（缺字）而喻宿霧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代而享邑厠賤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網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遠圖捨

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稀易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柂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仍豈無累於清霄眞有翳於貞吝始慨績於武關卒敷功於皇儲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鬱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燄於海濟驅鮐稚於

淮曲累鯀寡於泗溢託末命於（缺二字）雲冀靈武之北閱惟椶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遷徙肅嚴威以振饗漸溫澤而沾腴既雲徹于胸城遂席卷于齊都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譎狂究謨奮于東藩捋木譟于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收于前說證所作于舊徐聆四川之浮磬覿夷水之蠙珠草漸苞于熾壞桐孤幹于嶧（山）隅慨禹迹于尚世惠遺文于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

懷古于舊章商伯文于故服咸徵名于彭殤眺靈壁之留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之行歌維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于迂論聆寓言于達莊于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繇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濶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既底于國雝惠有覃于黎元士頌歌于政教民謡詠于渥恩兼㭘芑之致美協漢廣之

發言疆虎氏之摶翼濁雲網于所禁驅黔黥以蘊
崇取園陵而湮沈鍚殘落于河西序淪胥于漢陰
攻方城而折扃優誰熊顏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
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體飛
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古今
而同事援淵謨于潛機騁神鋒于雲旆驅斥澤而
風靡蹴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綏
帯既剋黜于肥六又作鎮于彭沛晏皇塗于國内
震天威于河外掃東齊而巳寧指西崤而將泰值

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無忝于樂生事有
像于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勲而是税揃七州
以爰来歸五湖以援袂屈成盛績于平生申遠期於
暮歲訪叢載于宋鄙探陽秋于魯經晉申好于東
吳鄭憑威于南荆故反師于晉門將以塞于夷庚
納五叛于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羙西鉏之忠辭快
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
志于揔角奮英勢于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援山
而傾湍始飇起于勾越中雹激于衡闕與偏扈于

攸吝忘即易于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
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愾豈疑緤賢不策天位誰時
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傍
虞騅于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遺袁
羸之崩綱値威炎之結絡迄皓首于阜陵猶謬覺
于然諾視一人于三傑豈在巳之庸弱置豐沛而
不舉故自同于俎鑊發下口而游歷迄西山而殂
鑾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
方栝心于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

流始于初源累仁基于前美擬楚族之休烈傳芳
業于來祀疆見譽于清虛德致稱于千里或避寵
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
喪巳驅信道之成終表眛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巳
差則不俟于終日既防萌于未著雖念德其何益
亦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夷阿芳蘤飾萌麥
萋萋于旄丘柳依依于高城相雎鳩之集河觀鳴
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嵐
流蕙兮水增瀾諦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蘊際

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尙
慶雲之優渥周朞七于此年陶逸豫于京甸違險
難于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條檣而流連顧關都
之遄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于六合溥洪澤于
八埏須賢愚于大小順規矩于方圓固四民之獲
所宜稅稷于萊田苦耶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
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致焉

南征賦　　　　張纘

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

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
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
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蚋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
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
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
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欒之休寵荷
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根長
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獻居衛觴而接席出方册
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憇思德音其

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
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棲息懸滅没之千里
謝韓哀於八極如簧裘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
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
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
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
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
舉方驅傳於衢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
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牵牛傍

瞻雉庫前觀隱脈郤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
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
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
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
覽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
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羨而已
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
劃疆埸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繄
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垗蘊珠

王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懐若人之遠理豈喜慍
其能遷雖䰟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
梵宇覯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
虐在倉精之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鍻而逞刑
又施獸而為讙候髙逸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噱何
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
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疊而運
席卷三楚師充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
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

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屛豔質於傾
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
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敎穆於上庠冤申於大
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
固無得而稱矣洊金牛之迅渚覯靈山之雄壯實
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摽素嶺乎青壁聳巔
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抵衝巖而駭浪鏟千尋
之峭岸濴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
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

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游險上岑崟而將落
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
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
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請存之
而勿論矚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
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
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
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
笑於文景憂豕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

而殄族彼儋石之羸儲尚邀之而侯福況神明之
大寶乃闇干於天祿造扃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闕
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賓
闕捐繻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懐鞠躬而屛氣惟
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
獸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
之廢職鄙彫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遥瞻鵲岸
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
汗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

耿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
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
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
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極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
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
人非莫學其能覩梟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姬
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
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燭其何疑信埋
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沉吟以遐想愧邯鄲

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
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
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缺一句是謂事人之
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
踐寒蒲之柚鈎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
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
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而爲儔發
曉渚而遡風吾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
沙以驚急天曀曀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

之勞瘁每搴帷而佇立由江沲之派別望彭匯之
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
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
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搓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晉
溢亦崖控汐引潮望歸雲之翁翁揚清風之飄飄
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
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群飛沙漲
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寡鶴之偏鳴聞
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

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吾之
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
姦宄外弭苛慝雜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聘臣
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
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校豈榮華之難攢羨遐丹其
何術佇一九於來信經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
基陳利兵而畜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
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
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

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盛已褭君臣
而竝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
偉人爾觀書以心服王比德而譽均遊時雄之應
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既遍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
惜勸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
盛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闕伍員之所濟出懷
珠而免難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
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
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

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略
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措大應庚譬之木披所
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
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城
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閔顧社稷而懷憂
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
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
誅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徐中之誅丹賁臣君
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主其竝裕臨京崖而

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
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
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延舊杖遊俗之英輔裂
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
復於舊京招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
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敞怳泛輕舟而不
繫何靈胥之浩蕩耽君禍之饑峯徒臨風以增想
償瑶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眞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滮滮長逈漫漫回翔
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瀲灔綺蘭從
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閒河洲而斷絕回睫
仄於中川起長颸而半滅稅遺構之舊浦瞻汨羅
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芳華以
褻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誹兼國風之美
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
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
驊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毀境以思人彌流

連其無已脩行潦之溥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
而展敬奠瑶席乎川湄具蘭肴以膏沐懷椒糈而
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嶷勝河靈之水
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哥以會舞疎緩節而依遲
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乞
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
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其理以歸侮遂刊山
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
兢懼存問長老隱恤岷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
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唐臣祈仙而齊潔固是
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
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沈
川其風謹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
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
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
鄧兗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藥嶽貫川嶽之精靈當
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弃鬼

化吐吸雲煙王笥登之而郤老金人植杖以尊泉
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麋以周旋配北燭之神
女偶南榮之侄佺時髣髴其逢見亦往往而有焉爾
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
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資郯生所謂還舟楚王於
焉乘駟巡高山之累仍褒吴文之爲宰彼非劉而
入王皆國士而身醞在長沙而著令經五業其末
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
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悚

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
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懷王
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
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芳而沃酹景十三以啓
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寔斯藩而是賴
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
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上欽麗而重稷風瑟
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依四照於若華煉千尋
於建木冀躡塵之可屏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

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凉風暮節萬實西成華
池迥遠飛閣凄明嘉南洲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
下名卉於曲榭揉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
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
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寔膺擕
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
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
國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騁高衢而顧駟
憂取累於長纆閱困石之非據承炯戒乎明則愧

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

離思賦　左貴嬪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乎文符不見圖畫之妙
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寡識兮謬忝廁于
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
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
而靡訴意惨憒而無聊兮思纏緜以增慕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
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憭慄以冽清懷愁
慼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
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
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
瞻覲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
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
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疑兮永緬邈而兩絕
長含哀而抱慼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
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惨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
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泪

增零訴斯詩兮

思歸賦　謝朓

余菲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訾施銀黃之沃若剖
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遥而馬瘦忽中
寢而念厲魂申旦而九移昔受教於君子逢知己
之隆聘被名立之羽儀沾宦成之藻絢羞服義而
不息豈臨岐而喻變勢方迅於轉圓理好旋於奔
電援弱葛而能升踐重岡而不眩信禔福之非已
寧悔禍其如見大明廓以高臨吹萬忻而同悅跨

神皐之沃衍奉英藩之睿哲承北屋之隆化曈芳
塵之餘烈懷齷齪之褊心無夸眺之誕節竟伊鬱
而不怡賴遐討於先哲紛吾生之遊蕩彌一紀而
歷兹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睠重芒而引
領望大夏而長思雖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
況神交而通夢眇河漢於佳期爾乃眷言薄暮南
眺悠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築城之直陌相洛
浦之迴阡連飛甍於故友接閒館以懷僊臨南場
以藝藿寄北池而採蓮睇微莖之靃靡望水業之

田田乃翦弱山木不日爲功非輪非奐去斲去礱夜
索綯而繚繞旦乘屋而芃芃竹檽蹐區而經北繩
閒窈窕以臨東布菌蕭於踈橑織茭薍於迴欄丁
是籬插芳槿門拂長楊園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
睎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無芬菲以襲予空猗旎
於都房恒離居以歲月庸銷落而徒傷我聞時命
有殖無遷徵事或在求理未甄譬萱草之區別隨
霜露而夭延背萱鮮於堂北尚幽幽而未捐苟外
物以能惑亦在應而無爨況朝霞之采可噍遭飛

之飾方宣養以虛白之氣悟以無生之篇豈加璧
之贈可動執珪之位能纓歸來薄暮聊以永年

歸䰟賦　沈烱

古語稱收䰟升極周易有歸䰟卦屈原著招䰟篇
故知䰟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䰟歸
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玄聖而云始肇邵闕
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孚之於
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
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

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
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
之幅裂遭日月之雾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
胡戎絶君臣而辭胥宇蹐厚地而跼蒼穹抱北思
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徵吟而
帶風昔休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
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
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遂受北狄之奉
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窘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

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慼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勦旣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饗會掃攙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枝逆而効從遂夷誅而孑害雖分珪而祚土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伏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

就紲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叛戮之層氷面飀飀之嚴雪去莫赦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剡今古之悲凉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烏虖兮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透迤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旣縲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讒畔之因躡次余既長於充民覽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

南陽之纏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倏似滄瀛雖德刑成於赦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淅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嵩踏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嶔岑㠑嵬巖嶮㟧陁或孤峰而秀聚或逶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碎旬漸洎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兩水百仞而寫蛇虹若一夫而守隘豈

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蘞發握其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榜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並膴膴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奮不平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符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爲彼主之庭除終南巃嵸太一嵯峨九

嵏墭起八壘連河汩涇泥之混濁瀊渭渚之清波背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奭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栽動而風遒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犬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勿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

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泪未悲而自隳語未咽而無宣于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潑濯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冐歡江弃唐安淅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淯隋浩汗灃潦瀍滈河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蜒之與荆吳玄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

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憙風水之渺揚既盡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僊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思歸賦　　袁翻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

而鼓翼異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尒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彈䨻與磬礴走鯨鯢及黿鼉彼騣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搔搔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

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别兮千里分顧一見兮尊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魍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烏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懐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脩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兒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之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遊覽

玄覽賦　孝元帝

歳次旃蒙月建司空變淩陰之呂翕廣莫之風蕭子褰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惟地惟厚惟王國之奥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運璇樞而御宇執玉衡而齊政大矣廣矣無德而稱俯鄹齵於軒羲諒斗筲於子姒包河圖與洛書括龍官乎鳳紀超大德於百王高鴻名於萬祀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惟首既倫儒於爾成復斷獄於長壽豈止丕莊屈滕將令班鄭棒篇譬衡樽而待酌若懸鍾之須扣明踰繫象之外聲高洙泗之右伊俯已之顛愚謬聯蕚於天衢並東門而畫野創南國而分墟詔伯宗以爲儐諾内史而策書用分玆於茅社從侯服而俾予顧余歎以封建非桐珪以錫處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覩其露而分邑吴太平而定中鎮麟山之崔嵬傍龍跡其穹窿金城高而相屬石燕起而依風豈連鑣於分陝羨追蹤於二公彼瑯臺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殊並海之分地異魚石之所城經沈子之高墉蓋水運之

堤封謝禮樂之干櫓閲武騎之棚衡軾錦車而前鷩驅魚軒而繼蹤無復鸞歌鳳舞唯對緑柳青松留吴宮之宿鷲響平陵之夜鍾飛魚鑾而西征戍太真之舊營鳴節鼓之金鐲屯戎車於石城戮滔天之封豕斬横海之長鯨每輟書而歎息景樹德之風聲從王役於鏡中浮文鷁而載鴻經謝亭而悵飲想彦伯之高風度五城而騁望見三冀之無窮故以飛雲蒼隼白鱧青鮦金吾舍利鳴鶴紫宫眺方嶽乎雲間望赤坂之珠殷想真長之送別懐

思曠之還山此檜檝而方遠彼松舟而未開倦旅
泊於新丘同渭水之不流或千人而並唱乍萬人
而相鈎毀橋由於瑗度鑿空資於仲謀睇三茅之
靈秘懷九轉之仙記紫臺石室之文青首銀函之
字獨有披霧之心攢軫凌雲之志捫殷碑之愴望
挹延州之高讓井竇卑而螢蟺勢崎嶇而低昂見
傳巴之度曲開安歌之浩唱想觀樂乎朝陽憶紆
衣乎夕張迴旋舲之美風聳余棹乎雲陽彼桑梓
之必敬况松榆之舊鄉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

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睇太伯之下
祀爰避國於勾吳去西滸之樂政尊東夷之楷模
時渡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於吳后雄
檇李於越王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峨峨張素
蓋而縈州嶼馳白馬而越江沲鼓洪濤於萬里曾
未動於纖羅及戾止乎東歐登玉笥與銅牛山東
武而遙集鳫南海而飛浮巖亭亭其似蓋氣菸茗
其若樓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狀
循在督護之門不脩錐濫同於借冠愧人癡之何

求皇覽誒余之忠誠詔入謁於承明既攝州於淮
海且作乒乎中京慕張生之適伏挹邊延之勵精
珥金貂而待問鳴玉佩而趨庭兼三河及三輔惣
九緯乎九經楊王庭之俊選聞衮然於前則時濫
假於中台掌邦教之觀國乍南宮而薦士且右鄉
而表德判辟雍之樂語辯金馬之儒墨驅安石以
騁望壯天居之赈極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
都平陽舜在蒖方玄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
紫蓋域中爲天地之所合風雨之所會蔭奚氣之

葱葱浮卿雲之靄靄聳梁山而成闕縈長淮而似
帶昔者甘泉暉章平樂未央凌霄飛雨麒麟鳳凰
九華仁壽百福明光玉階紫闥雕柱錦墻木蘭爲
棟文杏爲梁温臺冬燠秋窻夏凉甲乙之帳庚辛
之方未有祇園之右齊之仁壽用擬舟航長爲稱
首日殿月宮金池珠叢七重迢遞千柱玲瓏虹橋
左跨鳫苑南通紫紺之堂臨水青蓮之臺帶風及
夫皦光未旭更籌曙促猶然陽燧之火尚執驪龍
之燭或帶桃花之綬乍響玄鳥之玉爰入命而建

旟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獲緹幕於熊車
開轅門於淮渚泛艅皇之容與吟紫騮之長歌奏
玄雲之疊鼓開右座而納文設左廣而投武旣風
起而雲飛復摧班而拉虎泛樓船而鬱紆憶霸楚
之雄圖悲騅馬之不逝忘鹿逐之長驅豈烏江之
天險資赤帝之神符於是途經灌壘水分當利彼
吾王之連和延魏后之交質趙將軍之建節辛侍
中之奉使亮禹足其何言限脩江而為二泊九井
而問津蓋六服之都會方函谷之設險譬晉陽之

襟帶觀棄繻之裂帛見高車之輔軾顧濡須之故
壘每當食而忘飯鬭二虎於江干爭兩龍於脩坂
旣凱捷而來旋遂鳴鐃而獨返彼銅山之可傷何
驕客之無方巳築長洲之苑復實海陵之倉遂稱
兵而內侮宜朝起而夕亡原西陵以肇基始衝梯
於士治載為前茅之首實表勤王之師同薏苡之
興謗成貝錦之深疑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謙而
出不辭遊雷中而徜徉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
桂酒薦忠肅以椒漿賓討曹之英策蓋謀桓之秘

方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弔劉安於下雉
聊載懷於惇史或策杖而龍飛或叱石而羊起將
鷄鳴於天上遂埋寃於蒿里匪仙道之云僞蓋爲
仁其由巳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
之三襲爲黃壚之一丘城逶迤而中斷階坡陁而
半留分沙羨而啓鎮即開畚於夏州星尚連於翼
軫舍乘分於斗牛麗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
嗟其釣而非釣復何慮而何營羌有願而不護拂
蘭橈而上征冬巳謝而春辭聊方舟而水嬉看白

沙而似雪望却月而成眉臨石渚其如鏡玩琇椰
其猶絲停赤壁而延佇聊愴望而方思吳水鄉之
舟檝魏陸産之皋貌本吳長而魏短況地利與天
時結憤風而炎上燎原火於驚颸灰霧霏而擊焉
箭參差而麗龜成班車之逸氣碎當途於鹿麋分
洞庭於吳上限東益於巴丘如淊滙之相別似涇
渭之分流鮭淊淊而直瀉終耿耿而橫浮想蘭香
之鷹枕懷娥媓之夜遊若夫子瑜設險之記闔邀
游泳之地旣下車而踐境早詢求於方志曉泊鸚

峯之津夕瞻荒谷之寺居梆下而布德坐棠陰而
高視班六條於宰邑賢十部於從事每題輿於仲
舉豈虛名乎叔治籍務隙於登臨乃紛吾之本志
時復設羽蓋揚旌旆乘雕玉從貝帶浮雲起登高
唐泛枉渚望涔陽荊棘生於龍門之下狐兎穴於
馬牧之旁臨葦華而流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
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舊渚宮也夾江帶阡布
護井田通達交道高門接連人要水心之劒家有
給耕之田既追隨而得性寔燕處而超然若乎臺

之中觀閣相通雄梁渡水壯翼臨空金堤之路銅
鞮之宮閣寫陵霄樓布麗譙横走馬而爲觀擬牽
牛而作橋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色黄甘千
户朱橘桃蔭井而成蹊萍浮江而泛實蟬鳴枝而
候稻范飛冠而吐蜜復有水底石髮山筋地骨書
帶新柚屛風牙發叉珧長生靈壽女貞金鹽玉豉
堯韭舜榮交讓之目代謝之名忘憂長樂桃杷鼓
箏竹則篔簹緑策交戰策皮淚沾虞后龍還葛陂
便娟防露檀欒夾池聊右書而左琴且繼踵於蘂
陰彼門人之問道各家求而有心先鉛槧於魚蠹
乃紛定於陶陰識三家之云謬知五門之可尋時
卭稟於皇猷討巴濮於裨僑乃稜威於肇墨出車
檻之云脩觀月窟之入附覩日勒之來遊既虎牙
而成號又能頟而爲侯仰皇德之洪深疑朱離於
侏任見白題之蹋鼓看烏孫之學瑟獻桂條之良
賫奉桃枝之恠琛嗤聚米於馬援哂畫地於臧旻
彼蠢爾之爲鯁伊馮淩而未靜異黄金於黒山非
綠林於青犢余喟然以指蹤實濟寬而持猛忍步

光之文翻鶩漢陽之夕景壓靈琚之左轉光玳簪
而右參日雲生而陣合紅塵起而軍暗於是驅驌
驦命蹶張廻翠蓋之金爪臨絳宮之玉堂擬都護
之戊巳模荆尸之甲裳作齊軍之㦸讋斆燕師之
臥墻觀田竣於虞澤命車右而前驅猶從戎於細
柳若驅馬於長榆矜豫鳴之抱木傷兎走之依株
每愀然而作色方載馳而轉軾閲放麑而興憫對
亂鱗而動惻矧高宴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蹰乃有
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

然合璧斜天照流風之廻雪映出水之初蓮非吾
心之所悦曾未始而流連濫叨榮於分陝踰一紀
之星纏子既生而冠宇嗟留滯以迴邅罷臨邊之
瑞節觀楚豕之卧轍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江之幽
咽散歸雲之鬱翁吐長風之飋飂聞羌笛之哀怨
聽胡笳之悽切慘余袂兮淚成行攀余轅兮不忍
別奉信珪而入朝驅駟馬而乘軺旣総司於戎旅
亦兼飾於豐貂登贊踞而目極忽平原之已超帶
方逵之九軌椄馳道之三條彼重門之擊柝憑霞

起以建標雜丹樓以灤扸闕青山於綺繚瞰落星
之縱寵覩燿火之迢遞鬱如蓬萊之臨滄海憬如
崑崙之出絳霄亟夏之所覿江漢之所朝若夫天
不愛道地不愛寶賔連縈達榮平朱草麒麟五色
飛兔雙翼㠀集我君圃之旁遊我帝梧之側于斯時
也天子郊禘于員丘高玉簡於東漢邁金版於西
周奏蒼璧而服大裘樂有雲翹之舞牲非蠒栗之
牛設黄琮而禮地望方澤乎神州節會啟池之瑄
冕無繁露之旒觀三農乎九穀薦黍稷之種稑命

甸師而清塵詔封人而出宿敬青壇而致虔動琴
耟而祈穀時季春之上巳臨祓禊乎沼沚杏花發
於露寒棘實浮於濛汜爰長父之御節採日精於
山趾天策夜而動星鈎陳朝而梭軌于是時也陪
玉軑飾金羈驅騄駬躍翠罷兼倜儻控權奇寶劔
昭晰緑韉陸離乍俯馬足時仰月支見靈烏之占
巽觀司南之候離習執鞭而珥筆雖日夕而忘疲
輿重明堂地景巳乎正陽乃八牕而四達開上員
而下方置陰鑒之明水設珪璜而盈觴辞天官乎

冢宰服端委而辯方夌植物之蘊藻鄙將饗之牛
羊藉鴻私而置傳復推轂而懷方泝蛟川於匯澤
沿鵠塞於潯陽何蠡川之浩浩而匡岫之蒼蒼其
匡岫也盤紆嶒崒嵦嶙鬱律峻極于天干霄秀出
岑嶔崎巇鳥兔蔽虧峪岈豁闇背原面野噴飛流
於天末鼓雷霆於巖下聳高舘於雲中聯衆祠於
星社雕甍綺閣吁可畏其欲落雲霧杳冥縈萬嶺
而俱青照曜山莊岩嵬石梁鴈門餘帳隆安故床
鏡臨江而分影鑪嘶花而共香若乃羽族徘徊察

風應雷鶬鴐蒼感變乾鵲知來露犇挾鳴而爾侶御
環帶龍而合猜孔梭影而颸颸鶴交頸而陪鰓爾
其彭蠡際天用長百川沸渭渝溢潋淡連延大則
浩汗滉瀁細則浇濯潺湲遇祈颸之沸爽彼所報
之無憖且搏搖以九萬乍高颺而三千其中則有
瀺灂嘉魚鶯鷟羽龍鬐戴星含石蒲身雉軀乍浮圓
鏡時泛明珠報蕩子之長信送仙人之短書恥觀
魚而為樂解紓鴈於高繳必冀孔愉之龜當如會
忝之鶴傀衝冠而發憤嗟吾人之施薄觀進退於

我生每篤靖而啓貞羞為金谷之富不矯石閭之
清每鞠躬而遵節藉王道之既平貴静者人所便
予得之於自然非三百之不足惜五十於豐年笑
汗斜之行潦喜甘雨於石田飛斷梅於倡粉拂輕
絮於房綿月芝柚而曉落燈花開而夜燃菊從風
而金散荷帶水而珠員巳寤歌於折柳役行吟而
採蓮課七分與六日推兩地與參天夕章經而鉤
股亦刺注而忝連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
雲氣芝英之簡懸針倒薤之書緘手蒸栗之帙飾

手酸棗之珠擬河獻之留真希淳儒之席珍笑彭
聃之下士聊重義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鴈
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方絶筆於獲麟

遊思賦　鮑照

雲徑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嶲浦涼煙兮昌
江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沄沄兮
無底山森森兮萬重平隰兮直岸通川兮瀉壑仰
盡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曇曇眺雲間兮
灼灼乃江南之斷山信海上之飛鶴指烟霞而問

鄉窺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念親愛而知樂
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宇之密親坐
江潭而為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
驚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綿思
於遥夕瞻荊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塞風馳兮
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
而同戚悵收情而抆淚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
幾時彼月滿而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以自
逼物因節以卷舒道與運而升息賤賣卜以當鑪

隠我耕而子織誠受秦王之奇勇不顧絕筋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宮殿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煙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載爲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鍾於倘雅去茲求

福來即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紛績雕青綏於翠翅纖納那而垂藻紿和鳴以承籥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察情幄帳讓齒虞庠性與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選集禮易翔翔義藥洛水文麗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翦於文昌符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闡填填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既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西

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閒曠彼奈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瀁擬樂賢之隆壯昏情杳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叫窱粟華道之三星矚旁宮之六曜寫滇浚沼方華作峭其山則剡旎猙猙磵磳詆詭坂墀巘巀夏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蝀降升上則青霄丹氣雲霞鬱烝金華琳碧燭銀碝石藻玉槁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

楓貿簹含桃枝育蟲妙草的皪靈果垂委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截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渚華池綠流潏瀄溆水推移瀰望杳冥倒飛閣之嵯峨漾釣臺而浮迴張翠帷於鴻船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雞綵質米容錦章戴勝吐綬鷂鷸鷗香壁龜紫鸞鸊鷉鴛鴦鳳鳴日思高廣浮長內則錢荇菱華茲菡散葩碑硯巨石瀆瀧碧砂離徙比目累綺紅蝦漂青綸之蓑折蕩碧組之髿髿鯛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藥所以籍園籞之

壯觀將𡡉佛於眺邪於是淸宮廣闢宿設宵張華
燈熠燿火樹散芒歛閃六尺籠叢最九光韻若流金
之出渺嶼粲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曭朗而戒旦雲
依霏而卷簇輕華西園齋宮北闕文衛濟濟僧徒
肅肅法鼓朗而震音衆香馝而流馥亦有百獸旼
旼暘暘雲車九層竝駕四鹿吴姬楚豔胡笳燕筑
常從名倡戲馬蹀鞠巡少陽度紫複繞崇賢職承
祿揚散華之飄颻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而贈蓮
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
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
奏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覩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爲
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喻繫
類炙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理豈能違
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歌玉式世既
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瑶宮之軑
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如山長莫長永無極一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

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
竈既煙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
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
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
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
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
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
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
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棃而無館足酸棗而
非臺猶得敧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
黎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敧斜兮得路蟬
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
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貍竝窟乳鵲重巢連珠細
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
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
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
髮則睢陽亂絲非暇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
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

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谷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鎭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舃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闔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

妻樵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籍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埀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氷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鹿苑賦　高允

啓重基於朔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僶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沱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包山澤以開制植群物以充務蠲四民之常税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叡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可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

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綑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對孰道場之塗廻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佇膏液於星畢君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践守應貞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

宴會衆善以莅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
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囿樂
在玆之閒敞作離宮以營築固爽塏以崇居枕平
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
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
延福慧愛内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
諮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
望而致謁奉請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
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資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

明教希縉雲之上升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
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太上之尊號
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覩天規於今日尋
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並照下寧
濟於兆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
而爲道守正南面以無爲求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
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講長夜之始
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黍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
効鄙言以自著

江海

海賦　　張融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夫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
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
經波傳㦯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
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
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
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翁渾
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總川根會導

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
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
天振遠灌日飛高掀撞則八紘摧嗔鼓怒則九紐
折裂搟長風以舉波漷天地而爲勢瀯澤渻洽來
往相辛汨淡溺渤窣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
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爲查濩濼
澗渾涫泖碨磊渤滓淪溥瀾淺龍從湍轉則日月
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
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滲漣浣瀨輾轉

縱横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闗弱渚
之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
天梁禽獸胡木漢草之所嵩長風動路深雲暗道
之所經焉若吞若蔕蔕蕡蕡翳翳長烏宿於東隅落
河浪其西界茫沆汴河汩碨漫桓旁晧委岳横竦危
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崔磈嵚嶔架石相欹蔭瞖
陁陁横出旁入嵬嵬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
横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
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

而自華江洚洦洦淼巖柏嶺蠲山礫石汙瀉漢沉
碨決瀑泂流柴礌屼頓浪低波砮砹硊折嶺挫峯
窣浪硠棓朋山相磆萬里䳾鷟極路天外雹戰雷
奔倒地相礚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虢龍魄陸振
虎兔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
乃山横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
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璀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
華爾乎夜湔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
山門幽暖岫户瑩盪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横

横沆沆浩浩淬潰大人之表泱蕩君子之外風沫
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
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録
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横門産魚則何灘鱅鮨鯢魞
鰊鰖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
灑巇嗜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跋動
崩五山之勢瞷睔煥七曜之文蟕蠵瑁蚌綺貝繡
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
漬綵昇魵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

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炭翔螭道之神飛浮微
雲之如嘗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礙遠抵樂木
以激揚浪相礴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
留映荷芰提陰扶蓉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
蓮代金眄芬芳於逕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
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如箭絶根
排天之雄飇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
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趠
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

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翩雲舉翔歸慷去
連陰日跗瀾漲波渚陶玄洛紫長絃四斷平表九
絶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佸竝翰翻群飛闕
溢瀰流浦照文爾夫人徵亮氣小白如淋凉空澄
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歸壑鏡河色於魦潯括蓋
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
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
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
屣玄裾於雲帶蹝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躧

逢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
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
真若乃幽崖隈隩之竅駿波虎浪之氣激勢
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糅綱雜結葉相
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礉岸而千里若崩衝
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根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
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從動波色還驚
明月何遠沙裹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
池玉壑珠岫珣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繽

瑠璃球藥舟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于日
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
空滅翕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
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
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
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締其
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
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
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

合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
之達晤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

時令

四時賦　江淹

北客長欷深壁寂思空牀連流圭窬淹滯綢繆蔽
戶青苔繞梁春華盡艷秋月徒光臨飛鳥而魂絶
視浮雲而意長測代序而饒感知四時之足傷若
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應
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至若炎雲峯起芳樹木

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
蕙枝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
寒鴈度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紈至於冬陰北邊
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
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是以軫琴情動戛瑟淚落遂
長夜而心隕隨白日而形削故秦人秦聲楚音楚
奏聞歌更泣見悲已疚實由寃氣愴斷外物非救
參四時而皆難況僕人之末陋也

七夕賦

謝朓

金祇司矩火曜方流素鐘登御夷律鳴秋朱光既
夕涼雲始浮盈多露之靄靄升明月之悠悠步廣
階而延睇矚天媛之淹留嗟斯靈之淑景招好仇
於服箱邁姮娥而擢質凌瑶華而擅芳厭白玉以
為飾霏丹霞而為裳迴龍䲭之容裔亂鳳管之凄
鏘騰燭光於西極命二妃於瀟湘軾帝車而捐玦
凌天津而上翔悵漢渚之夕漲忻河廣之既梁臨
瑤席而宴語綿含睇而蛾揚嗟爾夜之雖永泣會
促而怨長忌纖阿之方駕吝長庚之未光撫鳴琴

而脩悅浩安歌而自傷歌曰清絃愴兮桂觴酬雲
幄靜兮香風浮龍鑣躞兮玉鑾整睠星河兮不可
留分雙袂之一斷何四氣之可周斯乃響像恍惚
彷彿幽瞍耳之無聞目之無績故鐘鼓聞而延子
隱白日沉而季後對豈形器之所求亦理將其如
昧君王壯思風飛冲情雲上顧楚詩而縱轡騁蘭
書而競爽實研精之多暇聊餘日之駘蕩賦幽靈
以去感排視聽而玄往哂陽雲於荊夢賦洛篇於
陳想乃澄心而閒邪庶綢繆於玆賞

物色

冰井賦

庾倏

嘉陰陽之愽施兮美天道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
兮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固陰冱寒鲞
雖殊而同歸兮信協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群
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兮流波結而成凌啓南墉
之重隩兮將去熱以藏氷山人是取縣人是承納
幽宮之邃宇兮靜恬淡以清徵抱堅精之玄素兮
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愍

患炎災是禦乃命有司啓彼潛户寒風慘悴北焉
清暑格炎靈之忿罷兮摧盛陽之暴怒輯和春之
淒風兮遏溫夏之苦雨保萬姓之艱難兮俾群生
之寧處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寧神扇暑肅厲
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厥德之兼愛兮乃惠
存以及亡

喜霽賦　傅玄

喜陰霖之既霽嘉良辰之肇晴枕氛霓之潛匿兮
樂天鑒之孔明行潦歸于百川兮七氣徹於云庭

東風穆而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煙沒之憂患即
通塗之敞平釋昏墊之冢昧覩日月之光榮若幽
龍之出泉兮超飛躍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遭
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炎旱以歷歲伊
我后之神聖兮敷皇道以居帝雖風雨之失度兮
且嘉穀之無敗咸調暢以滋茂兮天人穆其交泰
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于無外

雷賦　李顒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於天壤結鬱蒸以成雷
兮鼓訇稜之逸響應萬風以相薄包群動而爲長
乘雲氣之鬱𦒍兮舒電光之炯晃驚蟄蟲於始作
兮懼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濆薄砰磕隱
天起偉霆於霄際摧勁木於巖巔驅宏威之迅烈
若崩岳之寘寘斯寔陽臺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
也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揆濆淪隱轔崩騰磊落
來無轍跡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脩省聖人因象
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代鼓轟若走轍
業循地傾纔以天裂比五音而無當校衆響而稱

傑於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利獄以致亨孰非
善而可攝正震體於東方立不易之恒業豫行師
而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洪細靡常興廢雖克
殷其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於河始戕武乙於渭
北啓周成之沖昧罰展氏之凶慝雖通塞於萬形
猶違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冬而弗經保
恬靜以處順乃上晉以昇營夫有往而爲閡若太
音之希聲

雷電賦　顧凱之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為雷為電擊武乙於河而誅戮之罰明震展氏之廟而隱慝之誅見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砰訇輪轉倏閃䌫䍜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奮發代雷先行豈隱隱之虒虒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至乃辰開日明太清無靄靈眼揚積以矍煥壯鼓崩天而砰磕陵堆訇隱以待傾方地嵥嵲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兕失據以顛沛光驚於泉底聲動於天外及其灑北斗以誕聖震昆陽以伐違降捉鹿以命紂梟雙濆而橫尸倒驚檜於霄際摧騰龍於雲湄烈天地以繞映惟六合以動威在虛德而卷舒謝神艶之難追

喜霽賦

陸雲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厠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毒霖雨之淹時兮情懷憤而無懌肅有禱於人謀兮反極陰於天律靖屏翳之洪隧兮俄泰山之觸石凌風絶而謐寧兮歸雲反而揮霍改望舒之離畢兮躍六龍於紫閣揚天步之㓨㓨兮播靈輝之赫奕於是朱明自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於嵩岑萎木竦而振穎兮偃木竪而成林嘉大田之未隆兮幸神祇之有歆爾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曄兮羣生悦而萬物齊魚凌淵以增躍兮鳥林而朝隮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沉

泥朱光播於邇甸兮素景衍乎中閨天監作照幽明畢覿普厥有徵罩及四國翕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穫而自得災未及周和斯有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糧望有年於自古兮希詩人之萬箱原思悦於蓬户兮孤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秋四時逝而代謝兮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兮時靡靡而難留嗟沉哀之愁思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乘煙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大川

兮凌懷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巍
巍望王母於弱水兮詠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
錫兮將輕舉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吐玉衡之
八和託芝蓋之後乘兮淩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
容與兮享萬載之足多

喜雨賦　傅亮

惟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時偏蟄襄陵於唐籍歷
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或遺在盛王其固然伊元

嘉之初載肇休明於此年懿王燭之方熙愠積陽
之獨愆涸源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嗟我皇之
翼翼悵臨朝而輟娛踵沖謙於禹湯恊至誠於在
余且東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遵晏子之徙壓
允魯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禱脩雩宰之再雩誠
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聆晨鶴於高垤候宵
畢於天隅發曾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春霆殷
殷以遠響興雨霈霈而載塗洒豐浸於中疇覃餘
潤於嘉蔬嗣良頌於多稔兆嘉夢於𦗟魚矧具臣
之逢運又均休以等虞陶曲成於魯稔念歸駕於
董跡

雪賦　劉璠

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
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違朝
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
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
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
池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為同

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暠皓
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仞藉
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
之明月若西崑之閬風爾乃馮集異區遭隨所適
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
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
宮而為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
則淅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
乃為五穀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聲所以朝宗洪

波瀆其消釋家有趙王之壁人聚漢帝之金既藏
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憤皓白登之指實愴黃
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
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
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霙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況
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
狂風闕邈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絶朝朝自消
晝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

怨曉月賦　謝靈運

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昕三五兮既
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妝泛灔明舒照兮殊
皎潔墀除兮鏡鑑房櫳兮澄澈

廣廣文選卷之一畢

廣廣文選卷之二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　校

賦

鳥獸

文鹿賦　公孫詭

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
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
逢梁王於一時

鵩賦　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鵩集我屋隅異物之
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
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
茲鵩鳥卒用喪巳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
謂之天神循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
求聽天任命慎厥所循栖遲養志老氏之儔爵祿
之來秖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
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蓼蟲賦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凉還逍遥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憩于南藩覩兹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向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窮鳥賦并序　趙壹

昔原大夫續桑下絶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

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絶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頼者非直車軨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

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内獨怖急乍冰乍火幸頼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内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神龜賦　曹植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

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以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離刳剥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静不滛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嗟禄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盡顧瞻而終日夕憮順以接晨遘淫災以隕越命勦絶而

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黄氏沒於空
澤松喬化於株木虵析鱗於平皐龍蜕骨於深谷
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大狗賦　賈岱宗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
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迸枉朔易越彼
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
不可辨而釋偓傀蹴踏雄資猛相亢然髙八九尺
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艶光雙眉如白

壁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
交戟鬪林獸之群争欲斷鏁而齕石逆風長厲野
禽是覓鼻嗅徹香眼裁輕跡聆擊而奮怒揮霍而
振鬪譬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
駮析其脊拓㨯熊羆破其頭斷其觜爪
處如劒聳牙創似鈹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
箭射於是駈纍麖麋之大群入窮谷之峻危走者先
死往者被擊前無孑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敬
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通聽

百里夜吠信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土異操輕櫬單
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擢竦耳側聽則怕
山動南向嗺嗺則霍山頹眈精直視則曾丘磈硊
嚇奔突則重闉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
衛四隣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珎其大盧
彌明振之於巨獒樊鄶受之於鑾都論百代之名
狗敢餘犬之能俱絶四鐵之猲獢云同盧令之是書

鷂雀賦　曹植

曰鷂欲取雀雀言雀微賤身軍些小肌肉瘠瘦所

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
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
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
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鷂得雀
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
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
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
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
樹仍叙本末辛苦相語而共出為鷂所捕賴我翻

提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斯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死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尺蠖賦　鮑照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向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騖起軒軀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氷炭弗觸鋒刃歷迕逢險處蹐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袁必進而為蠹每驟首以瞰途常佇景而翔路故身不預托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

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虵之夂蟄羞龍德之方戰理害道而為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舞馬賦　謝莊

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日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氷空而南儀去輪臺而東洎乘玉塞而歸寶奄芝之庭而獻祉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消輝大馭於國阜貲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憯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苞以均性又佩衡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籥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於朱駁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弭塵

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袨若夫蹶實之態未卷淩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幸鄗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歷已辨感五緐之程符鑒群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騑騑翼翼泛倏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

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蠡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璧承巒金檢玆發玉牒斯刋盛節之儀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登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柞神極兮既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

白馬賦

劉義恭

惟皇有造惟靈有祕麗氣摛精底愛覃粹八埏稽首以賓庭九荒歛衽而納贄象車垂德以服箱龍馬宅仁而受轡是以周稱踰輪漢則天駟體自乾維衍生次位伊赭白之爲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爲狀也竦身輕足高顙露精氣猛聲烈步遠視明著獻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函夏觀竭都城飾金鏤之倏爍揚玉鑾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馳汞埒於脩垌旋四介以作好耀二矛之重英舉舊閑而未儔考前逐而較名

舞馬賦

張率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駉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輪服鳥號之駿騊駼驀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畢陳檀

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賛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文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品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亦文爰在茲而未異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

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金
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廄伊自然之有質
寧敗觀於肥瘦豈徒服皁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
爾其挾尺懸鑒之辨附蟬伏兎之別十形五觀之
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以詳於前輿
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
而茲末駟貽代盤而陋小乘越定單而火天驥信
無等於漏西孰有取於央臭可以迹章亥之所未
遊踰禹盃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

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
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
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
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
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衽鏘鳴玉而肩隨清蹕道
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竹流芬於
紫裏聽磬鏄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
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
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涓人効良駿

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
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權龍首田鹿軀睨兩
鏡慼雙梟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
於促節捷繁外於鶵桴騏行驥動獸發龍驤雀躍
鸞集鵠引梟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劒之抑揚豈
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
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豊
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
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群后誠希末光天子

深穆為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
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内郡宜弘下禪之規增
上封之訓指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壥
而弭轍類飛鳥與駏驉總三才而驅鶩按五御而
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
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
訓厚况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
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剄有從軍之大願必自
兹而展采將同畀於庖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

之留恨

孤鴻賦

盧思道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以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嚣務既屏魚鳥為

廣廣文選　〈賦卷之二〉　十一

鄰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毻毛將

落和鳴朔風壯氷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溟濛鷀絓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遷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摇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陵厲乘丹氣之威夷遡閶颸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根雪羽而臨風檢霜毛而候旭饗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噰噰而相續繫齊國之水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

廣廣文選　〈賦卷之二〉　十二

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溟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

補 19—106

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踶之蟲微而
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
樂不饗太牢之薦匹㝡雜而共飲偶野㒵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
夷心於唐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劇鼠賦　　盧元明

跖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啜於山澤悉潛决於林
藥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乖群異侶干
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
竝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隣嶓冢或
飲河以求飽腹或噏烟而游森聳然今者之所論
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
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
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憎恢咀
吁睢離睽賜鬚似麥穟半蠶眼如豆角中劈耳類
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瀝乃有老者羸髖疥癩偏
多奸計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
巧能推覔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躑登機緣櫃盜

屝動帘切切終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爲辭寡云
其碩盜干湯之珍俎頭留髦之香澤傷繡領之斜
製毀羅衣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爲之被謫
亦有閑召之士倦游之客絶慶弔以養眞素擅左
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群鼠乘閒
東西搙擲或床上捋髭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
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歊覆箱奩騰踐菌
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産此物其
何益

草木

柳賦　　傅玄

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玆柳之珍樹
兮禀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
濵參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增
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沼而
成林於是玄雲反岳素景含暉太液渥流朝露未
晞似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以依依居者觀而弭
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於泰山

兼覆後實施則均於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生生
於自然無邦壞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屢遷紛猗靡
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枝嫋
嫋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携手逍遥

李賦　傅玄

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隨運成種別類
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蜜房浮彩點駮赤者如
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

松栢賦　左九嬪

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岳之崖巖被玄潤之透迤臨
淥水之素波擢脩木之九丸翠綠葉之芬葩敷纖
蘂之龍蓯布秀葉之葱青列翠實之離離馥幽藹
而承馨紛翕習以披離氣肅肅以清冷應長風以
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
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若君子之順時
又似乎真人之抗貞赤松游其下而得道文賓飡
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芙蓉賦　鮑照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群英之艷絕標
高名於澤芝會春陂乎夕張搴芙蓉而水嬉抽我
衿之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群芳之徽號抱茲性
之清芬稟若華之驚絕卑盧陽之妙手測濾池之
光潔爍彤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悦顧椒丘而非
偶豈桃園而能埒彪炳以蒨藻翠景而紅波清房
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遥之弱幹散菡萏之輕
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
曜繡羽以晨過結游童之湘吹起榜妾之江歌備

日月之溫麗非盛明而謂何若乃當融風之暄盪
承暑雨之平渥被瑾塘之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
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以為珠條集
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葱河之銀燭冠五華
於仙草超四照於靈木雜衆姿於開卷閱群貌於
昏明無長袖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森紫葉以上
擢紛緗葉而不傾根雖割而琯徹柯既解而絲縈
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也綢繆
其為媚也奔發對粧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泛明綵

於宵波飛濯華於曉月陋荆姬之朱顔笑夏女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没雖淩群以擅奇終從歲而零歇

園葵賦

鮑照

風媛淩開土昌泉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黄冠拭藜杖布蔬種平圻壤通畔脩直膏畝夷敞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溝東陌西行三畦兩既區既鉏乃露乃映勾萌欲伸褰牙將散尔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沉雷遠震飛雨輕灑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莩爰秀剛甲以解稚葉萍布弱陰競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葳甤而被逕上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惟二仲無逸馬之憂顧堇荼而莫偶豈蘋藻之薦羞若乃鄰老談稼女嫗歸桑拂此蓆席炊彼穄粱甃壺挼醢曲瓠卷漿乃羹乃瀹堆鸴盈筐耳旨膺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筯回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

彼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篁而夏褭無雙功而竝盛溫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晨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魚深沉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爲正

和蕭子良高松賦

王儉

山有喬松峻極青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荆峯受靈命於后土方虞舜以齊蹤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王之嘉容上拂天而獨遠下流雲而自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翳時方中而未晞通霄漢而隱影集鸞皇之翻飛偓佺食和而輔性羨翟昌言於宋闈相周穆之長阪念東平之思歸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隆氷峩峩飛雪千里擊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佀翔鴈哀廻於天津振鷺驚鳴於川涘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雪而争光延微飈而響起

和蕭子良高松賦

謝朓

閲品物於幽記訪蕟育於秘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豈榆栁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

脩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聞即微微而方
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路而留影既半蔽於廣隰
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
松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
含明江皐綠草騣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
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
窮紀沙鴈相飛同雲映其無色陽光況而滅暉卷
風飈之欻吸積霰雪之嚴皚豈彫貞於寒暮不受
令於霜威

梅友賦　簡文帝

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
銀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
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
開花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
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
是重閨佳麗皃婉心閑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
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
為此斂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高松賦　沈約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
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
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烟薄霧夜宿迷鳥羈雌
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漢亦
倒景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護葉斷禽蹤枝通
猿路聽騷騷於既曉望隱隱於將暮樅平湖而漾
青綠拂緗綺而籠丹素於時風急隴首寒浮塞天
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

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
涌寶思於珠泉豈徒為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
此而已乎

桐賦　沈約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聳嚴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
雪葉映晝虹抗蘭橑以栖月拂雕窗而團露喧密
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陽崖摽莽東陸俯
結玄陰仰成翠屋下髣髴於行雨時徘徊於丹墩
遶齊綵於碧林豈懲光於若木

志

觀我生賦　顏之推

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奧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去琅邪而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

忘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子貪心之野狼初召禍於絶域重發釁於蕭牆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閔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屨以從軍非社稷

之能衛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荊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繄深宮之生貴矜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御武於文吏委軍政於儒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羽拱以臨兵莫不變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凌於

他道懿永寧之龍蟠奇護軍之鼋掃犇虜快其餘
壽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
劉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荷性命之重賜銜
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背距之鵰鳶積假
僾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
之十年就伏俘於舊襄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
清廟愴麥秀於空壆蕺鼓卧而不考景鐘毀而莫
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閴寂而無煙疇百家之或在
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經

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深燕雀之餘思感桑
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父信絃言乎仲宣逷西土
之胥衆資方叔以薄伐撫鳴劒而雷咤振雄旗而
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
郡桂郅支於北闕弔幽魂之寃枉掃園陵之蕪沒
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創忽得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
累月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
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
或校石渠之文時參栢梁之唱顧𪈕䨥之不䇳灑

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羿秉岷峨之自王竚旣
定以鳴鑾脩東都之大壯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
之不暢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徒有道而
師直鄰無名之不抗民百萬而因虜書千兩而煙
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
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殘
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拚桐棺之藁葬
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
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釗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

子家纏其悲愴小臣耻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壑
疲痾而就路策駑蹇以入關下無景而屬蹈上有
尋而亟搴嗟飛遂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
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
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爲而偕沒切仙弓之永
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
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氏之匪昔徒山川之猶
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
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自

太清之内爨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
境於江潯獲仁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
而納主車五百以釁臨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
鼓琴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
筮遇交泰之吉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
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
陽侯山截而谷沉倂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
楊舲於分陝曙結纜於河陰追風飈之逸氣從忠
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

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遂留滞於漳濵私自憐其
何巳謝黄鵠之迴集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
對空竊彥先之仕纂蔡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
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欵一相之故人賀
萬乘之知巳秖夜語之見忌寧懷壁之足恃諫讃
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
而沸止子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
是脩亦佞臣之云使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
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誠怠荒於度政

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寔
未改於弦望遂鉟及都鈇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
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
官散於犇逐無寠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餥敵
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
之餘福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黄以成谷天命縱不
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
而問津斯呼航而濟水郊鄉道於善鄰不羞寄公
之禮頗爲式微之賓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

親信謟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曩九圍以制命
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予
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鳥焚林而鍛翮魚奪
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
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絶聖而棄智妄鎖義以
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旣銜石以填
海終荷戟以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
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
劒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

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

感知巳賦贈任昉　陸倕

夜申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爲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旣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飛翰軫王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而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

則浩浩淃淃彪彪澌澌譬長鋏於鞘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逸有竊風以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絕於衆芳矧童仁與襲義信遼遼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辭欲書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旣一顧之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爲有亦豬甚於浮湯於是衆條颯其成勁白露變而爲霜戚忽忽而遒盡憂與憂兮未忘聚落並於虛室聽羈雀於枯楊怳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巳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譬鄒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陋呑舟而爲網值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挍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爲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鬱鬱於佳城

答陸倕感知巳賦　任昉

原知巳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柰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旣自得於爲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巳知更非謂其知巳信偉人之世篤本矣服於陸鄕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錐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匹方峙於東嶽比疑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

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緼藉其有餘又潛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群言而名學析高戴於后臺畢鄒顏乎董幄探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梁裁據梧而錐幄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荊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勤於短生饑盧表於徐歩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

靡或萬類闇求千里懸渴言象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壞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没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脩心賦　江總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月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辯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固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紀緼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石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珷砆之罕直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

寔豫章之舊圖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曾阜之超忽迩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饑鼯夜吟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晴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迴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譟雨鳴林而脩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邇迤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遞樂樹扶疎經行籍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

埸蹔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如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巳鍾風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乆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似

辭行李賦　江總

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乎開闢埀恩儲祉歷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弁石月窟向風

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輶軒巡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輦之盡美馳玨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于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於四始顧惚侗於罕志奉朝章於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責敏異季札之聽歌譽秉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頗自勵而飲氷揆無庸而案戀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於蒺棘倏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踶

寔殊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于蟬鼠苟德澤之霈然鑒冊愚之匪飾慙借譽於瑟柱免長徑於惢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慙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搆伯休之蓬戶押仲宪之桑樞徙忱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愚耻矯名於周客寧濫響於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述志賦　蕭后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

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具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曚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遍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殊嗣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慙惶而

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違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如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謚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頤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

循躬而三省饞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益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忠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釋情賦

李騫

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慮龍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合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廁鄭璞於周寶綿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潘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若豢龍之不隕以窮乘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崴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

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内𨘂諧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翦齒

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巳獲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試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類九戢

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於李彥謝朋友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巳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菡叫閽人以望子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群飛於滇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舡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基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

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鳧膠喈而不巳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肩趾在下僚而栖屑顧舊迹於泥滓睇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駟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

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親婦襲成服以逍遙頹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洛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露於近援起沉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魚或田弋鳧鴈於清

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絃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桂下之稱士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落懸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𣰽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瀚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鉠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懸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彼

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負扆君北辰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授成昭而比盛酌從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欝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臣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職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循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遺以

窺井信夕陽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炯誡以周旋抱徽猷而與畫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睠疎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徽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穎追許子而升箕供朞飡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懲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爲詩哉

述身賦　李諧

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纍纆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巳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溥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皇朝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

亂掩四奥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
咢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
館總群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
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兎園而容與綴
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襳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
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
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
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
駕畋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

既獻闕一字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覡饗賦
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
命於建禮遊冊綺之重複信玆選之爲難乃上應
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一字
之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
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
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名理
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闕四字雖邇
僕塵滓而賞許雲霞栖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

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
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榎石水回流於激沙樹
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
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臺
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盡綠芰與丹藕薦朱李交
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諠譁聊自足
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易身名於
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乏
使感一聘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

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
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慙班
子之繁贍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
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
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
待晩加秩於戎章乃闕一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
諒冠屨之無礙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
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
闕一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踊蹐

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亙於中興驅時雄而雹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圜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被荀竄迹於南羅時獲逃於宇闕一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枻乃沿洛而泝河鶩寸陰於不測競征烏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背距

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壁聚迫崖壘之颯隆躁通川而昂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羅於玆日諒陳蔡之非窮秉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枝態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魯不遑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畧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氷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邅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僕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

於辰慶復推斥於宦涵延光華於璽命甫闡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發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帥出楚而颷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颷而繚繞荷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西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踈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

及哀居之反正根天網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求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罹於當今

愍時賦 幷序

宣帝

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

地乃曰恨不用君德教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耻威略不振常懐憤懑乃著愍時賦以見其意詞曰

嗟余命之殊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亦坎壈而相隣晝營營而至晩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反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晋壐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畧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怯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

悉二策之英華豈三石於鄴杜異五馬於瑯琊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庶保静而蠲邪何昊穹之不惠值上帝之紆答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襟而咨嗟伊古人之有懐尚或感於知己況華學聯於宵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州歷三考而見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襄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此首貴之謬又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携貳遂留滯於楚川等句践之絶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于彼南荆既兵車之赫赫俄一鼓而淩城同窮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祀實有感於生靈伊吾人之固陋本漂泊於流萍忽沉滞於茲土復歳月而無成昔千乘之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内之資峙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撃析晝孑孑而揚旌烽連雲而迴照馬

伏櫪而悲鳴既有懐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以瞻今何名高而事寡寂寥井邑荒凉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嗟咨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國家之侯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於此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群圉隷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跋扈江湄屢征肇於殷歳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桑芑善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悪之必

捴豈天靈之可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

愍塗賦　沈約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嶺疊雲蔽惛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曖曖乎烟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歸塗賦并序　謝靈運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陬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浣替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指海向溪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鴈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林乘風而飄落水鑑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異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緡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悔賦并序　簡文帝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已迷已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

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龍事書作李文再思而木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誠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袜宗之巾憑南郡之几玄德之髦聊縈子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䌷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嘆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蘧子蹟夫覆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

混一車書鞭笞宇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構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逞刑戮辛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陽之射蹤躡呫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祟涇水作釁夷宮徙爷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殪絶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絶倫聲驚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棘門有屈膝之賓既刓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媿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

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餘漿枕畚空卧伏軾懷傷魂飄原野骨餌豺狼楚王刻鶴播徙南地鐃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獵之娱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甯喜納君恃功肆寵衛侯厭黷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赴收身居關下命厄秦因追傷用法之弊還思不諫之乞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誅伯卓跋扈豺目為輔弑君鴆子誅李害杜鬻恩販寵怨㢋雲人蔽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禁暱子於阿尹

肆貪濁之淫威樹姦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鈇潤鉞寘纆逢徽壯武英逸才為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啓吞併之籌幽州著懐遠之術運鍾毀晃時屬傾顛鋪鳴水潤日黒山遷留卞之謀不决忠良之戮已纏合燿之災雖啓鷦鶵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緯有餘裕氣含珠璧情蘊雲霧志闕沉隱心貌進趣倔妶猛衆臨此勁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貞戕辭已切墨幔徒縈形殞河上心憶華亭若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奔其殞命埋軀傷

形屬吏周君飲後裴子酣狂靳固紀瞻之妾眠卧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咄建功立德有常基胷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為師

哀傷

孝思賦　武帝

感四時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彼含

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
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
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
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不思仲由念枯魚而
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
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
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閒居
以永念獨樹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
何望涕縱横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

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是蒼
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
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
立而縈結夕獨處而徊徨氣塞哀其以噎念積心
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
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
日朝臨木低其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但罔
極而纒心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凉氣入衣凄風動
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氷已結

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雁鳴而哀哀朔
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絶無一
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睒
其如電想慈顔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
靡答顧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與涕雜血其如
霰燕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物
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
銘酷而輪廻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緑亦見
白而爲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

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
靡恃觀休屠之日磾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
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
值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校瑟超王臣之稱首冠
誠勇而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
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内
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
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沒而
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

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沒而未奠遇隣火之卒起乃
伏棺而長號兩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柩
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
彥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
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
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
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
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擬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孝武帝

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
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
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賤賦
流波以謳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嬡德之有載竟滯
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氣之舒卷念桂枝
之秋霣惜瑤華之春翦桂枝霣兮沿歲傾瑤華碎
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帘襞兮紫苔生寶
羅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
凝冬宮冽兮朱火青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
裵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
而飛傷損圓淵而流咽端朝蚤之晨罷泛輦路之
晚清輶南陸蹕閶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
素造松帳之蔥青俛衆偭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
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沒
申漠于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劒於清都朝有
儼於徽準禮無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陛宮虛梁
之餘陰侯玉羊之晨照正金鷄之夕臨升雲磬以
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

林中雲枝之夭秀寓坎泉之能岑屈封巖之自古
申亙周乎在今遺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
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弃西楚之齊
化略東門之遙袪淪漣兩柏之傷奄抑七萃之箴

傷逝賦　鮑照

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
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烟離若剪絃如影滅地猶星
隕天弃華宇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
畢貽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

逝稍遠而變體浸幽明而改時覽篇迹之如旦婉
遺意而在玆忽若謂其不然自惆悵而驚疑循堂
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服委襟而褫帶器蒙嘗
而韜絲志存業而遺績身先物而長辭豈重歡而
可覩追前感之無期寒往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
而有終燧已遷而禮華月既踰而爰通心微微而
就遠跡離離而絕容白日謁而回陰閨館寂而深
重奠憑靈於前物佇美目乎房櫳徒望思以永久
邈歸來其何從結單心於暮條掩行淚於晨風念

洮悼而誰劇獨嬰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秋人
惡老而逼衰誠衰老之可忌或耳順而志違彼一
息之短景乃累恨之長暉尋平生之好醜成黃壚
之是非將滅邪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桃李之
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觀龜鶴之千祀年能富而情
少反靈質於二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留
命倏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風露之停草髮
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幾人曾無
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啓陳書而遐討自古來
而有之夫何怨乎天道

傷心賦　庾信

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至于繼體多從夭折二男
一女竝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殁羇旅關河倏
然白首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一長孫孩
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唯覺
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
河爲郡前途逾遠婕妤有自傷之賦楊雄有哀祭
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豈

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長虞應德璉劉韜
之母任延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千悲萬恨何
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嗚呼哀哉
賦曰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
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
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民塗炭
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
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催哭藏衣遭難

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遽韶
永恨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
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
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命之脩短哀哉已滿鶴孤聲絕猿吟腸斷龐憚
之間路侶新安藤緘轊櫝栫掩虞棺不封不樹
惟棘惟欒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況乃
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玉
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

心於九泉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並有山澤
之靈各入熊羆之夢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
長送對寶盌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石華空服
犀角虛簽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烏毛徒覆獸乳
空含震爲長男之宮巽爲長女之位在我生年
先凋此地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奉佛二郗
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凄其零露颯焉秋草
去矣黎民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
後身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

幾人

傷己賦　謝靈運

嗟夫下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
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君子
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闕一字)物終
歲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
裯而載坐闢櫳幌以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
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餐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
不熏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之絕曲奏蒲生之

促調

傷美人賦　沈約

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唾而庭曲思佳人而未來望
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
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慊愛之可永庶羅袂
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之
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佪徘徊於
故處

論文

草書賦

陽泉

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微細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整齊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

眉其滑澤淯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硬強壯如柱礎之不基其斷除窮盡如工匠之盡㨿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傅枝衆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音樂

箜篌賦

鈕滔母孫氏

考玆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頓無取於竽笙亦乃陟九峻之層嵒睎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伐楚宮之椅漆徵班輸以造器命

伶倫以調律浮音穆於遐暢沉響幽而若絶樂操則寒條早榮哀蔓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梁甫頹猗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悲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平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拂搦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於是而已矣

箏賦

簡文帝

江南之竹昊玉有鳴鳳之籥焉洞陰之石范女有

遊僊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絶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栖霜嶔崟岝崿玄嶺相望寄冊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碭突而彌固嚴風倚㧞而無傷途畏峯澁人群罕至乃命燮班剪而成器隆殺得宜脩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媚既而春桑已舒暄風晻暧冊莫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辭逢秋胡而不對望閶既返伏食蚕饒五色之緣雖亂八熟之緒

方治異東重之野蘭非山經之涵絲于是制絃擬月設桂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温潤初鳴或徘徊而縕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絶乍欲㨫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横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復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怦怦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驚若眾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帯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鵾之美響擬翔鴛之妙聲朱絃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讃既工阮賦亦奇曹

后聽之而懽讌謝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之心餡流送歸之目朧葉夜黃關雲曉伏覩孤雁之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美響聞絃弦之一彈足使遊客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熊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移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之宴私方美珥而不減擬耳璫而無喧聞削成于斜領照玉緻于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妓銜觴置酒

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嗟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窓看春風之入柳命麗人于王席陳寶器于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寓眉如掃䁾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逐東趙于鄭女和西舞于荆妃足使長廊之死虛墜梁上之塵染衣鱏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于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縈經參差容與顧

慕流連落横釵于袖下歛垂衫于膝前乍含猜于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俯捻度玉斥而徐牽見微嚬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央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故乃宋褘綠珠之好聲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西而不前言韜輝而恥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金錞賦

簡文帝

含弟西中郎致金錞一枚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
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錞和鼓金鐲節鼓注
曰錞錞于也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淮南云兩軍相當鼓錞相望若古之禮器飾
軍和樂者矣吾奇而賦之其詞曰有錞于之麗器
實軍樂之兼珍伊前古以爲美成名都之匠人採
赤鋈于蜀壘求銅精于㵲瀕若夫鼓以陽鑪營之
陰炭是鑴是刻載輝載煥笑烏獲之矯捷騎稽生
之善鍛實規形之可悅以妙聲之遠聞譬洪鍾之

虎韌學章鳴之龍文至于簨簴先列金石俱諧八
能效技六變程才觀雲龍之鬱郁望威鳳之徘徊
沛縣留三日之飲平樂有十千之柸揮秦箏之慷
慨代晉鼓之啴哼皆能協宮和徵節往通來宣奏
有序度曲可觀鄙金鋪之非德嗤啓鼓之易殫聽
南斗之鳴瑟雜西漢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討二師
遠征蒲昌對戰孤竹臨兵映似月之逸羽飛如鬼
之去旌軍魚麗而齊上陣龍滕而俱行望烏雲之
臨敵聞條風之入營壯士被羣良馬絡鉄野曠塵
昏星流電掣日侵山而欲隱霧淩空而不滅望水
色其如花覩奔沙之似雪咸聽響而先登普聞鳴
而爲節當此時也盡角耻吟胡笳不思刀斗罷捎
金鉦虛置何資和之不營而吐聲之雄異制六師
之進旅齉三軍之武士心嗟吾弟之博物實愛奇
之已深識且鑒于鳴石既有踰于燕金如陳器于
栢寢似出鼎于汾陰豈寶玦之爲貴非瑚璉之可
欽昔武都之一扇乃銘功以述心翃元常之五熟
又刻篆以書音况兹贈之爲美而古跡之可尋耶

染翰而操筆終有愧于璆琳

情

麗人賦　　沈約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
而稱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
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逾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
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
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

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
垂羅曳錦鳴瑶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霑粧委
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麗色賦　江淹

楚臣既放魂往江南弟子曰玉釋珮馬解驂濛濛淥
水裊裊青衫乃召巫史兹憂何止史曰臣野膠學
敝理臣之所知獨有麗色之說耳夫絕代獨立者
信東方之佳人既翠眉而瑳質亦盧瞳而赬唇錄
金花於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含奪光炎

炎其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炎影響而能親故仙藻
蠶蠦金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映池其少進也
如綵雲出衣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衘
價値璎草共枝雖玉堂春姬石室素女張煙霧
於海際耀光景於河渚乘天梁而皓蕩叫帝閽而
延佇猶比之無色方之非侶於是雕臺繡戶當衢
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蚪柱之嚴瓏亙虹梁
之峻窈錦幔垂而杳寂桂煙起而清溢女乃耀潔
鄲之麗步媚趙北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

時紺蕙初嫩赬蘭始滋不掔衡帶無倚桂旗摘芳
拾藥含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故
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簷冊
葵前軒碧桐笙歌晥右琴舞池東嗟靈王之心悅
怨漢女之情空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炤
戶玉露曖天網絲桂牆絲螢繞梁氣已溫兮曉未
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珮兮且一欷念錦衾兮
以九傷及沂陰凋時冰泉凝節軒疊厚霜庭澄積
雪鳥封魚歛河凝海結紫帷鈐匝翠屏環合麝蜜

周彰燈爐重沓耻新臺之青樓想上宮之邃閣若
乃水炤景而見底煙尋風而無極露出吳而綺章
雲堆趙而碧色霧辭楚而容裔風去燕而悽惻莫
不輟鏡徙倚掔琴心息於是帳必蓋門之寶席必
蒲陶之管圖明室畫浮雲春蘇度綱綺地應紡秋
梭鳴機織爲裝衣象奩璎盤神瀝仙冊雕柱絲瑟
九華六出翠縱羽斂綠秀金枝故言必入媚動必
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飛經
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觀其容亦可駐髮

還質驂星馭龍蠲憂忘死保其家邦非天下之至麗孰能預於此哉宋大夫糴影汰迹縈䰟洒晲賞以雙珠賜以合璧拂巫盪祝求爲上客

器具

屛風賦　　羊勝

屛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顒顒昻昻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黃龍大牙賦　　胡綜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

銅博山香鑪賦　　昭明太子

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叙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爲侈于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圖紆於東岳匿冊瀸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屛爨松

栢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眄燕女巧笑而蛾揚劉公聞之見錫粤女惹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車賦　　甄玄成

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刻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

利爾其利也天子以郊祀田伐諸侯以朝聘會盟庶人以商農工賈夷狄以致蓄遷生爾其作也均輕重而攻材正陰陽而斲木既中正而合剖亦面勢而審曲候離婁之督繩須公輸而削墨布骸服之有定施爪牙之不忒既涉用於牛馬亦受名於羊鹿爾其容也伴孟樹之獨立似高雲之出巘獨映水也如舞鸞之對鏡衆行陸也若翔鴻之赴遠聽長響之轔轔望逶儀之腕腕信有美兮宜比興徒欲貌兮不能辨及其駕也堅珊瑚之駐引絶群

之駿既絲靮之縈頭亦銅鉤而瑩角始向轅而龍轉就入轅而獸躍或匏亂而鳴鼻或參差而動脚咆哮歇轉鬱怏隕闕見輪陰之翻亂視帶影之飛泊及其棄也或方憂雲暑炎氣歊烈浮幰動以來風輕紗飛而去熱纖埃著而即墜煩氣衝而受歇或固陰沍寒祁嚴凜厲複帷下而前屛重幨垂而後蔽霜露侵而靡及風飈激而不戾或油雲雨霈中逵半仮宏宇宙而霄奔杼軸割而去衍彼洪流染而自落散水漸而不霑云

燈賦

庾信

九龍將瞑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木全低窓藏明于粉壁柳助暗于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膝之屛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槃香添燃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于鯨魚燄光芒于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山中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絃絶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影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竹杖賦

庾信

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孫之責矣及令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鷄皮蓬頭歷齒迺是江漢英靈衡荊杞梓雖有開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僊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

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踈條勁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弔此疾將弔此身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于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胡馬哀吟羌笳悽囀親友離絶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釧寒關悽愴羈旅悲涼䟕毛抵於蹭蹬脆骨被於風霜髮種種而愈短眉彯彯而兢長是以憂榦扶踈悲條鬱結宿昔㰐醜俄然耆耋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駿骮潘岳秋興嵇生倦遊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恥拉虎捭熊余猶椎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別有九棘爾眉三槐暮齒孔光謝病袁逢致仕吳濞不期楊彪喪子明公此贈或非垂理先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翟同心終堪荷條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對燭賦　庾信

龍沙雁塞早應寒天山月没客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剌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爐高疑數剪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烟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窓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欹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没芳蕪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寺觀

遊七山寺賦　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開曠而清華地幽栖而特挺窮浙右之標絶極宇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諠囂之暫屏因玆連鑣結駟並慢方舟萬騎齊列千櫂爭浮皆東南之俊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攜儔巷無服馬路寡遺輧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遨遊爾乃傍林横出輕舠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地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

連天台之華嶺引若邪之長注乍泚淺而瞻望或陵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上升法華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澗復疊疊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而嶢絶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烏嶺之高低霧昏昏而漫漫風颼颼而凄凄瞻洪川其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玆地會諸侯而赴稽想疏柯之茂葉憶大骨之昏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軌於跋黎既迺瞰徃賢之舊跡美高尚之

餘風踐遠草之蕪没撥蓁莽之彌豪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漂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相接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刹亦帶壠而成宮神靈更其肹蠁仙聖互其交通巖雰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柚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爲室繞紆岊而脩牆夕雲生於窗牖朝日照於簷梁諒

隙曲而成麗蓋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宛轉響樗磬之鏘鏘構造精密華麗無方清流四遶吐溜悠長邐迤闐闍峻絶堦隍水碓件於金谷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善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敬識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窟而學六通隱閒無而脩八正或燒體而爲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氳或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閒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

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靈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劍之遺溪遊鹿機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叉而蕭瑟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涌溢奇樹蓊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榴種冊盧之兩橘梅花皎而佀霜黃柑壯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琰石出其陰神萱畾畾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覩玄白而皆諶刻石記於巖德披

圖悟於禹心懸崖百仞擢幹千尋岩嶢兮闊遠嶚
峗兮嶔崟樹脩聳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
其隱隱側晀覩其沈沈眇然兮無際邈爾兮無邊
遠山崔嵬而間出近樹巃嵸而相牽巖將頹而未
墮峰入漢而猶懸望蝉聯而蔽日視㦌恍而連天
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
觸石而成煙既嵯峨而蔭映亦嶢峞而阡綿既遠
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爻瞰城邑傍眺市鄽稱
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

巫岫表於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周篇曾
何比麗詎此同妍復有標奇神井萬載澄渟汲之
不竭添之不盈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
隆冬而溫燠經歊暑而冷冷異成都之飛火寧疎
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鑒形亦有孤
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霞求日
靜坐千春衢無行跡路產荊榛既勤劬而向道亦
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諷詠或擁膝而長吟同董
生之垂纖學梁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

而相親其林藪彌密羽族爭歸猨連臂而下飲鳥
比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映白鷴皛而生輝拂霜
毛之奕奕鼓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
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象數仞雄蛇
十圍麃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鏗之仙室異海鳥
之知機藥卉叢生消痾駐老地出長齡壚多壽考
侶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劉五者何殊四
皓復有牛膝鷄腸雀頭燕草茸菊辛夷苦參酸棗
紫苑赤箭黃菁白蘇天門地骨肉芝石腦神農是

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鹿皮餌而得道其果
則有木瓜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茂黃榴秋開楂
梨竝壯柿柰爭瓌枳椇列植而爲藪懸鈎觸草而
排徊林檎倂於萍實茸棠擬於帝臺紅梅嬰薁車
李胡頹綠樑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栽
枇杷黎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冊實或靡靡之青
瓷禦疾風而彌豔中嚴霜而不摧既蓊鬱之梧桐
亦檀欒之脩竹篠簳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
櫓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柚葉陰於清泉結根

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凄凄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秋蟬吲於南壠寒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猿呌嘯以騰聲鴻雁嗈嗈而夜響鵾鷄啁哳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仰其遊膈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恠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邈屢徘徊於閬圃頻留連於名嶽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躅欵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遂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矗廣廡之踟躕差繡栭而交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陛於峻岅登步欄於絶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鑒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窻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兮月極憑迴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眄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遞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孏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而極星闌

大乘賦

李顒

大乘者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毫末九層作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淡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

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心包乎一
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大美
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蓋之欲疑
兮發微妙以悅心滿覺意之如海兮演般若之淵
深乎八道之坦蕩兮遊總持之苑林定禪思於三
昧兮滅色想于五陰執祇羅之引兮兮操如意之
喻琴破衆網之將裂兮刻貪垢而絕遙危泡沫之
暫結兮焉巧風之足欽或明行而善逝兮積功勳

以迄今收薩云之空義兮運十萬而魔擒開止觀
之光談[illegible]兮消邪見之沈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
彰[illegible]難尋

詳玄賦　釋慧命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緐雜眞俗異而體周凡
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稽經論之垂芳釐
庸之小識精與言於大方何群類之蠢蠢處法界
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旣非空而
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祕密於慈氏歎杳冥於伯

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而爲綱雖即事而易迷
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
欲辯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
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於寂泊之門輟四辯
於恬淡之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乎
無始極乎無終解惑以茲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
空有而閒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
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
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

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三賢十聖畯
以聯綿二智五眼曄而輝煥渾升沈而共壑派違
順以分岐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
不隔於環玔等積水不憚於漣漪故令名用諠雜
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
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瑶臺之
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於心
境人靡隔於凡聖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
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隣虛含大千之界

刹那總竺際之時懼斯言之必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而能矚豈惑識以知之覿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睠常啼於東市眷善財於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遣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王之以雪嗟五熱之非暄握手入和脩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覩極聖之恒存三九於玆絶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

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旣法是而情非忽竛竮而獨往久逃逝而亡歸埋寶藏於窮舍匿明珠於敝衣抱一眞而不識縈萬惱以歔欷嗟余既已傷於悟曉且又悲乎命局籍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睠錄涉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絶諍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創斂緣於有覺終寂慮於無生顯眞宗之實相遣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行瞻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潰翼十軍之可平昏雲聚而還散心河濁而更清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於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雜

與春申君書後賦　荀卿

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青衣賦　蔡邕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玆窈窕產于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縱橫接髮葉如低葵綺袖丹裳躡蹈絲扉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冶武媚卓爍多姿精慧小心趍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使伊何邇命枉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楊國歷

爾邦畿雖得嬿娩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
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昕昕將曙鷄鳴相催飲餞趣
嚴將舍爾乖睽冐睽冐思不可排

短人賦　蔡邕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
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
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
餘尫幺劣厥僂寠嘈嘖怒語與人相距矇昧嗜酒
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恐忌難與並

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
曰雄荆雞兮鶩鸊鵜鶻鳩鷂兮鶉鷃雌冠戴勝兮
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蝍蛆子如反
蠒中蛹兮蠶蠕蝤頻瀕顭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
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鞢鼓兮補履樸脫
椎枘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小語賦　傅咸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
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幺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
蟻埃溥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
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
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
足以爲櫂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
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
汔濟陟蟣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
頭

餅賦　束皙

若夫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濟溫不至熱于

時享宴則曼頭宜設立冬之日清晨之會涕凍鼻
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
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
下風童僕空噍而邪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

應嘉賦幷序　陸機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群軌
以遙企頓駿羽以婆娑寄冲氣於大象解心累於
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浚

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
懐前修之彷彿覯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
清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揔玉懐而喻予於是
葺宇中陸築室河曲執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
道以達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
其必谷方介立於尺阜托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
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覧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石刼賦并序　江淹

海人有食石刼一名紫囂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

足異者戲書為短賦

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銅物亦
喻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
濤之蔽迹願洲渚以淪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窮
髮日照水而東昇山出波而隱沒光避伏而不耀
智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闕已
矣哉請去海人之及陋充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
玉盤從風雨而可惜

廣廣文選卷之二終

廣廣文選卷之三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騷

悼離騷　班彪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
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
而坼蠖體龍虵以幽潛

九詠　曹植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虯兮翼轂駕
陵魚兮驂鯨菌薦兮蘭席蕙幬兮荃牀抗南箕兮
斂瓊蘂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
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繞兮容裔冠北
辰兮岌峩帶晃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雅音
奏兮文虞羅感漢廣兮羨遊女揚激楚兮詠湘娥
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
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
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猶搠戀

而繁策馳騁車之危路群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以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汙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愍騷　摯虞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擿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

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擬若有人兮　張纘

若有人兮傍巖石薪蒲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秋風搖落　元帝

秋風起兮寒雁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青兮水徹葉落兮林稀翠為蓋兮玳為席蘭為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兮疏且黃雙飛兮翡翠並泳兮鴛鴦神女雲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蘂燭兮歡未央

擬招隱士　范縝

脩竹苞生兮山之岑續紛葳蕤兮下交陰木龍嵸兮巍峩川澤泱漭兮雲霧多悲猨鳴噪兮嘯儔侶攀折芳條兮聊停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闌草蟲鳴兮凄凄蕭兮森兮玄磵深悵徬徨兮沉吟紛紛兮菴藹窮巖究兮熊窟幽林杳

冥兮吁可畏嶔崟兮嶮巇岌峩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弱蘿兮脩葛亘蔓兮長枝綠林兮被崖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耽耽兮視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霏霏兮斆斆赤豹兮文貍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厲兮鴟梟吟鳥悲鳴兮離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中人

詩

古逸詩

辟雍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有昭辟雍有賢泮宫田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
質有族以文
敎爾誓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

黄竹詩　　穆　王

我徂黄竹缺一字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
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黄竹缺一字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
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駱翩翩其飛嗟我公侯缺一字勿則遷居樂甚
寡不如還土禮樂其民

欒之柔矣　　周太子

馬之剛矣欒之柔矣馬亦不剛欒亦不柔志氣麃
麃取與不疑

白水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
定從我焉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

補亡

周詩并叙　　夏侯湛

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
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
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述德

晉江左宗廟歌詩　　曹　毗

歌高祖宣皇帝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羣整天衢勳格宇
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
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維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
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亹亹神算赫赫
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齊聖玉猷誕融仁敎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
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
以戎奄有參墟散流無窮

歌世祖武皇帝

於穆武皇允襲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
序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偽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映
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宋世祖廟歌二首　謝莊

世祖孝武皇帝歌

帝錫二祖長世多祜於穆睿考襲承懿矩玄極弛
馭乾紐墜緒闢我皇維締我宗宇刷定四海肇構
神京復禮輯樂散馬墮城澤牣九有化浮八瀛慶
雲承掖甘露飛甍肅肅清廟徽徽閟宮舞蹈象德
笙磬陳風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止降福無竆

宣太后歌

稟祥月輝毓德軒光嗣徽嬀汭思媚周姜母臨萬
寓訓謁紫房朱玄玉篇式載瓊芳

勸勵

家風詩　潘岳

綰髮綰髮髮亦鬓止日祇日祇敬亦慎止靡專靡
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
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誡族子　謝混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
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篤若能去方執穆穆三
才順阿多標獨鮮弱冠纂華徽質勝誠無文其尚
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解不躓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
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淡由爾振如不犯所
知此外無所慎

諷諫詩二首　趙整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
濁
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
心

獻詩

原缺第九葉

獻詩　　薛瑩

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緜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毁亂適兹樂土庶存子
遺天啟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隷困於蠻垂大皇
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汚釋放巾褐受
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
枯瘁更榮絶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
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
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豊哀

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是以終嗟臣蔑賤
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碩敝難
啓堂搆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録
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
命南征旌旗備物金華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
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傅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
先是忝是遭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眷存
遺類如何愚衛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碩虚孰
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

元凱還迷依善導反心由眞宰和鈴混吹音勝幡
榮雪彩早蒲欲柚葉新篁向舒箆翹勤諒懇到帰
誠信兼倍唇艶似烟霞欄杆若珠琲善誘雖欲繼
含毫愧文彩

公讌

公讌詩　　應瑒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群士置酒于斯
堂辯論釋欝結授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
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從武帝華林園宴　　荀勗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
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
衆臣其慶惟何錫以帝祉肆覲群后有客戾止外
納要荒内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
莫不宴喜

侍皇太子宴始平王　　王讃

亹亹聖儲繼明重體樂此棠棣其甘如薺我有嘉

宴以洽百禮煌煌同族鵠鵠王僚惟中惟外如瓊
如瑶湛湛朝雲德靡不覆玄黄所綴文成絲繡政
以神和樂以安㕘一人有慶萬邦是祜

皇太子集應令　潘尼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
賓誰應令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
沼濱羽觴飛醽醁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
鼓鐸振長袂生迴飆曲裾揚輕塵

侍宴覆舟山二首　鮑照

息雨清上郊開雲照中縣遊軒越舟居暉燭集涼
殿凌高躋飛楹追焱起流宴柘苑含靈群嵒庭藏
物變明輝爍神都麗氣冠華甸日遠幽情周醴洽
深恩遍

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
游神居既崇盛嵒巘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
民謳懸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

九月侍宴　竟陵王子良

月殿風轉層臺氣寒高雲斂色遙露已團式詔司
謦言戾秋鑾輕觴時薦落英可飡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　謝朓

神理内寂機象外融遺情汾水乘晃鴻宮樹以司
牧匪我求蒙徒勤日用誰契玄功
徃晦允明來碩資寒於皇克聖時乘御辯寶曆載
暉瑶光重竣昭昭舊物熙熙遷善
當宁日旰求衣未明抵壁焚翠銷劍隳城九疇式
序三辟載清虞箴罔闕睽奏傳敎
麗景則春儀方在震重聖積厚金式瓊潤天爵必

諧王臣咸蓋譬諸華瞿惟邦之鎮
正朔忽瀚冠冕邛越爭長明堂相超魏闕龜蒙南
薦環來西發巢閣易規馴庭難狘
上巳惟昔于彼禊流祓禝河滸張樂春疇既停龍
駕亦泛鳧舟靈宮備矣無待兹游
初鬻命曉朝霞開夜飾陛道源迴伊洛瀰極望天
淵曲阻亭榭閒館嵌敞長廊水架
金觴搖蕩玉俎推移筵浮水豹席擾雲螭寥亮琴
瑟嗷咷塤篪歡兹廣讌穆穆天儀

周道如砥康衢載直徒愧玄黄負恩無力舉輶徒
駕長纓末飾相彼失晨寧忘鼓翼
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　簡文帝
芳年晋帝賞應物動天襟㭿苑連金陣分衢度羽
林帷宮對廣掖層殿通高岑風旗爭曳影亭皐共
生陰林花初墮蔕池荷欲吐心
和武帝宴詩　簡文帝
校尉開䟡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届武陽
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瀉清渭銅溝引

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兒金鞍飾紫佩玉燕
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雲亭儀
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　沈約
宴鎬鏘玉鑾遊汾舉儛輚榮光泛彩旄脩風動芳
葐淑氣婉登晨天行聳雲旆帳殿臨春籞帷宮繞
芳薈漸席同羽觴分堺引迴瀨穆穆玄化升濟濟
皇階泰將御遺風軫遠侍瑶臺會
侍宴二首　王僧孺
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逕迴流影遥
阜徙帷轢輕鑣移鑾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報
嘉誘小臣良不才涓塵愧所守何用勝雕斲譬木
良如朽
迴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烟轉霏微商雲
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回風稍驚水落光漸
斜岸妙儛駐行雲清歌入層漢睟顏暢有懌德音
良已粲
九日侍宴樂游苑　庾肩吾
轍跡光周頌巡遊盛夏功鉤陳萬騎轉閶闔九關

通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獻壽重陽節迴鑾上
苑中䟡山開輦道閒樹出離宮玉醴吹巖菊銀牀
落井桐御梨寒更紫儛桃秋轉紅飲羽山西射浮
雲冀北驄塵飛金埒滿葉破柳條空騰猨疑矯箭
驚雁避虛弓彫材濫杞梓花綬接鵷鴻愧乏天庭
藻徒參文雅雄
九日侍宴樂游苑　何遜
皇德無餘讓重規襲帝勛垂衣化比屋睠顧慎為
君翻飛悅有道舟木荷平分宸襟動時豫歲序屬

凉氛城霞旦晃朗槐霧曉氤氲鸞與和八襲鳳駕
啟千群羽觴懽湛露佾舞奏承雲禁林終宴晚蘂
池物色縹疏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晴軒連瑞氣
同惹御香芬日斜迢遞宇風起嗟栽雲運偶忝侯
服恩洽廁朝聞於焉藉多幸歲暮仰遊汾

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　劉孝綽

匯澤良孔殷分區屛中縣㵲跨蕪洨采襟喉邇封
甸吾王奄鄴畢析珪承羽傳不資魯俗移何待齊
風變東山富遊士北土無遺彥一言白璧輕片善

黃金賤餘辰屬上巳清祓追前誐持此陽瀨遊淩
展城隅宴芳洲亘千里遠近風光扇方歡學德重
誰言薄遊倦

奉和六月壬午應令　劉孝威

玄圃樓金碧靈淵把琨瑶築山圖碣岫穿池控海
潮雷奔石鯨動水淵黿牛逕乘鼉猶怯渡鞭石詎
成橋岸崩下生窟壁峭上干霄噪蛙常獨沸游魚
或自跳荒徑橫臨浦空舟斜插橈穩鷗集古樹白
鷺隱青苗神心重丘壑散步懐漁樵石累元卿徑

枝桂許由瓢伊臣本寂寞由來畏市朝為貪止山
水所競惟逍遥寄言周伯況勞君檀數綃

侍宴集賢堂應令　劉孝綽

北闕時既啟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鶩朝行命金
碧伊臣獨何取蔭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
瑶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烟霞
起將夕返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五言畫堂良夜　後　主

季冬初陽始寒氣尚蕭颯原葉或委低岫雲時吐
欲雕樹卞疎迴遠峯自重沓雲與四山霾風動萬
籟答蕭蕭凝霜下栽栽層冰合複殿可以娛於茲
多延納迢迢百尺觀杳杳三休閣前後訓導屛左
右文衛匝進退簪纓移縱橫壯思樸幸矣天地泰
當無范雎拉

御幸樂遊苑侍宴　張正見

大君臨四表榮光普八埏區中文化洽海外武功
宣鳳下書冊篆龜衍著緑編晁明不習戰雲夢豈

遊畋軌文通萬國旌節靖三邊高秋藐姑射睿想
蜀汾川兩宮明合璧雙闕帶非煙揚鑾出城觀詔
蹕指郊壥禁苑迴雕輦離宮建翠觹流水犇雷轂
追風赴電鞭畫態飄忻羽金埒響膠弦鳴玉卉文
砌稱觴溢綺筵獸舞依鍾石鸞歌應管弦霞明黄
鵠路風爽白雲天潦收荷蓋折露重菊花鮮上林
賓早鴈長楊唱晚蟬小臣慚藝業擊壤慕懷鉛康
衢飛駛羽大海滴微涓詠歌還集木舞蹈遂臨泉
願薦南山壽明明奉萬年

重陽殿成金石會竟上詩　張正見

周王興路寢漢后成丼泉共知崇壯麗迢遰與雲
連抗殿疏龍首峻陛激天泉東西跨函谷左右矚
伊瀍百常飛觀竦三休複道懸拱烏遥造日櫟虬
遶架烟雲棟疑飛雨風牕似望僊玉女臨芳鏡金
璫映彩椽梅梁横斜藻井倒披蓮雲光開御宿
佳氣屬祈年霜鴈排空斷寒花朓日鮮負扆憑霄
極台司列象躔登臺諠大厦御氣響鈞天北斗承
三獻南風入五弦鸞歌鵷鵲右獸舞射熊前翔鶤

仰不逮燕雀徒聯翩

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　江總

翠渚還鑾輅瑶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
光玉軸昆池浪金舟太液張虹旗照島嶼鳳蓋繞
林塘野靜重陰淵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迥
烟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簪
笏奉周行

侍宴玄武觀　江總

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宮移渡罕天駟動行

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
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摇歌吟奉天詠未必
侍聞韶

三日華林園公宴　邢邵

迴鑾自樂野弭蓋屬瑶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樹風
儀芳春時欲遽覽物惜將移新萍已冒沼餘花尚
滿枝草滋徑蕪沒林長山蔽虧芳蓮羅玉俎激水
漾金巵歌聲斷以續舞袖合還離

後園宴樂　魏收

求馬輕燕外獵雉陋秦中朝車轉夜轂仁旗指旦
風式宴臨平圃展衛寫居安稽崖疑造化導水逼
神功樹靜歸烟合簾疏反照通一逢堯舜日未假
北山叢

公館讌酬南使徐陵　　裴讓之

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
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猶竹箭無用忝
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
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

屬臥漳濵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
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摧輪異國猶兄
弟相知無舊新

鄴館公讌　　裴訥之

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樽俎陳樂和金石
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
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東帶盡欣娛誰言
鶩歸兩

侍宴東宮應令　　于仲文

銅樓克震位銀牓集嘉賓青宮列紺幰紫陌結朱
輪弦調寶瑟曲歌動畫梁塵金巵傾斗酒瓊筵列
八珍花驚度翠羽萍散躍赬鱗承恩叨並作和寂
繞陽春

祖餞

祖道應令　　王濬

侯誰在矣東宮詵詵曰保曰傅弘道維新前疑協
衡顧問翼輪豈伊張仲專美前津渙乎唐德欽在
四鄰齊軌上葉永垂清塵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
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陸雲

時文唯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既藏有赫斯
庸勳格昊蒼景物台暉棟隆玉堂
惟常思庸大輿光迪聖敬遠躋神道玄邈思媚三
靈誕膺天篤嘉命既辱王人言告
翼翼王人言告惟慕公輿駕言乃眷斯顧華旂飛
澡鳴鑾振路騑騑駟牡噓天載步
我有高夏如雲斯會廠軒戾止薄言嘉會問誰在

矣惟俊惟乂豊俎殷薦獻酬交泰

攸攸昊天南正興言朱明有暐萬葉翠繁昌雲蒸天凱風潩頹王臣在此貽宴于懽

懸象西頹虞淵納景嘉樂未晞嚴駕已整行矣征人身乖路永飛驂顧懷華蟬引領遺思北京結轡臺省

與殷晉安別　陶潛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於王撫軍座送客　陶潛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綿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歛餘暉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　王讚

於明聖晉仰純天緒易以明險簡以識阻研彼群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祇承皇命睹離鑒親覩禮知盛皇儲降會延於公姓瞻彼行役並想同林分塗殊軌靡不迴心

送別王宣城　鮑照

發郢流楚思涉淇興衛情既逢青春獻復值白蘋生廣望周千里江郊藹微明舉爵自惆悵歌管為誰清頹陰騰前藻淮陽流昔穀樹道慕高華屬路佇深馨

送從弟道秀別　鮑照

參差生密念躑躅行思悲悲思戀光景密念盈歲時歲時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風情日夜驚懸旗登山臨朝日揚袂別所思浸淫旦潮廣瀾漫宿雲滋天陰懼先發路遠常早辭篇詩後相憶杯

酒令無侍游子苦行役異會非遠期

和傅大農與僚故別　鮑　照

絕節無緩響傷雁有哀音非同年歲意誰共別離心伊昔謬通塗冠徒預人林浮江望南嶽登潮窺海陰執謂游居淺慕美久相深簍萋春草秀嚶嚶喜候禽艮物盡明茂尊盛猶幽沈之子安所適我方棲舊岑墜歡豈更接明愛邈難尋

與荀中書別　鮑　照

勞舟厭長浪疲旆倦行風連翩感孤志契濶傷賤

躬親交篤離愛眷戀置酒終數文勉征念發藻慰愁容思君吟淡淯撫巳謠渡江憩無黄鶴翅安得久相從願遂宿知意不使舊山空

餞謝文學離夜　王　融

所知共歌咲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黄鳥分渚愛青淡翻情結遠旆灑淚與行波春江夜明月還望情如何

別蕭咨議　王　延

霏雲承永夜皓燭鶩離軒秖酒愴誰與舉袖默無言忍茲君為別如此歲方晏年深北岫時烏思南國園江上愁別日階下樹芳蓀

餞謝文學離夜　虞　炎

差池鶯始飛羃歷草初輝離人悵東顧遊子愴西歸清潮已駕渚滿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餞謝文學離夜　劉　繪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然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

飛翼

發湘州贈親故別二首　吳　均

相送出江潯淚下沾衣襟何用叙離別臨岐贈好音敬通才如此君山學復深明哲遂無賞文華空見沈古來非一日無事更勞心

雲生曉靄靄花落夜霏霏問余何意別荅言倦遊歸徒勞易水布空負洛陽衣懷金無人別抱玉遂成非安得久留滯商山餞白薇

送沈記室夜別　范　雲

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寒枝寧共採霜猿行獨閑捫蘿正憶我折桂方思君

別詩二首　范雲

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孤烟起新豐候鴈出雲中草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摘蘭沅水東蘭摘心焉寄桂折意誰通

贈王桂陽別二首　吳均

昔聞楊伯起拖金振清風高華積海外名實滿山東自有五都相非無四世公臨聰驚白日倚匣曳輕虹願持鵷鶵羽歲暮依梧桐

客子倦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渺瀰黃鳥尚關關糾紛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露征舠犯夜湍無因停合浦見此去珠還

贈別新林　吳均

僕本幽并兒抱劍事邊隴風亂青絲絡霧染黃金羈天子既無賞公卿竟不知去去歸去來還傾鸚鵡杯氣為故交絕心為新知開但令寸心是何須銅雀臺

南還道中送贈劉咨議別　何遜

一官從府役五稔去京華遽逐春流返歸帆得望家天末靜波浪日際斂烟霞岸薺生寒葉村梅落早花遊魚上急水獨鳥赴行槎目想平陵柏心憶青門瓜曲陌背通垣長壚抵狹斜書鄰談穀稼故老述桑麻寢興從閒逸視聽絕喧譁夫君日高興為樂坐驕奢室隨傾城佩門交接幰車入塞長雲

雨出國暫泥沙握手分岐路臨川何怨嗟

別蕭咨議前夜以醉乖例今晝由酲敬應教　蕭琛

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侯我式微歲共賞階前蘭

餞謝文學　蕭琛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荊吳眇何際烟波千里通春筍方鮮箨弱柳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

飛鴻

奉送始興王　陰鏗

良守別承明枉道暫逢迎去帆守鉀紼（一作繳）歸騎
指蘭城紛糺連山暗潺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
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惆聖情分風不得遠
何由送上征

廣陵岸送北使　陰鏗

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即是觀濤處仍為郊贈
衢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囀向
風烏海上春雲襍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
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贈洗馬袁朗別　江總

賈誼登朝日終軍對奏年校文升廣内撫劒入崇
賢奇才殊艷逸將別更留連驅車命鐃管供坐面
林泉池寒稍下鴈木落久無蟬露浸山扉月霜開
石路烟高談無與慰遲爾報華篇

別南海賓化侯　江總

石關通越井蒲澗邇靈洲此地何遼夐群英逐遠

遊高才袁彥伯令譽許文休悠焉值君子復此映
芳猷崤函多險澁星琯壯環周分岐泣世道念別
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驚鷺一群起哀
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為情自可求終謝能鳴鴈
還同不繫舟其如江海泣惆悵徙離憂

亂後別蘇州人　賀力牧

徘徊睇閶闔悵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
圖子常終覆郢宰嚭遂亡吳石隕星方暗山崩川
自枯周京摧棫樸漢社落枌榆宮毀無巢燕城空
餘堞烏茲邦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廡同燕石光
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念別更踟躕若訪任公子
求余東海隅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盧思道

故交忽千里輶車蒞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
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逝
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
帷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
其勗令名

贈劉儀同西聘　盧思道

開邛昔柔遠賓越盡招携豈若馳天使玉節撫遺
黎五祠臨渭北雙嶺帶崤西故關看金馬餘壇聽
寶雞𨵸絲被柳陌落錦覆桃蹊分袪俄易慘離思
實難齎極野雲峯合遥嶂日輪低塵暗前旌沒風
長後騎嘶灞陵行可望函谷久無泥須君勞旋罷
春草共萋萋

詠史

詠史　曹毗

軒轅應玄期幼能總百神體鍊五靈妙氣含雲露
津慘石曾成岫鑄鼎荊山濱豁焉天扉開飄然跨
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裳躡紫宸

詠史　武帝

聶政憑驍氣荊軻擅羨風狐刃駭韓庭獨步震秦
宮懷音豈若始捐軀在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
無窮

蜀四賢詠　鮑照

渤渚水浴鳧眷山玉抵鵲皇漢方盛明群龍滿階

閭君平因世閑得還守寂寞閉簾注道德開卦述
天爵相如達生旨能屯復能躍陵令無人事毫墨
時灑落褒氣有逸倫雅繢信炳博如令聖納賢金
瑞易羈絡良遊神明遊豈伊單思作玄經不期賞
蟲篆愛散樂有將或參差枚駕均遂託身表既非
我生內任豐薄

百一

百一詩　何遜

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螬歷齒方嗟賤灸背豈知
豪傭耕乏旅力倚市憚劬勞曠日無豆飯方冬缺
縕袍清旦開蓬蓽舉目想煎熬樞機慎僕隸婢孽
畏朋曹萬途皆自僻一事豈他褒匆匆不旋負
杖出蓬蒿逢施同溝壑值設乃糠糟生途稍冉冉
逝水日滔滔咸言等木石誰當出羽毛

遊僊

遊僊詩二首　張華

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飡瑤
華湘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

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亹亹陟高陵遂升玉鑾
陽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遊僊詩二首　郭璞

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
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
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
在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宜勵德羨
魚當結綱

其二

採藥陟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胸
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鱗裳逐電曜雲蓋隨
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
螻蟻堆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遊僊詩二首　庾闡

卬跪鍊石髓赤松漱水玉憑烟眇封子流浪揮玄
俗崆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芝潛澗泛
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縈地軸

其二

三山羅如粟巨壑不容刀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
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鳧瓊草被
神丘

又六首

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發冬熙誰
與薄采松期

其二

赤松遊霞乘烟封子鍊骨凌仙晨漱水玉心玄故
能靈化自然

其三

乘彼六氣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遙望至人玄堂心
與罔象俱忘

其四

朝餐雲英玉蕊夕挹玉膏石髓瑤臺藻構霞綺鱗
榮羽蓋紱纚

其五

玉樹標雲翠蔚靈崖獨拔奇卉芳津蘭雲珠隱碧
葉灌清鱗萃

其六

玉房石檎菌硐燭龍銜輝吐火朝採石英澗左夕
翳瓊葩巖下

遊僊詩　袁彖

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
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並馭排帝閽連吹入
天闕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鬓

仙客　簡文帝

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青書長命籙紫水芙蓉

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徹穿池聽龍長鞭石待
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神仙　顏之推

紅顏恃容色青春矜盛年自言曉書劔不得學神
仙風雲落時後歲月度人前鏡中不相識捫心徒
自憐願得金樓要思逢玉鈐篇九龍遊弱水八鳳
出飛烟朝遊采瓊實夕宴酌膏泉崢嶸下無地列
缺上陵天舉世聊一息中州安足旋

遊僊 即遊山　庾信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
間唱歌雲欲聚彈琴鶴欲舞澗底百重花山根一
片雨婉婉藤倒懸亭亭松直竪

招隱

招隱一首　張華

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循名掩不著藏器待無
期羲和策六龍彌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忽若振
輕絲

招隱詩　閭丘冲

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
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遊覧

於讌作　文帝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
觴絃歌奏新曲游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
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劔
自低昂穆穆衆君子和合同樂康

孟津　文帝

良辰啟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上巳篇　　張華

仁風導和氣句芒御昊春姑洗應時月元巳啟良辰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衆賓臨川懸廣幕夾水布長茵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朋從自遠至童冠八九人追好舞雩庭擬跡洙泗濱伶人理新樂膳夫然時珍八音硼磕奏

俎肴從橫陳妙舞起齊趙悲歌出三秦春醴逾九醴冬清過十旬盛時不努力歲暮將何因勉哉衆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飛舞鳳翼輕舉攀龍鱗

登會稽刻石山　　王彪之

隆山嵯峨崇巒岧嶤傍覿滄洲仰拂玄霄文命遠會風浮道遼秦皇遐巡邁茲英豪宅靈基阿銘跡峻嶠青陽曜景時和氣淳脩嶺增鮮長松挺新飛鴻振羽騰龍躍鱗

衡山　　庾闡

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嶺末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悠安識南溟闊

蘭亭集詩　　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宜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清唱今我欣斯遊慍情亦暫暢

登半石山　　宗炳

清晨陟阻崖氣志洞蕭洒嶙谷崩地幽窮石凌天

委長松列竦肅萬樹巉巖詭上施神農蘿下凝堯時髓

遊春詩 郎東門行　　張駿

勾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瓚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垌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黃間開相和鳴菉萍覆靈沼香花揚芳馨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逝者

節變動中情

廬山東林雜詩　　惠遠

崇巖吐青氣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遊石門詩　　廬山道人

超興非有本理感興自生忽聞石門遊奇唱發幽情褰裳思雲駕望崖想曾城馳步乘長巖不覺質

有輕矯首登靈闕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論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

登山　　謝道韞

峩峩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登景陽樓　　文帝

崇堂臨萬雉層樓跨九成瑶軒籠翠幌組幔翳雲屛階上曉露絜林下夕風清蔓藻嫖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遊覆舟山　　武帝

束髪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丘壑層峰亘天維曠渚綿地絡逢皐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磴含青暉荷源煜彤爍川界詠遊鱗巖庭響鳴鶴

登作樂山　　武帝

脩路軫孤轡竦石頓飛轅遂登千尋首表裏望丘

原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漢源吐新波楚山帶舊苑壞草凌故國拱木秀頹垣目極情無留客思空已繁

遊豫章西觀洪崖井　　謝莊

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雲游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暖松霞被容與澗烟移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北宅秘園　　謝莊

夕天霽晩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淸幽幌餘日照靑
林收光漸牕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
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棲尋

汎南湖至石帆　謝惠連

軌息陸塗初枻鼓川路始漣漪繁波漾參差層峰
峙蕭疎野趣生逶迤白雲起登陟苦跋涉眄睞樂
心耳即翫翫有竭在興興無已

從拜陵登京峴　鮑照

孟冬十月交殺盛陰欲終風烈無勁草寒甚有凋
松軍井氷晝結士馬氈夜重晨登峴山首霜雪凝
未通息鞍循隴上支劒望雲峰表裏觀地險昇降
究天容東嶽覆如礪瀛海安足窮傷哉良永矣馳
光不再中衰賤謝遠願疲老還舊邦深德竟何報
徒令田陌空

蒜山被始興王命作　鮑照

暮冬霜朔嚴地閉泉不流玄武藏木陰丹烏還養
羞勞農澤既周役車時亦休高薄符好舊藻駕及
時遊鹿苑豈淹睇兔園不足留升嶠眺日軌臨迥
望滄洲雲生玉堂裏風靡銀臺陬陂石類星懸嶼
木似烟浮形勝信天府珍寶麗皇州白日迴淸景
芳醴洽歡柔參差出寒吹颻戾江上謳王德愛文
雅飛翰灑鳴球美哉物會昌衣道服光猷

遊山　謝朓

託養因支離乘閑遂疲蹇語默良未尋得喪云誰

辯幸茲山水都復値淸冬緬凌厓必千仞尋谿將
萬轉堅嶺既崚嶒迴流復宛澶杳杳雲竇深淵
淵石溜淺傍眺鬱篻簩還望森栟櫚荒隩被葳
莎崩壁帶苔蘚鼯狖叫層嵁鷗鳧戲沙衍觴賞
聊自觀即趣咸已展經目惜所遇前路欣方踐無
言蕙草歇留垣芳可搴尚子時未歸邴生思自免
永志昔所欽勝迹今能選寄言賞心客得性良爲
善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吳　均

絫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池出寶椀汎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俊望子喬壇金絕蘊綠帙風雲生屋宇芝映被仙室方隨鳳凰去悠然駕白日

望廨前水竹答崔錄事　　何　遜

蕭齋竹映潛潛平湖淨葉倒漣漪文水漾橝欒影相思不會面相望空延頸遠天去浮雲長壚斜落景幽痾與歲積賞心隨事屏鄉念一遭迴白髮生俄頃

東郊望春酬王建安雋晚遊　　蕭子雲

金塘綠泉滿上園梨花落蛺蝶戀殘花黃鶯對妖萼芳菲滿郊甸惠風生蘭薄子家冠蓋里我館幽棲郭綠楊垂長溪便橋限清洛相去能幾許一水終踈索

晚景遊泛懷友　　蕭　鈞

龍開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彩鷁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北寺寅上人房望遠岫翫前池　　王　筠

安期逐長往交甫稱高讓遠跡入滄溟輕舉馳昆閬良由心獨善兼且情由放豈若尋幽棲即目窮清曠激水周堂下屯雲塞檐向閑牖聽奔濤開窗延疊嶂前皆漫盡沿瀾迤成洲漲雨點散圓文風生起斜浪遊鱗互瀺灂群飛皆哢吭蓮葉蔓田田菱花動搖漾浮光曜庭廡流芳襲帷帳匡坐足忘懷詎思江海上

和登百花亭懷荊楚　　陰　鏗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烟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

遊始興道館　　陰　鏗

紫臺高不極清谿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歛欲暝槿花踈徒教斧柯爛會自不凌虛

仰同令君攝山棲霞寺山房夜坐　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盡皈依鴿餐迎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歛疏鐘雞蘭靜舍槿仁智獨從容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于此處携手屢相逢

從永陽王遊虎丘山　張正見

滄波壯欝島洛邑鎮崇芒未若茲山麗岩嶤擅水鄉地靈侔少室塗艱像太行重巖標虎據九曲峻羊腸溜深澗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沈餘玉氣劍隱

絕星光白雲多異影丹桂有蘂香遠看銀臺竦洞塔耀山莊瑞草生金地霞天照石梁

入龍丘巖精舍　江總

法堂猶集鳫仙竹幾成龍聊成丹桂馥遠視白雲峯風窻穿石竇月牖拂霜松暗谷留征鳥空林徹夜鐘陰崖未辨色疊樹豈知重瀘此泉時命吁嗟世不容無由訪詹尹何去復何從

遊攝山棲霞寺　江總

霡霂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栖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始從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泠泠候月臨皎皎烟崖憩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沈攀條惜杳裊平生忘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淨自此涉六塵庶無擾

和崔侍中從駕經山寺　蕭慤

鈎陳夜警徼河漢曉參橫游騎騰文馬前車轉翠旌野禽喧曙色山樹動秋聲雲表金輪見巖端畫栱明塔疑從地涌蓋似積香成泉高下溜急松古

上枝平儀台多壯思麗藻蔚緣情自喻非照庶何以繼連城

陪駕幸終南山　宇文昶

羌蓋臨河賴漢蹕踐華嵩日旂迴北鳳星斾轉南鴻青雲過宣曲先驅清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琯吹雲中古轍稱難極新途或易窮烟生山欲盡潭淨水恒空交松上連霧脩竹下來風仙才道無別靈氣法能同東棗羞朝座西桃獻夜宮詔令王子晉出對浮丘公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庾信

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黿橋浮少海鵠蓋上中峯飛狖橫塞路白馬當河衝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戍樓鳴夕鼓山寺響晨鐘新蒲節轉促短筍籜猶重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迎風下列欽灑酒召昌容且欣陪北上方欲待東封

奉和同泰寺浮圖　庾信

岧岧凌太清照殿比東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

城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聲畫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明雖連慱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

從駕巡遊　李德林

大夏堯遊俗汾河漢豫遊今隨龍駕往還蜀雁飛秋天行肅輦路日馭翼華輈朝乘六氣辨夕動七星旒谷靜禽多思風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遙水

漫無流京華佳麗所目極與雲浮仙觀凌霄觀詎見望僊樓鏁門皆秀發鴛池盡學傳待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遊梁城　盧思道

揚鑣歷汴浦迴扈入梁墟漢藩文雅地清塵曖有餘賓遊多任俠臺苑盛簪裾歎息徐公劍悲涼鄒子書亭皐落照盡原野沍寒初烏散空城夕烟銷古樹踈東越嚴子陵西蜀馬相如修名竊所慕長謠獨課虛

從駕經大慈照寺　盧思道

玄風冠九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栭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凝冰迥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從駕幸晉陽　薛道衡

省方遵往冊遊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晚巡

營壘巒下飛騎絶浦渡連旌澗水寒逾咽松風遠更清方觀翠華反簪筆上雲亭

奉和臨渭源應詔　許道衡

玄功浚禹迹至德去湯羅玉関亭障遠金方水石多八川兹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浪象天河鸞旗歷巌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宴南風起詠歌庶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詠懷

思玄詩　張衡

天長地久歳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娯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絶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来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入華陰山　馬明生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危年若驚弦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土穢林草無秋榮緑葉豈終歳惜此繁茂摧衰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真官戯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内形棲山水際對虚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将何來真道故可大

詠懷四十一首　阮籍

天地絪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蔚彼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鶬鶊振羽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

爰居爰處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鸞濯纓醴泉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微誰覿玉顔灼灼春榮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刺愆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佐桓回濵嗟虞敢不希顔志存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
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釁不
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
自保持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
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
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
夏后乘靈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
沈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蕭管世世相

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野閒都子煥燿何芬
葩玄鬟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
相誇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
將如何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
天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
照妍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
永厥年

儔物終始殊脩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
堂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
微光自非凌風樹憔悴鳥有常
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
城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
人情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
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
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為今朝見恍惚誠有
之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
遊嬉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
冊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
施不見南飛鸞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
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十日出陽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
汜誰言焱炎久遊沒河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
與杞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

相識理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
方如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
膏梁被服纖羅衣深榭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
飛路傍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
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杭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
浮沉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
人言頗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

期獨坐山嵒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
攜持悅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
將見欺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
欺孤思損惠施但為讒夫蚩鶺鴒鳴雲中載飛靡
所期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鷙風振四野迴雲蔭堂隅牀帷為誰設几杖為誰
扶雖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聾聵芒芒將
焉如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棄

毀與譽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
世非子為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
此逝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
廬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車朝生衢路旁夕瘞橫
街隅歡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
從此舒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

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
苦寒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
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
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
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
從此生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
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轉蕩易恍惚飄颻棄

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相見奄昧獨無侯持瓜思東陵黄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鞍馬去行遊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顔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戸内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遥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綺靡存亡門一遊不再尋儻遇神風鳥飛駕出南林漭瀁瑶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翔風拂重霄羲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妄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户牖蟪蛄鳴荆棘蜉蝣翫三朝采采脩羽翼衣裳為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脩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讐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横術有奇士黄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

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一去長離絶千歳復相望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甯子豈不顯楊歌誰肯殉棲棲非我偶徨徨非己倫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信可娯清潔用以存精神巢由抗髙節從此適河濱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蠱謟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

竟無形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鳥高
翔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
捐忘都冶難為顏脩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
誠未央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
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讎讎怨者誰子耳目還
相羞聲色為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
歸羨遊

昔有神僊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噓噏嘰瓊
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飛儔類愁苦來
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
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
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恨
使心傷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
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
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噏習九陽間升遐嘰雲
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暮不
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飈隕其
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
九阿寧微少年子日久難咨嗟

詠懷詩五首　支遁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

遷中路高韻益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
理間苟簡為我養逍遙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虛
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彩沖懷鮮踟躕觀象物未
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
書涉老咍雙玄披莊詭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
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
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
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怅快濁水際

幾忘狀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
密形與物物睞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睎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
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階仰泠風灑蘭林管瀨奏
清響霄崖育靈藹神蔬含潤長丹砂映翠瀨芳芝
曜五爽若𦐛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
身解世網抱朴鎮有心揮玄拂無想隗隗形崖頹
同同神宇敞宛轉元造化縹瞥鄰大象顧投若人
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阿朦朧望幽
人慨矣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
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
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蕪時珍脩林暢輕跡石
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故
零零沖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憺怕為無
德孤哉自有鄰
坤基葩蘭秀乾光流易頹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
騁超超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諧

天挺沉無冥到韻孌不揚蔚炳冉冉年往逸悠悠
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
已造死境頗得無身道高棲沖默靖

述懷詩二首　支遁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怳迴靈翰息肩棲南
嵎濯足戲流瀾採練銜神蔬高吟漱芳醴頡頏登
神梧蕭蕭猗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
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

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
自然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
樂靜閒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絃恢心委形度亹
亹隨化遷

詠懷詩　史宗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老
山丘

臥疾叙意　王秀之

自悔不少期福極固難豫疾樂雖一途遂以千百
慮累亦念祖齡帶綫每危曙循躬既已茲況復感
將暮循氷日夜多飛雲容如霧歸鴻互斷絶宿鳥
莫能去輟我丘中琴良由一嗟故隱淪迹有違宰
官功未樹何用攬余情悢悢忪故路豈言勞者歌
且曰幽人賦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武帝

志學耻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
誘刪次起實沈叙昔在建酉祇陋乏多聞獨學少

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
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
然無四友

藩難未靖述懷　元帝

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
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群雄箭擁淇園竹劍聚若
溪銅巫覲周王駿幺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
隴西馮溪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
上落疎桐差營逢　霽雨亭壘挂長紅

休沐寄懷　沈約

雖云萬重嶺所訖終一丘皆墀辛自足安事遠遨
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
節抽憑軒搴木末垂堂對水周紫𦱤開綠篠白鳥
映青疇艾葉彌南浦河花遶北樓送日隱涼闇引
月入輕幬爨熟寒蔬剪賔來春蟻浮來往既云勸
光景為誰留

詠懷二首　吳均

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遞青泥寒苦

辛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
主人

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
馬懸風白雲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
言者

校書秘書省對雪詠懷　劉孝綽

桂華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詎比咸池曲飄颻千里
飛耻均班女扇羞儷曹人衣浮光亂粉壁積照朗
彤闈鵷鴻揺羽至鴨鷺拂翅歸相彼猶有得嗟余

獨有遑終朝守玉署方夜勞石扉未能奏緗綺何
由辦國圖坐銷風露質遊聯珠辟暉偶懷笨車是
良知高蓋非既言謝端木無爲陳巧機

詠懷三首　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棲王侯門可迴金
轂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
逸足何必覩幽閒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
亦非促驥騰望舒映爨衾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
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無忘混珠玉恪神罔叢織

要在夷心曲

靈飈起回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秀固集三造
賓緬懷結寂夜昧藻詠終晨延佇時無遘誰與拂
流塵眇情寄極眄蕭條獨遨神相忘東溟裏何晞
西朝津我崇道無廢長誕想義人

遥遡播刹衡杖策憩南郢遭動透浪迹遇靖恬夷
性拊卷從老語揮綸與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飈
塵正時無喜惠偶絶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欣
微音令穎敷陵霜情説熙三春盛拂翮期霄翔豈
與桑榆競我混不材姿遺情忘雕映雖非嶧陽椅
聊以翮泗磬

詠懷四首　庾信、

搖落秋爲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
城天亡遭憤戰日變值愁兵直虹朝映壘長星夜
落營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眼前一杯酒誰論
身後名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冤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
屯武安櫓堯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鏡烽火夜

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兮
不忍言

吉士長爲吉善人終日善大道忽云乖生民隨事
蹇有情何可豁忘懷固難遣麟窮季氏罝虎振周
王圈平生幾種意一旦衝風卷

六國始咆哮縱横未定交欲競連城玉翻徵縮酒
茅折骸猶換子登爨已懸巢壯冰初開地盲風正
折膠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梢楚師正圍鞏秦兵
未下崤始知千載内無復有中包

哀傷

七哀詩　王粲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
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隧翩翩飛
戍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
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蓼蟲不知辛去
來勿與諮

思子詩　潘岳

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虧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幼

齡追想存髣髴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
復生

臨終詩　苻朗

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
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奈何箕山夫奄焉處
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
任冥紀

拜衡陽文王義季墓　武帝

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
清軺路藏歸軫淪閟負重扃深松朝已霧幽隧晏
未明長楊數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追愛
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

臨終詩　謝靈運

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
隕悽悽後霜柏納納衝風菌邂逅竟無時脩短非
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下泯送心正覺前斯痛
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臨終詩　范曄

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
息在生已可知緣憶無能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
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釋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
作　竟陵王子良

漢陵淹館燕晉殄洙風缺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
絕興禮邁前英談玄踰往哲明情日夜深徽音歲
時滅垣井總已平烟雲從容裔爾歎生山悲我悼

驚川逝

經劉瓛墓下　蕭子隆

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絶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催曉風榛閉向蕪察泉途轉銷空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　謝朓

嘉樹因枝條琢玉良可寶若人陵曲臺垂帷茂淵道善誘宗學原鳴鍾響幽抱仁焉徂宛洛清徽夜何早歲晚結松陰平原亂烈草不有至言揚終滞

西山老

臨終詩　顧懽

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鶚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

懷舊詩四首　沈約

傷王融

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峰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

傷謝朓

吏部信才傑文峰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傷庾杲之

左率馥時譽秀出冠朋儕鏊兹千仞氣振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飈楸檟今已合容範尚

昭昭

傷王諶

長史體閑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爲歡宴晋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

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　沈約

表閭欽逸軌軾墓禮真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曖猶存壓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日蕪子雲舍徒望董生園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玄泉倘能慰長夜

且勿論

傷内弟劉常侍　江　淹

金壁自惠質蘭桂信嘉名丹彩既騰迹華萼故揚馥伊余方罷秀歎息向君榮誰疑春光晏何還秋露輕遠心惜近路促景怨長情風至衣袖冷況復蟪蛄鳴白露沿漢沼明月空漢生長悲離短意惻切吟空庭注歡東郊外流涕北山垌

悼室人四首　江　淹

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

微桐葉生緑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適見葉蕭條已復花荟蔚帳裏春風盪簷前還燕拂埀涕視去景摧心向徂物今悲輙流涕昔歡當飄忽幽情一不弭守歎誰能慰

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爲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洒烟蓋蘊滿中懷

揔塵歳時阻閨無日夜深流黄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靄漂虚座凊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測幽陰乃抱生死恒豈伊離別心

又二首　江　淹

夏雲多雜色紅光鑠熟鮮苒弱屏風草潭拖曲池蓮黛葉鑑深水丹華香碧烟臨絲方自吊擘氣以傷然命知悲不絶恒如注海泉

杼悲情雖滯送往意所知空座幾時設虚帷無久垂暮氣亦何勁嚴風照天涯夢寐無端際惝怳有分離意念每失乖徒見四時虧

奉和竟陵王經劉瓛墓下　柳　惲

西河寂高業北海望清塵音徽誰與寄尚德在伊人遺文重昭晰絶緒復紛綸露華白朝日蘭生無久春芳猷動淵思撫軾履高衣山風起寒木野雀亂秋榛壠草時易宿素軌邈難遵

經陳思王墓　庾肩吾

公子獨憂生丘壠擅餘名採樵枯樹盡犁田荒隧平寧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旦余來錫命兼言董結成飄飈洞朔遠飈颺朔風鳴鴈與雲俱陣沙將

逢共驚枯桑落古社寒鳥歸孤城隴水哀笳曲漁陽慘鼓鼙離家來遠客安得不傷情

傷韋侍讀　張正見

懷經傳北海蘊義盛西河高峯落迴照逝水没驚波柳下悲風急山陽秋氣多宿草摧書帶寒松脆女蘿無復華陰市空餘蒿里歌

在陳旦解酲共哭顧舍人　江總

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堦荒鄭公草戶閒董生帷人隨暮槿落客共晚

鶯悲年鬢兩如此傷心詎幾時

送觀寧侯葬　王褒

蒙羽高峻極淮泗導清源刑茅廣裂地跗蕚盛開蕃紛綸彤纕彩從容瓊玉溫衡飈搖柏榦烈火壯晉崑疇昔同羈旅辛苦涉涼暄觀風方聽樂垂淚遽傷魂造舟虛客禮高閈掩賓垣桂樹思公子芳草憶王孫今晨向郊郭猶似背轘轅冊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愴玉關門餘輝盡天末夕霧擁山根平原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歌童行自喧睠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傷王司徒褒　庾信

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四海皆流寓非為獨播遷豈意中台圻君當風燭前自君鍾鼎族江東三百年寶刀仍世載琱戈本舊傳緑綬紆槐綬黃金飾侍蟬地建忠臣國家開孝子泉自能枯木潤足得流水圓以君承祖武

諸侯無閒然青襟已對日童子即論天頻陰珠玉麗河陽脂粉研名高六國共價重十城連辯足觀秋水文堪題馬鞭迴鸞抱書字別鶴繞琴弦擁旄裁旬服垂帷非被邊靜亭空繫馬閑烽直起烟不廢披書案無妨坐釣船茂陵忽多病淮陽實未痊侍醫逾默默神理遂綿綿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颯焉丘揚一搖落山火即時然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世途旦復旦人情玄又玄故人傷此別留

恨滿秦川定名於此定全德以斯全誰有山陽笛
悽余思舊篇

送炅法師葬　　庾信

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
峰香爐猶是栢壁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
幾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鍾送客風塵擁寒郊
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春夕經行留侯墓　　盧思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

封曠蕪枕絕野遷遊帶斜峰墳荒隧草沒碑碎石
苔濃徂秦懷猛氣師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
閉九重夕風吟宰樹遲光落下春遂令懷古客揮
淚獨無從

贈答

贈秀才入軍一首　　嵇康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
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
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
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
為時所羈單雄翩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
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
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
太清攜手長相隨

答嵇康四首　　嵇喜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邙丘青林華
茂青鳥群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
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

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嘰瓊枝結心皓素
終始不虧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
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
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游則鵲
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為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
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

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贈嵇康三首　郭遐周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遥以猖徉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棲遲衡門下何頓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成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别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别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毗徃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卅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别在斯須惄焉如調饑

離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傅說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群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毗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暮哉予嵇生敬德在慎軀

贈嵇康一首　郭遐叔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群相追鷙鳥獨無雙何必相呴濡江海自可容頻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答嵇康二首　阮德如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

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兢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代檀侯河清不謂中離别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徃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徃復不停幸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

其二

毀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慤斯斯土與子遘蘭
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亦離一別為
異鄉四牡一何遥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
屢太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
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
明戒在刳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語良
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旁顧子邉
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答欒弘詩　傅咸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亏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眷
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
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延群彦龍集鳳會亦
既斯降萬里有賴敷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鄭曼季高岡四章　陸雲

瞻彼高岡有猗其桐乜也君子實寶南江員規啟俗沉
矩履方沬此明流清瀾川通陜彼衡林咏其田芳
馥馥田芳綢繆中原祁祁庶類薄采其芬栖遲泌
丘容與衡門聲播東汜響溢南雲

穆穆閶闔南端啟斋庶明以膺帝聽式開有鳳於
潛在林栖翮非予之祚孰與好爵
幽居玩物顧景自刪發憤潛惟仿佛有思予美忘
此終然胥來企予與言惟用作詩

為周夫人贈車騎　陸機

碎碎織細練為君作繻襦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
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
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
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

秋墜湛露湛露何冉冉思君歲隨晩對食不能飡
臨觴不能飯

答兄平原　陸雲

悠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
觴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
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贈陸士龍四首　孫拯

五龍戢號雲鳥纂紀淳化既離義風肅始軒冕垂
容文教乃理奕奕英族盛德豈杞

於赫皇吳應天統元蒸文烈公光讚懿勳允命重輝恭德彌勤華黻龍藻金石載振

淵哉陸生本顯洪胄亦崇懿風邈比弘裕無競惟德豊光伊茂文以義好施以仁冨山積惟峻道隆名遐潛景在淵龍躍承華既升爾儀誰不允嘉有漼重淵載清其波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　潘尼

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髙質剖符授千里垂稷豈他鄉廻光臨桑梓寮顒感岐路黎庶思知耻老氏喻小鱗曹參寄獄士無謂敝邑陋覆簣由茲起

答孫楚詩　董京

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乎哉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䗶如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圜堵為大

答曹嘉詩　石崇

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冑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

贈石崇詩　曹嘉

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亶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顧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

贈石季倫　棗　腆

深蒙君子眷譽顧出群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携玉腕嘉言泛所好企予結雲漢望風整輕翮因虛舉輕翰朝遊清渠側日夕登高館

贈石季倫　嵇紹

人生稟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内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

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為昏酒色

答楊士安詩　潘尼

逝將辭儲宮栖遲集南畿不惧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闈俊德貽妙詩敷藻發清徽娓彼褒崇過感彼岐路悲

贈皇甫謐　辛曠

顒顒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想載渴載饑我弓我旌禮亦無違企望高崗来儀來歸其歸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方採賾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鱗爰被九皐克量德音茂哉先生皇寳是欽

答兄思感離詩　左貴嬪

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歔欷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答龐參軍一首　陶潛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懽然我寔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迹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陶潛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

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膝
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宊隆即事如已高何
必升華嵩

報鳩摩羅什偈一首　　惠遠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
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
一世時無悟宗匠誰謂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
期暮歲

贈馬子喬一首　　鮑照

皎如川上鵠赫似握中冊宿心誰不欺明白古所
難憑楹觀皓露灑酒盪憂顏永念平生意窮光不
忍還淹留徒攀桂延佇空結蘭

答客　　鮑照

幽居屬有念含意未連詞會客從外來問君何所
思澄神自惆悵嘿慮久迴疑謂窮少安席方為子
陳之我以華門士負學謝前基愛賞好偏越放縱
少矜持專求遂性樂不計緝名期歡至獨斟酒憂
來輒賦詩聲交稍希歇此意更堅滋浮生急馳電

物道險絃絲深憂寡情謬進伏兩敗時頓賜卜身
要得免後賢嗤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詩

雜體報范通直　　王　融

和璧荆山下隋珠漢水濵無雙自昔代有美今為隣
三楚多秀士江上復才人緯綃非善賈聖德可名臣
追飛且學步共子奉清塵紫庭風日好青槐枝葉新
徘徊吹樓側欲見心所親芳君蘭蕙草何用以書紳

贈故人　　謝　朓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
行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
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和劉中書　　謝　朓

昔余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
散圖南矯風翮曾非息短翰移疾覲新篇披衣起
淵翫惆悵懐昔踐彷彿得殊觀頳紫共湫駮雲錦
相淩亂奔星上未窮驚雷下將半廻潮漬崩樹輪
囷軋傾崖巖篠或傍翻石菌蕪脩幹澄澄明浦媚
衍衍清風瀾江潭良在目懐賢興累歎歲暮不我
期淹留絶巖畔

和蕭中庶直石頭　　謝　朓

九河亘積岨三嵏欝旁眺皇州總地德回江款巖
徼井幹施蒼林雲甍蔽層嶠川霞旦上薄山光晚
餘照翔集辭帰飛虹蜺紛引帷君子奉神略職迴
憑重峭彈冠已籍甚升車益英妙功存漢冊書榮
并周庭燎汲疾移偃息董園倚談笑麾旆一悠悠

謙姿光且劭讌嘉多暇日興文起淵調曰余廁鱗
羽滅影從漁釣澤渥資投分逢迎典待詔詠沼邀
含毫専城空坐嘯徒慚皇鑒揆終延曲士誚方追
隱淪訣偶觧金冊要若偶巫咸招帝閽良可叫

和王長史卧病　　謝　朓

岬岫欹崇涯派別朝洪河兎園文雅盛章臺冠蓋
多淵襟眷膺岳爕贊動昕歌顧影慚非服載筆旅
江沱縞衣分可獻琴言暖已和青皐向還色春潤
視生波巖垂爕好鳥松上欣陳蘿日與歲耿邀帰

悵積蹉跎顧緝吳山杜寧袂楚池荷清風豈孤劭
功遂懷曾阿勿藥良有暢徉苒芳未過幸番清尊
味言籍故田詠

奉和隨王殿下四首　謝朓

桂樓飛絕限超遠向江岐輕雲霽廣甸微風散清
漪連連絕鴈舉渺渺青烟移嚴城亂芸草霜塘凋
素枝氣爽深遙矚豫永聊停曦即已終可悅盈尊
且若斯
念深沖照廣業闡清化玄端儀穆金殿數教藻瓊

筵船湛輕帷鶊磬轉芳風旋卷巒棲道樹方泮棹
法舩歸興憑大造昭塗良易筌
清房洞已靜閒風伊夜來雲生樹陰遠軒廣月容
開宴私移燭飲遊賞藉琴臺風散冠淄鄴衽爲愧
唐枚
方池含積水明月流皎鏡規荷承日泫影鱗與風
泳上善叶淵心止川測動性幸是芳春來側點游
濠盛

贈張纘　簡文帝

儀表咸推挹墉伊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後折波蔚
辯綺思暖霞飛清文煥飈轉朱旗赫容與彫棨紛
曜煜波搖白鱧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
相蔽虧三春灃浦葉九月洞庭枝洞庭枝嫋娜灃
浦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俱應傷別離

和竟陵王抄書　沈約

教微因弛戀維峻屬貞期義乖良未遠斯文煥在
茲超河綜絕禮冠楚綴淪詩披縢辨蠹冊酌醴訪
深疑澄流點往性泛畧引前滋漢辟舍遺篆名山

多逸詞綠緗方委閣素簡日盈緇空幸參鴛鷺比
予恧瓊芝挹流既知廣漫道還自嗤

贈王僧孺　任昉

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
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令止百行之首立人
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
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
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贈徐徵君　任昉

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於焉徂歲
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悅東皋有餘素杏與榮
名絕曾是違賞心曷用箴余鈌耿焉追平生歷書
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員
松櫝嚴節

贈吳均三首　柳惲

寒雲晦滄洲夸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
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關候日遼絕如何附
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漳邯鄲饒美女艷色含春
芳鼓瑟未成曲踏屣復翱翔我本遊客子情愛在
淮陽新知誰不樂念舊苦人腸
夕宿飛狐關晨登磧礫坂形為戎馬倦思逐征旗
遠邊城秋霰來寒鄉春風晚始信隴雪輕漸覺寒
雲卷徑役命所當願子加餐飯

贈周處士　庾肩吾

九冊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
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栢葉酒自和遊
山吟

與柳惲相贈答六首　吳均

黃鸝飛上苑綠芷出汀洲日映昆明水春生鳷鵲
樓飄颻白花舞瀾漫紫萍流書織迴文錦無因寄
隴頭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嗚鞭適大阿聯翩渡漳河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
過纖腰曳廣袖半額畫長蛾客本倦遊者箕帚在
江沱故人不可棄新知空復何
離居苦無樂田墓心悽悽要途訪趙使聞君仕執

珪杜衡色已發菖蒲葉未齊羃䍥蠶餌爾差池燕
吐泥願逐東風去飄蕩至遼西
白日隱城樓勁風掃寒木離枿隔東西執手異涼
燠相思咽不言洞房清且肅歲去甚流烟年來如
轉軸別鶴千里飛孤雌夜未宿
閑房肅已靜落月有餘輝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
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
之沂一為別鶴弄千里淚沾衣
秋雲靜晚天寒夜方綿緜聞君吹急管相思雜采

蓮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蝶疊黄河浪嘶唱隴頭絃寄君蘼蕪葉插著叢臺邊

贈任黄門二首　　吴均

相如體英彦左右生容輝巳紆漢帝組復觧梁王衣經過雲毋扇出入千門扉逦洲茂芳杜長山欝翠微欲言終未敢徒然獨依依

紛吾少馳騁自來乏名徳白玉鏤衢鞍黄金瑪瑙勒射鵰靈丘下驅馬鴈門北殷勤畫日華晋連窮景黒歳暮竟無成憂來坐默默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何遜

露清曉風冷天曙江晃爽浮雲巖除出初月波中上蹟黯連嶂陰騷騷急沫響廻磋急礙浪群飛爭戯廣伊余本羈客重睽後心賞望鄉雖一路懷帰成二想在昔愛名山自知懽獨往情游乃落魄得性随怡卷年事以蹉跎生平任浩蕩方還讓與路誰知羡魚網

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　　王筠

龍樓實九重蒲寒殊潑早玉塔汯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宫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擅文華縱横富辭藻舒錦懋光麗握珠謝奇寶媿子非工文何用披懐抱

答何記室　　劉孝綽

遊子倦飄蓬瞻途杳未窮晨征凌迸水暮宿犯頽風出洲分去燕向浦逐帰鴻蘭芽隠陳葉荻苗抽故叢忽憶園門柳猶傷江際楓吾生棄武騎高視獨辭雄既殫孝王産兼傾卓氏僮罷籍睢陽囿陪謁建章宫紛余似鑿枘方圓殊未工黒貂久自弊

黄金屢已空去辭追楚穆還耕偶漢馮巧拙良為異出處嗟莫同若厭蘭臺右見訪灞陵東

酬陸長史倕　　劉孝綽

王粲始一别猶且歎風雲况余屢之遠與子亟離群如何持此念淒為今日分分悲宛如昨弦望殊揮霍行舟雖不見行程猶可度度君路應遠期寄新詩返相望且相思勞朝復勞晚薄暮闇人進果得承芳信殷勤覽妙書晋連披雅韻洌洲財賦總慈山行旅鎮已切臨睨情遷動思帰引歸歟不可

即前逃方未極覽諷欲謏誚研尋還慨息來喻蟲
雕金比質非所任虛薄無時用排徊守故林屏居
青門外結宇灞城陰竹庭已南映池牖復東臨喬
柯貫簷上垂條拂户陰條開風暫入葉合影還沈
帷屏滌早露階藟擾昏禽衡門謝車馬賓席簡衣
簪雖愧陽春曲寧無流水琴蕭條聊屬和寂寞少
知音平生竟何托懷抱共君深一朝四美廢方見
百憂侵曰余濫官守因之泝廬久水接淺原陰山
帶荊門右從容少職事疲病疎僚友命駕獨尋幽

淹畱宿廬阜廬阜擅高名岧岧凌太清舒雲類紫
府標霞同赤城北上輪難進東封馬易驚未若茲
山險車騎息逢迎山橫路似絕徑側樹如傾蒙籠
乍一啟磥砢無暫平倚巖忽迴望援蘿遂上征乍
觀秦帝石復憇周王城交峰隱玉霤對澗距金楹
風傳鳳臺琯雲渡洛賓笙紫書時不至丹爐且未
成無因追羽翮及爾宴蓬瀛蓬瀛不可託悵然返
城郭時過馬鳴院偶憇鹿園閣既異人世勞聊比
化城樂影塔圖花樹經臺總香藥月殿曜朱幡風

輪和寶鐸團垣即重嶺階基仍巨壑朝猨響夔棟
夜水聲帷薄餘景騖登臨方宵盡談謔談謔有名
僧慧義似傳燈遠師教逾闡生公道復弘小乘非
汲引法善招報能積迷頓已悟為懽得未曾為懽
誠已往坐卧猶懷想況復心所積茲地多諧賞惜
哉無輕軸更泛輪湖上可思不可見離念空盈蕩
賈生傅南國平子相東阿優游匡贊罷縱橫辭賦
多方才幸同貫無令絕詠歌幽谷雖云阻煩君計
吏過

答張貞成皐詩　裴子野

匈奴時未滅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鼙
聲吾生忝逸翮撫劒起徂征非徒慕辛李聊欲呈
良平出車既方軌絕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
黃河清雖令懦夫勇念別猶有情感子盈編贈握
玩以為榮歧子振旅凱舍毫備勒銘

贈陰梁州　荀濟

副尉西域返伏波南海還坎壈多擕難鬱快少騰
遷孰云功未立寧是契不全直為逢迎寡良由受

聽偏若人本髙絶芬馥邁蘭荃驅車趨折坂匡坐
酌貪泉洗憤豈盧唱虒皮良信煕群醉嫉孤醒衆
嫉恐獨姸能旗翩委爵鵡軸更迴邅鶚勢終横海
鵬力會沖天昔佘遇知己一面深千祀紆人重結
襪辱德逾過市詩酒悦風雲琴歌賞桃李淹留漢
水曲契闊渝川涘結綬惟貢公推名實鮑子徒然
懐伏劒終無報國士髙懐不可忘劍意何能已已
作金蘭契何言雲雨别咄嗟改容鬓俄頃彌年歲
海曲窮地表江源表天際雲泥已殊路暄凉詎同

節栁絮亟如絲梅花屢成雪月落桂隂遠風起萱
條結鶴舞想低昂鵾絃夢清切閨君戍靈關瓜時
猶未還數況明月沼頻遊向日灣金碧應髣髴輪
鏡幾登攀復承西皡後將兵出湖口經過道路長
往來日月久玉體何容歇金漿故應有陽臺可譏
杦葷華堪置酒既彈趙人瑟復擊秦人缶缶瑟多
竒調秦趙饒姝𡟲得意在雙眸傾城猶一笑伯喈
恩實早十杜天終少歿等盛姬傷存同魏車照君
子篤乆要宿昔盛賔僚依依集鵷羽眷眷共枝條

一朝限岐路萬里異波潮容儀雖眇眇夢想尚昭
昭新人不相識故人詎相憶杳杳閭山川迢迢阻
音息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風月接歡宴酒醴
承顏色安知慕儔者潺潺沾軾懮本不平人悲
悤眉亦嚬年來空自老歳去不知春未能全體命
於中欲問津五噫如適越十上似遊秦肌膚積霜
露膂力倦風塵烏衣日日故白髮朝朝新人生感
意氣相知無富貴懐趙寔廉頗思燕唯樂毅大選
咆咻士廣募嫖姚尉映月比刀環瞻星看劍氣郢

路一迢遠長楸幾歔欷渤澥水尚寛崦嵫日猶未
丈夫志四海兒女多辭費待余濟濁河從君宿清
渭

贈王僧辯　朱超

故人總連率方舟下漢池玉節交横映金鐃前後
吹聚圖匡漢業傾産救韓危昔時明月夜隆羽切
髙枝冲天勢已遠控地力先疲各言獻捷後幾處
泣生離

贈賀左丞蕭舍人　江總

輶軒通八表旌節驚三秦聽歌酬敏對繼好佇行
人賀生思沈欝蕭弟學紛綸共有筆端譽皆為席
上珍離群徒悄悄征旅日駪駪黃河分太史一曲
悲千里海內平生親中朝流寓士痛哉憫梁祚于
焉三十祀鍾儀縶不歸盛憲悲何已隴頭心斷絕
爾為傒生死回首望長安猶如蜀道難函關分地
軸華嶽接天壇行邅方境逝去棹艤江干蘆花霜
外白楓葉水前冊翔鷗方怯凍落雁不勝彈輝糧
盛王道時務嬰疲老九流倦耳目十年變懷抱何
以敦岐路淒然綴辭藻江南有桂枝塞北無萱草
斗酒未為別垂堂深自保

借劉太常說文　江總

劉孫蒓子雲許慎詢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
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詰王充市聊校班
氏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
生虛白番連嗣芳杜曠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顧
言馳下澤

答張君祖　庾僧淵

逸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璧室玉潤灑靈
津冊谷挺椮樹季頡奮暉薪融飇衝天籟逸響互
相因鸞鳳翔迴儀虬龍灑飛鱗中有冲漠士耽道
玩妙均高尚凝玄寂萬物息自賓棲峙遊方外超
世絕風塵翹想晞眇蹤矯步尋若人詠嘯舍之去
榮罷何足珍濯志八解淵遼朗豁冥神研幾通微
妙遺覺忽忘身吾亡成有黨顧眄非疇親借問守
常徒何以知反真

贈中尉李彪　韓延之

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
蹤追昔渠閣遊策駑廁群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
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
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

贈蕭允十二章　宗欽

嵬峩恒嶺浘㵐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啟茲令
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群英
於穆吾子舍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
冲翫易體淡戢翼九皋聲溢宇宙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
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
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
零落紙錦縈墳無凝割典無滯泮
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邈夫
子無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南薰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嚚雄職美新遷以陵

腐茝由卓泯時無逸勤路盈摧輪
尹佚謨周孔明述曾抑揚群致憲章三五昂昂嵩
生纂我邈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
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闊通有
運闕遇當年披襟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
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探研詩書
霞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之由
賜退非田憲素髮掩玄枯顏落倩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聆坎迷
流覿艮闇止伊爾虬光肆鱗曲水

贈李寶七章　段承根

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狗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翦
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蜯求
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
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
奮祆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

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
闥佽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
自余幽淪眷悉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
淹離變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
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余劭思樂哲
人靜以鎮躁譪彼繁音和此清調
詢下曰文辯訐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
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

贈親友　李騫

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峒南瞻帯宮雉北睇拒畦
瀛流火時将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
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晴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
息且驚三褫俄終歳一丸曾未營閒居同洛涘歸
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藋坐夢尹勤荆監河愛斗水
蘇子借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遂
華收志偶沈冥

贻韋居士　明帝

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頽陽去猶遠滄洲遂不
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
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遥想
首陽薇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贈周處士　王褒

我行無歳月征馬屢盤桓崤曲三危岨關重九折
難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
虚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歇生平
随事闌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生隴坻黒桑
疎薊北寒鳥道無蹊徑清漢有波瀾思君化羽翮

要我鑄金丹

奉報窮秋寄隱士　庾信

王倪逢齧缺桀溺偶長沮藜床負日臥麥隴帯經
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
養魚小村治澁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
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謹贈司寇淮南公　庾信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九河聞誓衆千里見連
旂䝉亡垂棘返齊平寶胊歸久嬖風塵俗殊勞閱
塞衣絆驥還千里垂鵬更九飛猶憐馬齒進應念
節旄稀迴軒入故里園柳始依依舊竹侵行徑新
桐益幾圍寒谷梨應重秋林栗更肥美酒還參聖
雕文本入徽促歌迎趙瑟遊弦召楚妃小人司刺
舉明敭實濫吹南部治都尉軍謀假建威商山隱
士石冊水鳳凰磯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傳呼
擁絳節交戟映彤闈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三
十六水變四十九條非冊竈風烟歇年齡蒲柳衰
同僚敢不盡疇日懼難追

正旦上司憲府　庾信

詰旦啟門闌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螢高三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笋猶埋竹香心未起欄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棲烏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冊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贈薛播州八首　楊素

有帛賁丘園生芻自幽谷塵芳金馬路瀾清鳳池澳零露既垂光清風復流穆傾蓋如舊知彈冠豈新沐利心金各斷芬言蘭共馥

自余歷端揆緝熙忝時彥及爾陪帷幄出納先天睠高調發清音緗藻流餘絢或如彼金玉歲暮無凋變余松待爾心爾筠番我箭

荏苒積歲時契濶同遊處閶闔既趨朝承明還宴語上林陪羽獵甘泉侍清蹕逈風含暑氣飛雨淒寒序相顧惜光陰番情共延佇

滔滔彼江漢實爲南國紀作牧求明德若人應斯美高臥未褰帷飛轂已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峴山君儻遊淚落應無已

漢陰政已成嶺表人猶蠧彈冠比方新還珠總如故楚人結去思越俗歌來暮陽鳥尚歸飛別鶴還迴顧君見南枝巢應思北風路

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鴈飛窮海寒鶴唳霜皐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夐唯有孤城月裴徊獨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

秋水魚遊日春樹鳥鳴時濠梁暮共往幽谷有相思千里悲無駕一見杳難期山河散瓊蘂庭樹下冊滋物華不相待遲暮有餘悲

銜悲向南浦寒色黯沈沈風起洞庭險烟生雲夢深獨飛時慕侶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時暮時暮感離心離心多苦調詎假雍門琴

答譙王　于仲文

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初攜翰文學正

題鞭玉徽調緑綺辟散沈青田晚霞澹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秋日贈王中舍　虞世基

秦關望吳苑渭涘去江濆天漢星躔絶山川地角分百年變朝市千里異風雲雙鶯難可贈別鶴不相聞忽値從遊士玳簪光素履歡言悦鄭郊雪泣悲燕市契濶論談笑殷勤訪生死思君在一方無由同四美尺素乃云披投瓊慰久離雲開縟錦散霞照緑緹披相思歎河廣相望阻天垂贈言方杜

若握手代萱枝伊昔風期早金蘭信爲寶去來金馬門留連闘雞道鷲嶺訪三禪商山追四皓勝地倶遊息披文遞論討盧薄忝官聯喬木遂同遷濯纓升博望闊步入崇賢高軒照流水長劍聳秋蓮南風忽不競東海遂成田喧喧狹斜路隱隱平陵樹鳳闕暖西臨星橋耿南注五方多異俗四海皆行路士衡嗟吾辛徳璉傷流寓犖洛重行行寓目盡傷情太行臨北絳函谷拒西京雀書圖久臧龍文昂遂輕淩雲餘構盡漾汜曲池傾徘徊殊未極惆悵空雲纓伊川忽會面留連息言宴東西一背飛翻然成異縣哀哉人道促痛矣嗟埋玉嵇生顧影琴裴子飄風燭摧兹激水意頓此浮雲足棄置勿重陳難終唯此曲漢陽趙元淑辭縣雍門周清文寡鮮病妙曲反增愁翳翳神逾伏懍懍歲方遒嬰靖飛暗雨八水凍寒流關枯芳草歇槐古憶前秋江干不可望徒此嘆離憂

行旅

適吳詩　梁鴻

逝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𠲥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悦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經過路作　李顒

言歸越東足逝將反上都後洫塡中路攸轍脩茲衢旦發石亭境夕宿桑首墟勁猋不興潤零雨莫能濡亢陽彌十旬涓滴未暫舒泉流成平陸結駟可迴車肇允相忘鱗翮為涸池魚咫步不能移白日奄桑榆

涉湖　李顒

旋經義興境弭棹石蘭渚震澤為何在今唯太湖浦圓徑縈五百眇目緬無覩高天淼若岸長津襍

如縷窈窕尋灣漪迢遞望巒嶼驚飈揚飛湍浮霄薄懸岨輕禽翔雲漢游鱗憩中許黯靄天時陰岧嶤舟航舞憑河安可狥靜觀戒征旅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一首　陶潛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恨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踈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陶潛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又一首　陶潛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

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還都帆　湛方生

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載貞㝛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初往新安桐廬口　謝靈運

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遙得許

生計既及泠風善又即秋水馳江山共開曠雲日
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對玩咸可意

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　　鮑　照

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扱龍不待翼附驥絶塵
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荊雲艫掩江汜千里被
連旌㸌㸌旦風遒嘈嘈晨鼓鳴収纜辭帝郊揚棹
發皇京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撫襟同太息相
顧俱涕零奉役塗未啟思歸思已盈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　　鮑　照

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光被水族曉氣歇林
阿兩江皎平迴三山鬱駢羅南帆望越嶠北榜指
齊河關扃繞天色襟帶抱尊華長城非壑嶮峻岨
似荊芽攢樓貫白日樀堞隱丹霞征夫喜觀國遊
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望鄉歌彌前歎景促
邇近勸路多偕卒猶如絃弘易將謂何

行京口至竹里　　鮑　照

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複澗隱松聲重崖伏雲
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翼斯志逢凋嚴孤遊値
臕逼萬塗無憇鞍半救不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
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

發後渚　　鮑　照

江上氣早寒仲秋始霜雪從軍乏衣糧方冬與家
別蕭條背鄉心悽愴清渚發涼埃晦平皐飛潮隱
脩樾孤光獨徘徊空烟視昇滅塗隨前峰遠意逐
後雲結華志分馳年部顏慘驚節推琴玉起歎發
為君斷絶

岐陽守風　　鮑　照

差池玉繩高掩藹瑶井沒廣岸屯宿陰懸崖棲歸
月役人喜先馳軍令申早裝洲迴風正悲江寒霧
未歇飛雲日東西別鶴方楚越塵衣孰揮澣蓬思
亂光鬢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傅　亮

夙櫂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
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
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輈東隅誠已謝西景
逝不晉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數衹銘篤誨引

帶佩嘉謀迷罷非干忘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經漢高廟　范泰

嘯吒英豪萃指揮五嶽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瞳豈不偉奮臂騰群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始之宣城郡　謝朓

下帷闕章句高談愧名理疎散謝公卿蕭條依掾史簪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心迹苦未并憂歡將十祀幸沾雲雨慶方轡參多士振鷺徒追飛群龍難隸齒烹鮮止貪競共治屬廉恥伊余昧損益何用祇千里解劍北宮朝息駕南川涘宰希廣平詠聊慕華陰市棄置宛洛遊多謝金門裏招招漾輕楫行行趨巖趾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

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謝朓

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畱霜冰池共如月寂寞此閒帷琴尊任所對客念坐嬋媛年華稍菴薆夙慕雲澤遊共奉荊臺績一聽春鶯喧再視秋虹沒疲驂良易返恩波不可越誰慕臨淄鼎常希茂陵渴依隱幸自從求心果蕪昧方軫歸與願故山芝未歇

旦發青林　孔稚圭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畱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經琵琶峽　簡文帝

由來歷山川此地獨迴邅百嶺相紆蔽千崖共隱天橫峯時礙水斷岸或通川還瞻已迷向直去復疑前夕波照孤月山枝斂夜烟此時愁緒密瞻望魂九遷

赴荊州泊三江口　元帝

涉江望行旅金鉦間浮旍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薰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疊鼓隨朱鷺長簫應紫騮蓮舟夾羽斾畫舸

覆緹油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

循役朱方道路　沈約

分繻出帝京升裝奉皇穆洞野屬滄溟聯郊遡河服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巖深烟岫復巖嚴摧磴草午寒散嶠木縈蔚夕飈卷蹉跎晚雲伏霞志非易從旌軀信難牧豈慕淄宮梧方辭兔園竹羈心亦何言迷蹤庶能復

從征虜始安王道中　江淹

乘笏從帷幕夙身豫休明君子未獲晏小人亦自

營結軒首凉野驅馬傃寒城容裔還鄉櫂逶迤去國旌山氣亘百里山色與雲平喬松日夜竦紅霞旦夕生徒暫恩厚槃空抱春施名仰願光威遠歲晏返柴荊

遷陽亭　江淹

擘淚訪亭候兹地乃閩城萬古通漢使千載連吳兵瑶磵夐嶄崒銅山鬱縱橫方水埋金艘圓岸伏丹瓊下視雄虹照俯看綵霞明桂枝空命折煙氣坐自驚劒逕羞前檢岷山慙舊名伊我從霜路僕

御復孤征楚客心命絶一傾聞越聲

亂後經夏禹廟　庾肩吾

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為魚徽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隆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道赤豹仙女擁飛鴻松龕撤祭俎粢遝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王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攙槍滅歸來松柏桐

亂後行經吳郵亭　庾肩吾

郵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獯戎鯁伊洛襍種亂轘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叨尚重秉禮國猶存放膺文雖膭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初發新林　何遜

伊昔叨新暇慕義游梁楚短翮忘連翩追飛散容與優游沐道教漸漬淹寒暑大德本無酬輕生竊自許舟歸蜀海運風積如鵬舉浮水暗舟艫合岸

喧徒侶凜凜窮秋暮初寒入洲渚鐃吹響清江懸旗出長嶼危檣逈不進沓浪高難拒四首泣親賓中天望宛許帝城猶隱約家園無處所去矣方悠悠含意將何語

渡連圻一首　何遜

連圻連不極極望在雲霞絕壁無走獸窮岸有盤楂糾紛上龍從穿谿下巖岸魚遊若擁劍猿掛似懸瓜陰岸生駮蘚伏水拂澄沙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暮潮還入浦夕鳥飛向家寓目皆鄉思何時見狹斜

早出巡行矚望山海　王筠

王生臨廣隰潘子望洪河同軫懷歸思俱興仵逝歌曰余異二子承睫淚滂沱剖符瀛海外結綬層山阿因心留惻憫恕已息煩苛繕築循時隙興動藉民和高門惟壯麗脩雉亦駢羅層樓亦縈陂複道亦經過昧旦清音上風氣入纖蘿雲起疑天翼水動連山波奔濤延瀾汗積翠遠嵯峨鄉關炎逈曲還顧杳蹉跎曾微肅䎘翮望路空如何

行還值雨又為清道所駐　劉孝威

齊楚磐石貴韓吳異姓王俱乘皁朝罷相隨出建章喧呼驚里閈叫跳駭康莊皁騶同隼摯青禁似鷹揚掖門南北遠複道東西長播旗爭絡繹官騎鬱相望微風生祭傳輕雨濕帷裳油衣紛競道小盆列成行八舍便繁容五營與服光迴車避司隷俄軒揖内郎況余白屋士自依畢路傍日月雖臨照仄陋難明敭早榮羞日及晚知慙豫章徒抱凌雲志終愧摩天翔安能久淪辱圖南會有方

從頓還城應令　劉遵

漢水深難渡深潭見底清錦笮縈𥎞舸珠竿懸翠簃鳴笳芳樹曲流唱採蓮聲神遊不停駕日暮返連營寧顧空房裡階下綠苔生

自江州還入石頭詩　劉峻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絙瑟荊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翫忽寄靈臺宿空

軫及闕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棲樹枝
取斃王孫彈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
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
行舟逗遠樹渡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王褒

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

峽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
錦城遥可望迴鞍念此時

渡北河　薛道衡

連旌映溆浦疊鼓沸沙洲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
塞雲臨遠艦胡風入陣樓劒拔蛟將出驂驚黿欲浮
鴈書終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關河遠且寬邉地愁
軍戎

臨戰詩　周處

去忝世事已策馬觀西戎黎藿斗梁黍期之克令終

北伐　宋文帝

季文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
自昔淪中畿倏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
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否方欲除遺氛矧乃穢邉鄙
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綱一麾同文軌

塞客吟　齊高帝

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晋力宣江楚雲雷兆
壯天山繇武直髮指河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

草衰鵰鴻思邉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
嚴海淨月徹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
羽轊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枻松洲而悼情蘭涇風
而瀉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絶越
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
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
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粤擊秦中之筑因爲塞
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瀰
汨淮流兮潺湲胡淡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

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龍之或累悵遐心以棲玄

從武帝琊瑯城講武應詔　王融

治兵閱鄭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霞文翠旆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葭鬱摧愴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顧陪玉鑾右一舉掃燕然

和王僧辯從軍　梁元帝

寶劍飾龍淵長虹畫彩旃山虛和鐃管水淨寫樓

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燃洞庭晚風急瀟湘夜月圓前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從齊武帝琊瑯城講武應詔　沈約

九功播祧墠七德陳武懸展事昌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恪閱典出車迨辰選餙徒映寒隰翻綏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風旆舒復卷雲霞清以轉輕舉信徘徊前歌且逸衍秋原嘶代馬朱光浮楚練虹壑鳥飛文巖阿藻餘絢發震嶽靈從楊旌水華變馮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鳳蓋捲洪河珠旗掃長汧方待翠華舉遠適瑤池宴

從蕭驃騎新帝壘　江淹

鮑妖毀王度虹氣沮王猷上宰軫靈略宏威肅廣謀綿嶮冐戈堞乘嶠架烽樓燕兵歌越水代馬思吳州金笳夜一遠明月信悠悠雲色被江出烟光帶海浮開襟夾蒼宇柘遠局溟洲折日承丹谷總駕臨青丘仄待颷霧晏方從畎壑遊

邊城將四首　吳均

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群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

軍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軀如未殯終當厚報君

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御鴈門石氣很武安瓦動輕賞𢡟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聞君報一餐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勁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歷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臨淄重蹴踘曲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

智君習班定遠立功不負義衛擊拽二丈旗躑躅雙
鳧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　王筠

閶闔曖已昏鈎陳杳將暮棲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
屯衛時巡警疑威肆安步閣道趨文昌禁兵連武庫
銅烏迎早風金掌承朝露累恩分曉色睥睨生秋霧
維城任寄隆空想靈均賦伊余方病兔丘園保恬素

詠霍將軍北伐　虞羲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

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
羽書時斷絶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從北征　祖珽

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氛祲瀚海息波瀾
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係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從駕觀講武　庾信

校戰出長楊丘欄入鬬場置陣橫雲起開營雁翼張
門嫌磁石礙馬畏鐵菱傷龍淵觸牛斗繁弱駭天狼
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懸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
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樹寒條更直山枯菊轉芳
豹略推全勝龍圖揖所長小臣欣寓目還知奉會昌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庾信

上將出東平先定下江兵彎弓伏石動振鼓拂沙鳴
橫海將軍號長風駿馬名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鴈征

暗巖朝石濕空山夜火明低橋澗底渡狹路花中行
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
小人乘攝養岐路阻逢迎幾月芝田熟何年金竈成
哀笳關塞曲嘶馬別離聲王子身為寶深恩不倚衡

同盧記室從軍　庾信

河圖論陣氣金匱辨星文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
函犀恒七屬絡鐵本千群飛梯聊度絳合弩暫凌汾
寇陣先中斷妖營即兩分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
箭飛如疾雨城崩似壞雲英王於此戰何用武安君

見征客始還遇獵　庾信

貳師新受詔長平正凱歸猶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上林遇逐獵宜春暫合圍漢帝熊猶憤秦王雉更飛故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肯支機

郊廟

齊南郊樂章十三首

肅咸樂

夤承寶命嚴恭帝緒奄受敷錫升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

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引牲樂

皇乎敬矣恭事上靈昭教國祀肅肅明明有牲在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祐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高燎佇晨

嘉薦樂

我恭我享惟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壇奄靄翠幙端凝嘉俎重薦兼籍再升設業設虡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對上靈

昭夏樂

惟聖饗帝惟孝饗親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根根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永至樂

紫壇望靈翠幕佇神率天奉贄罄地來賓神貺竝介泯祇合祉恭昭鑒享肅光孝祀感藹四靈洞曜三光皇德全被大禮流昌

登歌

報惟事天祭實尊靈史正嘉兆神宅崇禎五時昭鬯六宗彝序介丘望塵皇軒肅舉

文德宣烈樂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緒謀筮從田燭置爟火通大孝昭國禮融

武德宣烈樂

功燭上宙德耀中天風移九域禮飾八埏四靈晨炳五緯宵明膺歷締運道茂前聲

高德宣烈樂

饗帝嚴親則天光大舄奕前古榮鏡無外日月宣
華卿雲流靄五漢同休六幽咸泰

嘉胙樂

岂嘉禮承休錫盛德符景緯昌華應帝策聖謌耀
昌基融祉暉世曆緻正迎月軌書文同日迹寶瑞
昭神圖靈貺流瑞液我皇崇暉祚重芬冠往籍

昭夏樂

薦享洽禮樂該神娛展辰旆回洞雲路拂璇階紛
霧靄青霄開睠皇都顧玉臺留昌德結聖懷

昭遠樂

天以德降地以禮報牲尊俯陳柴幣仰燎事展司
采敬達瑄爵烟贊青昊震颺紫場陳馨示策肅志

休成樂

宗煙禮作物備福唯誠陳
昭事上祀饗薦具陳回鑾轉翠拂景翔宸綴縣數
暢鍾石昭融羽炫深顯篇牆行風肆序綴度肅禮
停文四金鏘衛六馭齊輪

陳太廟舞辭七首

凱容舞

於赫皇祖宮牆高嶷邁彼厥初成茲峻極緩樂簡
簡閟寢翼翼裸饗若存惟靈靡測

凱容舞

昭哉上德浚彼洪源道光前訓慶流後昆神猷綿
邈清廟斯存以享以祀惟祖惟尊

凱容舞

選辰崇饗飾禮嚴敬靡愛牲牢兼馨粢盛明明烈
祖龍光遠映肇我王風形斯舞詠

凱容舞

道遙積慶德遠昌基永言祖武致享從思九章停
列八舞迴墀靈其降止百福來綏

凱容舞

肇迹締基義標鴻篆恭惟載德璿源方闡亨薦三
清莚陳四璉增我堂構式敷帝典

景德凱容舞

皇祖執德長發其祥顯仁藏用懷道韜光寧斯閟
寢合此蕭薌永昭貽厥還符翦翮商

武德舞

烝哉聖祖撫運升離道周經緯功格玄祇方軒邁

扈比舜陵媯纘熙是詠欽明在斯雲雷遘屯圖南

共舉大定揚越震威衡楚四奥宅心九疇還叙景

星出翼非雲入吕德暢容辭慶昭羽綴於穆清廟

載揚徽烈嘉玉既陳豐盛斯絜是將是享鴻猷無

絶

大禘圜丘及北郊歌詞十三首

肆夏

肇應靈序奄宇黎民乃朝萬國爰徵百神祇展方

望幽顯咸臻禮崇聲協贄列珪陳翼差鱗次端拱

垂紳來趨動色式贊天人

高明樂

惟神鑒矣皇靈肅止圜璧展事成文即始士備八

能樂合六變風湊伊雅光華襲薦辰衛騰景靈鶩

霏烟嚴壇生白綺席凝玄

昭夏樂

剛柔設位惟皇配之言肅其禮念暢在兹飭牲舉

獸載歌且舞既設伊腊致精靈府物色惟典齋沐

加恭宗祜咸暨罔不率從

昭夏樂

展禮上月肅事應時龠粟為用交暢有期弓矢斯

蕤發將事圓神致祀率由先志和以鑾刀具以

血膋至哉敬矣厥義孔高

皇夏樂

帝敬昭宣皇誠肅致玉帛齊軌屏攝咸次三垓上

列四陛旁升龍陳萬騎鳳動千乘神儀天靄睟容離

曜金根停軫奉光先導

皇夏樂

紫壇雲暖紺幄霞褰我其陟止載致其虔百靈竦

聽萬國咸仰人神咫尺玄應肹蠁

高明樂

上下眷旁午從爵以質獻以恭咸斯暢樂唯雍孝

敬闡臨萬邦

高明樂

自天子之會昌神道立陵肅事克光天保九關洞

開百靈環列八尊呈備五聲挍節

武德樂

酟神登聖主極尊靈敬宣昭燭咸達窅冥禮弘化
定樂贊功成穰穰介福下被群生

皇夏樂

皇心緬且感吉蠲奉至誠赫哉光盛德乾坤照百靈
報福埽昌運承祐播休明風雲馳九域龍蛟躍四溟
浮幕呈光氣儼象燭華精濩武方知耻韶夏僅同聲

高明樂

獻享畢懸佾周神之駕將上遊超斗極絕河流懷
萬國寧九州欣帝道心顧留帀上下荷皇休

昭夏樂

玄皇覆載元首照臨合德致禮有契其心敬申事
閟絜誠共報玉帛載升棫樸斯燎冢廓幽曖播以
馨香皇靈惟鑒降福無疆

皇夏樂

天大親嚴匪敬伊孝永言肆饗宸明增耀陽丘既
暢大典逾光乃安斯息欽若舊章天迴地旋鳴鑾
引警且萬且億皇曆惟永

北周祀圜丘歌十二首

昭夏

重陽禋祀大報天丙午封壇肅且圜孤竹之管雲
和弦神光未下風肅然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
照影緋烟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蹔轉鉤陳開

皇夏

旌迴外壝蹕靜郊門千乘按轡萬騎雲屯籍茅無
咎掃地唯尊揖讓展禮衡璜節步星漢就列風雲

相顧取法于天降其永祚

昭夏

日至大禮豐犧上辰牲牢脩牧繭栗毛純俎豆斯
立陶匏以陳大報反命居陽兆日六變鼓鍾三和
琴瑟俎奇豆偶惟誠惟質

昭夏

員玉已奠蒼幣斯陳瑞形成象璧氣含春禮從天
數智總圓神為祈為祀至敬咸遵

皇夏

七里是佾八陛 有憑就陽之位如日之升思虔
肅肅致敬繩繩祝史陳信玄象斯格惟類之典唯
靈之澤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雲門舞

獻以誠鬱以清山罍舉沈齊傾惟尚饗治皇情降
景福通神明

雲門舞

長丘遠歷大電遙源弓藏高隴鼎沒寒門人生于
祖物本于天奠神配德迄用康年

登歌

歲之祥國之陽蒼靈敬翠雲長象為旆龍為輦乘
長日坙蟄戶烈雲漢迎風雨六呂歌雲門舞省滌
濯奠牲牷鬱金酒鳳凰樽迴天眷顧中原

皇夏

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唯肅飲福唯虔洽斯百
禮福以千年鈎陳掩映天駟徘徊彫禾飾笋翠羽
承罍受斯茂祉從天之來

雍夏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翠鳳搖和鸞響五
雲飛三步上風為馭雷為車無轍迹有烟霞暢皇
情休靈命雨畱甘雲餘慶

皇夏

六典聯事九司咸則率由舊章于焉允塞掌禮移
次燔柴在焉升降玉帛氣斂牲牷休氣馨香膋芳昭
晰翼翼虔心明明上徹

皇夏

玉帛禮畢神人事分嚴承乃眷瞻仰迴雲輦路千

門王城九軌式道移候司方迴指得一惟清於萬
斯寧受茲景命于天告成

古樂府

平陵東　古辭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刦義公刦義公在高堂
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
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長安有狹斜行　古辭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琴上高堂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猛虎行　古辭

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秋胡行一首　魏武帝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解一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解二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解三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解四

善哉行一首　魏武帝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解一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解二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要能覩解三我願于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解四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解五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令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如雨解六

月重輪行　魏文帝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前聖覩萬年明闇相絕何可勝言

怨歌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自云宕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念君過於渦思君剽於饑君作高山柏妾為

濁水泥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別後日莫相忘

五遊篇　曹植

九州不足步願得淩雲翔逍遙八紘外游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芬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啟丹扉雙闕

曜朱光排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群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蹰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磐石篇　曹植

磐盤山巔石飄颻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蒹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淩雲霄浮氣象螭龍鯨脊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櫂澎濞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黿鼈同南極蒼梧野游眄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棄婦篇　曹植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

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心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鷄鳴反側不能寐逍遙于前庭踟蹰還入房肅肅帷幕蔽寒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為良實願君且安寧

駕出北郭門行　阮瑀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蹰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問啼者誰何為乃

如斯親毋舍我歿後毋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
鞭箠施消肌肉亦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
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毋何可見
淚下皷正嘶棄我于此間窮厄豈有背傳告後代
人以此為明規

秦女休行　左延年

步出上西門遥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
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刃右據宛
魯矛讐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西上山上山

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
婦於今為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
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為宗
報讐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東
向坐女休悽悽曳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
刀未下朣朧擊鼓赦書下

博陵王宮俠曲二首　張華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燎獵野獸稀施綱川無
禽歲暮饑寒至慷慨頓足吟窮令壯士激安能懷
苦心干將坐䀚繁弱控餘音耕佃窮淵陂種粟俠
路間劍鐔自昭着一擊重千金棲遲熊羆穴容與虎
豹林身在法令外縱逸常不禁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
旁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腰間叉素戟手持白
頭鑲騰超如激電迴旋如流光奮擊當手決交屍
自縱橫寧為殤鬼雄義不入圜墻生從命子游死
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遊獵篇　張華

歲暮凝霜結堅冰沍幽泉厲風蕩原隰浮雲蔽昊
天玄雲晻䨴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
時鮮嚴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戎車方四牡文軒
馭驁驪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
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烟鼓噪山淵動
衡壓雲霧連輕繒拂素電纖綱蔭長川游魚未暇
竄歸鴈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
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翩翩積獲
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勸曜靈俄移晷結

罝彌藪澤罽斂張四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掛流矢
仰手接遊鴻舉足蹴犀兕如黃批狡兔青骹擬飛
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冥徒御勞賞勤課
能否野饗會衆賓玄酒甘且旨燔炙播遺芳金觴
浮素蟻珍羞墜歸雲纖肴出淥水四氣運不停年
時何亹亹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至人同禍福
達士等生死榮辱渾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
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為我誡檢跡投清軌

放歌行　傅玄

靈龜有枯甲神龍有腐鱗人無千歲壽存質空相
因朝露尚移景促哉水上塵丘塚如履綦不識故
與新高樹來悲風松柏垂威神曠野何蕭條顧望
無生人但見狐狸迹虎豹自成群孤雛攀樹鳴離
鳥何繽紛穉子多哀心塞耳不忍聞長嘯淚雨下
太息氣成雲

秦女休行　傅玄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
且彊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用心
為寸傷外若無能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
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
處伏尸列四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
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
淚並慨忼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
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讎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
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
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
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
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太山吟　陸機

太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
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
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梁甫吟　陸機

玉衡既已驂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
承冉冉年時暮迢迢天路徵招搖東北指大火西
南昇悲風無絕響玄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零露

彌天疑年命時相逝慶雲鮮克乘履信多愆期思
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非此孰爲興哀吟梁甫巔
慷慨獨拊膺

艷歌行　江夏王義恭

江南遊湘妃窈窕漢濱女淑問流古今蘭音媚鄭
楚瑤顏映長川善服暎通滸求思望襄澨歎息對
衡渚中情未相感搔首增企予悲鴻失良匹俯仰
戀儔侶褫裀忘寢食羽翼不能舉傾首佇春鷰爲
我津辭語

宋鼓吹曲八首　何承天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荊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構難稱其
兵王人銜朝命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
長旌樓船掩江瀆駟介飛重英歸德戒後夫賈勇
尚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鄢
郢忽已清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
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
民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烻鼓雷震勍敵猛戎馬殷
橫陣亘野若屯雲仗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忘
生長劒擊繁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躍華眊
旋朱火延起騰飛煙驍雄斬高旗搴長角浮叫響
清天夷群寇殪逆徒餘黎霑惠詠來蘇奏愷樂歸
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冠靈林
冥冥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澓載逝載停

悽悽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
命宣武耀靈威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旅薄伐傳
首來至京師古之爲國惟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
不顛墜矧乃叛戾伊胡能遂咨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麗振綺紈携童幼升崇巒
南望城闕鬱盤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華屋列朱
軒臨濬谷掇秋蘭士女悠奕映隰原指營丘感牛

山爽鳩既沒景君歎嗟歲聿逝不還志氣衰沮玄鬢班野莽宿墳土乾顱此累累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願為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鉛陵策良駟造父為之悲不怨兵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盜實濟韓原師柰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弔藜藿厩馬患盈肥人畜貿厥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翠穎陵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閑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歸禽命同棲皎月盈素景涼風拂中閨哀弦理虛堂要妙清且淒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丹帷微飈揚羅袿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乖

雉子游篇

雉子游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岑浩然寄卜肆揮棹通川陰逍遙風塵外散髮撫鳴琴卿相非所盼何況於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當世須大度量己不克任三復泉流誡自警良已深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懿親高門啓雙闈長筵列嘉賓中堂舞六佾三廂羅樂人蕭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金石響高宇弦歌動梁塵脩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還著自雅調成化由清均主人垂隆慶群士樂亡身願我聖明君遐期保萬春

相逢行　謝靈運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班草邂逅賞心人與我傾懷抱夷世信難值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陽華與春渥陰柯長秋槁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日華難

久居憂來傷人諄諄亦至老親黨近卹庇昵君不
常好九族悲素霰三良怨黄鳥遡朱白即顏憂來
傷人近縞潔必皂水流理就濕火炎同歸燥賞契
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計莫適泛憂來傷人萬端
信紛繞巢林宜擇木結友使心曉心曉形迹畧略
邇誰能了相逢既若舊憂來傷人片言代紵縞

泰山吟　謝靈運

岱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岝崿既嶮巇觸石輒芊
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蕭然石閭何晻藹明堂秘

靈篇

豫章行　謝惠連

軒帆遡遙路薄送瞰遐江舟車理殊緬密友將遠
從九里樂同潤二華念分眷集歡豈今發離歎自
古鍾促生靡緩期迅景無遲蹤緇髮迫多素憔悴
謝華苹婉娩寡畱娛窈窕閉滄龍如何阻行止憤
慍結心胸既微達者度歡戚誰能封頟子保淑慎
良訊代徽容

採桑　鮑照

季春梅始落工女事蠶作採桑淇洧間還戲上宮
閣早蒲時結陰晚篁初解籜靄靄霧滿閨融融景
盈幕乳燕逐草蟲巢蜂拾花萼是節最暄妍佳服
又新爍綿歎對迴塗揚歌弄場藿抽琴試抒思薦
珮果成託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心諾衛風古愉艷
鄭俗舊浮薄靈願悲渡湘宓賦笑瀍洛盛明難重
來淵意為誰涸君其且調絃桂酒妾行酌

松柏篇　鮑照

松柏受命獨歷代長不衰人生浮且脆鴥若晨風

悲東海逝逝川西山導落暉南郭悅籍短蒿里收
永歸諒無疇昔時百病起盡期志士惜牛刀忍勉
自療治傾家行藥事顛沛去迎醫徒備火石苦奄
至不得辭龜齡安可獲岱宗恨已迫睿聖不得畱
為善何所益捨此赤縣居就彼黄壚宅永離九原
親長與三辰隔屬纊生望盡闔棺世業埋事痛存
人心恨結亡者懷祖葬既云及壙遂亦已開室族
内外哭親疎同共哀外姻遠近至名列通夜臺扶
輿出殯宮低回戀庭室天地有盡期我去無還日

居者今已盡人事從此畢火歇烟既沒形銷聲亦
滅鬼神来依我生人永辭訣大暮杳悠悠長夜無
時節欝湮重冥下煩寃難具詵安寢委沈寞戀戀
念平生事業有餘結刋述未及成貲儲無擔石兒
女皆孩嬰一朝放捨去萬恨纏我情追憶世上事
束教已自拘明發靡怡愈久帰多憂虞轗軻間晨逕
荒撤宴式酒濡知今瞑目苦恨失爾時娱遥遥遠
民居獨埋深壤中墓前人跡滅冢上草日豊空林
響鳴蜩高松結悲風長寐無覺期誰知逝者窮生
存處交廣連榻舒華茵已沒一何苦㮋哉不容身

昔日平居時晨夕對六親今日掩奈何一見無諧
因禮席有降殺三齡速過隙几筵就收撤室宇改
疇昔行女遊帰途仕子復王役家世本平常獨有
亡者劇時祀望帰來四節靜塋丘孝子撫墳號父
兮知來不欲還心依戀欲見絕無由煩寃荒隴側
肝心盡崩抽

胡笳曲 吴邁遠

輕命重意氣古來豈但今緩頰獻一說揚眉受千

金風邉落寒草鳴笳墜飛禽越情結楚思漢耳聽
胡音既懐離俗傷復悲朝光侵日當故鄉沒遥見
浮雲陰

櫂歌行 孔甯子

君子樂和節品物待陽時上位降繁祉元已命水
嬉倉武戒橋梁旄人樹羽旗高檣抗飛帆羽蓋翳
華枝佽飛激逸響婠娍上清辭泝洄緬無分欣流
愴有思仰聯穿雲繳俯引沈泉絲委羽漫通渚鮮
染中填坻鷁鳥感江使揚波駭馮夷 夕影雖已西 [illegible]終無期

怨詩行 湯惠休

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
腸悲風盪帷帳瑶翠坐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
雲長嘯歌視秋草幽葉豈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
能幾芳願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且秘絕
調徒飛揚

齊明王歌詞四首 王融

明王曲

明王日月㒷至樂天地和幸息雲門吹復歌咸池

歌桂序金匏轉瑤軒絲石羅朱騏步躑躅玄鶴舞
嗟跎露凝嘉草秀烟度醴泉波皇基方萬祀宵民
樂如何

聖君曲

聖君應昌歷景祚啟休期龍樓神膂道兎園仁義
基海蕩萬川集山崖百草滋盤苗成舉止逾赫異
来恩清明動離軫威惠被殊鮮大孝君為后何羨
唐虞時

淥水曲

湛露改寒司交鶯變春旭瓊樹落晨紅瑤塘水初
淥日齊沙溆明風泉動華燭遵渚泛蘭觴乘騎美
清曲斗酒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
式如玉

長歌引

周雅聽休明齊德覲升平紫烟四時合黃河萬里
清翠柳蔭通衢朱閣臨高城方軫雷壓䟽棲袖風
雲生酣笑爭日夕絲管互逢迎徂年無促慮長歌
有餘聲

隋王鼓吹曲十首　謝朓

元會曲

二儀啟昌曆三陽應慶期珪贄紛成序䙰譯憬來
思分階艳組練充庭羅翠旗觴流白日下吹溢景
雲滋天儀穆藻殿萬㝢壽皇基

郊祀曲

六宗禋配岳五時奠甘泉整蹕遊九閼清蕭開八
埏鏘鏘玉鑾動溶溶金障旋郊宮光巳屬升柴禮
既虔福響晉靈之集南岳固斯年

鈞天曲

高宴顥天臺置酒迎風觀笙鏞禮百神鍾石動雲
漢瑶堂琴瑟驚綺席舞衣散威鳳來差參玄鶴起
凌亂已慶明庭樂詎慙南風彈

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
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
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出藩曲

雲旗紫微內分組承明阿飛艎遡極浦旌節去關河耿耿蒼山色沉沉寒水波鐃音巴渝曲簫鼓盛唐歌夫君邁惟德江漢仰清和

校獵曲

凝霜冬十月殺盛凉飈哀原澤曠千里騰騎紛往來平罝望烟合烈火從風迴殪獸華容浦張樂荊山臺虞人昔有諭明明時戒哉

從戎曲

選旅辭轘轅弭節赴河源日起霜戈照風迴連騎

翻紅塵朝夜合黃沙萬里昏寥戾清笳轉蕭條邊馬煩自勉輟耕願征役去何言

送遠曲

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龍馬平路騁朱輪瓊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白雲丘陵遠山川時未因一爲清吹激潺湲傷別巾

登山曲

天明開秀崿瀾光媚碧堤風蕩飄鶯亂雲行芳樹低暮春春服美遊駕淩丹梯升嶠既小暑登巒且

帳齊王孫尚遊衍蕙草正萋萋

泛水曲

玉露霑翠葉金風鳴素枝罷遊平樂苑泛鷁昆明池旌旗散容裔簫管吹參差日晚厭遵渚採菱贈清漪百年如流水寸心寧共知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二首　謝朓

芳樹

早翫華池陰復鼓滄洲枻椅柅芳若斯葳蕤紛可結霜下桂枝銷怨與飛蓬折不厠玉盤滋誰憐終委絕

臨高臺

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清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二首　劉繪

巫山高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障出沒不易期嬋娟以

惆悵

有所思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御滿堂酌獨歛向隅眉中心亂如雪寧知有所思

白馬篇二首　孔稚珪

驥子鍋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鬬猛氣怒髮為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劒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

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鼓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為上古英

白馬金貝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劒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彊輪臺受降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良㒵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湯壓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鬬平華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況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旂常

齊歌行　陸厥

黃金徒滿籯不如守章句雪宮紛多士稷下岌成覆同載雙運珠合席懸河注垂帷五行下操筆百金賦華屋大車方高門四馬驅玄豹空不食南山

隱雲霧

京兆歌　陸厥

兔園夾池水脩竹復檀欒不如黃山苑儲胥與露寒邐迤傍無界岑崟上干上干入翠微下趾連長薄芳露浸紫莖秋風搖素萼崔起宵未央雲閣月將落照梁桂兮影徘徊承露盤兮光煚灼壽陵之街走狐兔金卮玉盌會銷鑠願奉蒲萄苍為君實羽爵

行路難　釋寶月

君不見狐鳫關外發酸嘶度揚越空城客子心腸
斷幽閨思婦氣欲絶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
開明月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
匣中青銅鏡倩人為君除白髮行路難夜聞南城
使車度使我流涙憶長安

長安有狹邪行　武帝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遇二少童扶轡問君
宅我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緺組中息佩
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

拜門垂三息俱升堂吉酒盈千巵三息俱入户户
内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觿小婦獨閒暇
調笙遊曲池丈人少褰㧊鳳吹方參差

相逢狹路間　昭明太子

京華有曲巷巷曲不通輿道逢一狹客緣𨈆問君
居君居在城北可處復易知朱門間皓壁刻桷映
晨離階植若華草光景遂飈移輕幰委四屋蘭膏
然百枝長子飾青紫中子任以貴小子始總角方
作啼哭兒三子俱入門赫奕盛羽儀華騮服衘轡

白玉鏤鞿羈容止同規矩賓從盡恭卑雅鄭時間
作狐竹乍參差雲翔雜水宿哭吭滿青池歡樂無
終極流目豈知疲門下非毛遂坐上盡英奇大婦
成貝錦中婦飾粉絁小婦獨無事理曲步詹垂丈
人暫徙倚行使流風吹

飲馬長城窟行　昭明太子

亭亭山上柏悠悠遠行客行客行路遥故鄉日迢
迢迢迢不可見長望涕如霰如霰獨留連長路邈
綿綿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縕𢒹望鄉情沈憂

不能止有朋西南来投我用木李弁有一札書行
止風雲起扣封披書札書札竟何有前言節所愛
後言別離久

採桑　簡文帝

春色映空來先發院邊梅細萍重疊長新花歷亂
開連珂往淇上接幰至叢臺叢臺可憐妾當窓望
飛蝶忌䠞衔衫領熨斗成襪襵下牀著珠佩捉鏡
安花鑷薄晚畏蚕饑競採春桑葉寄語採桑伴訝
今春日短枝高攀不及葉細龍難滿年年將使君

歷亂遣相聞欲知琴裏意還贈錦中文何當照梁日還作入山雲重門皆已閉方知晋客袂可憐黄金絡復以青絲繫必也為人時誰令畏夫壻

蜀國絃歌篇　簡文帝

銅梁指斜谷劒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所劒騎鬱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好遊娛姓祈望帝祀酒酹蜀侯姝江妃納重聘卓女愛將雛停弦時繫爪息吹治脣朱脫衫湔錦浪廻扇避陽烏閒君握節返

賤妾下城隅

艶歌篇　簡文帝

凌晨光景麗倡女鳳樓中前瞻削成小傍望卷旌空分妝開淺靨繞臉傳斜紅張琴未調軫飲吹不全終自知心所愛出入仕秦宮誰言連尹屈更是莫敖通輕軺綴阜蓋飛轡轢雲驄金鞍隨繫尾銜瓌映纓驂戈鏤荆山玉劒飾丹陽銅左把蘇合彈傍持大屈弓控弦因鵲血挽繒用牛螉弋獵多登隴酣歌每入豐暉暉隱落日冉冉還房瀧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流蘇將下帳象篦復韜筒霧暗窓前柳寒疎井上桐女蘿託松際甘瓜蔓井東拳拳恃君寵歲暮望無窮

從軍行　簡文帝

貳師惜善馬樓蘭貪漢財前年出右地今歲討輪臺魚雲望旗聚龍沙隨陣開冰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將軍號令密天子璽書催何時反舊里遙見下機來

泛舟横大江後二首　簡文帝

隴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石門留鐵騎冰城息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黄雲沙長無止泊水脉屢縈分當思勒燕然無用想羅裙

悠悠懸旆旌知向隴西行減竈驅前馬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迴山時阻路絶水亟稽程往年郅支服今歲單于平方歡凱樂盛飛蓋滿西京

鴈門太守行二首　簡文帝

輕霜中夜下黃葉遠辭枝寒苦春難覺邊城秋易
知風急旍旗斷塗長鎧馬疲少解孫吳法家本幽
并兒非關買鴈肉徒勞皇甫規
隴暮風恒急關寒霜自濃櫪馬夜方飼邊衣秋未
重潛師夜接戰略地曉摧鋒悲笳動胡塞高旗出漢
墉勤勞謝功業清白報迎逢非須主人賞寧期定
遠封單于如未繫終夜慕前蹤

京洛篇　簡文帝

南遊偃師縣斜上灞陵東回瞻龍首堞遙望德陽
宮重門遠照耀天閣復穹窿城傍疑複道樹裏識
松風黃河入洛水冊泉繞射熊夜輪懸素魄朝光
蕩碧空秋霜曉驅鴈春雨暮成虹由陽造甲第高
登還禁中劉蒼歸作相竇憲出臨戎此時車馬合
茲晨冠蓋通誰知兩京盛歡宴遂無窮

櫂歌行　簡文帝

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
船葉亂由牵荇絲飄為折蓮濺妝疑薄汗沾衣似
故湔浣紗流暫濁汰錦色還鮮參同趙飛燕借問
李延年從來入絃管誰在櫂歌前

怨歌行　簡文帝

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蛾眉本多嫉掩鼻特成
虛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秋風吹海水寒霜依
玉除月光臨戶駛荷花依浪舒望簷悲雙翼窺沼
泣前魚苔生履處沒草合行人蹤裂紈傷不盡歸
骨恨難祛早知長信別不避後園輿

鬪雞　簡文帝

歡樂良無巳東郊春可遊百花非一色新甲多奥
流能尾橫津漢車箱起戍樓玉冠初警敵芥羽忽
猜儔十日驕既滿九勝勢恒遒脫使田饒見堪能
說魯侯

行幸甘泉宮　簡文帝

雉歸海水寂象來重譯通吉行五十里隨處宿離
宮鼓轂恒入地塵飛暗上空尚書隨豹尾太史逐
相風銅鳴周國鐩旗曳楚雲䌽倖臣覆䠶羅從騎
新歌終董桃拜金紫賢妻侍禁中不羡神仙侶排
烟逐駕鴻

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　簡文帝

洛陽道

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遊童初挾彈蚕妾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果溢高箱

紫騮馬

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鐙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響跼多塵亂飛彫菰幸可薦故心君莫違

長安道

神皐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輪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

隴西行　簡文帝

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侶輕兵救邊急沙平不見虜嶂嶮還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汲烏孫途更阻康居路猶澁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長安路遠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芳樹　元帝

芬芳君子樹交柯御宿園桂影含秋月桃花染春源落英逐風聚輕香帶蕋翻叢枝臨北閣灌木隱南軒交讓良宜重成蹊何用言

燕歌行　元帝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時別夫壻金羈翠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遥遥夜亘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時成異節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斂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春臺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傷離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陲

昭君辭　沈約

朝發披香殿夕濟汾陰河於茲懷九折自此斂雙蛾沾妝疑湛露繞臆狀流波日見奔沙起稍覺轉蓬多胡風犯肌骨非直傷綺羅銜涕試南望關山

欝嗟峨始作陽春曲終成苦寒歌唯有三五夜明
月暫經過

從軍行　　沈約

惜哉征夫子憂恨良獨多浮天出鯷海束馬渡交
河雪縈九折嶝風卷萬里波維舟無夕島秣驥乏
平莎凌濤富驚沫援木闕垂蘿江颸鳴疊嶼流雲
照層阿玄埃晦朔馬白日照吳戈寢興動征怨寤
寐起還歌晨裝豈輟警夕壘詎淹和苦哉遠征人
悲矣將如何

豫章行　　沈約

燕陵平而遠易河清且駛一見塵波阻臨途引征
思雙劍受匣同孤鸞悲影異宴言誠易纂清歌信
難嗣卧聞夕鍾急坐閱朝光亟徃歡墜壯心來戚
滿衰志徂芳無冉馥淪灰定還熾夏臺尚可忘榮
辱亦奚事愧微曠士節徒感鄙生餌勞哉納及和
地遠託聲寄

却出東西門行　　沈約

驅馬城西阿遥眺想京闕望極烟原盡地遠山河
沒揺裝非短晨還歌豈明發脩服悵邅蹕瞻途耿
鄉謁馳蓋轉徂隴田星引奔月樂去哀鏡滿悲來
壯心歇歲華委徂貌年霜移暮髮晨物久侵晏征
思坐淪越清氛掩行夏戾原盪瀛渤一念起關山
千里顧丘窒

銅爵妓　　江淹

武皇去金閣英威長寂寞雄劍頓無光雜佩亦銷
爍秋至明月圓風傷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燭映
蘭幕撫影愴無從惟懷憂不薄瑶色行應罷紅芳

幾為樂徒登歌舞臺終成螻蟻郭

採菱曲　　江淹

秋日心容與涉水望碧蓮紫菱亦可採試以緩愁
年參差萬葉下泛漾百流前高彩隘通壑香氛麗
廣川歌出櫂女曲儛入江南絃乘黿非逐俗駕鯉
乃懷仙衆美信如此無恨在清泉

朱鷺　　王僧孺

因風弄玉水映日上金堤猶持畏羅繳未得異鳧
鷖聞君愛白雉兼因重碧雞未能聲似鳳聊變色
如珪顏識昆明路乘流飲淩棲

鼓瑟曲有所思　王僧孺

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幾銷靡無葉空落蒲桃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沙光陰復何極望促反成賖知君自蕩子奈妾亦倡家

白馬篇　王僧孺

千里生冀北玉鞘黃金勒散蹄去無已搖頭意相得豪氣發西山雄風擅東國飛鞚出秦隴長驅繞岷僰承謨若有神禀算良不惑瀄汩河水黃參差嶂雲黑安能對兒女垂帷弄毫墨兼弱不稱雄後得方為特峻心亦何已君恩良未塞不許跨天山何由報皇德

短歌行　張率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乃布長筵式宴親友盛壯不留容華易朽如彼槁葉有似過牖往日莫淹來期無久秋風悴林寒蟬鳴柳悲自別溪懽由會厚宣云不樂與子同壽我酒既盈我肴伊阜短歌是唱孰知身後

長門怨　柳惲

玉壺夜愔愔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輕陰綺窗清露濕網戶思蟲吟歎息下蘭閣含愁奏雅琴何由鳴曉佩復得抱宵衾無復金屋念豈照長門心

廣廣文選卷之五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詩

長安有狹邪行　庾肩吾

長安有曲陌曲陌不容幰路逢雙綺襦問君居近遠我居臨御溝可識不可求長子登麟閣次子侍龍樓少子無高位聊從金馬遊三子俱來下左右若川流三子俱來入高軒映彩旒三子俱來宴玉

桂聲清颸大婦襞雲裘中婦卷羅幬少婦多艷冶花鈿繁石榴夫君且安坐歡娛方未周

洛陽道　庾肩吾

徼道臨河曲層城傍洛川金門纔出柳桐井半含泉日起罘罳外車迴雙闕前潘生時未返遙心徒眷然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庾肩吾

桂宮連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陵鐘遙識新豐樹合殿生光彩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塵飛車馬度

戰城南　吳均

蹀躞青驪馬往戰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重圍名慴武安將血汙秦王衣為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采蓮曲　吳均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採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

銅爵妓　何遜

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簷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日出東南隅行　蕭子顯

大明上迢迢陽城射凌霄光照窗中婦絕世同阿嬌明鏡盤龍刻簪羽鳳凰雕逶迤梁家髻冉弱楚宮腰輕紈雜重錦薄縠間飛綃三六前年暮四五今年朝蠶籠拾芳翠桑陌採柔條出入東城里上

下洛西橋忽逢車馬客飛葢動襜軺單衣鼠毛織寶劒羊頭鞘丈夫疲應對從者輟御鑣柱間徒脉脉垣上幾翹翹女本西家宿君自上宮要漢馬三萬疋夫壻仕嫖姚鞶囊虎頭綬左珥鳧盧貂橫吹龍鍾管奏鼓象牙簫十五張內侍十八賈登朝皆笑顏郎老盡訝董公超

度關山　　王訓

邊庭多警急羽檄未曾閒從軍出隴坂驅馬度關山關山恒晻靄高峰白雲外遙望秦川水千里長

如帶好勇自秦中意氣本豪雄少年便習戰十四已從戎昔年經上郡今歲出雲中遼水深難渡榆關斷未通折衝凌絕域流遂警未息胡風朝夜起平沙不相識兵法貴先聲軍中自有程逗遛皆贖罪先登盡一城都護疲詔吏將軍擅發兵平盧疑縱火飛鴟畏犯營輜重一為虜金刀何用盟誰知出塞外獨有漢飛名

釣竿篇　　劉孝綽

釣舟畫彩鷁漁子服水紈金轄茱萸網金鉤翡翠竿飲橈隨水脉急槳渡江湍湍長自不辭前浦有佳期船交橈影合浦深魚出遲荷根時觸餌菱芒乍罥絲蓮渡江南手衣渝京兆眉垂竿自有樂誰能為太師

妾薄命　　劉孝勝

馮姜朝汲遠徐吾夜火窮猶嗜井長逢慕隣燈欲未通五逐無來娉三娶盡凶終離災陽祿觀就廢昭臺宮乘屯迹雖淑應戚理恒同役傳蘇國婦故愛在房櫳毯眉歇巧黛啼妝落艷紅織書凌嘗錦斂

誦軼繁兮離劒行當合春牀勿怨空

武溪深行　　劉孝勝

武溪深不測水安舟復輕暫侶莊生釣還滯鄂君行棹歌爭後發謀鼓逐前征秦上山川險黔中木石幷林壑秋籟急猿哀夜月明澄源本千仞田峯忽萬縈昭潭讓無底太華推削成日落野通氣月極悵餘情下流曾不濁長邁寂無聲羞學滄浪水濯足復濯纓

公無渡河　　劉孝威

請公無渡河河廣風威厲檣傴落金烏舟傾汝舉
枻緋蓋空嚴祠白馬徒生祭銜石傷寡心崩城掩
孀袂劒飛猶共水魂沈魄俱逝君為川后臣妾作
江妃娣

怨詩　劉孝威

退寵辭金屋見譴斥甘泉枕席秋風起房櫳明月
懸燭避窓中影香迴爐上烟丹庭斜草徑素壁點
沓前歌起蒲生曲樂奏下山絃新聲昔廣宴餘杯
今自傳王嬙向絶漠宗女入和連鴈書猶未返角

馬無歸年昭臺有勝御曾坂無棄捐後薪隨後積
前魚誰更憐

思歸引　劉孝威

胡地憑良馬懷驕負漢恩甘泉烽火入回中宮室
燔錦車勞遠駕繡衣疲屢奔貳師已喪律都尉亦
銷魂龍堆求援急狐塞請先屯櫪下驅雙駿腰邊
帶兩鞬乘障無期限思歸安可論

妾薄命篇　劉孝威

去年從越障今歲沒胡庭嚴霜封碣石驚沙暗井
陘玉參久落鬟羅衣長挂屏浴蠶忌漆水條桑憶
鄭垌寄書朝鮮吏留釧武安亭勿言戎夏隔但令
心契真不見豐城劒千祀復同行

結客少年場行　劉孝威

少年本六郡遨遊遍五都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
蘇鷙羽裝銀鏑犀膠飾象弧近發連雙兔高彎落
九烏邊城多警急節使滿郊衢居延箭箙盡疏勒
井泉枯正蒙都護接何由憚險途千金募惡少一
揮擒骨都勇餘聊蹴踘戰罷暫投壺昔為北方將

今為南面孤邦君行負弩縣令且前驅

蜀道難　劉孝威

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雙流逆巇道九坂澀陽
關鄧侯策馬度王生歛轡還歛轡懼身危叱馭奉
王猷若恡千金重誰為萬里侯戲馬吞珠界楊舲
濯錦流沈犀厭怪水握鏡表靈丘禹山金碧有光
輝遷亭車馬尚輕肥彌想王褒擁節反更憶相如
乘傳歸君平子雲閟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

告逝篇　陶弘景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濬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臺賔倘能踵留轍為予道玄津

白馬篇　徐悱

妍蹄飾鏤鞍飛鞚度河干少年本上郡遨遊入露寒劍琢荊山玉彈把隨珠丸聞有邊烽急飛候至長安然諾竊自許捐軀諒不難占兵出細柳轉戰向樓蘭雄名盛李霍壯氣勇彭韓能令石飲羽復使髮衝冠要功非汗馬報效乃鋒端日沒塞雲起風悲胡地寒西征馘小月北去腦烏丸歸報明天子燕然石復刊

從軍行　戴暠

長安夜刺閨胡騎白銅鞮詔書發隴右召募取關西劍懸三尺鞘鎧累七重犀督軍鳴戰鼓巡夜數更鞞侵星出柳塞際晚入榆溪秦涇含藥鵨晉火逐飛雞通泉開地道望敵堅雲梯隂山日不暮長城風自凄弓寒折錦韝馬凍滑斜蹄燕旗竿上脆羌笛管中嘶登山試下趙憑軾且平齊當今丞谷

上唯用一丸泥

神仙篇　戴暠

徒聞石未爛未見坂停丸暫數盈虛月長隨晝夜闌辭家試興道逢師得姓韓閬山金靜室蓬丘銀露壇安平醞仙酒渤海轉神舟初飛喜退鳳新學法乘鸞十年生月腦六歲起星肝流瓊播疑俗信王類陽官玄都宴晚集紫府事朝看謝手今為別進憐此俗難

隴頭水二首　後主

塞外飛蓬征隴頭流水鳴漠處揚沙暗波中燥葉輕地風冰易厚寒深溜轉清登山一田顧幽咽動邊情

高隴多悲風寒聲起夜叢禽飛暗識路鳥轉逐征蓬落葉時驚沫移沙屢擁空回頭不見望流水玉門東

折楊柳二首　後主

楊柳動春情倡園妾屢驚入樓含粉色依風雜管聲武昌識新種官渡有殘生還將出塞曲仍共胡

笳鳴
長條黃復綠垂絲密且繁花落幽人徑步隱將軍
屯谷暗宵鉦響風高夜笛喧聊時暫攀折空足憶
園中
紫騮馬二首　後主
嫖姚紫塞歸蹀躞紅塵飛玉珂鳴廣路金絡耀晨
輝蓋轉時移影香動屢驚衣禁門猶未閉連騎恣
相追
蹀躞紫騮馬照耀白銀鞍直去黃龍外斜趨玄菟

端垂鞬還細柳揚塵歸上蘭紅臉桃花色客別重
羞看
出自薊北門行　徐陵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對古刹代郡隱城
樓屢戰橋恒斷長氷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
胡秋漬土泥函谷捋繩縛凉州平生燕頷相會自
得封侯
隴頭水　徐陵
别塗聳千仞離川懸百丈攢荊夏不通積雪冬難
上枝交隴底暗石礙波前響逈音咸陽中唯言夢
時往
洛陽道二首　徐陵
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
駝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潘郎車欲滿無柰擲
花何
洛陽馳道上春日起塵埃濯龍望如霧河橋渡似
雷聞珂知馬蹀傍幰見甍開相看不得語密意眼
中來

長安道　徐陵
輦道乘雙闕豪雄被五都橫橋象天漢法駕應坤
圖韓康賣良藥董偃鬻明珠喧喧擁車騎非但執
金吾
劉生　徐陵
劉生殊倜儻任俠遍京華戚里驚鳴筑平陽吹怨
笳俗儒排左氏新室忌漢家高才被攢壓自古共
憐嗟
長安少年行　沈炯

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
鞭步搖如飛燕寶劒似詩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
道邊道邊一老翁頹鬢如衰蓬自言生漢世少小
見豪雄五侯俱拜爵七貴各論功建章通北闕複
道度南宮太后俱長樂天子出迴中玉輦迎飛燕
金山賞鄧通一朝復一日忽見朝市空扶桑無復
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假問頹齡值福終子孫冥
滅盡鄉閭復不同淚盡眼方暗髀傷耳自聾杖策
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各有遇非敢訪童蒙

為我彈鳴琴　沈炯

為我彈鳴琴琴鳴傷我心半死無人見入竈始知
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自
霑霑

晨鷄髙樹鳴　張正見

晨鷄振翮鳴出迥擅奇聲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
衡摧冠驗遠石繫犬出連營爭棲斜揭幕觧翼横
飛度試飲淮南樂翻上仙都樹枝低且候潮葉淺
還承露承露觸嚴霜葉淺伺朝陽猜群怯寶劒勇
戰出花場當損黃金距誰論白玉璫長鳴逢晉帝
恃氣遇周王流名識暑國分影入陳倉不復愁衎
朗猶能感孟嘗

置酒高殿上　張正見

陳王開甲第粉壁麗椒塗高牕侍玉女飛闥敞金
鋪名香散綺幕石硯彫金爐清醪稱玉饋浮蟻擅
蒼梧鄒嚴恒接武申白日相趨容與升階玉差池
曳履珠千金一巧笑百萬兩鬟姝趙姬未鼓瑟齊
客罷吹竽歌喧桃與李琴挑鳳將雛魏君慙舉白

晉主媿投壺風雲更代序人事有榮枯長卿病消
渴壁立還成都

門有車馬客行　張正見

飛觀霞光啟重門平旦開北闕高箱過東方連騎
來紅塵揚翠轂赭汗染龍媒桃花夾逕聚流水傍
池迴投鞭聊靜電捐軫暫停雷非關萬里客自有
六奇才琴和朝雉操酒泛夜光杯舞袖飄金谷歌
聲遶鳳臺良時不可再驄馭轡相催安知太行道
失路車輪摧

白頭吟　張正見

平生懷直道松桂比貞風語默妍媸際沈浮毁譽中讒新恩易盡情去寵難終彈珠金市側抵玉春山東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楊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没胡塞班女棄深宮春苔封履跡秋葉奪妝紅顏如花落槿鬢似雪飄蓬此時積長嘆傷年誰復同

怨詩　張正見

新豐妖冶地遊俠競嬌奢池臺間綠綺桃李襍烟霞蓋影分連騎衣香合並車艷粉驚飛蝶紅妝映落花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紈玉牀珠帳卷金樓鏡月斜還疑蕭史鳳不及季倫家

輕薄篇　張正見

洛陽美年少朝日正開霞細蝶連錢馬傍趨苜蓿花楊鞭還却望春色滿東家井桃映水落門柳雜風斜綿蠻美清綺蛺蝶遶承華欲往飛燕館遥駐季倫車石榴傳瑪瑙蘭肴薦象牙聊持自娛樂未是鬬豪奢莫嫌龍馭晚扶桑復浴鵶

詠燕燕于飛應詔　江總

二月春暉暉雙燕理毛衣銜花美蘺靡拂葉隱芳菲或在堂間戲多從幕上飛若作仙人履終向日南歸

悲落葉　蕭綜

悲落葉聯翩下重疊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長枝交蔭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蕖雜凝露朝花翻亂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一霜兩霜猶可當五晨六旦已颯黃乍逐驚風舉高下任飄颺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各隨灰土去高枝難重攀

輕舉篇　王褒

天地能長久神仙壽不窮白玉東華檢方諸西岳童俄瞻少海北暫別扶桑東俯觀雲似蓋低望月如弓看棋城邑改辭家墟巷空流珠餘舊竈種柳發新叢酒釀瀛洲玉劍鑄昆吾銅誰能攬六傳還當訪井公

凌雲臺　王褒

高臺懸百尺中夕殊未窮北臨酸棗寺西眺明光宮城傍抵雙府林棗對相風書迴硫廬膀觀鳶飛廡銅𢠾開神女電梁映美人虹虞梢濫天罷鄴晉特懷忠莊生垂翠釣昭儀拒鬪熊馳輪有盈缺人道亦汙隆還念西陵舞非復鄴城中

對酒歌　庾信

春水望桃花春洲藉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暸山頭脯山簡接䍦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為洛陽賈

道士步虛詞四首　庾信

凝真天地表絕想寂寥前有象猶虛豁忘形本自然開經壬子世値道甲申年迴雲隨舞曲流水逐歌弦石髓香如飯芝房脆似蓮停鸞讌瑤水歸路上鴻天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要妙思玄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玄圃御班麟移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地境皆基遠天窓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為一林鶴巢堪煉石蜂房得貴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蓬萊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盧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群臣　隋煬帝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一作河執）武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超忽摐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巖驛馬上乘空烽火發借問長城侯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闕釋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步虛詞二首　煬帝

洞府凝玄液靈山體自然俯臨滄海島回出大羅天八行分寶樹十丈散方蓮懸居燭日月天步役風烟躡記書金簡乘空誦玉篇冠法二儀立珮帶五星連瓊軒觶卉露瑜井挹膏泉南巢息雲馬東海戲桑田回旗遊八極飛輪入九玄高蹈虛無外天地乃齊年

總轡行無極相推凌太虛翠霞承鳳輦碧霧翼龍輿輕舉金臺上高會玉林墟朝遊度圓海夕宴下方諸

升天行　盧思道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群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煎爲返魂藥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彫軒曳彩雲玄洲望不極赤野眺無垠金樓旦蹇嵼玉樹曉氛氳擁琴遙可聽吹笙遠詎聞不學蜉蝣子生死何紛紛

神仙篇　盧思道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鷄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寥廓鸞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丸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從軍行　盧思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

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鴈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出塞二首　薛道衡

高秋白露團上將出長安塵沙塞下暗風月隴頭寒轉蓬隨馬足飛霜落劍端凝雲迷代郡流水凍

桑乾烽徼桔槔遠橋峻轆轤難從軍多悪火召募
盡材官伏堤時卧鼓疑兵乍鮮鞍柳城擒胃頓長
坂納呼韓受降今更築燕然已重刊還喚傳介子
辛苦刺樓蘭

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火昊騰金氣文昌動將
星長驅䩾汗北直指夫人城絶漠三秋暮窮陰萬
里生寒夜哀笳曲霜天斷鴈聲連旗下鹿塞疊鼓
向龍庭妖雲墜虜陣暈月遶胡營左賢皆頓顙單
于已繫纓綫馬登玄闕鉤鯤臨北溟當知霍驃騎
高第起西京

昔昔鹽　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
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
空閨恒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
逐帷低飛䰟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
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
那能惜馬蹄

短歌行　辛德源

馳射鼎金溝戲笑上雲樓少妻鳴趙瑟侍妓轉呉
謳杯度浮香滿羽舉細塵浮星河耿涼夜飛月艶
新秋忽念奔駒促彌欣執燭遊

出塞二首　虞世基

窮秋塞草腓塞外胡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
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
金徽摧朽無勍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
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庭氛霧晞鼓鞞嚴朔氣原
野曠寒暉勳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待拜長平坂

鳴騶入禮闈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
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䰟揚桴度隴坂勒騎上
平原誓將絶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
騖戎軒懍懍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
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劒
日落風塵昏

白馬篇　王胄

白馬黄金鞭蹀躞柳城前問此何鄉客長安悪少

年結髮從戎事馳名振朔邊良兮控繁弱利劍揮
龍泉拔林扼彫虎仰手接飛鳶前年破沙漠昔歲
取祁連折衝摧右校搴旗殪左賢昆彌還謝力慶
忌本推儇海外平遐險來庭識負褰三韓勞薄伐
六事指幽燕良家選河右猛將征西山浮雲乙羽
騎蔽日引長旆自矜有餘勇應募忽爭先王師已
得雋夷首失求全鼓行狗玉檢乘勝蕩朝鮮志勇
期功立寧憚微軀捐不羨山河賞誰希竹素傳

操

神人暢　堯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
年豐有韻在坐敕予為害在玄中欽哉昊天德不
隆承命任禹寫中宮

南風操　舜

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峩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歙有
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讖
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
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箕子操

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柰何漆身為
厲被髮以佯狂今柰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
投河嗟復嗟柰社稷何

岐山操　周太王

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山烝民不憂兮
誰者知嗟嗟柰何兮予命遭斯

息鄹操　孔子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

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
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
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
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宜

歸耕操　曾子

歸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悖兮戲欷歸
耕來兮安所歸耕歷山盤兮

水仙操　伯牙

繄洞渭兮流澌濩舟楫逝兮仙不還移形素兮蓬

萊山歍欽傷宮仙石還

伯姬引　　保母

嘉名𥿄兮行彌彰托節鼓兮令躬喪歍欽何辜遇
斯殃嗟嗟柰何罹斯殃

貞女引　　魯次室女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合𣏌英兮脩身養
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
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思歸引　　衛女

涓涓泉水流及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
不移兮行不隳砕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
離厥菑
涓涓淇水流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
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㳄

霹靂引　　楚商梁

疾雨盈河霹靂下臻洪水浩浩滔厥天鏗䢘隆愢
隱隱闐闐國將亡兮喪厥年

獻玉退怨歌　　卞和

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洽谷巖巖中有神寶灼
明明穴山采玉難為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
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
之亂朱紛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
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
豈不怨

琴引　　屠門高

洒坐俱毋徃聽吾琴之所言舒長褎似舞兮乃褕
袂何曼奏章而却逶兮頗瞻心之所驩借連娟之

寒態兮假危酒酌五般泣喻而妖兮納其殻聲麗
顏歌長榆兮歎曰騎美人旖旎紛𥲑杻霜羅衣兮
羽旄夜褻圭玉珠參差妙麗兮被雲鬢登高臺兮
望青楳常羊唉還何厭兮帰來

偕隱歌　　祝牧

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窮刼之曲　　楚邑子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
所殺誅夷白氏族幾㓕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

痛助忉怛悉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晉兵縱騎虜京闕楚荊骸骨遭掘發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莊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吴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

鼓琴歌　趙武靈王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相和歌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

人猗

琴女歌

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歸風送遠操　趙飛燕

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

於忽操　龐公德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可有於

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束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既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聆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榱櫨桷椽之累重顧柱小之柰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雛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

後噫雛兮豕死以是兮

槃操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悕予心悲還原息陬

挽歌

薤露行　張駿

在晉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無良臣艱亂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權綱喪典刑愚猾窺神器牝雞又晨鳴哲婦逞幽虐宗祀一朝傾儲君縊新昌帝執

金墉城禍釁萌宮掖胡馬動北垌三方風塵起獫狁竊上京義士扼素腕感慨懷憤盈誓心蕩衆狄積誠徹昊靈

宣貴妃挽歌　江智淵

桂𣯓來塵寂琁俎竟虛存雲松方霜露風草已聲原

趙郡王配鄭氏挽詞　盧詢祖

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牀空

彭城王挽歌　盧思道

旭旦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繞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襍歌

彈歌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皇娥歌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

白帝子歌

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琵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箕山歌　許由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爪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哀慕歌　季歷

先王既徂長寘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勝望荊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

誰訴此憂

臨河歌　孔子

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
為斯

蟪蛄歌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鵜鶘歌

鵜兮鶘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狐鷡歌

駌彼鳴鷡在巖山之唫

成人歌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
皐為之衰

宋城者謳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来

驂乘答歌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烏鵲歌　韓憑妻何氏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穗歌　晏子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
上之靡弊也

齊役者歌

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

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

萊人歌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

齊人歌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
國憂

松柏歌

松邪柏邪建共者客邪

楚人歌

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申包胥歌

吴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来告急

被衣歌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楊朱歌

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引聲歌　莊周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思歸引　楚王子

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庚癸歌

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越謠歌

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河上歌

同病相憐同憂相捄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烏鳶歌　王夫人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

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還兮於乎始事
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
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
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
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
情憤惋兮誰識

采葛婦歌

葛不連蔓棻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
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

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
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
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河梁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
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
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
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祠洛水歌　秦始皇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
禱色連三光

秦始皇時民歌

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
拄

甘泉歌

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
石大如塸

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金陵

下餘石大如篋土屋

巴謡歌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
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幽歌　趙幽王友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
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
良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財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

託天報讎

脩成歌　　廣川王去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内茀欝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顧棄軀死無悔

司馬相如琴歌

鳳兮鳳兮皈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李陵與蘇武別歌

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舂歌　　戚夫人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琴歌　　蔡邕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琴思楚歌　　王逸

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乃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古怨歌　　竇玄妻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祝衄歌　　焦先

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羖䍽

采薪者歌　　阮籍

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

雄亭亭在須臾歷歷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
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亾虜威武
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
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
變化更相催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
理負薪又何哀

讌飲歌　司馬懿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逢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
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

武陽

懊儂歌　綠珠

絲布澁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
孟津

情人碧玉歌　孫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
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君不羞赧廻身就
郎抱

桃葉歌　王獻之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來
迎接
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
殷勤

扶風歌　鮑照

昨辭金華殿今次鴈門縣寢卧握秦戈棲息抱越
箭忍悲別親知行泣隨征傳寒烟空徘徊朝日乍
舒卷

勞歌二首　伍緝之

幼童輕歲月謂言可久長一朝見零悴歎息尚秋
霜逝邅已窮極疢痾復不康每恐先朝露不見白
日光庶及盛年時暫遂情所望吉辰既乖越來期
眇未央促促歲月盡窮年空悲傷
女蘿依附松終已冠高枝浮萍生託水至死不枯
萎傷哉抱關士獨無松與期月色似冬草居身苦
且危幽生重泉下窮年冰與澌多謝負郭生無所
事六奇勞為社下宰時無魏無知

謡

綏山謡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西王母吟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群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維天之望

鸜鵒謡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靈寶謡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秦人謡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三秦記民謡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黄金子午蛇盤烏櫳勢與天通

河圖引蜀謡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列女傳引古謡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誦

輿人誦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恭世子誦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歳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

孔子誦

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

又誦

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有焱氏誦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朱儒誦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子産誦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

又誦

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齊人誦

天口駢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雜詩

思友詩 一作思高恢　　梁鴻

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失題　　孔融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幾 或作成 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與劉伯宗絶交詩　　朱穆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塡腸滿膆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

從此訣各自努力

盤中詩　　蘇伯玉妻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饑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

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
數華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
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代劉勳妻王氏雜詩二首　文帝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
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
奉遠望未爲遥踟蹰不得並

雜詩二首　阮瑀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
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鷄鳴
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我行自凛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
復當離别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鬭雞　劉楨

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
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
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鳶　劉楨

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横怒起意氣凌神
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牆屋飛毛從
風旋庶士同歎贊君射一何妍

鬭鷄　應瑒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
賓二部分曹伍群鷄焕以陳雙距解長緤飛踴超
敵倫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夕勝負
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群四坐同休贊賓

主懷悦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三叟　應璩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歳相與鋤禾
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内中嫗
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卧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雜詩　應璩

散騎常師友朋（疑作朝）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
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秉（疑作秉）法憲彤管

弭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
寺齊榮秩百僚所瞻顧

失題　何晏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顧為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嘲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

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嗜唅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沲莫謂為小事亦是一大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酒會詩　嵇康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中宮詩　成公綏

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睢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與妻李夫人聯句　賈充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歎息亦何為但恐大義

虧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我心子所達子心我所知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

嬌女詩　左思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𢙣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畫輕妝喜樓邊

館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戳美眉頰
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翮上下絃
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摘冊青
日塵闇明義為隱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
葩掇紫蒂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
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
槅翰墨戢閑按相與數離逖動為鑪鉦屈屣疵任
之適止為茶荈據吹吁對鼎䥶脂膩漫白袖烟薰
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沱水碧任其孺子意蓋
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襍詩　張協

太昊啓東節春郊禮青祇鷹化日夜分雷動寒暑
離飛澤洗冬條浮飈解春澌采虹纓高雲文帆鳴
陰池冲氣扇九垠食生衍四垂時至萬寳成化周
天地移

伉儷　嵇含

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蘩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
須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綿夏搖比翼扇冬臥蛩
蛩氊餞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蒸同心梨暮炰
比目鮮把用合卺酳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
掇駢穗蘭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怨詩　翔風

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
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
自嗤

襍詩三首　楊方

獨坐空室中愁有數千端悲響答愁歎哀涕應苦
言彷徨四顧望白日入西山不覩佳人來但見飛
鳥還飛鳥亦何樂夕宿自作群

飛黃銜長轡翼翼回輕輪俯涉淥水澗仰過九層
山脩途曲且險秋草生兩邊黃華如沓金白花如
散銀青敷羅翠采絳葩象赤雲爰有承露枝紫榮
合素芬扶疏重清藻布翹芳且鮮目為豔采回心
為奇色旋撫心悼孤客俯仰還自憐踟躕向壁歎
攬筆作此文

南鄰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豐翹被長條綠葉蔽朱

柯因風吐徽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羡此木願徙著予家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葩爾根深且堅予宅淺且洿植立長無期歎息將如何

七夕觀織女　王鑒

牽牛悲殊館織女悼離家一稔期一宵此期良可嘉赫奕玄門開飛閣鬱嵯峨隱隱驅千乘闐闐越星河六龍奮瑤轡文螭負瓊車火丹秉瑰燭素女執瓊華絳旗若吐電朱蓋如振霞雲韶何嘈嗷靈鼓鳴相和停軒佇高盼眷予在岌峩澤因芳露沾

恩附蘭風加明發相從遊翩翩鸞鷟羅同遊不同觀念子憂怨多敬因三祝末以爾屬皇娥

詠秋　江逌

祝融解炎轡蓐收起凉駕高風催節變凝露督物化長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鳴鴈薄雲嶺蟋蟀吟深榭寒蟬向夕號驚飈激中夜感物增人懷悽然無欣暇

採藥詩　庾闡

採藥靈山嶸結駕登九嶷懸巖溜石髓芳谷挺丹芝泠泠雲珠落漼漼石蜜滋鮮景染冰顏妙氣翼冥期霞光煥藿靡虹景照參差椿壽自有極槿花何用疑

感婚詩　張華

駕言遊東邑東邑紛禳禳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窈窕出閨女嬿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韡燁衆親盛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讀山海經十二首　陶潛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向俗中言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
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
長年

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
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
見燭

粲粲三株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
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
母心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
渠央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
身後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
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
可待

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
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
足恃

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
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
君子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
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
及哉

諸人共講老子　湛方生

吾生幸凝湛智浪紛競結流宕失眞宗遂之弱喪
轍雖欲反故鄉埋翳帰途絶滌除非玄風垢心焉
能歇大矣五千鳴特為道喪設鑒之誠水鏡塵穢
皆朗徹

七月七詠織女　蘇彦

火流涼風至少昊協素藏織女思北沚牽牛嘆南
陽時來嘉慶集整駕巾玉箱瓊珮垂藻㲲霧裾結
雲裳金翠耀華輜軿轅散流芳釋轡紫微庭解衿

碧琳堂歡宴未及究晨暉照扶桑仙童唱清道盤
螭起騰驤悵悵一宵促遲遲別日長

四月八日詩四首　　支　遁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泰朗朗玄夕
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
玉形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頹龍首縹蘂
翳流泠芙蕖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芬津霈四境甘
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
恬泊無所營玄根泯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
旦金姿艷春精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芳馨跡隨因
溜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啟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
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游華滄清凝玄
聖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衡恬和靈知湍
性命動為務下尸寂為無中鏡

真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兆衎邑漂景闢浮
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被重靄九霄落
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

淚色身投步三小泰揚穀五道泯不為故為貴忘
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覼像也像彼
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為恭者惠跡為動
者行虛堂陳樂拜蔚然起奇榮疑似甄巇微我詠
作者情於焉遣所尚肅心擬太清

五月長齋詩一首　　支　遁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乘和
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己升
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
味城傍逸容研沖賾綵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
風吹玄芳騁汪道行溟婉婉化理長亹亹維摩虛
德音暢遊方卓犖妙傾玄絕致由近藏略畧微容
簡八言振道綱徵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
飈散同若揮夜光寓言宣所託意得筌自喪靄靄
妙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頹冥朗神軒張誰
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為海遊師櫂拖入滄浪
騰波濟漂客玄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三首　支遁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辰沐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脩窈窕八關客無楗自綢繆寂默五習真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室裏三界讃清休嘉祥歸宰相謁若慶雲浮

三悔啓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夜蕭索廷宥離飄颻隨風適踟蹰歧路隅揮手謝

內析輕軒池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房守真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閑日釋

靖一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飈灑隙牖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岐婆娑清川右泠風解煩懐寒泉濯温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詠大德詩　支遁

遐想存玄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熈生塗連惚恍既喪大澄真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在神往苟能嗣冲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懐附罔象交樂盈胸襟神會流俯仰大同羅萬殊蔚若充甸網寄旅海漚鄉委化同天壤

七夕一首　武帝

白日傾晚照絃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延風揚瞻言媚天漢幽期濟河梁服箱從奔軺紈綺闕成章觧帶遽迴軫誰云秋夜長愛聚雙情款念離兩心傷

為織女贈牽牛　顔延之

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慙無二媛靈託身侍天闕閶闔殊未暉咸池豈沐髮漢陰不夕張長河為誰越雖有促讌期方須涼風發虛計雙曜周空遲三星沒非怨杼軸勞但念芳菲歇

和元日雪花應詔　謝莊

從候昭神世息燧應頌道玄化盡天秘凝功畢地
寶筌鏞流七始玉息承三造妥斝下璇雞疊雪翻
瓊藻積曙境寓明聯萼千里杲掩映順雲懸搖裔
從風掃發旣燭徑前騰瑞光圖表澤厚見身末恩
踰悟生恥竦誠伀駕肅側志殊鑾矯

七夕夜詠牛女應制　謝莊

輟機起春暮停箱動秋襟璇居照漢右芝駕肅河
陰容裔泛星道逶迤濟烟潯陸離迎宵佩倏爍望

昏簪俱傾環氣怨共歇浹年心珠殿釭未沫瑤達
路已深夕清豈淹拂弦輝無久臨

石壁立招提精舍　謝靈運

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沈照貫終
始壯齡緩前期頹年追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
電起良緣迨未謝時逝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
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
宇析妙理

過瞿溪山僧　謝靈運

迎旭凌絕嶝映泫歸漵浦鑽燧斷山木掩岸墐石
戶結架非丹甍藉田資宿莽同遊息心客曖然若
可睹清霄颺浮烟空林響法鼓忘懷狎鷗鯈攝生
馴兕虎望嶺眷靈鷲延心念淨土若乘四等觀永
拔三界苦

維摩經十譬贊　謝靈運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消散歸虛
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

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
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華何由
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
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謂復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
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實勿起離合情會無百
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
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是娑婆盡寧當非
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敷資物效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

似群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
安情

浮雲

泛濫明月陰奮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
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
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
速慎勿空晉念橫使神理恧發已道易乎忘情長
之福

白雲　鮑照

探靈喜解骨測化善騰天情高不戀俗厭世樂尋
仙鍊金宿明館屑玉止瑤淵鳳歌出林闕龍駕戾
蓬山凌崖采三露攀鴻戲五烟昭昭景臨霞湯湯
風媚泉命娥雙月際要媛兩星間飛虹眺卷河泛
霧美輕絃笛聲謝廣賔神道不復傳一逐白雲去
千齡猶未旋

觀圃人藝植　鮑照

善賈笑蠶漁巧宦賤農牧遠養遍關市深利窮海

陸乘軺實金羈當壚信珠服居無逸身伎安得坐
梁肉徒承屬生幸政綏吏平睦春畦及耘藝秋場
早芟築澤閱既繁高山營又登熟抱鍤壠上餐結
茅野中宿空織已尚淳寧知俗翻覆

夢歸鄉　鮑照

銜淚出郭門撫劍無人達沙風暗空起離心眷鄉
畿夜分就孤枕夢想暫言歸嬌婦當戶歎繅絲復
鳴機慊款論久別相將還綺闈歷歷簷下凉朧朧

帳裏暉刈蘭爭芬芳採菊競葳蕤開奩奪香蘇探
袖觧纓徽夢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違驚起空歎息
恍惚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瀾異往
復風霜改榮衰此土非吾土慨慷當告誰

喜雨　鮑照

營社達群陰乇雲㭘積陽河井起龍蒸日晃歛游
光旗雲飛泉室震風沈羽鄉升霧浹地維傾潤瀉
天潢平灑周海嶽曲潦溢川莊驚雷鳴桂瀨迴治
流玊堂珍木抽翠條突卉權朱芳闢市欣九賦㕔

廪開萬箱無謝堯為君何用知柏皇

秋夜一首　鮑照

遁跡避紛喧貨農棲寂寞荒徑馳野鼠空庭聚山
雀既遠人世歡還賴泉卉樂折柳樊場圃負綆汲
潭壑霽旦見雲客風夜聞海鶴江介早寒來白露
先秋落麻壟方結葉瓜田已掃籜傾暉忽西下迴
景思華幕攀羅席中軒臨觴不能酌終古自多恨
幽悲共淪鑠

冬至　鮑照

舟遷莊甚笑水流孔急歎景移風度改日至晷迴
換耿耿負霜鶴皎皎帶雲鴈長河結瓓玕層冰如
玊岸哀哀古老容慘顏䫇歲晏催促時節過逼迫
聚離散美人還未央鳴箏誰與彈

鸞鳴　范泰

神鸞棲高梧爰翔霄漢際軒翼颺輕風清響中天
厲外患難預謀高羅掩逸勢明鏡懸高堂顧影悲
同契一激九霄音響流形已斃

襍詩一首　王微

桑妾獨何懷傾筐未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却不肯

捨妾悲叵陳訴填憂不銷冶寒鴈歸所從半塗失
憑假壯情抃驅馳猛氣捍朝社常懷雲漢慙常欲
復周雅重名好銘勒輕軀願圖寫萬里度洮漠懸
師蹈朔野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奚處埋旍麾
何處喪車馬拊心悼恭人零淚覆面下徒謂久別
離不見長孤寡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
不歸收顏今就櫝

園中秋散　鮑照

貧疾固無豫晨衿悵已單氣交蓬門踈風數園草
殘荒墟半晚色幽庭憐夕寒既悲月戶清復切夜
蟲酸流枕商聲苦驗殺年志閑臨歡不知調發與
誰與歡儻結絃上情豈孤林下彈

貧士詩　　蕭　璟

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衣五月披裘
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
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輅雖云丈夫志終淡
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二首　　鮑令暉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怨
晨芳華宣衿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逝飄迹事
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復度春
君子將遥役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
枕題用常著心枕以憶同寢行行日已遠轉覺思
彌甚

淨行詩八首　　王　融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墻雖兩容幽夜有四
知炎山歘烈火冰澗市寒凘羅城振雲幕鋒樹欝
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宣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
欲何為
韞石諒非真餙攏信為假竊服皐門上濫吹淄軒
下鳳祀徒驚心騶文終好野實相宣或照浮榮未
能捨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已矣歌鄭聲無然
亂周雅
心怨動紛繞情怡輙遷互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
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天伐實

脩娉慾網必虧生繁豈或全兎耿耿夜何期悠悠
終肯悟
端襟測煩海矯步窺埃氛三受猶絕兩八苦若浮
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
山群燈祇開遠照香宇薦嘉薰俛首睇人俗信矣
靜為君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北郭
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為仁逢衣昭往業習善會
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名且云重豈若

樹良因
冬狐理豈毳春螢緒輕絲　形骸翻爲阻心識還自
欺華榮覊卝日生平少年　時驅車追俠客酌酒矣
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　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
情愛辭
蘭室改蓬心旃崖變伊草　丹青有必渝絲欒豈常
皓曲棘且絕直詭木隨彫　藻一篑或成山百里倦
中道隆漢乃王臣失楚信　无保勉矣德不孤至言
匪虚造

金山嚴寶㑥璚晼列瑤黃墻瓜議不窒檐蕨豈能
棲淨苍莊思序慧沼盟身倪六群儻末一七衆固
恒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超以悟襄野
竟何迷

和南海王殿下詠秋胡妻七首　王　融

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佩紛共自遠結鏡待君
明丑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忍千里幽閨積
思生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樹升夕烟層樓滿初

月光陰非或異山川屢難越輟泣掩鉛姿搔首亂
雲髮
傾魄屬徂火搖念待方秋凉氣承宇結明熠儵堦
流三星亦虛睽四屋慘多愁思君如萱草一見乃
忘憂
杼軸鬱不諧契濶彌新故翔風櫚上發寒鳥林間
度客遠之衣裘歲晏饒霜露參差與別緒依遲起
離慕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㣲景不告勞瞻途寧遽

遠何以淹歸轍蠶妾事春晚送目亂前華馳心迷
舊娩
椒珮客有結根芳歧路隅黄金徒以賦白珪終不
渝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蹰遥車及枌巷流日下
西虞
披帷帳有望出門遲所欲彼美復來儀懸顏變欣
矚蘭艾隔芳臭涇渭分清濁去去夫人子請殉川
之曲

秋夜講解　謝　朓

四緣去誰肇七識習未央沈沈倒營魄苦陰蹙愁
腸琴瑟徒爛熳姱容空滿堂春顏遽終日秋壟終
茫茫孰云濟沈溺假頹託津梁惠唱槁泉湧妙演
發金相空有定無執實固兩忘自來乘首夏及
此申暮霜雲物清晨景衣巾引夕涼風振蕉蓬裂
霜下梧楸傷六龍且無借三相寧久長何時接靈
應及予同舟航

詠博山香爐　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
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烟下刻蟠龍勢矯首半
銜蓮旁為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
弄餘妍榮色何雜揉縟繡更相鮮麏麚或騰倚林
薄杳芊眠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
露湛曲池蓮寒蟲悲夜室秋雲沒曉天

十喻五首　武帝

幻

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
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

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如炎

亂念矚長原倒見望遙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
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
無形熱緣熱惱逼渴愛渴心生

靈空

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
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受性洞遠十相法
靈沖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乾闥婆

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
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烟皆從妄見起非是物
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又玄

夢

耳寢隨四坐蓋睡衣五衆達從競分諍美惡相戲
弄出家為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
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代蘊蜀國婦　武帝

良人如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甚愴愴獨涼枕慅慅孤月帷忽聽西北鴈似從東海湄果銜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胡羊久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誓遠勞同穴詩

擣衣　　武帝

駕言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緑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黃金風但清夜明月

懸洞房嫋嫋同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低紅粧朱顏日已興眄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戲作　　武帝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絕高唐綿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況茲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施慙芳徒聞珠可美定自之明璫

七夕　　武帝

白露月下圓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膏依曉煎昔悲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兩情懸

開善寺法會　　昭明太子

棲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結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迷遠樹新霧起

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欝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烟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邈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曆鏡湛無方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垂露光

同泰僧正講　　昭明太子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源絕有際離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群

覺鷲寶珠分水相須彌會已形學徒均染疊遊士
譬春英伊予寡空智徒深愛怯情舒金起祇苑開
筵慕肅成年鍾儵從變弦望懸舒盈今閒火林聚
淨土接承　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
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玄言清何因動
飛戀暫使塵勞輕

鍾山解講　昭明太子

清宵出望園詰晨屆鍾嶺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
靜暾出巖隱光月落林餘影紆紛入桂密坡陁再

城永伊予愛丘壑登高至節景迢遞覩千室迤邐
觀萬頃即事已如斯重茲遊勝境精理既已詳玄
言亦兼逞方知蕙帶人囂虛成易屏眺瞻情未終
龍鏡忽遊騁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潁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昭明太子

法苑稱嘉柰慈園羨脩竹靈覺相招影神仙共棲
宿惠義比瑤瓊薰染猶蘭菊理玄方十算功深似
九築華水皤銀舟方衢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勞
多累蓄因茲闡慧雲欲使心塵伏入水潤焦芽三

明啟群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
徵祛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諭斯滄海
變辟彼菴羅熟妙智方縛錦深詞同霧縠善學同
梵爪真言異銅腹邃迤合蓋城葳蕤布金郁珠華
陰八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雁飛翻覆高
談屬時聽寡聞終自惡曰麗鶖鶩氣風度踟躕屋
落藹散遠香霏雲卷迤旗曠濟同衆園中乘如竹
獨後燄難堅明初心易觿縮應當雛花水無令垂
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宿器月希留影心灰

庶方撲視愛同采蜂遊善如原萩八邑仙人山四
寶神龍澳藥樹永繁稠禪枝詎凋槭以茲悅聞道
庶此優馳逐願追露寶車脫屣親推轂

十空六首　簡文帝

如幻

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冰
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膚識屢
邅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水月

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沈鈎非關顧兎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如響

疊嶂迴參差連峯欝相拒遠聞如句詠遥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成顛倒群徒迷塵縛侶慜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如夢

秕駕良難辯同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眞如

如影

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晝卷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眼入俱持動惑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鏡象

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仁壽含萬類淮南辯

四鄉終歸一亾有何關至道場

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　簡文帝

美人稱絶世麗色譬花叢雖居李城北住在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游淇上水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遶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江浦珮羞使春閨空

織女贈牽牛　沈約

紅粧與明鏡二物本相親用持施點畫不照離居人往𥨊雖一照一照復還塵塵生不復拂蓬首對河津冬夜寒如此寧遽道陽春初商忽云至暫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

詠擣衣　王僧孺

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池上紫風飄庭裏綠下機鶩西眺鳴砧遽東旭芳汗似蘭湯彫金辟龍燭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別鶴悲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𥨊念　吳均

圓圓珠暉轉炤炤漢陰移箕風入桂露璧月滿瑤池樹青草未落蟬涼葉已危還深長夜想顧憶臨邛危芳杜果蕪沒纓帶欲何為

夜聽擣衣　　庾信

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擊節無勞鼓調聲不用琴並結連枝縷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同心竹葉椀雙去雙來滿裾裾不奈長衫袖偏宜短龍文鑲剪刀鳳翼纏篸管風流響和韻哀怨聲慢斷新鼙繞夜風嬌轉滿空中應聞長樂殿判徹昭陽宮花鬟醉眼纈龍子細文紅濕摺通夕露吹衣一夜風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鼙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掾新月動金波秋雲泛濫過誰憐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栩陽離別賦臨江愁思歌復令悲此曲紅顏餘幾多

奉和月夜觀星　　蕭琮

陽精已南陸大曜始西流夕風凄謝暑夜氣應新秋重門月已映嚴城涌漸脩臨風出禁樹度月蔽層樓靈河隔神女仙轡動星牛玉衡指棟落瑤光對幌留徒知仰閶闔乘槎未有由

奉和月夜觀星　　袁慶

六龍出匿影顧兔始馳光戎井傳宵漏山庭引夕涼宸居多勝託閒步出琳堂爛爛星芒動耿耿靖河長青道移天駟北極轉文昌喬枝猶隱畢絕嶺半侵張仰觀晉王裕曆作動金相無庸徒抱寂何以繼連章

襍擬

擬古　　張華

松生壠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崑崖剛風㧞山籟朋鳥夜驚離悲涼貫年節葱翠恒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紹古辭七首　　鮑照

循生湘水側菲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在玉几

前三川窮名利京洛富妖姸恩榮難久恃隆寵易衰偏觀席妾悽愴覩翰君弦然徒抱忠孝志猶為劉菲遷

昔與君別時蠶妾初獻絲何言年月駛寒衣已擣治絲纊多廢亂篇帛久塵緇離心壯為劇飛念如懸旗石席我不爽德音君勿欺

琴瑟涼海風竦竦寒山木紛紛羈思盈憮憮夜弦促訪言山海路千里歌別鶴絃望空谷嗟形音誰賞錄幸昔異人狀美貌改如玉徒畜巧言鳥不辭心疑曲

孤鴻散江嶼連翩遵渚飛含嘶衡桂浦馳顧河朔幾攢攢勁秋木昭昭淨冬暉愢前滌歡爵帳裏縫舞衣芳歲猶自可日夜望君歸

憑楹翫夜月迴眺出谷雲還山路已遠往海不及群徘徊清淮汭顧慕廣江濆物情乖喜歡守操古難聞三越豈少姿容態傾動君

開黛覩容顏臨鏡訪遙塗君子事河源彌祀闕還書春風掃地起飛塵生綺疏文往為誰設羅帳空

卷舒不怨身孤寂但念星隱隅

暖歲節物早萬萌迎春達春風夜㛹娟春霧朝晻靄歎蘭葉可採桑桑條易捋怨咽對風景悶瞀守閨閫天賦愁民命含生但契闊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

學古　鮑照

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親會得兩少妾同是洛陽人嬛綵好眉目閑麗美腰身凝膚皎若雪明淨色如神驕愛生盼矚敎媚起朱唇衿服襍緹績首飾亂瓊珍調絃俱起舞為我唱梁塵人生貴得意懷願待君申幸值嚴冬暮幽夜方未晨齊衾久兩設角枕已雙陳願君早休息晉歌待三春

擬青青陵上栢　鮑照

涓涓亂江泉綿綿橫海烟浮生旅昭世空事歎華年書翰幸閒暇我酌子縈絃飛鑣出荊路鶩服指秦川渭濱富皇居鱗館匝河山輿童唱秉椒櫂女歌采蓮孚愉鸞閣上窈窕鳳楹前娛生信非謬安

用求多賢

古意贈今人　吳邁遠

寒鄉無異服氈褐代文練月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綖剬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誰爲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煎絲顏落風催電容華一朝改唯餘心不變

學阮步兵體　王素

沈情發遐慮紆鬱懷所思髣髴鬧簫管鳴鳳接瀛姬聯綿共雲翼嬿婉相携持寄言芳華士寵利不常期涇渭分清濁視彼谷風詩

擬相逢狹路間　荀昶

朝發邯鄲邑暮宿井陘間井陘一何狹車馬不得旋邂逅相逢值崎嶇交一言一言不容多伏軾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易博南面平原居北趣相如閣飛樓臨名都通門枕華郭入門無所見但見雙棲鶴棲鶴數十雙鴛鴦群相追大兄珥金璫中兄振纓緌伏臘一來歸鄰里生光輝小弟無所爲鬬雞東陌逵大婦織紈綺中婦縫羅衣小婦無所作挾瑟弄音徽丈人且却坐梁塵將欲飛

置酒高樓上　孔欣

置酒宴友生高會臨疎欞芳俎列嘉肴山罍滿春青廣樂充堂宇絲竹橫兩楹邯鄲有名倡承間奏新聲八音何寥亮四座同歡情舉觴發湛露銜杯詠鹿鳴觴謡可相娛揚解意何榮顧歡來義士暢哉矯天誠朝日不久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當年貴得意何能競虛名

相逢狹路間　孔欣

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如何不群士行吟戲路衢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凋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逾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嘗不暇誰肯眷桑樞無爲肆獨往只將困淪胥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詠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

擬青青河畔草　鮑令暉

褭褭臨牕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冷冷高堂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

從戎鳴絃憇夜月紺黛羞春風

擬自君之出矣　許瑤

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

擬靑靑河畔草　王融

容容寒煙起翹翹望行子行子殊未歸寤寐君容輝夜中心愛促覺後阻河曲河曲萬里餘情交襟袖珠珠露春華返璚霜秋照晩入室怨娥眉情歸為誰婉

擬明月照高樓　武帝

圓魄當虛闥淸光流思延延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烟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為銅鐵轡以感長樂前

擬古　昭明太子

晨風被庭槐夜露傷堦草霧苦瑤池黒霜凝丹墀皓跣條索無陰落葉紛可掃安得紫之術終然獲難老

擬沈隱侯夜夜曲　簡文帝

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帯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鑪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古意　沈約

挾瑟叢臺下徙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腸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錦衿無獨暖羅衣空自香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内傷

擬靑靑河畔草轉韻體為人作其人識節工

歌　何遜

春蘭日應好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枕向空床吹臺下促節不言於此別歌筵掩團扇何時一相見絃絶猶依軫葉落繞下枝即此雖云別方我未成離

古意　王僧孺

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帯落日映珠袍陸離関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鷄鶩寂寞隱蓬蒿

古意七首　吳均

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剪疏勒傍海掃沈黎劒光夜揮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鳴綿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未還

西都盛冠蓋九逵壓霧塞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玉鞭蓮花劒金苣流星勒聊為路傍人寫鞍長楸北

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依長薄蛾飛愛綠潭無由報君德流涕向春蠶

妾本倡家女出入魏王宮既得承琱輦亦在更衣中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猶言不得意流涕憶遼東

何處報君書隴右五岐路淚研兔枝墨筆染鵝毛素碧浮孟渚水香下洞庭路應歸遂不歸芳春空擲度

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幕歷懸冊鳳逶迤摇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能言

擬輕薄篇　何遜

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逵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肩排暝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倡女掩扇歌小

婦開簾織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黃鵠悲故群山枝詠新識烏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厭此時懽未極

學古二首　何遜

長安美少年羽騎暮連翩玉羈瑪瑙勒金絡珊瑚鞭陣雲橫塞起赤日下城圓追兵待都護烽火望祁連虎落夜方寢魚麗曉復前平生不可定空信蒼浪天

昔隨張博望辭帝長楊宮獨好西山勇思為北地

雄十年事河外雪鬢別關中季月邉秋重嚴野散
寒蓬日隱龍城霧塵起玉關風全狐君已復半殺
我猶空欲因上林鴈一見平陵桐

代美女篇　蕭子顯

邯鄲㲋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洧出豔趙復傾
燕繁穠既為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河
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古意　劉孝綽

燕趙多佳麗白日照紅粧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

長春樓怨難守玉階空自傷復此歸飛燕銜泥繞
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傍雕梁故居猶可念故人
安可忘相思昏望絕宿昔夢容光魂交忽在御轉
側定他鄉徒然顧枕席誰與同衣裳空使蘭膏夜
烱烱對繁霜

古意二首　顔之推

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顔色出入章華
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
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風塵
暗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兎穴宗廟霜
露沾朝市璧入邯鄲宮劍去襄城水未獲殉陵墓
獨生良足恥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窺明
鏡憂懷沒余齒

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荊隋侯曜我色卞氏飛吾
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駭白虹朝
暮生華彩燭燕秦聲價詎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
靈蛟迎千仞安可捨一毀難復營昔為時所重今
為時所輕顧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川岳下
抱潤潛其榮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光鳴校

七

七契　昭明太子

奚斯逸士肥遁棄榮蓮峰於焉剗跡灌水是用庇形口不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八聲卻巢父之所皆笑蘇門之為英鵠蓋龍旂初不關意鳳吹鼍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

不返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君子詞若湧泉言踰却秦之魯辯趍稷下之田欲抑則大鵬垂翅欲抗則尺鷃沖天聞逸士之懷寶乃拂衣而造焉駕兩驂之如手乘輕車之若流爰自纖徇徑造山周傍瞻虹見俯眺雲浮鳴鶴聒耳零霧蔽眸唯一埡之為阻無三逕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磴雖跋涉而不休覩逸士之所託其為居也寂焉而靡所聽瞋然而無所瞻三春蔓戶八桂攢簷蕪門鳥宿圭竇狖潛風來室搖霧下窓霑定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曰蓋聞智士不希循介仁者莫有迷邦傅說終受殷爵呂望遂啟齊封余敬吐誠而畢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潛幽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君子曰若夫火鍾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葉綠草含滋春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士萬鍾之家招搖隆富徵集豪華駕紫騮之馬乘青蓋之車出自高宇行無狹斜陶嘉月而結交遊藉芳辰而宴朋友望宜春以隨肩入長楊以攜手金盤薦美糯之珍玉杯

泛醲清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留（一作賤）光將夕飛觴引滿奮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雕蟲之賓加有清談之客論同炙輠藻若陵雲戴憑不能高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折無細不分擲簡玉振下筆蘭芬乃亦六藝擬非直三蜀箴聞屬處梟氣晚朗月潛曜清卮未閑宵景方照奇舞遞作名謳斯召約綽妍姿婉嫚宜笑綺縠風吹珠璣星耀齊竿飈參差之響趙瑟秦箏鏘之妙茲亦遊讌之至娛子能偕此而為樂

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䏻得性行樂從好山
南君子曰輔性和神實惟至味非直方今見重乃
亦一作其自古攸貴不周之和調腸補一作脯胃雖以
龍肝鑊炙豹一作貊舌猩唇劉氏之醢范公之麟鶴
出雲際鱘来江岷蒲組芬馥古聖所珍其酒則蒼
梧九醖中山千日取譬湛露擬之飴蜜百味交馳
三雅間出若其珍異則脩筵斯溢千品萬類不可
詳悉西毋靈桃南楚萍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湖
畔之柿江陰之橘張掖白柰恒陽黄黎河東洗大

隴蜀蹲鴟盃怡神甘口竆美極滋加以伊公調和
易氏燔爨傳車渠之梡置青玉之案瑶俎既已羅
奇雕盤復為美玩子䏻與一作從予而享之乎逸士
曰甘臙腸腐五味口爽伊人素畜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
通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比速躡景競驅騰黄躡
敢擬駿赤兔莫與爭途異態縺踡奇姿猗倚逸足
驟反遊雲移駃形函遊葉日不暇徙洒飾金羈之
昭晰加以玉鞍之輝煥連乾羅靡輕蘇縈爛逸氣

既為勝矚美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流絳汗風
起龍驤厌聲烏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
一作從予而乗之乎逸士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粤
今樂靜豈能感娛一作豈感吾娛
君子曰光形飾禮莫過鮮衣冠鵕鸃之長纓若曾
雲之零霏琅琊珩珮言飾于替飄飄輕裾是用雕
軀方空之縠弱紈之蕉暑絡炎而已却風未硜先
慯既唯照麗兼以輕鮮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
舒光至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狐稱美豐貂

表珍斯乃赤也所以去鄒孟嘗所以出秦步光之
妙榀具之華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飾以
蓮苍其任則百冶精鋭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為美
服襲稱臧固乃龍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幽通神
化其妙難詳將與逸士服之以相徉逸士曰紛締
避暑縕袍禦冬鮮麗綺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抽葉青葱結根善地擢幹華嵩
棲鳳魯山之側藏龍平陵之東拂曖睫之烏雲鼓
梢殺之雄風若亭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

班輸琢鍾製起玄倚形踰綠綺與金石而鏗鏘共絲竹而曼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樓之杞氏間以巴隴才僮邯鄲妙妓騁獸為之轍馳飛禽為之不徙加以荊和之飾照耀柘絲之絃激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辭高薰奏響溢之房竹來嶰谷律寫鄒昌再鼓而玄鶴集九成而儀鳳翔初音魚踊餘妙繞梁何止田文慷慨劉靖心傷而已哉中山清曲若折而和揚美目以流眄啟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望洛水兮有好仇縱輕櫂兮泛龍

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憩諸閣館玉宇明華文階爍爛旋題昭晰珠簾彪煥身託玳瑁之筵目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諸和性之樂豈非綺麗之觀哉逸士曰居茲四郭寧辨五音靡曼不極君子弗欽雖聞贍辭之銳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蘂初榮幕鶩北反沙雁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獵以娛情使櫪無伏馬巷靡遺行執戈於芊眠之野彎張於曠浪之陰養由輕盼則林摧鷙獸蒲且效技則虛下翔禽騰猿躍其足虓虎不擇音掩兔麟鹿既蔑古之焉有填坑淌谷亦恥昔之上林至於輕繳繞飛則連鴻鮮羽微纖始放則並鱗失波以綸玄泉之則寧願將遨之歌弭節言旋禽不可弄固旋眺覽足為京觀子雖山栖其從此玩逸士曰解網垂仁殷王美則聞聲不食孔聖淑音害春類而為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美養禾君人愛士澤被無垠光照郊鄙蒲輪必郯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子大

漢愧得人之盛有周慙以寧之美萬國若翕從一作同從流四海同使指刑措弗用囹一作理圄斯虛既講禮於太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載戢史無絕書銅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興歌元帥奇士庠序鴻生求禮義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除乘椽之義卻玳瑁之榮當朝有仁義之睦邊境無烟塵之驚信如四氣明並三光廚蓮挺茂堦蓂比芳瑞鹿擒素祥熊耀黃靈禽樂囿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協之應玉羊丹烏表色玉露呈瀼野絲垂

木嘉苗貫㮇固以德包于姒以道邁虞唐六合寧泰
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詎勞一卒西域獻
琛鹿蠡稽顙以慢惡㨄顱面縛而華音吾疑皆去鼻
飲之穴棄烏舉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福
比嵩岱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
哉逸士曰鄙人寡識守節山隅不聞智士之教將
自潛以糜軀請伏道而從命願開志以滌慮

七勵　簡文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於

遊水之側放心於自得之場情包六合德貫九方
巖栖谷飲絕際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
飛車翠蓋翔駕絳螭冊旌鳳轉碧幔雲移映玉軟
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橋一作嶠之復阻歷五
曲之巑危路入閬風道經通谷橋塗決澮路林蕭
蕭石磴穹窿松關重複羊腸望斷邃路迂餘非林
税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蘚苔沒砌幄葉斜
林千峰沓頂萬仞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
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磵龍陰聲音百籟響

寔介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
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欲說子以點語之術
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德寧忘潔己
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寔寄閑宮跨危樓於杼詣桂
日影於迎風玩靈華於傑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
照曜玉璧玲瓏文窓洞右飛閣凌東桂柱通光雄
梁亘日壁鏡鈕懸抽荷井出中宿錦筵長廊周密
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閑溫煦夏室含霜圖以珍

恠畫以禎祥青芽秋鶬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闈
樹君子於椒房迴風烟於璇題垂珠璣於玉箱文
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陟遊踐望遠通踈擢素藕
於石鏡搴蔓艸於康衢若荊山之琢玉似隨水之
弄珠若斯宮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
遊心蓬蒿未暇斯處公子曰夫靚粧嚴服託體必
嘉五綵擅美獨繭稱華組帷纂絲緹室含葩冊墀
聚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章甫雉綃霜
鮮秦絲園縷鳳色龍分鴛文鵲聚珊紛瑤席綺飾

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璘琄散似綴珠離如並續蜘蛛美巧越女調樞旻則桃笙竹席冬則青莞金鬚温麗瓊臺𡩜華承寢當户之縠大文之錦華蒲蒻之綺衾麗芬若之冊桃金蘇翠幄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餁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貞正乃使有伊之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廡天地之聲縠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鶯領玉精

離紅之膾勺藥之羹蒙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纍似縠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綷若乃越梅變實楚醴方添陳晨鳧之美味鷹雋鷲之肥甜洗以三危之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薤沸烈露葵繁舒芳旅之菜白霜之茹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卄茹素醥浮氣酃醪凝清獻三爵之瑜稚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輕蟻一作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藜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之清和緑綺麗琴冊山寶瑟纓器倕雕孤一作孫枝伶律奏白雪之楚縈陳芋席之吳疾躍烏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淅雖聲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户一作眉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宗遠一作表流歌於東夏出秘舞於京華金鈿設一作淺翠步搖藏苍遥同暮雨逼似朝霞髮髻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容紅粧綽約疾趨巧步霧袖芬

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娩珥瑤璫之陸離芬芳於梧一作吾春之苑灼爍於長州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彩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覩者盈淇令二鶯之綴莫使八鶴之增悲明君為之歛泣西施為之解眉於是蘭閨寂晚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酹半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簪轉咲思自親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逃

山巠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與六經樞機性道陰陽宵
寘昭王牒於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
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
仁商權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珠判二
氣之氛氳辨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工鳳書雲紀辭弘
八索辨崇三耳至如范睢拆脇豫讓拉齒禮竭中心
報深國士碎玉爭城藏圖鮮刎見碣石之金堤望楚
都之揚塹美陳平之反間搨子房之智謀想秦君之
傳器仁漢后之鮮裘此亦天下之奧籍得性之林圃
子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清顏頓解
高意曰僕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氳搆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
風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冦抑自犧年吐
霧藏妖聞之堯日至於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寳年
風猷駕曆美道德漏重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碩
人悖而無禮不沫皇仁於是騰三泉之宵漫戴五
旗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北邙拭龍泉

之雄劍瑩魏國之寳刀銛踰巨闕利擬豪曹至如
牽鈎壯氣斗膽豪心腰縁白玉帶珮黄金酬恩報
死剋遠長岑㹮裘白鷺耀耀青騅五王祭善十相
無遺連腰錦帶半足塵飛標威於鴈門之境振旅
於龍突之鄉若乃鶩沙絶岸苦霧綿長飛秋河曉碧
蕩蔥山黄紅頹素改玄疑班霜征夫抵掌而飲膳
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陣背却月而相望
旗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驂傷前鋒紛其易幟後
騎決其沙囊何湯雲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於是
呼韓頓顙黿兹銜璧羊牽旣桓熊山已積九截同
文八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
詔美此亦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外臣
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
璧儀照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勳熌滄海碧
徹黄河（一作流）黛文愛人育德澤等春雲（一作工）宣尼
茂典周姬禮容黄裳進士清襟俊童邦知改俗國
化移風賣樂無藏名之老河泗無洗耳之翁德星

夜映慶雲畫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既九茅
脊復三金船樣寶銀甕呈井康歌壤笑悅禮樞談
隆周謝德盛漢知慙慈照無疑化湛靈覺散滿弘
淳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無學三明鑒道六度
弘風出塵照若入冥觀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天
不愛寶地無隱瑞百神受職三苗奉義石策一作榮
紫泥繩金玉刺或託飄梁雨權附德而龍盤或織
箔渭濵祉藏名而鳳跂於是露點飾容溢泓澄於
王掌雲垂五采覆旖旎於偎樓漾醴泉於浪井拂

垂楊於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觀色
內動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
見機往聖儻不遺滕叟亦願順來命

七召　　梁　人

假是先生負茲勁遐狀群飛之器吉吊切高聲大呼也一本作叫占長字
俏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
不定鑒冊綠其無主聞鼓鍾以失聽至乃冬霰積
庭室靡人聲春苔滿野他無行者圖堵常閑曲突
無煙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壹一作噎燃驚論公

子開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
御以絡繹將有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
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灃溟有洞室
之窟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嶔岑而下上竹距石以
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肅瑟日無雲而曦
朗於是整容援刺縱履一作倒屣排門揚眉就席攀袂
而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
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群鳥獸以為娛處
貧賤而不作欲寘實於孤介乃貽譏隕穫至乃嗜

嗜死於道邊膂脊填乎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
刀以刻鶴身既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
於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衢以避影煎流
水以求水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妙
道譬之愈援於寒植同起尸於偎州寧顧聞乎先
生曰有為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棄於凝
滞幸求救於肓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
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
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

三休而更廻塗中宿而方迷雕墻屈曲以交牙網
户周流以重積既陰涔而影響亦呌嘯而廻（一作辟）
㒂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焜煌𤎖𧰼硱磳榑敞圓雲
霧之蔽虧狀神僊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恒響蜉
蝣動而晝喧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以寥沉亦遐
高而泱漭聞疾雷於階陛（一作板）弁犇星於帷幌亘
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疏交映
鏤檻相望鷟飛蓮井日落杏梁陽烏騫其将動雲
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

巑岏比滄溟之瀇瀁其中則有桂宮柏寢吳臺拓
館複道耽介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
映水見冊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於春滿
摘其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戊而為
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辨口傷實懼貽弊於節家且
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
熊蹯虛掌雞跖猩脣鰽（子林切）魚丙味玄犀五肉捨
夘鳳巢剖胎豹腰三𪊟其白七葅愜目蒸餅十字
湯官五熟梅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糅
蘇薮以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蹠
羹流歠蚳醬先嘗鱠溫湖之美䱇切丙穴之魴
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繭白似飛霜蘺有盈
丈之名桃表萬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
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㮨相南朱橘荔
枝沙棠蒲萄石蜜咸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
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

味開卬玉璣（疑）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
懷恳於御恡此盖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
先生曰不貴婾食寧甘醇酒既深悟於啇湯豈白
迷於奕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纖不細
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
華效施顰於宋里經（一作髫）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
微步（一作步障）於里（一作隍）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
看荅觀堵墻以颾沓傾城國以諠譁墨欲歸而抽

軨車欄也疑作軨車後横木也惠将返而廻古早至迺鄭衛繁聲
抑揚絶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孼哀響則春
臺之人惛焉而雪泣一作涕起一作怛情則崩城之婦嫣
然而微笑嶰谷調一作棲鳳之竹一作管龍門獨鵠之
柯緑珠絳樹宋獵韓娥青春婉娩上客經過開洞
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夅輕幔以徐来陽珠簾
而可見林披珠一作琳象簟展羅縱薦聽促柱之方進
聞廣聲之始囀歩想象以頓足婉蹣蹥一作蹁躚而拂
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

落日西懸綺霞映水娥月昇天解鸎鴦之繡被拂
距鸎之長氊燭中一作羽幃而動爛香山一作薰蕙帳而
微烟頽横襟以自昵脱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
妖蕩将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
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歳晩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
聊效殺於秋冬乃徙禽於艸澤蜀地五丁齊國二
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逹流赬一作赭蘭池照血
蹦飛影於未形赴犇星於欲滅華車隱隱轂騎闐

闐鼓譟諠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
之箭罝羅布其一目畢網周及三面大號驤驕鷹
名奔雷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迥趫危衝林跋撓
草随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雷擊陵陸鳥不及
飛獸不遑伏既前轥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跖疑作
蹠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攢視灑血之冊地見
飛毛之暗目傍窮刼剖勢極搜求文皮坐裂象尾
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遲犀拉齒
而夷由擒高楼之麈索走大樹之神牛鳫開弦而

跕墮猨抱木而啾啾笑楚王之雲夢耻漢帝之中
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
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内之豊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遷而欲舒顧兎纔滿庭蓂
紛而就落一作踆烏始照宮槐遷吹舒顧兎纔滿蓂遊何而就落譬光影於
飛浮比生靈於榧託攫攫孳肩轔轔方駕云怵迫
於毀譽獨敫勤於用舎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
前謝請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帶履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僊昇玉塵於萬里守金

竄於千年三户可度九轉難傳飛騰仌陸咀嚼炅玄若乃璧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夭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從乘追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窈窕見玉臺之相距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美珠於漢渚蕩遊玄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儼車澗採兮危實苑拔兮廻苍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

壽指中岳以為家此神儼之恍惚豈從我而蒭邪

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搆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厘既侍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籍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並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漆其衣冠五陵竊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譬如鍾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

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為曠耻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啟基方邃古而無疋先天定始比啟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

序憲章咸秩六府孔脩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招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泱泱大興道含弘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闊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畢照然無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塊覩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一作幽）群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祿野靡很顧之民樵者日金而知耻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連之足競豈西陸之能隣壁水道庠

亭之風石渠啟珪璋之盛奇士輻湊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小大之猷無寃民劉飛之物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赫赫政德洽於霸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欵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詠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非言辭之

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眞獨往之夫犇走而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説似王卮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覘秋毫却行而求鄢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攄志無時而可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一作附）後車

七誘　　蕭子範

幽遁公子不由義路不入禮門人主馬得為臣公

侯難以為客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邪谿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楊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熏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辟燭表質風湖大夫曰巫饌方丈蔥肴果器法磬吳韋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印之珎常山之果醴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菉於城隅見

者忘鋤而留矚行者下擔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標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廊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顧因之於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啟士命將朔方守邊御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於絶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麗駒龍文重於漢廐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纓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軒陽木夏伐放材剖劂之功並至鉤繩之妙咸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

户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
錦遍室冊青被土白珠之藨水精之柱綺井鏤而
重葩華桷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
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另旹五氣初運二靈
始分虵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
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茂放勳之文
思遍犀文甲之獻相継於天府金鸑銀烏之錫不
絶於史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
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卹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
請就刻於康衢

詔

封長沙王詔 五年二月　　高帝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
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
奪之地謂之番君 番蒲何反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
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復諸侯子等詔 五月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
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
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
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
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
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
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

令善遇高爵詔 同前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
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

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
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
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皆
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
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獻貲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
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

郡各以口数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

立南粤王詔 五月

粤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粤王

置守冢詔 十一月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三月詔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爲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差次功臣 二年春　呂后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

即位赦天下詔　文帝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十月　文帝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答有司請建太子第二詔 正月　文帝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開籍田詔 正月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粢盛民適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詔議法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擊匈奴詔 三年五月

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諭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

勸農詔 九月

文帝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議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

景帝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毄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毄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擊七國詔 三年

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

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呉王濞背徳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数請濞罪孝文皇帝寛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刼萬民伐殺無罪焼殘民家掘其丘壟甚暴虐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焼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讞獄詔 中五年九月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吏車服詔 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擧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訾筭詔 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猒也其惟廉士寡欲易

足今訾筭十以上廼得官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為吏十筭十萬也 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修山川祠詔 五月　武帝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歳事曲加禮

封丞相弘詔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禄厚德盛者

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户六百五十户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遣謁者巡行天下詔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説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勿收振貸詔 始元二年八月 昭帝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賜遺韓福等詔 元鳳元年三月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一云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嘉霍光詔 三年三月 宣帝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罷車騎等屯兵詔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赦為霍氏所詿誤者詔 九月

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甕謀為大逆（謀一作欲）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

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其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察吏詔（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改元神爵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産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琛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

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單于稱臣詔（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

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
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
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
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子孫昆弟
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
衆五萬餘衆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
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
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
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

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
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德懼不能任
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
怠公卿大夫其勗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
獨高年帛

罷角抵宮館等詔四年四月　元　帝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曠未得其人元元失
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
關東連遭災害饑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
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
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
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
至三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
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元　帝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

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
位而吉士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
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
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
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詔舉可充博士者陽朔二年九月　成　帝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
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

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天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禁車服奢僭詔 四年六月 成帝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雖有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者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罷樂府詔 哀帝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

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一云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

詔寬六百石以下吏罪 六月 光武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

詔二千石撫循百姓 六年正月

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省減吏員詔

天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或不足置長吏外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報臧宮詔 二十七年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

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上報北匈奴詔草 建武二十八年此雖未及上所傳云帝悉納從之又云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乃璽書報答則彪所擬詔必已用之矣今附見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邪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邪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叩閽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

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illegible]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

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即位赦天下中元二年四月　明帝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為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

東平王蒼辭歸國賜手詔八月見本傳　章帝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詔用安靜之吏正月　章帝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陽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

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興禮樂詔　　章帝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鈐曰述尭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数終曷以纉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尭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

心恧焉

禱雨詔甲申　　章帝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灾咎輙有開匱反風之應令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録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而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下丞相亮出師詔　　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

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㢢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静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将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

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
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
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恵寧亂克
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惣一彊衆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
載皆以不義凌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
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
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
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萬

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
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
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
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
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
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
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
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師弔其殘民他如
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封孔羨詔　魏文帝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
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
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
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
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
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

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
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
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
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
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答東阿王詔　明帝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
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

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諸國兄弟情禮簡忽妃妾之家膏沐䟽畧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

繼統詔　明帝

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

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因華詔　明帝

詔曰浪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君之矣望共勗之

即位詔　元帝

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

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疇咨庶政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莫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俾與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

戴逵襲玄之詔　孝武帝

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

園旅東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稱側席之望

救獘詔　　元帝

詔曰天下凋獘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獘昔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踈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况今日之獘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

恤琅琊詔　　元帝

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琊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繈負子來琅琊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

置諫鼓謗木詔　　元帝

王室多故姦宄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獘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錄吳將士名賢之後詔　　明帝

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脩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己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

修五嶽祠詔　　晉武帝

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視史鷹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僣禮瀆神縱欲

祈請曾不敢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祅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祅淫之鬼不亂其間

晋元熙二年禪位詔　　恭帝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来尚矣晋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曁元興禍難既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

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絶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彊宇遂乃三俘偽主開滌五都雕顔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黄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曆數寔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于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宋大明元年十月詔　　孝武帝

旒纊之道有乎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況世弊教淺歲月澆季朕雖劬力寓內未明求衣而識狭前王務廣昔代求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寔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隷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閭失理負謗未闢

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

宋大明七年二月詔　　孝武帝

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覧功成省風織表觀民六合苑校長州騰沙飛礫平嶽盪海蠢音合序鐃歌協節獻邑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天鑿瑞率宇竭歡思

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
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竝加洽
賚

廣廣文選卷之七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　校

詔

恤民詔　孝武帝

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焦北鄙嫠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河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寔朕由太官供膳宜從貶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訊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訊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讁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恤刑詔　孝武帝

詔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矞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廷尉遠邇疑讞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圄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並即以聞朕當悉詳

斷庾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

巡行詔　孝武帝

詔曰昔周王驥跡寔窮四溟漢帝鸞軫爰徧五嶽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宮創圖禮代天鬱世賀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舍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詳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

求士詔　順帝

昔聖王既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論物競道陂人詖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扆巡政日旰忘疲求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緗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剏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令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庾野無遺彥求瀲遐芬

王敬弘謚詔　宋順帝

詔曰夫塗秘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稟尚想遐芬興懷寤寐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為文貞公

即位詔　孝明帝

詔曰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

帝以太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子業凶嚚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齠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帝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宴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憑河必彰遂誅滅上宰窮釁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殪故猷兄弟以睚眦殲夷徵逼義陽將加屠膾陵

辱戚藩櫃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于朝
宣淫于國事穢東陵行汙飛走積豐罔極日月滋
深比逐圖犯玄宮志窺題湊將肆梟境之禍驕商
頓之心又欲鴆毒崇憲虐加諸父事均宮闈聲遍
國都鴟梟小竪莫不罷暱朝廷忠誠必加戮挫收
掩之旨𧆛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氣
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思
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器殆于馭索景祚危于綴
旒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憲大宋之基于焉而泯

武文之業將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曰
猾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絶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
猥以寡薄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
艱業業兢兢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
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為泰始元年賜爵二級鰥寡
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宿債勿復收犯鄉
論清議贓汙淫盜并悉先帝所徒之身特賜原遣
亡官失爵禁錮舊勞一依舊典其餘制謬封並皆
刊削

土斷詔　後廢帝

詔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川谷異制煥乎姬典故
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
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
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熾齊楚之族竝通籍新邑即
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
越聖武造運道一闕區貽長世之規中土斷之制
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饉凋流戎役惰散違鄉
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為永憲庶阜俗昌

民乂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
九服振玉軔於五都矣

宋泰始五年九月詔　明帝

夫箕潁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
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
關隴猶霽區縣澄氛偃武脩文於是乎在思崇廉
恥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佇歎其有貞棲
隱約自事衡樊鑿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
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

茂昭厥禮群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選舉詔　前廢帝

詔曰昔凝神佇逸磻溪讚道湛慮思才傅巖毗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資鈇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巵非嗜旨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招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遁棲信誠義行庶正長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克順彝倫咸叙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

南齊世祖追贈太尉王儉詔

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鑿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

齊世祖加贈豫章王詔

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

揔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愆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劔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

延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南齊籍田詔　世祖

詔曰夫耕籍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執良耜千畛咸事六稔可期教養克宣誠感兼暢重以天符靈既歲月鱗萃寶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穗之頴甘露凝暉於坰牧神爵饗耆於闌囿斯乃宗稷之慶豈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茲黔阜見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逋負在三年以前尤窮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

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農而粮種闕乏者並加給貸務在優厚

齊永明七年崇祀孔子詔　世祖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歎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斅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北齊天保七年十一月併省州郡詔　顯祖

崑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

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既乖為政之體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 靜反薄還淳苟失

其中理從刋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
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為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
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
内賓三江廻化拓土開彊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
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
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
併省一依別制

梁武帝立内職詔　沈約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壼闈失序漢氏所以喪

邦並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晉以来雖云簡薄而
内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縟遂設九
品且擬外朝塡委敬掖徵賚無巳自此相仍踵以
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
思所以立坊自邇貽歟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
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立皇太子詔　武帝

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
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
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
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能荷神器之
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内敏威惠外宣群
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為皇太子庶百年勝殘
方流餘慶畢世衍仁永固洪業

與何點手詔　高帝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
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
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巖光

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
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鄉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
也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沈約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
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蒭謩邃
遯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
无因奏達豈所謂浮沉靡陋遠邇無得者哉四方

士民若有欲陳刑政倫儗幽遠不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加侯景宇宙大將軍詔　　簡文帝

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群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扆則八紘共輳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啟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逖聽虞夏歇道彌新爰及商周末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

侵穴伊瀍俛從孔熾巢栖咸洛自晉𠑽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宸宮永久雖宋祖經略中原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　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蔦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獄昏偽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鼎叶暉剖析六韜鎔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虯翔奮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啟行奉茲廟算克除凶醜直以𠑽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纘長亂階異彼洋音同茲狩食偷竊偽號心希樂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撥亮黎蒸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

叡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

褒舊臣詔　　陳世祖

詔曰姬業方闡望載渭濱漢曆既融道通圯上若乃儲精辰宿降靈惟岳風雲有感夢寐是求斯固冊相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於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來垂諸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器物靈睠式甄光膺寶命雖基

明濬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宗王業故六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穎故領軍將軍擬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猷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荊汗馬終始勤劬莫不傾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勳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並配食高祖廟庭俾茲大猷永傳宗祏

建學詔　煬帝

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寖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歸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弘緒思洪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為隋文帝修定五禮詔　李德林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

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鄭羲改諡詔　孝文帝

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諡以善問殊乖其秉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

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徑違明典依謚法慱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詔答沈重表請還梁　　高祖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襟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晋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賜書

賜韓王信書六年秋　　高帝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遣使告單于元封元年十月　　武帝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漠北苦寒之地為

報石慶元封五年　　武帝

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堙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朕方荅氣應未能

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報胡建制天漢中　　漢武帝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答御史制　　漢武帝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黃金改名太始二年三月　　漢武帝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

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裹蹏以協瑞焉

報齊人延年　太始中　漢武帝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

賜丞相璽書　征和二年　漢武帝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報車千秋　征和四年　漢武帝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

賜陳遵璽書　永始中　成帝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傍知狀

賜張敞璽書　宣帝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竟寧元年　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惧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求言酖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
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
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
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
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繈褓之中而託于南面
之上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於

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
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體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
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
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報許后 河平陽朔中　成帝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
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
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
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
侯狗迫漢制牧相執持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
將相大臣懷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
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
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
賓服列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褒挾邪意猶不

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
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
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
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
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
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
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
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
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

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
長今乃大決漂没陸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絶紀
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
鳥焚其巢泰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
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
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
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
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揺祖

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
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
索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
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
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
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
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

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
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
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
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
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
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
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
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
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
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
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
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求究爰何不臧養
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
毋忽

與隗囂手書 疑當是十一月事　　光武

慕德樂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循服事殷況駑

馬銜刀不可強扶数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数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将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将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将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諭竇融勿為山陵 二十六年正月　漢光武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覇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報楚王英 八年　明帝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日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報東平王蒼書　章帝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数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灾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東平憲王葬賜策 八年三月　章帝

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其有靈保兹寵榮嗚呼哀哉

與東平王蒼書　章帝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

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章帝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静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寢遠孫心懐愴如何如何閲饗衛士於南宮因閲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

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䙰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盟誓

封爵之誓

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又

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漢呉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悪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幺麼尋丕凶蹟阻兵

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呉將復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晋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呉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

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愼司盟群臣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晉劉琨與叚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暴於草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玆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切台岳臣磾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殞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群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滋順如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胷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為郗車騎討蘇峻盟文　庚闡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

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危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翦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為會稽內史稱疾去郡於父墓前自誓文　王羲之

義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之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於今日稽顙歸誠自今之後敢渝變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也名教所不得容也信誓之誠有如皎日

陳覇先與王僧辯討侯景盟誓文　沈炯撰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衆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剞肝斮趾不𢟪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為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襁抱已上緦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覇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覇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

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覇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冊文

冊齊公九錫

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虜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寔

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歆靈繹海水群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慱陸造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汞劉構禍寔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

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為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泗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皆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灼今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枋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

張淹迷昧弗顧本朝受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閉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彊場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倂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披髮之容衍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

兹厥後僉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胄視險若夷短兵緣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皇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群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

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慓夫成勇魯不崇朝
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
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豐起戚蕃邘晉應韓
翻為讎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
形乎色後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
肆虐諸夏騷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崑崗玉
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
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
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

也衣粲無質劉秉攜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
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
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
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梟彼荊
漢獨為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
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
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
與徽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
心鼖鼓一麾亘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

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葷臺順軌此又公之功
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
宇宙勠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
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獨予一人永清四海是
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
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往哉邈乎無得而名焉
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
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啟蕃或攺

王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群辟爰
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
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
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
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
稽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
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
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
入作卿士外內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

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将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
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
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
號随事革其以相國揔百揆去録尚書之稱送所
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
印策其驃騎大将軍楊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
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
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

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
衍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
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
六佾之儛公翼賛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
内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
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
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錫公虎
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将
将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驤

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
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明發載懷爾恭禋祀孝敬之
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
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
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冊梁公九錫文

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為
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兹元輔應期挺秀
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

人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
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将授公典
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
早崩簡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
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
柄委之群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嗟類
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頻笑致災睚眦及禍嚴
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冥身無所宛頸引决
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

兆人之願援師聖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
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
明季年邊隙大啟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
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虜以長筭制之
環中排危冒險彊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
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
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
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歘猷雖遠戎狄內
侵憑陵關塞司邵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

甲長驚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
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
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
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已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
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棄甲捎師
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
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
弱咫尺勍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
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為彊鎮

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
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
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
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為洪流句吳於越巢
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
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
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
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
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

功也惟此群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
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檜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
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
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未臨全州穩服此又公
之功也姑熟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
公偏師啟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
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借
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
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

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
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陵任守
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
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鐘鞈鞳
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梟凶狡因之將逞拏
戮公奇謀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劾白
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
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未仕清
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崑崗已燎玉石同焚

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
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
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聞之者
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
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
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
隆萬葉是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囹
用寢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

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
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
進授相國改楊州刺史為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
南徐州之義興楊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
東陽十郡封公為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
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
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
王亮授相國楊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
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

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群后任總百司恒典
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
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
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
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
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
勞心稼穡念在人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
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
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鑿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玆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

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梁主冊陳王九錫文　　徐陵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為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窮陽九之危厄援（陳書作拯）橫流之（南史作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南史作岡）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曰者昊天不弔鍾亂于我國家漏綱吞舟強胡內鼎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抗橋山之痛已深太寶迍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群飛屠從徇於中原斬鯨鯢於蒙汜功滿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我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群胡孔熾藉亂乘問推納藩枝盜假神器

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吾齊都平我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彰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鑿爨越貊為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撝凶徒紛潰非其神武久從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脩李賁狂迷竊

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佗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謨雅筭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徼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為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賝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冦虜清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折心氣涌清霄神飛紫路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走懷同惡公仗此忠誠秉機勦定執沛令而鼜鼓乎

新野而擾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多艱方隅多難動門桀黠作亂衡山兵切池隍衆熏夷獠公以國盜邊境知無不為衂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嚮家遞為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各張高墉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陟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於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

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犇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蒸儲士有饑色公廻麾彭蠡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幾軍民轉漕會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檻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悅百戰無前承此軍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

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盜疊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奬師克在和鵲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祗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近明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所憑冦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啇鑰公五校裁撝三雄並奮右角沙潰左廣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氊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群鄂坂之隘斯開臯庾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

山河金湯險固蹠龍首以抗殿剪華岳以為城雖虜憑馬強兵自若公廻兹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歸於葉公漢老銜恩俱歡於司隷此又公之功也天子內難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群羝逐殫封豨莫不継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海而旋歸騎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

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啟狄心伊洛之間咸為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闕戎塵夜喧鉦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亙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欃槍驅其玁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推髻之首梟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滍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蠡鳴五湖小守安懐同惡公夙駕兼道衣製杖戎王斧將揮金鉦且戒袄寇震慴遷請灰釘藝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凶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蠡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頴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猷承規奉筭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未久群盜孔多浙右凶渠連兵搆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龍而

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濉然冰泮刑唐之所文命動其天威雷門之闇勾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覬兵滙澤勢震京師威迫巒夷已為東帝公論兵於朝堂之上決勝於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袄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泊交廣呂嘉既獲吳濞已擬命我還師征其不恪

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迴神旗於蠡
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尺割豆分竊帝偷
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析簡馳書風
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大夫之鄉
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拜手請吏款關此又公
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
寧秦宮之可視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
士胡服縵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
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詠較於斯日未足為

悲矣公求衣昧旦旰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邃邇
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復聞太始之風流
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
勲加之以明德成性合道盛德符天用百姓以為
心隨萬機以成務耻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
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宴長春生顯仁藏
用忠信為寶風雨弗騫仁惠為基牛羊勿踐功成
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
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

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滴露鄉
雲朝團晚映山車澤馬服馭金閑既昺煥於圖書
方㦲紲於史牒高勲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
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
樹藩長惣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決決東海
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
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
宇宙寧唯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
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

慙悖者也今授公相國以陳留等十郡封公為陳
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國建冢社昔姬
奭分陝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
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司空王通授相國印綬
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
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
三鉉任惣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惣
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
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

将軍揚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
為楨幹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
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䟽爵待農室
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以公調理陰陽爕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和同是
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玄闡
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
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
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巖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

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
茲明罰期在刑厝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
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混一車書括
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
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
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
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
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封宋公劉裕策

晉帝

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撓皇極賊臣桓
玄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岳既夷六
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
耻慨憤陵夷誠發宵寐既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
忠孝幽寄寔貫三靈爾乃介石勝機宣契畢舉訢
蒼天以為正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
百萬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衡鯨潰流暴
鱗奔漢廟勝遂加重氛載滌二儀廓清三光反照
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

為身濟猶靡厥爵況乃誠德俱深勲冠天人者乎
是用建茲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
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流風垂祚暉烈無窮
其降承嘉策對敭朕命

受禪策

晉恭帝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
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
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
公昔在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

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讓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兹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剋剏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苞仁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合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維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群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荅三靈之眷望

齊王禪位梁王策文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皡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蹔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已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兹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啟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曆應符啟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淤淫九域翦為仇讐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斮涉刳孕於是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兹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竝日月彝倫攸序則

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
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
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罔以
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
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
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發
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此闕藁街之使風
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為臣妾鍾石畢變事表
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為

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
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
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
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
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後魏帝禪位北齊王策命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
人非一姓昔放勛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
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晢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
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
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
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
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
靈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
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
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
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剗凶權
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冊梁

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徵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
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
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
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
無思不服圖牒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
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
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
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
於北面况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

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
戲其祗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
不盛歟

授江總尚書令策　陳後主

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帝彪謂之樞機
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
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
清規風流以為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為領袖故
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載遠其端

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
國可不慎歟

勑

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勑　沈約

欽惟遂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
惟靜民寧亂實由符運總集故能啟業垂統光宅
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懸非
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三象雲傾億兆與崑崗並燎
縉紳與薀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援袂

電擊風埽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
倍前烈齊民睨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
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
萬國川塋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
勞思與賢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
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
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懋爵佇效勿
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
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與何胤勑　武帝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
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
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
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
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秋待以
子陵之禮聽覽汎因角巾引見宵然汾射茲焉有
託一旦萬古良慟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
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誥

東巡誥　張衡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率群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執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祇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寔碩先帝載歆大宗以左右朕躬群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illegible]

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廣廣文選卷之八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　校

令

阿黨令　曹操

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弟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中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

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舉賢令　曹操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

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己亥令　　曹　操

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内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内自圖之從此

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絶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

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

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

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

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之推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

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廣詢令　文帝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

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與陽羨令劉孝儀令　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

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

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

葬徐則令　　晉王廣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飡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飡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

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宣德皇后重勸梁王令　任　昉

朕聞延夫好仁義在摩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龍窮神蘊徽章乎天植高輿中樽覩傾疊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艱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

山華草罔不率從用使商庭産蒸周闕樹梓傾宮既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役雲竿載路清蹕啟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亡與慚日旻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啓心霈然降志

教

臨雍州刺史教　唐　彬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

臨襄陽教　蕭　譽

昔之善為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曬致明是以龐參卹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吕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

中宵拊枕對按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内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懊弱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弥思啓告用袪未悟鹽梅舟檝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欵意

整市教　王彪之

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

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泼漏
假冒豪强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平弱之人專
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

與諸葛璩教　謝朓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轜高通德之稱
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
經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
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
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蕭驃騎發徐州三五教　江淹

州府紀綱沈攸之背慢靈極稽誅之日久矣況稱
兵江漢之上圖纍廟闕之下惡熾罪盈民靈所絶
朝廷以尅辰纂嚴令與夙駕吾任先責遠義兼常
慨挺刃投袂信見其時方當水斬龍蛟陸斷犀兕
雖烈士銜志壯夫抆槩然雲羅既舒亙廣威防所
統郡縣便普三五咸依舊格以赴戎麾主者飛火
施行

立學校招隱逸教　蕭安成王

夫鵷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
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
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
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竝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
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
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
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
引辟并遣喻意旣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
緘之歎

甄異張景願復讎教　簡文帝

夫理感禽魚道均荊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
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
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濮撫劒河南執
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罪
丁蘭雪耻擢以大夫之位

與僧正教　簡文帝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脩供具觀其

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
刻木鏤漆圖瓦盖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
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
既極去聖玆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
生之日則甃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棄
服離身毀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
如來俱藏一櫝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
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裡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縱
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

範終令越主懷恩匹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
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開名去煩見
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櫝緘匿玉毫封印
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
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
長掩似郊卿之避讐且廣廈雲垂崇甍鳥跂若施
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露日姿虧點月面琉璃
密窗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鷺不過蕪
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勒永使

准行

至南海郡求士教　王僧孺

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
丘此境三閭粵壤百越舊都漢開兵別分星臺部
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
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
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巖
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答移市教　庾信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宮妙篆猶致酒壚
之客況復德揔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
袂成帷卧轍攀車之人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書
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涼涯岸聖德謙
虛未安喧湫歆令吹簫舞鶴還迈舊鄽賣卜屠羊
請辭新闤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策問

詔問蔡邕災異 光和元年七月　靈帝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

群公卿士庶閏思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邑
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
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

敕文

遷都拜廟鄴宮敕文　孝莊帝

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大禮歸於禋祀大
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頹曆寧塞源於將竭
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
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瞻言往事
取則前脩乃襲去鄴用追遷亳定鄏鄴都卜世惟
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閟宮始就靈
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
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
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
恩取類澤風申肆青之令可大赦天下

移

移淮陽太守文

永明十年太歲其淮陰太守某移淮陽長大齊乘
乾得一清寧今皇上體聖居震纘戎昌緒仁澤之
所灑沾惠風之所偃靡威武之所騰驤刑政之所
宣暢浩浩乎其不可涯涘固能徼岷禺關夷海柘
沙渚道零山八徼承嗣九垓禔福含齒戴髮其樂
只且所以通歡魏境靜息邊民嗟爾黔垠共和優
忝而魏主不篤我信誓侮弱我慈懷憑陵我南城
寇擾我樊鄧元帥逞梟獍之心鋭卒畜蜂蠆之毒
蝇飛蕃棘蟻附池隍我聊命偏將執而俘之連左
袵於郊門頻編首於外闕有司將加誅焉天子弗
之許也重謁而請天子又不許也更從請所以置
之乃制詔曰昔虞帝欽明苗山記倒戈之陣夏君
踵武鈞臺載不戰之兵今鋒鏑陵邊彤雲入候加
討而後擒待征而知服此迺朕之凉德彼將何德
徒哀其積習爲性因染遂變不識天時用干人事
雖同濱率境自隔王臣直曰斯民獨爲係虜父母
生乖妻兒則違桑梓悠悠墳塋萬里情甚悲之可解
網改祝聽歸巢穴豈直隣好足鄙特以哀矜自中
以時資遣稱朕意焉已遵明詔部送所虜若干人

即日在界宜速近護時施故俾使幽荒之外知皇
王之德音故移

食移　　吳均

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綱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悲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覼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鷄有呼群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層廈高堂連閣洞房

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輙欵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欵君之餘江臯綠施之筍洞庭紫鼠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菹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懲義

爲侯景移梁朝文　　魏收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圓首含氣呈形咸揔之於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衝甲之秘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爲唯夫三江五湖九巒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

瞻星昧環拱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僞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彊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玆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栝途象胥提告推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咸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欵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克

念更知徒語闡利無匹夫之信好訾有助鬼之心
白頭爲賊曽莫自揆嘉文浮功苷於苟得罔顧揄
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微蔑民斯下矣
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趍走叨
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
群胡覆族雖狐癸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
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
可也大澤深山龍蛇竝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纖
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鏈盡力馳驟指

蹤投緤駑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處置之不
爭之地虛出韓鄭之間曽無戰伐之勤可言擢陷
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群小信納逋亡
刦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
出朱肇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
逆節拔本塞源以委身賊虜逼脇居民翻蕩城池
乂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寵以大
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
死生拯其鳥鑊之命全其虀粉之福時不暇浹翻

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非此類
至於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
毛之屬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
任其斮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麑食子有以可
親觀臧窮否恥其竝主獸心人面華裔同讐歸家
懼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臍之釁首領無地進退數
窮遂畀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
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浮芥之
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馬

爲蓋載颷爲重要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
我叛亡逼厭訾之侶鞠吾後之衆蟻攢蚋集侵竊
邊鄙恤患分災本不要於違僻違衆悖禮蓋神明
之所誅皇帝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
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
外禔福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
之力顧指則風雲摠至迴眄而山岳削平雖復旗
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師出而服等在我世所務
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徒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

爲功於一時示武於千載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
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
沈道分途兢馳批能舉輪之士翹關扛鼎之卒被組
橫矛執殳挺劍龍駒並躍騏子千群沸聒天壤蒸
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聯逞前驅
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荊楊烏合一朝
崩解塞川滿野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
親節將咸見擒東委命軍吏憂在釁鼓楚兵吳甲
積若山丘青鶻赤烏嗟流斷岸千金之貴爲我資

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
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捉挈
之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
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拘絅立勉朝
不謀夕豈能推足東土遠赴彭城天奪彼鬼信納
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於徐泗景爲凶數逡巡而
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固
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睢潼
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

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
殄江淮屠酷禍源釁迹景變爲之上懼金陵君長
致請設之責下恐荊吳子弟法父兄之冤愚小猜
驚將興異計秉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
傖楚翕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
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
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肥覬覦換老疾兹
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
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於烈火盛酒漿於漏卮

非乘景虛聲委其變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
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
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損親背德於我尚反目而
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
於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款求肝膽
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
薪止沸剪草除根壹首囊頭叉手械足返國茲於
司敗歸侵地於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
棄無禮苟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

音且欲飛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餙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錐頓額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懐景竦悖徇子攪亂四國庸可紆難棄若孤雛何足戀戀於亂臣勤勤於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雹信同寒暑言猶飃天移至深念變通孰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爲東魏與梁請和移文　元世俊

侍中大驃騎同尚書令武陽子元世俊移執事乃眷江漢襟帶南土疆埸相望交錯如繡輶軒未通華車屢起一彼一此或利或鈍亡載得輿所獲蓋寡爭鷄失牛所損更大空使干戈未戢戎馬生郊髓腦塗於原野骸骨暴於草澤二國不和百姓何罪靜言思之良所未悟我皇帝以聖明啓運禮樂惟新澤漏原泉道光日月方欲寢揄關之髙烽罷輪臺之遠戍鑄劍戟爲農器納蒼生於仁壽而前

盐州刺史和傅和往處西蕃逢時多難歸途多阻流寓江濵亦既來朝具陳彼意知以止戈在念去殺爲心留情灌瓜遲存通樂夙期所望實協虛想猶恐失詞或乖其實眷言在玆佇聞良信至彼假節開遠軍李稜昔經垂翅遂掛天網矜是南冠之還書故因其致書用宣朝旨若覆前言共敦隣好當拂逆旅以待行人

爲梁報東魏文　何敬容

侍中宣惠將軍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報魏執事成湯二十七征志惟靜難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既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豈其黷武以窮兵寧爲仗威而尊大我皇帝降玆仁聖承彼百王負扆君臨不以四海爲貴冕旒日昃常以百姓爲心同二儀以覆載一六合而光宅德踰義昊道邁唐虞諒開闢之一君信典謨而莫擬均心彼我等怳怨親物有常懐人無異念自北闕紛擾河洛沸騰兆鷄索家蕭墻起纍事以譚尚義以類關況競尋干戈民無定主候馬泣師月陳庭厩果糧請救日

填闕下單民有時雨之望遺黎興徯后之悲誠感仁恕理惻皇慈任好璅璅納二晉君小白區區存三亡國況我朝廷寧忘極救是以命師溥伐至於伊川雲旗屢張非爲黷武鉦鼓載陳豈尚威力湯武不杞周有義兵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九拒九攻終勞率土納隍之慮無忘寢食李陵失律催身晉陽獲彼來移聞見委曲知魏當壁得人龜兆有主作相惟賢棟梁克室歆偃兵戎式敦隣好九皐既響哭天已開銅山一啓靈鍾斯應矧乃出其言善千里莫違嘉言孔昭良以收納且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亡羊補牢亦所未失移至卜日輒以奏聞即蒙詔可不爽來意行符緣邊偃兵解甲廢烽火不警邊亭息候征夫捨刀斗之勤處婦無憤望之志尋常不爭農桑是務分災恤患繼好息民稜在此歲久情無疑難還使賫移報彼來懐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徐陵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咢且氐羌旅拒巴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蜂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兵楚夢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竪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群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横七澤之中荊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蒭微叨居蕃翰情懸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失

移齊文　徐陵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懐慶忭眷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

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
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刧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
阜西窮版屋北罄氊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
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
將協力同心承稟朝筭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
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兎兵踶賊赴水沉沙棄
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
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
邑諸城洞開白虜逋徉投戈請命長沙鵩鳥靡後

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遐舞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
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　龍駒騕子千其群更開
苜蓿之園方廣駒駼之廐於是衛霍芔陳虬髭瞋
目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
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滋兎賊方且西
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
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
深

符

尚書符　起都官軍局符　蘭臺討沈攸之

江淹

侍御史大人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
可曉未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竟漂
骨靡亂轍者也沈攸之寂寥無文起自甲卒邀我
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鑄山裂地紐紫要金擁
旗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屏即有專征之釁
箕賦深斂毒被郢南枉法矯刑毒開荊西鬼惟其
性故從始而逐終狠戾其志乃訟少而得老山陵
不奔移袂爲慶踐祚無賀按劍稱孑遂乃闕馳送

書亭炤妖火此而可赊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
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耀呂安國任侯伯桓崇
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騎射蛟中流荀元賓郭文
孝程隱雋等輕舸二萬髙旌蔽日周盤龍張文嘉
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帥莫不氣
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踰門樓索鐵
板距孤視萬旅顧盼則前後生風喑嗚則左右激
電然後鑾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旆
舟艦發炤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

騎洛鐵爲群於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芝與白艾
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驅逼寇手
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挍命軍門一無所問或
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袪射袂唯功是與購募
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
火普加宣才文書千里馳驛

尚書下符

夫晦明迭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
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釁

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共憤朝野泣血
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
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誅
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夏
即晏晷緯還光鑾鏘聞於管絃翹翔被於冠冕同
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
朝不戢同識邪正窺竊畿甸遐邇兩江陵上無君
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逆命彼上將治兵薄
伐令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

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
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
祖驅濟河勁卒雷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
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萬董統前師
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
之衆總督群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劉懷珍
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
孟虬淮穎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摠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

馬邁驚江瀆越棘吳鈎交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
甲震雲漢掎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
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劉
勇陵金衆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
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
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
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
交集猶勁飈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
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袞矜我上民並亦何

辜枸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秖昌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奉詿誤之罪一無所問

討謝晦下荊州符　文帝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毒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

取巳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遁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讐攄義夫之憤國典登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線仆獄户肴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很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旍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鄀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邵提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荊門之險秦梁絕舟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畢前驅五牛整斾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埤無名授兵誰御加以

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也聖上慇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則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飆然背亂相卒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産以下羨之諸姓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竝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責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此呈噬臍之恨

亦將何及

表

謝妻改封表　曹植

壐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飡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纖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惷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没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冬至獻襪頌表　曹植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爲之頌臣既翫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緉襪若干副上獻以聞謹獻

論景初曆表　楊偉

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内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徂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横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

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疎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疎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

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歷數皆疎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歷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薦管寧表　　桓範

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脩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

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其大不爰其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殊禮矣

薦管寧表　　王基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氷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胷懐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頽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羇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

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熈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絶海内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踪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讓爵表

桓谿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輝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系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哲使梓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喆后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籍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

力所涖混一華戎尸素積載曆績莫紀是以敢冐
成命歸陳丹欵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
具瞻華望臣知所免

論祭社表

傅咸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
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
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
穀爲命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爲事異報殊此社
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

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爲百
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
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
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
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
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
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
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
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
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
王爲群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
而祀也爲群姓者爲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
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
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
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
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
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
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

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詰乃社
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
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
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舉社以明稷何獨
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
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
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
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
絺冕此上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

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
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
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
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
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
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
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
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
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論書表　　江式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
彰其彩古史蒼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
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
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
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
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蒼頡之遺法也及宣
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
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

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
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
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
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
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獄吏下邽人
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
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
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字不正輒舉劾焉又

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
之變通也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
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
脩理舊文殊異藝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
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
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
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集群書之詁
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

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目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傳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掇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聞古藝特善倉雅

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義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得傳之子孫世稱其美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九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案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

爲一篇而文字與兄更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而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兎爲䨲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

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之篆法倉雅之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曾祖善譽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淺學庸智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厠霑濡潤

驅馳文閣㕘預史官題纂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
短欲罷不能是以致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
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采撰集古來文
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
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
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
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
隷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義
宜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

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
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幷學士
五人嘗習文字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起
小書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許議疑隱庶無紕
謬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幷就太常
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
成重問式於是撰書集字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
篇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隷

辭司徒表　　王弘

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
先故曾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
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奚旬朝政弗及而以
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
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
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荊南搢紳屬情想樂當
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
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
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攷展季在下臧文貽

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曷
秉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
是以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
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
大戾凡厥衆隷孰不慶幸若天[illegible]罔已脫復遲回
請出臣表遠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

遜位表　　王弘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
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

讚契上佐人主爕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
冦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
之局邴吉停駕大問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
天人之達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
泉焱涌而頃陰暘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
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釁鍾
之咎臣以庸短自葷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
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
貂衣袞總録朝端内外要重頃卒微躬窮極寵貴

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充
任

讓中書令表　顏竣

虐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悲惶形魂震越臣東州
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
絕華伍直以委身龔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
不遺愚賤得弛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
居藩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
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頋守宰之秩豈期天地

中閟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攉景神塗雲飛海泳冠
絕倫等魯未三朞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
科贍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欵誥欵皇朝降階盛
序微已國言少微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
小人也不及遠諆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
天明下汩彝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
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
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
誠矜其疾頗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

玆爲薄

薦士表　江夏王義恭

時詔内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
則繁會克諧驥騄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虔
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
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潜虬聳鱗佇
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
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貪約而
苦内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

感以大倫之美庚技竿釋褐翩然來儀必能毗奬
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
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
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
者經略伊涯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
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衆褒叙未盡才宜並可授
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毎闕
撫侄惟艱南中夐遠風謡逈隔蠻僚狡竊邊垠荼
炭寔須綏實以綏其雛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

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
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
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替言無足甄奬

薦士表　劉義慶

詔書疇咨群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抜善幽遐伏
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
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歒訓降流慮於管
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
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
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毋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
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
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
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奬勗浮動處
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
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汙其慮若朝命遠暨
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

勸進世祖即位表　劉義恭

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

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
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
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
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
代王順請耿純陳欵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
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
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
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瘞璧亦龍表於霄儆
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恭

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負釁罪罰偷生人
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

請世祖封禪表　　劉義恭

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
緒而跡淪言廢茂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
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
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
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立素著明者尚有遺
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

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
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
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
虞受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異禾騰於軫墟
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
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
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惡焉臣
聞惟皇配極惟帝配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
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竝日月光振

八區極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
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
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於神祇玄
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否三才
湮滅迺龍飛五州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
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
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
業繼緒柘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
議哉今龍馬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

雕氣降雰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共穗於
殿甍連理合榦於園籞皆燿質離宮直根蘭囿至
夫霜毫玄文素翮赬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
之祥方幾慓塗之謁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舉
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
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
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啟闔詣
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冥超聲前古
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

宋禮臣請世祖封禪表　謝莊

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鴻光委緒歇而罔藏若其顯謚號騰軌則系綴聲釆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華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燻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玆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祥

固洪聲豈徒深默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理擊兩怨神淳瘯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佇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啟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大祖文皇帝以啟遘泰運昃望震凝釆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玗翔衡漢金波掩照華燿亭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穎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裒岳蕃華於元列故以

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無搜騰委逸奏王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馹表綏中甸史流其咏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舟望內安庚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觗儀懐音華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昂振釆泗淵雲皇王嶽檜藻江漢并角即音栖翔禁籞衮甲霜味翺舞川肆禁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泝外關雲蔡

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頴孳萌移華淵禁山輿玗衡雲鶼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飭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䰟氣昌物瑞雲照徧軒龜軫醴泉淳芳大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奇𪓐古該閱圖史施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犒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

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眞絕金
之楛奇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
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
儒僚廷承禮官相儀懸綫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
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紆律騰駕流
文閒絲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
神行翠蓋懐陰羽華列服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
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
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

起成宮臺冠冊光壇浮素靄尔乃臨中壇備盛禮
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仙傳稱響然後辨
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
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
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闚末足言道且草志湮
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詁追斟義旨造訪
鄒魯草滕書埋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
瑛鐫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燀當王則謹奉儀注
以聞

薦朱萬嗣表　陸徽

臣聞陵霄褎穎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
以衣褱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
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
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
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
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氷心與
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
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瑠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

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
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
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摶嶺表之清風負氷宇
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
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
垂聽覽

薦龔穎表　陸徽

臣聞運經明夷則難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
之操彰昔之元典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

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戮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悚㬰

薦周續之表　劉柳

臣聞俠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紓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遵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内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内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光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薦張贍表　陸雲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泯禮樂將甯君侯應歷運之會贊

天人之期博延俊茂僝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賓淪虚藏器聚棠蘊錦縕衣被王魯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岩

穴耀頡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搢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部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引疾自陳表　　顏延之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歷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暦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所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賖是以僶俛衍怨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匕倦悸晚年疾所摧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祇朝校尚恐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喘痟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

廣廣文選卷之八

廣廣文選卷之九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表

請録王濬後表　　桓温

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騖席捲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罄糊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胤世祖旌賢建諸葛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勳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録舊勳

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

上求賢表　謝莊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厥與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

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惡濫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荊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愛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兆親士踈嗣祈奚豈謟讎比子茹茅以

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敘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州累稔杜

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樵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

上太祖表　劉善明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發立持權遂歷四世

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
極叡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𢍰閒軒鯨鯢自翦
垂拱雲帝九服載晏雖一戰之勞無半夜之棘苞
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眷二三年間
允膺寳命冑臨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
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
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
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
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

宵懸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
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

求致仕表　　虞玩之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
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
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
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玆三十年矣
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
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續氣景刻
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
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
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又
丼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
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
臣忠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
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
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過矣年過六十不爲夭
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踐

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
厭屈於勳權長溺於孤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
方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
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
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
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讓婚表　　江斅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

氷顔奮轔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闇
闒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将冠
皆已有剃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鮮無偶迨兹
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懐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
兹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
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姫者雖累經美冑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於北堦何

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于矇
室殷冲幾不免于強鋤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
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覧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
甚於僕隷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
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
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
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静監子荷錢帛之私
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勧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
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竪議舉止則

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虚實姆妳敢恃耆舊唯
賛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
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
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
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
召必以三更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晩魄
明不識曙星至於夜歩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
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
袂向席而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

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別縢象則有貫魚本無
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令義絶傍私虔恭正匹
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輙云輕易或又竊聞諸
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詞或
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
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渉戲笑之
事遂為冤魂褚暖憂憤用致夭絶傷理害義難以
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
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呑言
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
處覩以公臣之鄙懐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
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冐非冝披露丹款非唯上
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

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
剪髮投山竄海

為蕭驃騎讓封第三表　江淹

臣某言臣再抽慊請辭為理屈側守圭漏伏望衮
鑑而宸綍嚴祕襟悰徒懸優奬之降非復常旨肅
奉驚懐瞔曉如失謝中臣炤冊訪古詮史稽昔以為
敷道之寄管物成務揔録之重匡績毗風莫不下
協河岳上曈光緯先王所以長世後春所以字氓
讃金圖之要轄樞曆之機者也臣本瑣姿不慕聞
達昔值英世頻遘時來感激光私未能自返烏可
超乘厚任妄據高圖天道既平鬼神好謙臣亦何
入而獨斯慶所以不恤色怍頻犯鴻威者正以方
圓之景已滿丹彩之色難加政能綽俗匪務傍職
坐而燮道必在其人若臣武未燭鞬櫜之分文不
調樽俎之間德非時秀道乖物宗虛餙疲伍空貽
上位則天變彰於飛流地眚見于震崩驚蕩民聽
蕪沮物議綸言之出不追金石之謬已遠豈唯敗
錦傷經毀冐覆餗而已哉自非西京上績東都名

勳河右群賢江左諸彥寧有誣叨天爵以為己功
者也昔南楚偏君鄢郢小政執珪柱國尚不輕授
況車軌共文四瀆同宅而以鄙斂超居金鉉殊任
爵起臣心憂愧悚視丹如綠伏願陛下暫停晃纓
少察愚實鑒臣靦情愍臣孤志廣天下之惠可足
夫之諒中則國安永清門下永無謬慢不任憂駭
之情

蕭太尉上便宜表　江淹

臣公言臣聞經邦緯治去華為急體國字民循素

乃安聖詰遺風具騰丹冊賢言末流備宣青史何
嘗不翦削浮奢銷遺文繪然後頒音載興澤洽式
廣楚篤百馬民雜國彫秦脩萬驕教亡業墜刻桷
冊楹禮有常序朱幡皂蓋古無濫秩縹衣綸綬漢
置前制苛服怪物周設常刑皆節俗約訓反樸還
風肅政黎心鼜一民志故禮奢寧儉宣尼之高風
以義止利孟軻之宏規若乃文彩利劍道器其元
彫蟲篆刻世炤其淺雖儒墨異學名法各治至於
遵本捨末其槩一也故荀韓之立典管晏之制書

賈陸之鴻筆嚴徐之博辭食貨興志鹽鐵生論莫
不異說而同倫并議而共治然世淪物起道闕事
遷蓋源起西秦波被東漢一魏不變二晉未革所
從來者遠矣洎高祖武皇帝業高縣寓化格區宙
菲躬謙度方追重華納麓之勤約情偽操乃取文
命卑宮之義去金錦之巧無帷帳之飾惟脩遠圖
綏國之術祈勸力耕濟世之狀是以敦平刑偃紫
階斯廓太祖文皇帝恭已明臺之上聽政衢室之
下九官咸靜萬績惟凝亦復務抑華詡思裁奓太

輿馬翠翟之麗卧登乎外禁瑾碧綺組之翫罕設
於內宮故大德立而五路謐鴻名建而四民寧者
也自頃政教日替敦教月虧誰惟歷稔亦曰淹紀
至乃帝臺傾海外之寶玉城盡天下之秘象帶珠
優一躡而即收鏤琴絲瑟再撫而已損聚衣隨塵
而罷羅袂從風而棄百民染其聲奢萬姓被其馳
蕩故閭閻之里富者竊梁楚之乘伎巧之家豪者
襲王公之服於是有文靡虛麗驕邪不典之器精
織空飾妙蠱非常之翫衆夫勤桴不充浮伎之資

蠶女務織無給點刻之費將恐去實就華未知所
屆背源從流不識其止求國富兵強寧可得乎今
江南所宅正漢魏兩州之地戶口所檢裁文景三
郡之民舊齊故會𣙴為茂草全趙盛魏豺狼所嘷
陛下方欲鳴鑾中土朝服濟河不改斯術則未見
其可也臣謬屬大任竊同憂泰日旻宵分實忘饑
寢草治其務職此為先輒具條便宜可以安邦利
民者事事如右率以聞見謹簡聖聽若其咸允謹
請勑付外施行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江淹

臣公言臣五寫丹翅冝蒙凝炤一降王人遂無蠲察復遣尚書臣彧兼侍中臣奐等奉宣慈靈重賜勉誨鏡伏迴環惆默失圖心魄交悚淵谷匪譬（中謝）臣自初被詔迄于今時載懼載疑以悚以厲豈非深懼鴻典永憂末躬故琴瑟徒鳴不傳廣樂之響燈爐空舉焉續經星之耀何則卑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于蔽者不可以語通臣器乏淵源識暗機務倫濟夷險每憑璿曆之遂龕折氛蜺輒資群才之効臣寧有採奇鑒隱之能綱國提民之功乎不謂過延渥洽謬攀河漢榮宗盈盞寵華暐映籍聲採議共知其幸況傅保之崇殷周特貴牧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勳有踰茲序尠不齋裂今陛下方闢金門之聽調繡衮之政何得去禮發雅近於臣始既無前音孰表後世臣才孤位峻侍罪無日矣情求理感事盡於斯伏願一運天景徹見雀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惟憂狼狽之至

蕭讓前部羽葆鼓吹表　江淹

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品騎第乘鸞雜鵠其飾所以炎燿仙都崇麗神境世教以之晝彩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華寫其詠龕難奠邦之業蕭管凝其聲朱鷺玄雲既錫上德朱山芳樹以頌奇勲矣及台賢位高藩戚名盛恩炤寵晝私賞皆爲發吹後陣豈曰兼奏前軒茲典罕行此禮實曠臣竊服已弘叨光無限才局秩遠常衙猶燿安可二葆同整雙弄順驚覽躬惕然特貽厚謬伏願明爍日月靡忘情鑒將停盛飾遂臣慊心則湣惠既饒忝錫多矣

謝開府辟召表　江淹

臣公言近被詔旨賜令臣府自辟僚賢竊聞治以才爲寶教以人爲貴激風揚雅實資山東之英凝華重馥良在關西之彥近以閑耀世經發龍朝序今州策郡聘茲禮尚堙台召鉉辟斯文亟峻豈非盛美難嗣故曠寂先務者哉臣謬贊國機職宜水鑒未能澄刑炤藝厲品任官既乖弼業彌感深寄

仰屬皇心遥覃察政洞悠弘此懿典崇臣遠寵輙
祇眷恩謹宣皦整庶幽居之士羅薜可卷奇武異
文無絶於古

爲蕭讓太傅相國齊公十郡九錫表　江淹

臣公言臣近勵心磬辭寫情畢議聊望神藻鑒見
册襟而帝閣以秘論誥方明中庶巷容左右軫慮
中謝 臣以爲麗天秉經君上之彜憲儀地執綿臣下
之恒軌故皇極載凝庶士交慎昔者重黎勤官裁

居炎冥之職羲叔能任方掌日月之序至乎御龍
勤夏未聞冠佫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以
古先哲后如弦之慎賞也臣乃謬貽國寄志在靜
難巷夫野戰虹蜺伏順者易爲威城攻鯨殛奉國
者理必全雲氣薄蝕下民咸賞其明特險與馬冊
中皆可與議故昌邑有歸邸吳楚無旋師斯激務
楊鋋物同其幸焚惡去醜世共其疵衡爲仰馮衡
順之効臣亦何力之有焉竊謂祿爲下御必俟禹
迹之勤錫以九命乃須周公之美況呂梁不鑿而

器重玄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京闕識其崇貴
畿服知其忝冒鏡前脩而慙形覩往德而省慮畏
崖之請取誓深水審量之祈星炤皦景伏願陛下
遠牽雄範近覽英規憑霞停詔臨風輟恩豈伊愚
臣方獨昌化具日遺氓咸蒙其賴矣

建平王慶明帝疾和禮上表　江淹

臣聞慶動至玄則昌衢敦序教孚上雲則紫宸交
泰故祁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凝陰不能徙其
氣伏惟陛下至德遠稜實天縱聖仁鑄蒼岳道括

寰海故册陵之君疑金泥而謝賢嬀墟之后眷龍
圖而慚德頌聲竣達歌思匝道而望景暫虧輪光
少暖玉𣝂達和金悅輟念百祠未遑四嶽匪處吉
蠲爲慶神御方休瑞廣文齡祥深武日具惟溼教
倡愉兼薦臣班戚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悅豫之情

進宋書表　沈約

臣約言臣聞大禹刋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
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
代君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撥亂秦

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
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玆不才
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
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
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
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
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霄后暴
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
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

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
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
被詔撰述尋値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
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
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
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
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
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
屬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舍乖衷進由時

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
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
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
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
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
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
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
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

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

進位相國請謝朏何胤爲軍諮祭酒表

武帝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
舍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
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
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
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

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
預覩亂萌見容貿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
耻絕壓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屢冐食而丗
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弱用南
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頻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
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
甫開賤貧爲耻况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
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叨荷殊重參贊萬機匡頼
群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

首朝夕諮詢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並補
臣府軍諮祭酒

勸進梁元帝表　徐陵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
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爲至治表於垂衣而
撥亂反正非聞（作𨳝）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
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
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
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類聚）
（竹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王勝珠衡先彰（類聚作章）元后神祇所合
（一作命）非惟太室之祥圖諜（一作牒類聚作書）斯歸何止堯門之
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
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机允文允武包
羅群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
斯撫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
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與暴皇年封狶脩虵行災中
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一作長）號膺丹陵
而殞慟家寃將報天錫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

玄狐之録（一作籙）剋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
擁樹（一本作面擁蓋避諱也出漢書滕公夏侯嬰傳）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
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氷霜如雷如霆非貔
非虎（一作如貔如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膾於西州方
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段（一作非剌）非
云明罰青蓰赤伏同界偽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
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一作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氛
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
興師大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

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壽邑未有
攙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群飛赫赫明明(一作共)行天
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
甘露如珠朝垂原(一作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
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兎西踰白狼髙栁
生風扶桑衡(一作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一作質)鴻臚荒
服來賓遐邇司慶其文昭武穆跗咢也如彼天平
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一作諮詢)天官
斟酌繁昌經營髙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一作陽武)之

疾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夙
衷以承天曆數在躬疇咨(一作與)爲讓去七月二十四
日乘散騎常侍栁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
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
睠愚謂大庭必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
登封岱嶽且署(一作猶置)明堂巡狩荊州(一作章陵)時行司
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
栁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
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

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
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髙謝君臨徒引
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
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賢)俗尚復招三方
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一作頭)奉皇華親承
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
平昃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闕誠均休戚但輕生不
造命與時乖　等(一作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摘
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因(一作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

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梁元帝表　沈炯

臣僧辯等言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
伏獸窮徒爲擊搏力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命
將士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群持
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群兇殄(一作四)
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髙九鼎
雲開六合清朗矧伊圓(一作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
咀痛茹哀嬰憤銜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恒山

易水（一作憹埴好嗜）冀馬雲屯泣血思治嘗膽誓衆而吳楚之
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
京義衆阻強秦而不達（一作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
抵（一作泜）豺貔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雄
武克振哀恥並雪不申（二字一作永奉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
奉脩祖廟（一作廟社）使者持節分告園（一作塋）陵嗣君升遐
龍輴失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並隨局（一作並即隨由）備辦
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祖哭情敦孝友理增（一作當）
感慟百者百司群岳（一作岳牧）仰祈宸鑑以析珪之功

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又屬聖明而優詔謙沖宵然
凝邈飛龍可濟（一作躋）而乾文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
未聞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煙冊穴
以求君周氏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
以貴功臣光武思蕭王（一作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迷
（一作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於勛寂（一作入）於姑射當（一作猶）
使鐏俎有歸伊岍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應運（一作所應）
可不可然（一作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仰承（一作尋諷）制旨顧
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
之日　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懤覽則大哉
無所與名深言則騂乎昭章之觀忠為令德孝實
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卌浦不戰
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
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啟補穹儀於五石萬物再
生縱陛下拂衿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群
臣安得仰訴兆庶何以歸仁況郊祀配天罍觴禮
曠齊宮清廟籩豆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瞻言
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況舊邦

凱復函洛已還高陵櫟陽宮館雖敗滎河清渭佳
氣斯在皐門有伉井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
斯蓋九州之宇縣六合之樞機懤士奉圖書而稍
還太常定禮儀而已立豈得不揚警蹕而赴名都
振王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
安一亂陝洛永以為居夏禹以萬國朝諸侯文王
以六州匡天下方之王基百里劒扙三尺以殘楚
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剪夷三叛坦然大定御
辯東歸鮮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

可得叱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
奏臣僧辯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代王僧辯上元帝表　沈炯

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
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
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栽大梁
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相齊作聖肇有
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
和四時優至尊而制六合躧正居貞大橫固祉四

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闔閭受白
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宸承華一朝俱酷金
楨玉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
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
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
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
不違群議故江東可立儔今古考更無二謀伏惟
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
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
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
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武王
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
齊九有道濟生民兆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
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
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鑾輅龍章蓋以郊禋
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
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
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

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左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
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
既傾坤儀已覆斬𦵏輗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
為塋陵開雪宮闈底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
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左廟石社之制可以權
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
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
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
與三事大夫更謀鄗鄏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為居

抗殿蹴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

勸進表　　王僧辯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朱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

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咼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醜嚚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纒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顛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

爾刀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惵惵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咼之謀莫不定算扆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趍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

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

驍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
璽斬姚泰而取鍾偹掃塋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
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遣蒲類
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
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
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
重奉表以聞

上昭明太子文集表　簡文帝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士墳

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
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
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流
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
疏寧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
傳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已哉
玉折何追星頹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
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
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
茂實式表洪徽

上不當納侯景表　蕭介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
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
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
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
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
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

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
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
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
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
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
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
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
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梓老

疾侵不應輙下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獻梁武帝表　　天竺國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群生無所遺棄常脩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沈溺以濟

百官氓庶受樂無惡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絶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甚嚴臣自脩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絶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欵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盧思道

竊以河榮洛變授祉於勛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間徵禽翦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屬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揔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

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秉六氣而東指卿雲既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物薦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主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竝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緄金方待云亭之后

上道德經註表并詔答　杜　弼

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察春末泰旨偎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冐封呈并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宜肯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巳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戸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巳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巳勑殺青編藏之延閣

乞歸表　沈　炯

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

陳情表　沈　炯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毋（英華作渚非）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承襲朝命偶在亂世（一作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冐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屠（一作冥）滅但餘老毋（一作餘臣毋子）得逢興[illegible]臣毋妾劉今年八十有一

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私(一作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
丘兒孫又父亡滅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
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
溫凊所以一年之内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
冒宸鑒非欲苟避(一作違)朝庭遠離幾輦一者以年將
六十　湯火居心每曉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
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
禮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故内侍近臣多悉
此者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遨趄荏苒未始取

求而上玄降災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
悠皇天哀此困(一作閔)極廉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
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德聰明嗣興文武
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帳(一作帷)衮有感
必應實望明時(一作聖明)特乞需然申其私禮則王者
之德覃及無方翃彼翔沈孰非涵養

請求書表　牛弘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
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
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
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
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
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
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
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
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
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
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

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
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
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
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
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
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
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
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

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
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
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
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
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
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
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
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
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

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
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
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
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
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
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
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
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

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
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
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
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
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
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
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
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
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

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
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
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
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
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
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
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寤

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
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
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
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
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
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必垂照察

請旌鬱生表　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書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

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
以闡崇元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
懷懿姿士女同榮昔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
其里義姑立殊絶之操而魯侯高其門切見故鬱
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
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
白遭罹家禍迁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
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崄巇之中蹈履水
火志懍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

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旌德以行顯行以爵爵苟非名
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謀魯人志其勇杞婦見
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聞天聽下
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
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諫幸鄴表　李平

伏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赳
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騻於綠竹
之區騁驊騮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

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
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歆向盡資產
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
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
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
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
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
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
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

田禾寂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
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
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

理慕容白曜表　　成淹

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
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輿鴻漢之
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
内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
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
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
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
功亦舉讒書驟至内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
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
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
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
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
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

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
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擁兵千
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盟而
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
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
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
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水陸鋒
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
役既久咸尔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内盡方略身
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
纊之温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
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
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州克黜文秀面縛海波
清靜三齊克定遂彼東南求爲國有使天府納六
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
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
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
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

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
盛德蔑尒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
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蕃
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
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
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
巳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
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
岳主將驍雄按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

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潜逆阻兵營岱
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
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
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
藉將士民不同巳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
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
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
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
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塋

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
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
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發有
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
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
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
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

上歷帝圖表　張彝

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

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
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
謗木以曉求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
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
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
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三千
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
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
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荊棘

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衛
南異服之帥似西種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
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
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眞士信是蒼
生藨言之秋祝使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
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
慙專門武闕方畧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
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取秦
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三朝之恵輕塵

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輙私訪舊書竊觀図史其帝
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脩造盃民之奇龍鱗
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
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輙謹編
丹青以標曆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
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
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簒奪桓靈
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

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
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
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帝歷
圖亦誇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
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
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
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

上魏詩表　張彝

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

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
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
漢魏晉雖道有隆汚而被纈傳撒未始闕也及惠
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
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
儀典制此焉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
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
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脩文憲章斯
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

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
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
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
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
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
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迴
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
及聞徹未幾攺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
寧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

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
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
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
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
呈伏願照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
丘井臣之願也

上孝明帝表　　張倫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
所不及故禮有一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
神武之姿聖明之畧經　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
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
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
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代皆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
上棲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
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
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
爲之何求而行北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
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

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
觀我懼之以彊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
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
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
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
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
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
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
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

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顧而況極之以
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
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
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
於域中天子之聲必龍旱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
損孟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
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
雲沙埽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
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盛事如思按

甲養民務畏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無
弃而邊戲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
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
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欽禮神祇讚致禮衡山
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
弟之折抗分庭之義將何以暇文命之遐景迹重
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
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

上十六國春秋表　　崔鴻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
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
漢祖夷殄群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夷
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胖越一軌於是
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
太史所謂緝玆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
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回二皇晏駕於非所
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虵遼海緬成殊
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

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華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
代世篤公劉內脩德政外抗諸偽弃莫之民懷寶
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
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
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
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震
戰兼脩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偕耳文
身之長弃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
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

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
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
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
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録紛謬繁略失
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
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
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叡
武承天應符屈己則道高三五順神至境則洞彼
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

如導禮華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
穆兹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
勉彊難革之姓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
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
景明之初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
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
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
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
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
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
正差謬定爲實録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
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
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
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
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
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
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
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

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
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
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
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

上孝武帝表　李業興

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
於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
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
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

淵驤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兼籠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户踐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内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耿耿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史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肴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吴所知明方卬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

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避近受斃凶險至誠高節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諠帳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庭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

爲閤大將軍乞致仕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衣稱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大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藥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

奇策功薄當百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群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老年又及無絫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

風水交侵書藥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
欵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
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
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臯歸老
山河茅社一叉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
門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
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
尺徘徊城闕私增慺戀不任知止之情云云

進象經賦表　庾信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
勝抃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絶尋求直以懸諸日月
遂蒙瞻仰九州既奠近對河圖四轍中繩全觀玉
策未飛玄鶴先聞金石之聲不上赤城獨見煙霞
之氣置管而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寢
不自涯課虛爲賦詞非寡亮學無雕刻遂敢陳述
誠爲厚顏況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天之涯
蓋豈是書生所談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周武帝平鄴都表　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
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
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
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承地
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内斷不勞謀於力牧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
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切鬪伊洛戎夷
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縈綬並
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

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
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内光
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
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
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
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鈞臺而誓衆
以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
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頃宮已遣
兵歲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

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此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旻衛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莅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

賀新樂表　庾信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聖人功成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官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變魏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讐煙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illegible]歷著徵無煩於太史陰陽叡度躬定於天官故得叅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雖服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縠纁裳猶因雄據　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改　金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祭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昔者齋居玄扈爲典在於雲門師慶盟津習舞歸于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竝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弘敞欄檻眺聽崇牙業業猛虡趪趪翠鳳揚旌靈龜樹鼓杳冥雲霧蕩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鴈與班麟俱下

聘魯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櫪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兹爲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爲杞公讓宗師表　庾信

臣其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魂震讋臣聞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

日月必須易（一作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鷄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閭有籍在臣庸劣夂知滿盈武陽以功虛之重特拜宗師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傾廷蔭會未扶墻母氏慈訓哀矜勞苦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在恐離鞠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歎早上丘陵終身塋域霜露申

履時之感鸞雀展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援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璿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况復一枝踡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涔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能賢之臣伏願覽清蒲之奏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讓吏部尚書表　褚炫

竊惟玄素未辯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類才隱乎心楚越無以况其迥殊 岄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爲明免過生智亦何以發奇收異離渭分涇

讓五兵尚書表　沈約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舂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蒂能泝何者裝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

不籍鑒於淄水駑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讓封公表　柳世隆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災州伏波循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倪容青閣願還懸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寵命辭雄難迫勢孤沈皈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恩結尊慈之懷累棊噣噣举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奬實賴朝譽謹肅宰略避震奔鯨外勤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弱重

出幽堵還軸歸騄再蹊鄉路豈可資國靑以邀其功因豕功而饗其報遂使年霜受雹之心有同於飾請皦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沈約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斃帛嘉貺猥班庸劣

謝賜貂裘表　謝莊

臣莊言主衣黃達言勅賜臣貂裘匭發衽開玄肇有𨂚靡毫柔毳黰鑑自凝固以綵越綴暈光逾緝鷟臣聞嚬笑不妄韓棠勿假續有昭膺楚纊爰逮臣歡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劬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榮施徒貴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淪生銘悅之情罔知所寘臣受假無由躬拜謹遣表章

改封陳王謝恩章　并封子爲公謝恩章　曹植

臣既弊陋守国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弁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慶文帝受禪章　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内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爲一豈不休哉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中郎將謝兼司徒章　　謝　莊

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匱光渥方闡不次之任殊絕落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懸震周迴顧步交悖

始安王拜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章　江　淹

絢服騰熠懋册凝芬寅對迷墜懸泣交集臣職右南陽謝蒲鞭之政任重臨淄無遺獄之化自分金帝關紊風尹訟壁綿裁後圭露詎淹不悟旻靈拂

采霄景沈色復交書河楚置傳江吳環章清潤旂文肅路寵艷內維榮炫外圍方梗名曆有陋茅識冲生靦氣安以輸謝不勝荒震屏營之情

建平王慶少帝登祚章　江　淹

上書皇帝陛下伏承肇嗣天震雲飛墋極戎夏歸服民靈以戴（中謝）臣聞黃旗紆藻瑞益於姬帝紫雲垂蓋効異於劉后實乃深賜天衷廣映祇迹伏惟陛下騫英駕聖涵靈縱曆矩心明裁繩道詰時遐裔維符雜沓河紀是以膺符寶宮輯命珍殿誼洗

雲宻德徽嫣夏瀆發鴻原長禘鄴綿方絢聲金圖騰華王曆波掄下氓炎躔上漢臣泌莩締寵誠兼親屏禮升之日守官楚甸不獲勉躬儲外奉蔵行間魂泣江郊心泫京國不任悲仰哽慰之情

建平王慶江皇后正位章　江　淹

上書皇后殿下伏承以嘉月蕙時膺曜宸正翠珩熠品褕組在飾休遍丞夏譽殷靈昧（中謝）伏惟殿下岳曜靜德式懷謙順升降圖傳左右詩史夙鏡茂資早摛芳訓故以騰馥祕闈寫問中帷令靈綿載

升崇正輝典衛教紫庭麗軌華屋聲激綺組風偃家邦黎玄湊仁雲祇宅慶遠邇有聞莫不傾渥臣限外任無由恭列軒屏不勝荒情

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江　淹

上書皇帝陛下即日詔書以臣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峻命在庭光册充軒虹驂聳服朱轙佇蓋寅對以慺心影若傾（中謝）臣功乏至道不足以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廟閣卑漏未晏中鐘而驚實忌微

庸起乘盛服竊疑國寵頓萃末躬今寰海順典瓊
都咸光調御惟新鎔製就始良宜整變憲經詮明
典締九河式耀三辰載哳不悟陛下皇靈曲溢大
賚斯降而鴻賞之行廼於臣始非所以騰振遐風
激昂品流輿人之誦具聞其黷頻露慊祈未阻鑒
順令使虔禮青軒謹躬丹墀憂符怵怡慙屬兼軫
不任屛營之情

爲六宮拜章　沈約

遂闈非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

之華侍巾櫛之末何以厠鴛鸞之盛序奉屬車之
清塵

魏帝納皇后群臣上禮文　温子昇

臣聞軒轅乃至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
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
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
躍

爲陳六宮謝章　江總

忝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翬羽之

色魯宮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姜何懼豈期
日月騰影風雲寫潤遲徙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
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競惶
並集追想流荇之詩荷據相弁遂失鳴環之節

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　沈約

臣以萊蕪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
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
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慚起思戴溢心顏而皇明
迴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

郢青組臨方瞻惟徽寵俯仰亡厝

廣廣文選卷之十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疏

舉薛宣疏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風化外佐承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説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

虞帝之明在兹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且無私黨游説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

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汚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又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谷永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上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閑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趨步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降避功臣疏　　杜　詩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陲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

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壯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

加於九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日食論用人疏　　鄭　興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讁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

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

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諫擊匈奴疏　魯恭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太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盡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新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
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
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
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
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
一人之計弃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
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

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盛夏斷獄疏　魯恭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
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
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
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
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
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

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
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
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勸崇儒學疏　樊準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孶孶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
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豊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竟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譏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貴戚用威權疏　翟酺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論乳母王聖放恣疏　楊震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
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
清朝塵黙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
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

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
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幾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
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
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
休哉

爲阿母脩第疏　楊震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
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
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

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毋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起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弃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

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上太后疏　班昭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愿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

增立捕盜法疏　陳忠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

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冦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露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佗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論水災為伯榮疏　陳忠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

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

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
己則下不得憑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
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任尚書權重疏　陳忠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
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
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
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
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
罪足爲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
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
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
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
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
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劉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
世之法也

論封阿母梁冀疏　左雄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
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
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
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
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
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
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
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乞擇沿邊牧守疏　　陳龜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
虜之庭䰟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
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
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
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
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
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

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
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
輦寳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
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
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
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
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凉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
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
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
更寛赦罪隷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
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疏　　劉陶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
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

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

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論盜賊西羌疏　劉陶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醜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

勳撻威之不來叶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莫上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自訟疏　皇甫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旅師南征又上梁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足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風變諫微行疏　楊秉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

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陳請劉瓆等爲宦官所陷疏　陳蕃

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衅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陳李膺黨事疏　陳蕃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黜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

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者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論先去宦官後盗賊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尅黄巾雖盛不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

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竪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之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

國之福也

自任擊羌疏　段熲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静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

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没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歳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與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歳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論宦官釆女等事疏　呂強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紫兼金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乗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

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冐死干
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
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
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
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
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年終積聚
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毋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

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
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
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
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
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
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
肯矯拂轂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

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
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
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
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諭旨邕不敢懷道迷國
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

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
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
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
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
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
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論導行費疏　呂強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案覆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

陳審舉之義疏　　曹植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軌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

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費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鼲鼬讙譁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

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齊楚淮南琅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
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
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
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
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
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
事勞動鑾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

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
于此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
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
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
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
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
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
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悚息不遑寧處

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
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
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
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
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
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
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
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
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
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
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
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
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
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
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
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氂少裨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諫興工役疏　　高堂隆

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癸

辛之徒恃其旅力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於隷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嚻然乃信越巫懟

天譴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機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盖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

諫疏　　高堂隆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王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強質

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吴蜀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竝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

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獘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獘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

刑獄繁興疏　郭璞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

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内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

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
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
邪昉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
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
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霆薄
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
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
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
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

者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
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
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
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
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
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
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
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洽不尚
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

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
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
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
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
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
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也臣竊
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
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布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
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用虧絶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
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
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
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
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
鑒賜察臣言

立學疏　王導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
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

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

敦素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涤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

夷平桓文之覇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立學疏　荀崧

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

康承平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粵通洽古
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廟堂奉酬
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
太常之職以得籍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
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
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
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東序圖書禁
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
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
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
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
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
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
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
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
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
弘道背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
竭駑駘庶增萬分顧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

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
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
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
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
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
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
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
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
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
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
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
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
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
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决明審多可採用
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
劉向之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

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竝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知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曰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

勸親征疏　王鑒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屯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楊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

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兵將於安成連井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勤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殄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代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

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
卒令溫懐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
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兕之寇乎當五霸
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
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
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
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
克構元勳以融今大獘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
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

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
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
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
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
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
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埶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
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
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
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去賊尚有
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
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酧將士之勞卷
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
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
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
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
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裨萬一芻蕘之
言聖主不弃戍卒之謀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

所陳

請遷都洛陽疏　桓温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
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
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
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
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
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
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畧光復舊

京疆理華夏使惠風揚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

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内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神旂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内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

如薺

諫遷都疏　　孫綽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興莫不籍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

干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者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湮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

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劃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

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歘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政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

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
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栝囊元吉豈不快乎今
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
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
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
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
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冊
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上愍帝疏　劉琨

陛下畧臣大愆録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
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
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覇功高祖以韓信
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悅禮之德戎昭果毅
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荊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
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
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
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
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

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
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
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
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
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
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
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
彌光升區宇於既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
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

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
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
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
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
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
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
無恨黃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
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柏舉而成公塚

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
覬古人其於被堅執鋭致身䶜髗所謂天地之施
辟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廣廣文選卷之十一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疏

論時政疏　劉　波

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禹湯
有身勸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流
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
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
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懐委政內

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隱翳園陵懐九泉之慼宮廟
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
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
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
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乃鱗橫海之鯨僭位
滔天之寇望雲旗而霄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
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
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

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亹冥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
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
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群后坐運
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
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群臣之不
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
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
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

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進人
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
者以爲奉公共相讚悅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
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恐脫
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
毀諸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
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
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
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

凋獘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
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
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
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
然告時乞職者以家獘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
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
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
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

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主事拱默
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青而大懼昔宋景
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
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
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甄廻聖恩大詢群后延
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洞監察其所
由覩其所以審識群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啓
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諫興工役疏

棧潛

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大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

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於河淮都圻之内盡爲甸服當供槀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麀鹿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惣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罹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

政事疏　王朗

兵起以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玆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

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諫左右壅蔽疏　蔣濟

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

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志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崇儉疏　　江逌

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

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

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梁江
左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
戢運戍悠遠倉庫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
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
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獘相懸損之又
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
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
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
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

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
尋周孔其爲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
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
惟凝六合咸熈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
乎無窮

勸興學疏　　戴邈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
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
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
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
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
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絶塵豈天
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
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
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
海之内人跡不交人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
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

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
耳不聞鍾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
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
亂尚武文武迭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
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
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
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
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

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請肆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知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獎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倡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

政治疏　　應詹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濂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而不與舉主同乎襃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獘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絕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涖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

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在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

崇退讓疏　　庾峻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分而賢衆爲賢衆而官多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主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

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悦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

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禄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

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群言銜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

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

知止如王孫知足如踈廣雖云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乞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膚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弃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

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論庾翼疏　　范汪

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凢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寬御之以無法田疇懇闢生産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漕運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竝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與所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

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召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審出臣表與車騎臣氷等議共集議

陳時政疏　　范甯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註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

封疆以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隷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襃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

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爲郡不滿千户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

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有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

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奢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

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請置副將疏　　　何曾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盖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

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大尉奉辭誅罪精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逃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諫興工疏　　　王儉

上壊宋明帝紫極殿聚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僧虔連名上疏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悦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籍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衮旋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斵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

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酧納

詣公車門上疏　　　崔偃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身

壟亂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旣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蒭蕘群

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又上疏　　崔偃

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暕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鎭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令之嚴兵勁卒方掎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中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

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鎭軍將軍臣顗肖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亾與亡而不爲陛下

瞀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
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
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甇聽可昏政滛刑見殘
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吕二人誰以爲戮
手御麾幡言輙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
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
先臣之請實誅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逐耳夫
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

詔稱江夏遭時乇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
節今玆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
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
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
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
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爲褒貶然
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
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
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

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
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十十臣聞生人之
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並觀伸人
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
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
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
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
客臣非玄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
可惜之寶莫復是旃萌漫昌不可不循寖微寖滅不

可不愼惟陛下孰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
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
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
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
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
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群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
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
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

和戎疏　孔稚圭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

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蠭積窮誅不盡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橫威嶺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霭是兩京四塞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駕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戢惜民命也雅漢武藉五世之資六合之富驕心奮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蹛斬獲名王屠走凶竭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

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鈐李陵没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

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

一使不反曾何取懟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謂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舡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衆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

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王門之下而無欵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闕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

上壯代圖疏　王融

臣聞情慉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聲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則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卷嘆輿地之圖乃席捲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揔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極玄綱於頹絶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靈經術踈淺將邁且軸豈蔵與徽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揃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

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樂陳涓壒竊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傅周孔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辮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體之懃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奐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乂伊川之

被髮北地殘氓東道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
日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
旅之卒徇其隨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
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
式道中原澄瀚渚之恒流掃很山之積霧係單于
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
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
神肅警萬國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
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

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
其深言臣愚昧付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
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請置學宮疏　邢邵

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
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
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
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

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
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絶仰惟高祖孝
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古今列校序於鄉黨敦詩
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
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校築續
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
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
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
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

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
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脩
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
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
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
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
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
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

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心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莊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諫婚娶喪葬不依古式疏　高允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

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瘞之魂人直求貌類者爭之如父母然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制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興學疏　　馮懷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頹庠序之禮有

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涖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

豪右占奪疏　　李安世

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

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
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
其可得乎愚謂令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
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
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
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
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
於此矣

水害疏　崔楷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
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難衆庶斯
饉帝乙罰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沴
以得濟爽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
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
已泛濫為災户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
膏腴變為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雈蒲斯用痛心徘
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
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
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
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
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
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泛溢豈是陽九厄會百
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舄史
起哂之茲地荒蕪臣實為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
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
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

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户口豐衍又決屯氏
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
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雜墳井毀
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
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
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
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
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
墝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

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杈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畲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餒臣既鄉居水際日覩荒殘每思鄭白憂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冊欵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上鄰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

封蜀疏　于宣敏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輙申管見戰灼惟深

訪讜言上疏　王椿

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興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祇承競感心焉靡曆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兹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災作害中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
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
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
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
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
士慱舉審官擢申滞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
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朮或虛加圖土絶
五壽之民猶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
士忪忪悼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
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冕
神咸抃

論嫡庶疏　顧譚

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
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
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
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
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
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
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
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
有隙

陳政事伍條　樂遜

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
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貴有
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

夫政之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
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
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
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
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
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
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
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
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諸州

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寡息肩若不布政優優閭諸
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
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
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
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
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
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
獘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
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

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
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
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
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
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
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
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缺四字)州郡自可內除此外
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
爲重脩身履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爲

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
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睠在
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
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被利誠
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爲興動
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疆洋不受
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
疆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
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
滂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
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
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
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近)勵俗也比
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
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
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
喻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

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永興二年上疏　　張　袞

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

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内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寔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竝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代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唅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

上世宗疏　　邢　巒

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乃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

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

上廢帝疏　　羊　深

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脩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

之盛如彼新櫝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脩厥美自玆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兢退讓寂寥馳競靡飾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畢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茍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冊青義在往策遐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脩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

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着義育才義先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凉民物凋敝名教頽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俗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

成蠱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脩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脩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弁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茍經明行脩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整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

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

請校東觀典籍疏　孫惠蔚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詞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于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

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
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粲然復存暨
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
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
篇訪購經論紙竹所在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
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憖造曲覃廁班秘
省忝官承之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
故襍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
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

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令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
新錄欲裨殘補闕捐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
次第均寫求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
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
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
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
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

論時政疏　　崔祖思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
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
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
吏禍革慮偷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
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
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
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
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
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
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思鄉疏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
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
神仙可望射之果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
於汾河指柏梁而高晏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
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
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
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
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

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瘞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廣廣文選卷之十一終

廣廣文選卷之十二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上書

上懷帝書　　劉坦

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薦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飾𢰱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

諫武帝出齊王書　　王渾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

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盛德光輔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晋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二之臣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毋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

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

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與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上晉武帝書　　段灼

臣聞善有章也者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塞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

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然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

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逐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竪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竪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

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娛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殺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

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

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傳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

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

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

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故啓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

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帰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治乎兆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嬖幸之監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閉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忌戒懼所以欲求終天祿恐為将來賢聖之駆除也且臣聞之懼危

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佐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駆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諫武帝書　　江統

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尭稱釆椽茅茨禹稱卑宮悪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饗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

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上宋高祖書　　徐廣

風霆變未必為灾古之聖賢輒懼而脩已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赦積報叙難書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刼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群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

獄中上書　　孔熙先

囚小人倡狂識無遠概徒依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首為奸謀干犯國憲虀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

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身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無收汲方當身膏鈇鉞治誠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群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獄中上後主書　　傅縡

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黎民如草芥宮女曳綺繡廄馬食菽粟百姓離散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上陳高祖書　沈不害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風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是知設施訓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正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前知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

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剥戎狄外侵姦回內蠱朝振蕩夕焰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於灰燼盖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裒成之祠不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晩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馭統握鏡臨寓道治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担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倍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輜駕列廷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盖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喩猶宜晦迹俯同傳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州策自闕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相戒況

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闢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尭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汗

上後主書　章華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昇

朝廷今彊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上隋高祖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

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影響爭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緫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業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

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勑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重關河地

居衛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廷蒙陛下授卬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兗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蔡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眦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

內外安撫得免罪戾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王讓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剿定傳首京師王　讓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朝廷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鈎陳之側合門誠欵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上周武帝書　黎景熙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願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

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競侈於豪家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

請建明堂辟雍書　源子恭

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

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盖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上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髙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摽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

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様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縁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兹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歎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辨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茺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歎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歆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　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舘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

上孝明帝書

李豹子

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絶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

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寘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帷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内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

始遷外任名位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叙臣竹舛
百靈先臣棄世徽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草
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未惟宗構
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
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恭若竊惟朝例廣川王遵
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
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
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
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

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
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
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
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
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
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
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
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

昭然可見則徽徽衆構豈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
於千載矣

上出帝書　宋游道

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
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鄒寃不辛國言未息故河
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
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廟廊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
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閤

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
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
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啟相望遲
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
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為己力若以
獎授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時朔
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
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
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

論功者見其邉人且相慰悦其猶郭默乇亂劉徹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録昔鄧艾下世叚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忠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又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龍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敗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

上肅宗書　　李峀

昔晉室數否華戎噐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噐河洛唯獨荊楊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彼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簡選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壃場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筭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腴數年之内荊楊可幷若捨舟檝即平原欽後踈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泗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昊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幷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昔欲及時立功為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

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刼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歟

啟

上管子啟　　劉向

管子者類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因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高山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密請世祖啟事　謝莊

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躬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晚復得明目

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蔽天九土寘符群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閱横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雲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求清無遠欣悲踴躍不知所裁

上太祖啟　何昌寓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闕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慇懃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踊踖而王東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闚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光曠蕩之恵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啟　簡文帝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繞暄風心競萬輕翁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賾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並命應王之匹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晩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網輕生多幸屬此休世躊躇奉渥滑備磐藩而黏蝇朱㧊迷象不羈實没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

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媿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祓汗謹啟

謝勑參解講啟　昭明太子

臣統啟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叉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僊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愿其短

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中使曲臨彌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啟處無任下情謹奉啟事謝聞謹啟

謝勑賚地圖啟　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足之長樂唯書古賢傳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渊該八數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海角河源云庭不出豈間千秋目識烏桓之地脫逢荏武方著博物之書

謝賜玉珮啟　簡文帝

臣綱言主衣裴智瑋奉宣勑旨垂賚臣玉佩一具藍田麗采楩水綾文餘以金闕之珠制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此振懸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

謝賚扇啟　簡文帝

臣綱啟傳詔饒僧明奉宣勑旨垂賚細綾大文畫

柳蟬山扇一柄文均栟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脩景翔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懸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卒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啟事謝聞謹啟

謝武帝啟　袁昂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美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

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訢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龍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畀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

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昔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飲骨吹覎還編黔庶濯泚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

謝敕奉命除西中郎湘東王咨議校　劉孝綽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玆疎悴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伴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畝隴絶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奬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

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進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玆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為歎臣

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託羅難維
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巖文峻法肆姦其必奏
不顧賣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起巳之光昭陵
陽之膚舜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幸得
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須朝會之旨小人未
識通方蘩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頤減影銷聲遂移
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
使引紼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
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

覺多忝但未渝卅石求藏輪軌相彼工言構玆娸
諓且款冬而生巳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

啟事并答　　　賀琛

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啟
事陳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
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
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啟沃
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稾則焚脫得聽

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
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
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
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
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
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巳而
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
租課動至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
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

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
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
煩擾積理深為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
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
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
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
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
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
應痛逞樂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
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
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
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
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
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
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
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

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
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
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
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貴之多如復
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
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
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
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
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群故勉彊而為之苟力
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
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彫流之弊莫
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
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
豈止日昃忘饑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
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
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
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
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

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徼分外之求以
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
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
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
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
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
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
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
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

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
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
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
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
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
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
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
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
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

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
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
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
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
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
彊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
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邊境有虞關河可掃則
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
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寒寒有

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
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
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
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
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我人遂
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
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
事啟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
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

向多以凶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
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
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
出其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
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
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
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
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並何姓名廡平製

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庶平掣肘實為
冀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
復軍粮諸所颰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
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瀨辨惡人日滋善人
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
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
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
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
已如前荅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

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
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
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
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
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
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
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
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
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

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
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
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
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
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
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
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
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
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

以成其事近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
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
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
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
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開家有二八多
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
卿又云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
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
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

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
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
取其摶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
為之傅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井之當思致悖所
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
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
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
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

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
奏樂此群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事
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
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
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
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為聖何使
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
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憮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

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
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飧此之謂也
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
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
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
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
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
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
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
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

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
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
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
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
其事不得空作漫言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
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
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
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

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覧付之尚書班下
海内庶亂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後見今日

謝宮賜白牙鏤管筆啟　元帝

春坊滌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
巧似逾東之儇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
稽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偕致贈謗屬友人葛龔
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
璃無譜隨珠過侈但有美卜商無因則削徒懐曹
植恒願執鞭

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啟　江淹

臣言臣誓惟殃釁頻瀉四折慊懴狂愚巢蒙哀弔
而聖旨懸嚴便賜斷表神垂意失音影何地吞悲
茹痂情膽載絶臣荒昧神氣羑自幼稟分踰貴
秩高外州臣乏素能或所不任況在憂年必取黜
辱特為開非常之恩借權製之義蒸禮減經賓翦
治本臣又能身祈命請一感天地躑躅表啟心容
已靦猶疑大道之行墨縗不興孝治天下通喪獲
遂陛下覆被仁明　品物無漏豈於微臣獨不鑒

燋鯁在躬輙復塵觸伏願暫輟聽覽少憐苦草則
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臨啟恍惚魂識無主不勝隕
越怵息之心

蕭太尉子姪為領軍江州兗州豫州淮南黃
門謝啟　江淹

臣公言臣頻結崇寵亟延上爵休恩動俗列榮振
古鴻品清飾已藹金圖秀毘騁銘共茂瑶篆永言
戚屬鑒寐啟心況乃秩洽朝門慶沾國珮弱息臣
誦嶷映晃等文不昭典武不定功出内帷闥升降

貂紱或振迹領侯職賛禁錡或騰光江甸任釣屛
翼河兗衝要既濫北門之管淮豫險捍又謬西偏
之寄兄子臣鸞忝守近畿嫡孫臣某越蒞省闥皆
倏忽累景頻煩升荷雖咸謦愚識恪居匪替豈足
以少塞神灋裁酬皇眷嚚黷一盈慙厲彌積談天
之辨不能為臣陳辭雕龍之文無以為臣飾悅靜
然肅念徘徊交集不任憂感沐浴之情

奏記吏部尚書牛弘　王孝籍

竊以毒螫憯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

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慼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声飲氣悪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衆矜之色開寛裕之懐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

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禹貢之田供釋之之貲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簪臂為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僞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碩比乃王臶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毛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悼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

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知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黜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碩少加怜愍留心無忽

謝滕王集序啓　　　庾　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壁若夫井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倡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

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汎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遂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為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労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爐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

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處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辭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数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啟

謝趙王示新詩啟　庾信

某啟鄭巖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雲

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彫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鳫落下風傾首以日為年捷為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薄無由遂心寂寞荊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啟　庾信

某啟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祖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揷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

慨南宮敬之載實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羲將晝逢司命而還生士爕行埋值僊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軀而導路或似識恩鷄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啟

謝趙王賚米啟　庾信

某啟奉教垂賚米十石冊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濆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冊竈而流珠異剃臺而次王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謝趙王賚絲布啟　庾信

某啟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啟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啟　庾信

某啟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緤變綱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鳥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牋

薦和虞則牋　并薦費偉牋　魏應璩

璩聞唐堯因群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虞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進致之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

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牋曰璣閣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
儁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
起於周文之朝

與庾冰牋　王述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為情邪
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
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
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

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
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
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
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
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
內外形勢使闚闞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
道玄遠逃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
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
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

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盖不少矣
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
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
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
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

薦劉劭牋　夏侯惠

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
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
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

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
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
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
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
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
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
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
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
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

上通煇耀日新矣

薦戴若思牋　陸機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絜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騏騄曜質廟廊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上元帝牋　應詹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

自陳牋　卞壼

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

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壼亦嬰病具自歸聞未嘗怨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壼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壼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喪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栫心求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

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崇何衰殊之日不見愍恕哉

與撫軍牋　　桓溫

此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

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畧盡兵民之力賦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犬賊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上世祖牋　　蕭思話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叨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畧會奉令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滅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伏順沿流席捲江甸前驅風邁巳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

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為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辭記室牋　　孔覬

記室之局實為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舞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

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覲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令局授以閑曹則凫鶴從方所憂去矣

廣廣文選卷之十三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牋

與河伯牋 荀儉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自陳牋 時有詔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自陳曰 謝莊

下官凡人非有達概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

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庫課尫瘵以綜
所忝眼患五月来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
晝夜惛憒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
敕見不容停耳此叚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若
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
然當之信自若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
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
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
能忌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

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
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衿恕長由誠淺辭訥不足
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
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
時見聖世就其中前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啟
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
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
之来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
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

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麤疾如此
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
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
眄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
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
仰憑愍察願不垂怯

與天公牋　　晁道元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
宇纔容數床積汙累燻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

被心有牽絜與澈絮撤以三股之絲縱袷以四升
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
則足出攣捲則脊露　又云奴曰高安兩手並
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
瘕堅大如飯捎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
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
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
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恒公司馬之癎行步雖
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

之奚形如鷂鷹言語嘍㑩聲音駃人惟堪駈鷄宅
無所役遣詔阿嵇復被狗咋困熱如泥

勸進湘東王牋　南平王恪

竊以嵩岳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為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黄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為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忘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内侵梡戈

泣血鯨鯢来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讋氣覩蕃外叛釁起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繞命戈船底定灊霍泝流竄討路絶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俯𪾢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方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峴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𨑳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井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開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出物咸耳是稱文明光大豈可㣲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群望恪等稽顙甲令傅詢悍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枝金斧以翦逆懸乗玉輅而定社

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辭南康王牋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

德雖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擧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為群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蹰下席淚若綆縻

到功曹參軍詣驃騎竟陵王牋　江淹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涵天聽

資河炤聖譽拂宏外秀激震中故衡梁孕秀璿機流品變瑤光之暉賛玉燭之色功邁翊啟績起匡漢是以赤瑕瓊寶之文睇彩而變集青虬遺風之乘晞光而遠至如淹者蓋不足筭所志不出繒販所學不過祝筮業異儒墨行乖曾史既乏脩短之術又慙啟塞之辨不能伏軾蹲衡驚燕趙之郊黃金橫帶馳淄澠之幣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躬奉英膺身蒙青艧故以潤厚累辟恩重兼金不悟懸黎降景靈河濆潤復獲孰覊醜陳迎笏桂序漏越之琴竊莊文之價欽畫之敘盜須褒之名心羞秦滕志慮楚櫝抱醜踊躍憂集如燻鑴感何日銘報焉期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檳榔信南越之竒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樓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

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奏

控制西羌事宜奏　趙充國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艸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

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刼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揄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請分建三公奏　何武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符命奏　蘇林董巴

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尭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吝色舜發壟畝而居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間不稽漏刻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諭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稽天命下違民情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晳分明謹條奏如左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上帝布詔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其所陳事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凡十二次所在國天子受

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星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又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五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武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

人制法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詩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其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魏王猶未許太史丞許芝又上天文祥瑞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氣見於東南到今積二十三年建安十

年彗星出庫樓歷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薇氏為天子宿宮路寢所止房為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輔象近臣紫微者北極最尊此除掃漢家之大異也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餘日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貫日易傳曰后妃擅國白虹貫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建安二十三年五月彗星晨見東方

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鋒炎刺帝坐彗者除舊布新亡惡興聖之異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蝕日者陽精月為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月為大臣侯王之象熒惑火精漢氏之行占曰漢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剝卦天子氣不見皆崩亡之異也熒惑火精行縮日一度有餘故太史令王昱以為漢家衰亡之

極熒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與小星無別皆赤家衰亡之異也易傳曰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皇翔萬民喜樂無咎殃易傳又曰聖人受命厥應鳳皇下天子虜易傳又曰黃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黃龍以戊己日見五色文章皆具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傳又曰聖人清靜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令

祁陵李雲上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巳萌欲使漢家
防絶萌牙令漢都許日以微弱當居許昌以失天下當
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道而高大者也魏
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
說者以蒙孫亘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
時名為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孝經中
黃讖曰日載東紀火光不横一聖明聦四百之外易姓而
王天下歸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也易運
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竝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

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
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
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於是魏王受漢禪禁
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于尚書臺於是改元為黃
初漢中平二年洛陽民譌言虎賁寺有黃人觀者日數
萬道路斷絶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此魏氏依劉向自云土德之符也先是周敬王之三十七年
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天道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
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
後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葢謂魏
國之後言四百年則錯疑年代久遠傳記者謬誤

淳于伯之冤奏　劉隗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
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
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
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
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

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縱觀咸曰其冤
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
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
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
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
伯也何獨明之標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
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
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
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

[illegible]而令伯狂同周青宄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巫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莛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請追贈胡婕妤尊號奏　亡名氏

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闈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

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

尊生母奏　亡名氏

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克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則燕姬仰耀引訓蕃閫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羼惟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灵根於既殖融盛緒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上陳貴妃尊號奏　亡名氏

臣聞河龍啟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聊代疑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輕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膺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彝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攺諸國大妃曰太妃宮曰弘化

元曆奏　馬顯

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元曆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蚍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為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當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

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雖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録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性窮理以為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精麤踳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景寅至於兩曜虧食五

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

論周瑜子胤　　步隲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孫協事公瑾有

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與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彈事

脩竹彈甘蕉文　　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萬縕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芊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已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来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芊蕉攢

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芊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羞非風聞切尋芊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彫之心盖闕葵藿傾陽之識馮藉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殿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来謝此衆屈、

奏弾孔稚珪違制啟假事　沈約

臣聞楚憲有章上予攸慎守官有典觸綱斯及盖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冐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関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内轄作士下闕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輙下禁止

奏弾范縝文　任昉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輙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辯問與風聞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竝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呑所問而横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廢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扁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亮遊豫親御軒陛義

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績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績即王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績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績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翻為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

遺而假稱折轅衣裾所弊譏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績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績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

議

朱公叔謚議　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

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群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

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黷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樞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無稸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音鄙具也)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

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知子籧篨(音除)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

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

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知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知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

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斷獄不盡三冬議　陳寵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

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乞救燉煌議　陳忠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

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靈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

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
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
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
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
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
中勇遂破平車師

入粟贖辠議　　張敞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
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
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
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
及殺人者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
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
小過赦薄辠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
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辠人贖矣未聞盜
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旹民尚有饑乏之病
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蚤慮所以振救
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
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
不盡愚

梁冀封爵議　　黃瓊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
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
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

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
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
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

乞勿棄涼州議（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帝以問燮燮云）　　傅燮

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
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
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正朔服色議　　高堂隆

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

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後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授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

九品議　潘岳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茍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并戮沮勸既明為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潘岳

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慴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蠹姦吏所植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武悼楊皇后配食議　虞潭

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大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

恢定太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旹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毋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豊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毋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遂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華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荀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謂帝謚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氷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禄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遷議由是六后配食

武帝

廢錢用穀帛議　孔琳之

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竟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豊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

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來久華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

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用錢

武帝謚議　顏延之

以為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攙槍干紀琁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

海岱負固相望荊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獄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改王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華寢機文武搢笏故宸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詁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堂廟祭議　　臧　燾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

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則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義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王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

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

旨求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
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
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
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
祫不已則大晋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
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毁
之禮為用豈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
則藏下廟比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

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
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
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嘉議

明堂議　　宇文愷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
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
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
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模凝睟冕旒致
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
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
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
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
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
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
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
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
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
是採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

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議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
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
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
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
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為之通釋皆
出證據以相發明

律議　　孔稚珪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
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

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
下躡曆登皇秉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
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
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删注律
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
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
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
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
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以付用宣

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
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
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横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
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
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寃毒之死
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

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
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昬心狠態吞剥
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
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
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
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
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
輕良由空懃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
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

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
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
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
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悪吏不能藏其詐如
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

上索虜南侵議　　袁淑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蝸
冦遺醜趍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
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晋輟其議情屈力殫

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
燓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鬬志圍
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
急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東戎
昭多昧遂使拷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
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
揣虛實伏遷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
彌行阻深表裏躓碍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
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律陸陷溢痞禍洊

興葛蕘巳单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覆河隘
扁固退亦墮威所謂棲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
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
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希循弗委
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
渊互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
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氓頗屨亂
以稅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羸粮請
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卑

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
之以殊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
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
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
策戟矣稱願影從謠言給命宜選敢悍數千鶩行潛
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
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錣
歡讋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囧浮山如有決罣漏
網逡巢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遙兖部勁卒梗

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戟轄
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
聯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縝默如
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貸負塞殘孽阻山燼黨
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剿泗
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壓亂桑溪
之北摧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
枯幾而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
僻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佈

綱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盖西巡翠
華東幸經啟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勤燕然後
銘方乃真山沉何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
軼商受之舊文今衆賈奉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
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
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蒐採之法庸未旣
斆若乃郅造里選權論深切躬擐晝幽斬帶彌遠
詖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兩流通金石氣
懾飛賁如窮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盈損

之宜能睽合民心愚叡物性登丹墀而數策躡青
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紆國救
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
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専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
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
竊符之揵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茂無
存蠱以威利勢必攜離旹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涞
繹故典灑土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循眇者
顙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叔晋在於善

覘全鄭實寄良諜多縱反間汨感心耳發險易之前抵
興喪之術衡其倩伏拂其嫌嗜汨以速寧之貴餌以析
壞之資鑿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
羽而巖邑易傾必府萬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
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反篤趙養還
君盡興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
代澤與身泰思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
有遺鏃蠹未息鋒敢思凉識少酬閑施但坐幕既乏昭
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覩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覺

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循闕上笇燭郅之敬
裁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慎刑議

蔡廓

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
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
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
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冝戢刑人在
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
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

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敝而無濟治之盖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懸今英輔讃翼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宥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愜繁息於将来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咸畏偕說全生拯忝於是乎在

肉刑議　孔琳之

桓玄時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矣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紀銘韋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感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

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祀祭議　何佟之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員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

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
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
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
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
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
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
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
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

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
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
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
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
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
也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
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
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
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

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
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
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
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
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
駮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
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
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
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

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
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
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
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員
立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
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
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
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

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盖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着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着絳紗袍通天巾幘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為侵官伏追慙震

言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周顒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催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佩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

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

北齊文宣帝謚議　邢子才

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群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脩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

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疑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歷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不應立嫡子弟議　刁柔

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之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

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 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

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

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梁高祖武帝謚議　元帝

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敷明煥乎鍾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潜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群后啟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

興横沉之歎乃凝威黒水表瑞冊陵雲合景從表
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
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巳而臨之
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敬薦斯絜臨
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
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黄屋爲
尊政謐刑措民敬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胥象
相因環梏無曠天衢亭恭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
溟奉貢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璧地出玄珪

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壓角敲
教所漸浹靈蚳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
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氲於司樂虚納十
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青衿知擊
壤之性黄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
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
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
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中之王簡
昭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倖往冊

黄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
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冤荼毒實切
心髓風樹不静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
七德

齊武帝謚議　　　沈約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
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
率茲典伏惟晝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
道冠礽䋮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礽

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釆
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岳景潢汙降情
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
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
圖於九汗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
勞羲轃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葬伐謀功高善陣
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
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守器
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

平字在四夷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黙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華不累五刄不砥庠塾大啟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冊徽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華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欵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

望禮中嶽肆覲群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啟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明堂議　封軌

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戸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禮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戸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戸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

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甄琛謚文穆議　袁翻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

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擧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敬勤重慎以為襃貶之實也今日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若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

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顔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檄

伐蜀檄　　袁豹

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永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

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户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燀昭晳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剏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埸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相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肅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熈比屋之降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

有眷彼禹跡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喜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邈漢中之衆濟自劒道振威將軍朱容子提寧州之鋭渡瀘而入神兵兩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為敵況又奉

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陜之隘在我境内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夔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鋭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疆如容昭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蠡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

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
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
非與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
而待命寇讎之戮殷陋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
延首東雲晉人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
王者之師以仁為本舍逆取順爰自三因齊斧所
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
問士子百姓削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
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

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
何及

勞諸葛恪　薛綜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
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
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
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凶慝又充軍用藜蓧糧莠
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
所加亦爾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

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
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
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至犒賜以旌茂功以
慰劬勞

討元凶劭檄　宋世祖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
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
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有以道御世教化明
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

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
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
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齠齔猜忍
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
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
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啟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
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
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
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腷臆容身

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竄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
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
或閨逆弗順並横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
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
王漢曆中圯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
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
志梟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
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
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

中直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
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
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孰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尸
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
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
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荊郢冠
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靁動漢陰冠軍將軍朱脩
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雝百萬稍次近塗蜀漢
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
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
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
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
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
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宜發天
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
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
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群小是與比周
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

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蒙皇渥或勳烈
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
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
滓累若事有不獲能指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
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
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
悔

劉休若討孔凱檄　巴陵王

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

嚚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澗斧鉞斯則昭
章記牒烱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
歇靈繹璿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歷鳳儀
標升龍煇電舉盪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
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橫幽明
栽紀標配斯光而群凶恣雲協翁童孺蕞爾東垂
復淪醜迹邪田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
臨羽驛所届義旅雲屬挽鈸所麾逆徒氷泮勝負
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卒元戎

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
騰焱剃河金甲燭天庭嚚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
太守張朮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
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鋭五千
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傾生鐵騎
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
樓船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
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
虎旅絡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

之遠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于猥聚人
之總司戎統聳劍東馳申憤海曲歆氣則白日盡
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剿以此柔
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堯桀螳黽徼命擬雷
霆之衝巳枯之葉當霜飇之隊尺豎所為寒心匹
婦所為歎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為成前監不忘後
華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祉
覃來裔執如身轘宗屠鬼餧魂泣者哉詳鏡安危
自求多福

為晉安王子勛移京師檄　荀道林

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遠轡頓於促
路文祖定基係昭曆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
埋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
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
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
重替嗣王荒淫狠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
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
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弑亂奄

臻逯矯害明茂篡竊六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干
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蹈倫顗之志覆稼
咒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
當之嚮昔隆周弛御晋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童抗
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
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歃血祚金誓復宗祀今
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
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沿流電發遝取白下
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

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群徑出南州直造朱雀
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
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武將
軍張測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
邪趨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
陳慶勒輕銳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
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湘雍之兵勇敢四萬
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倉
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群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

豫章內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
軍西陽太守謝雉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晋熙太守
閻湛之皆掃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
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
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
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先皇誠深投袂
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
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
益青徐兗吳會皆容介歸誠誓為表稟孤親總丞

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鼓振谷鳴鼙
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餘剛鷙
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
先以此衆戰孰能所禦推此義銳滄海可堙諸君
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
逼迫寇手効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奭
與三監並時金磾與上官共主邪正糾雜何世無
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

歸漢身尊譽遠明哲是衣成範全規啟監匪遠若
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
爵賞信如皦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
守豎轍撽到宣告咸使聞知

奉和帝伐東昏侯檄　　　蕭穎胄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晉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
太守南豊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
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
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

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
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
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
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援踵來王交臂納貢鬱
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
明皇帝建道德之盛執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
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
盈朝異人輻湊著乃經禮緯樂之文定咢作洛之
制非雲如禮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

無得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亹畢行三風
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
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
誅宰輔受葅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
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
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釣贊契
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如黨族霤
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
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

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
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
勳濟宗祏業極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
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
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
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
漸見疎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
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
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悪販鬻主威以為家

勢管惑嗣主恣其妖言宮女千餘裸服宣媱嬖臣
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闌肆之閒宵遊街陌之上提
挈群豎以為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
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徧黔首絕親戚之
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內
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
已竭不䘏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
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

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於地南康殿
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
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
任總連率家國之否寧濟是當矧乃身備皇宗忝
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
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
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
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
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

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
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府司馬軍主席闡
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
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
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
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
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
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

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
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直兵參軍軍主劉孝慶
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
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逆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
色天地為之喬皇山淵以之崩沸幕府親貫甲冑
被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
動荊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
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
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

川張郢州節義慷慨并勞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
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響應不謀而同並勒驍猛
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
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
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
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
朝屬無妄之時居乖圮之運受迫群豎念有危懼
大軍近次當各明心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
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

凶黨敢行稱亂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
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討侯景檄　　元帝

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循豕豈不
以侵暘瀁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
故羿浞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桓文之勳復興
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
載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仁育群生義征不服建翠
鳳之旗則六龍驟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

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
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
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
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
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凶
狡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藩要
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撤九府之貲
錫三官之錢胃于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
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適單

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詣
已及為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
弟我是以董率梟貔躬擐甲胄霜戈照日則晨離
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
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
兗渙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
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
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
司升制朝宰矯託天命偽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

裒剥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惵惵黔首路有銜索之泉蠢蠢黎民家隕梁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鶩號五內摧裂含冤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蕩揺我彭蠡憑淩我郢邑竊據我江

夏掩襲我上京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效節斬馘兇渠不可稱筭汲同赤岸水似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僊乞活於鄢郢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並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鐵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寔惟分陝杖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年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惟臣惟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

總一共椎莫府實用主盟粤以不佞謬董連率遂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群長戟百萬驅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荊山淺源度彭蠡舳艫況水以揖其南輜軿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棒崑崙而壓卵傾渤海

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毒獸窮則鬬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鼷鼠豈費萬鈞無勞百鎰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啟五將咸發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擬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

之霞起弋船夜動若蒼海之奔流計其同悪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舂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冕旗書勳王府俛眉猾竪無由自效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睠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為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為賊用上賞方

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恤無位若執迷不返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

喻虜檄文　裴子野

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晋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寔有武功秦晋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悪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暴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沃螢爝倒崑崙以壓螘

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豪耻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貂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為汝南王檄魏文　任孝恭

夫大盗移國終繼梟翦之誅兇狡憑凌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籍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糴臍燈府傳飲罷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踰年祀介朱榮胡貊

原缺第二十一葉

鴻名長為称首未有蠻陬夷落裔土荒隅崛起陸
陌之中妄竊帝王之號斯則僭越之首縣於漢闕
亡呉之主會於晉臣布在方冊可以龜鏡者也我
太祖文武皇帝自天攸縱膺運挺生屈道藩條或
躍伊始屬玄運將啟祿去王室三川已震九鼎將
飛事切在泥禍深流彘乃推誠仗義援手濡足迎
衛乘輿崇建旄社舉天維於將墜振地軸於已傾
血氣食毛咸受其賜是則我有大造於區夏也重
以闢土服遠包荊卷蜀功高於九合業重於三分

愈執忠貞之操終以人臣之禮至哉大矣無得稱
焉既而謳歌允屬金石變響神器大寶用集我有
周我閔皇帝乃上膺靈命俯順樂推揖讓而登皇
極垂衣而歸撫運世宗纘統克隆洪緒武功文德
騰茂飛英我高祖武皇帝以上聖降下武以至道
弘丕業其寂也象繫不能究其微其動也雷霆不
能比其變偽齊竊據中原綿歷世祀帶之以巨海
長淮鎮之以峻岱崇岳其地廣其民衆其俗富其
兵強而帝遷明德人思睿后金鉞一麾廓然大定

申弔民之義答億兆之心陸方之駕雖遠閔湖之
神未絕天元皇帝負四聖之休烈協千載之昌期
懸金鏡振玉鼓宏天綱廣地絡東窮海外西極河
源邛管夜郎之所冐頓呼韓之類莫不屈膝稽顙
泛水梯山被華夏之仁風仰中國之聖道唯彼楊
越獨為匪民敢莴魚鳥之群晏安龜蛇之穴故偽
魁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華門圭竇之子無行檢
於鄉曲充部隸於藩侯施彼呼船之伎展其盜來
之用值蕭氏喪亂金陵擾攘爛羊啟邑拔卒為將

遂得洗濯江漢奮迅泥滓王僧辯秉文經武杖義
懷仁志在鷹揚誠深鶴立掃江表之巨寇復梁室
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毀器折
枝密相奄襲忍加屠害節士為之扼腕名臣所以
流涕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霸先義則臣民
任惟輔佐御下暴於戾虎輕上喻於老牛包此禍
心遂行篡弒遂令群盜欻起宮闈窘逼梁棟之間
顛死鋒鏑之下既甚南宮絕宋公之脰又過淖齒
縮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凶極悖未有如斯

者昌實覇嗣舊加簒戮殘害相襲報復循環陳項
獲自儲宮我之俘隷先朝深弘寛宥免其釁孽鼓置
之夷邸淹歷歲時剱豢貴上林之牧廩卹索長安
之米其兄務發常山之念屢致誠請國務狐首之
感以禮遣送項禀性兇嚚不義不昵害厥猶子僣
其為位朝廷遠撫長駕含垢匿瑕過省不虧輶軒
繼路東夏克平威震淮海乘勝席卷咸請南轅髙
祖以得原失信義有不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
違盟背惠忽從茲始搖蕩我邊陲侵軼我彭泗我

是以有呂梁之役麾下裴忌程文秀之輩李緒將
元舉之徒束手軍前不可勝計積甲等狐桐之岫
溺卒斷浮殺之流項長惡愈甚守迷不變擬如掌
之地延翹足之項猶怒臂當轍舉尾支山習黃旗
之謬談志青蓋之妖說貫盈數盡今實其時加庚
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混一之期
昭然可見寡人不武董茲戎徒內稟帷幄出制天
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王述領
巴蜀之兵壹拾萬出於白帝水陸俱下大將軍安

昌公拓拔則領驍騎五萬濟於南岸循江東轉梁
王舉一國之師盡舳艫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絕
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掃
蕩山林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郕國公士彥領
人馬一十萬濟自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銳二十
萬餘長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石首大會金陵
凡此諸軍皆從汧隴驍雄幽并勇俠挾皐拔象之
夫斬蛟挐兕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荊門
鄧塞之舟浮江沿漢象弭餙堂谿之材鷲羽如淇

園之竹旌旗麾電戈劔竟野鼓怒則江湖盪沸叱
咤則山嶽歘跳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衆戰誰
能抗禦將恐程門霜賈梧梓與樗櫟同凋崐山大
燎天球共珷玞具盡故亦以禍福箕柏全濟陳項
若識機知變輿櫬轅門當增安樂之封有加歸命
之禮僞公卿以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
南之雋楚世載名位豈安危亂之邦甘夷裔之主
良由身居僞網迹淪寇地雖心存魏闕無由自拔
故耳今正丈夫轉禍之秋君子見機之日若能投

誠進欽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運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為北齊檄陳文　盧思道

告三江之表偽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忠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元后遠覃聲教大燀威靈日月之所照臨俱徧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鞮我大齊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

覆幬烝民虞夏受終顧有慚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以東九譯請吏玉門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闕內外禔福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為于越江東湫涽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癉癘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比數極司馬睿衆無一旅播越江濆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

可以為國陳霸先卞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若蠻觸之戰爭似鰌鮒之跳躍曇頊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剿厥猶子竊其偽位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劍國小地狹晉用其民坑殺倖於居伯爰夷過於雍氏加以沉迷麴蘗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書貨賄公行政刑不立踈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斂杼軸其空災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白

而視齊之李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斲是為項有便謂三眷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愎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亡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艅艎噎水顧盼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曆將一淮海荊舒之民奢侈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楊越之地為陳孤立卒斃壞變邦畿政塞乘奔無轡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為泰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

率猜狂使酒竊地外芔曇項背恩棄德是信是使
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諸
城犬羊薦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
庭宜置天討爰詔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
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拔
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群並骨勇肉飛風驟霧
合憬彼江黃之衆湯炙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
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
水南越漢后昆明永足方其訓旅魏王玄武不能

比其隷師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舠利舸便習
者多陳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
當轅今荊門鋭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
楊舲振艀疑兎走鳧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
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遭吳會裔旅東西
遏絕通致無由偽朝軍旅或陳誠欵啓使相尋曩
爾危邦表裏攜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
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義之將晚視韓白正正之
旗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旂暗山原

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
運岱山而壓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
銷滅譬其壅粉猥以不武謬揔戎律上禀廟堂之
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䰟先遊北斗吕嘉之
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為
寒心偽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
知蔣山之應渡銜璧輿櫬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
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户黔庶有
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

號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為本萬姓毫
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
申省

隋檄陳尚書江總等文　薛道衡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為勞歲猶
寒比當清豫匡賛乎國良亦慇懃寡人忝膺朝寄
董律専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
用適時冠盖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異家
金匱朱韜銀編玉策莫不膽於舌抄散在筆端遂

古成敗之機近代安危之跡照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神悟猶恐思之未審差以毫釐聊煩翰墨略申梗槩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紀咸一姓承五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版蕩世匪休明當塗起而蜀亡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宸曠主劉石符姚之儔偽夏僭燕之醜妄塵大寶事乖圖籙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并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

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靈應太微之座千年啟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寧濟群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旋頭之屬歷代之覇作我臣民服裳匍匐唯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茲實玄運已定於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閡違上天之冥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語衆寡舉海內而當群小在長江舟檝之用矜其積習而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吳楚不異萬艫巨舫東西萬里枙嗾撫背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遏方淹積歲序風雨以為櫛沐蟣虱生於甲冑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逼在戎行更承敵國守以時月則魚爛土崩接以鋒刃則鳥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豈侯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偽主覆車是襲日夜沉湎曾

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四民之產荒縱其心斂百姓之哀以為已樂寶衣玉食填積後宮短褐麤饘不充編戶一芥之善蔑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偽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疎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遐邇結舌衣冠鮮體人妖鬼怪觸類呈災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攝於大國邊烽夜動騣彼都城戍鼓晨嚴震其宮殿累基十二方此未危懸纓千鈞此斯

非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曾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之志侵軼我邊鄙招納我叛亡國家爰自受命每從含養敦以隣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靜其疆域而長惡益甚縱毒彌深吳會雄稜之人湘郢耿介之士乞師請命盈途滿闕帝乃憫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唯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普從肆赦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欺誤且劉禪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皓用薛瑩之詞而致福此二子者終有良臣之譽

皆無陷君之譏何則所恥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爲主享封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實受其賜公等身保榮貴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變率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頃宜早圖之使人今還遲有委曲言不盡意豈復多云

伐梁武帝檄　慕容紹宗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鑒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雷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鬬之塲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溢水不作運神罷於顧盻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爰可封之俗負首識堯舜之心泌海荒

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鈞山依風托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輙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脾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詃惑愚淺大言以籠俗驅扇邪僻口兵

以作威曲體脅肩搖唇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汙辱冠帯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㓕人倫在二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鴟主陵雲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内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迫餬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觧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絶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群小縱極貪惏

剥割蒼生肌肉畧盡刳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惵惵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户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壤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丗同新化智淺謀踈曽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為巳害子亡齊之衛忽為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抱腕十室而

九翹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東馳之警終有驚墜之衆神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髙王感天壤之惨黷激雲雷以慨然仗髙義而率民奮大節而成務爰有匡國定覇之圖非直討賊雪耻之舉於是叡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歴受圖天臨日鏡道随玄運徳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繁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遷溯川陸光華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及肉還童不待羊

陸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為人君父二三其徳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没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見愛尒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群胡景尚人成技籍其股肱主人有冊頸之期所天蹈族㓕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慚顔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敗圖速如覆手校身麾下丗為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録其小誠得厠

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效長
鞭利鍛術以制之既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
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掎角聊示旗鼓豈資
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勸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
有司存而愚褊有積憍慢逐甚犯違軍紀仍自猜
貳禍心潛搆翻為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
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群
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
跳梁猖獗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蚍

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
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
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
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
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
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朝大夫幸災忘義主耄於
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
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
恒兆不假離朱之目不籍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

說且吐代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
業百靈效祉錐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東文經武
虎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
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
離亂輻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憐
附愍其入懷盡夏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
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
基溟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
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並申

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通碣夏飛
雪千里曾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沍寒風
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疆兵歲舉傾河
及鄯壓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侯
隙企其移種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協
黑獺北備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
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恒防關
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跱岳立
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邙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

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
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
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虛誕夫景
絕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
鶩之日遂位在三吏邑啟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
足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揚
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
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春
淵明之衆招歔雲之民舉長淮以為斷仍鶉張歲月

南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蠆之禍我承其弊且
偽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之心老而彌篤納逋叛
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踐
鼠閫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
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今以戰
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
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
逸蘭池蒲梢之騏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
長驅討賊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

蓋將歸且衎雲綱虫兵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無
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恨蕭繹
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
府師行以禮兵動以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
知機審變翻然鵲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
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上咸
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禦逋
偽信納叛亡違卜慢諫實興代後莫不含怒作色
如赴私讎茹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

神奔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
何異蛣蜣被甲螳蜋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翟俱
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
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
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
國行師之意

檄梁文　　杜弼

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建之
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

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
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
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戈於兩階執玉帛於
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
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敎俟景竪子本無
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
進孰圖身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
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
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

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惡
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盖物無定方事無
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
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
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
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無復
狹子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
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
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俟景以

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
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
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
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
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不懲則
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忘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
下夭折霧露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陰躁之
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

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
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蟠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
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抵我乘其斃方使鍾山渡江
青盖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
館但恐革車之所轔轢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焉
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
以動見機而作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
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移吐谷渾檄

賀蘭祥

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
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
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
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
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罔則神皐西嶽險則百
二猶在卿士師師群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
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值中
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
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

苞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
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
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
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悪稔禍盈
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
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隴陵公祥貴
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國
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為其謀主
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

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控
穹廬之衆鮮鞍成山雲蒸霧合徃歲王師西伐成
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
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
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顕
除永藩西服如其排猶危邦覩延時漏覆宇湮祀
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

書

答趙簡子書　程本

主君之無臣其不能東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
臣聞之物扃于所丼士扃於所守主君之無臣不
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
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
魚鱉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
君之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昭明其所存如
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晋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
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無臣雖復野死以實溝
甽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財幸焉

與春申君書　　荀卿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才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其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墻射中

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疕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孔臧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潜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讃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

得其髣髴悪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讐古之隷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諫立趙皇后書（時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輔上書云云）　劉輔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

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與楊子雲索方言書　劉歆

歆叩頭昨受詔恣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音求又於加切）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宋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籍為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脩軌不暇何遑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

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語將何獨挈（一作絜）之寶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

書頗與其宼目得使人籙令聖朝晋明明之典
歆叩頭叩頭

上劉愷遜弟書（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久之有司請絶愷）（固逵上疏） 賈逵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善惡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

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

與韋林甫書 孔融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叙前别恴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

司予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豊此慶耳閒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喻邴原書 孔融

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欝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

疇咨儁乂我征東定策命懇切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

答劉歆書 揚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隣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

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尭猶病諸雄何慙馬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卭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

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慱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緜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及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隟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絶遐異俗之

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絶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

圖之以監所規繩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

與諸葛亮書　劉琰

琰秉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罪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

謝九錫書　曹操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殆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豊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與鍾繇書　文帝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見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

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孟達書　文帝

近日有命未足違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効知成敗之必然故冊青圖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絶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躍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于卿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

狗吠之虞以是弛綱潤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劉廙謂望之

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

答蔣濟書　衛臻

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與子弟書　韋世康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

衮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由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恒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常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

與孫登書　　步隲

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欲盡心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曰臣聞人君

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遺賀循書　　元帝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絶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蹇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飡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乘結駟之軒軏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

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禀徽猷以弘遠規

答太傅府書　　劉琨

聰彌入上黨罷悍不能禦安居失利韓述授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淡袁之間名將仍殄即重遣江

滔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續遣鷹揚將軍
趙擬梁擬都尉李茂與倚併力輕行夜襲賊掎棄
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捕獲三分之二當聽彌之
未定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
臣於淵殘州困弱内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貽傈城慧命禪師書　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稟堅
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

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
牢籠二儀益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
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内
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
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内貫九部總
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
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太詠三河寶師妙
析莊生瑑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
妙持淨戒加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
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把定水便登覺觀高蔭
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
泉仍為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
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
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
支提暮啟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
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辯洪崖
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峰景
行幽仍懸絕弟子業風鼓廬欲海沉形泊渚宮淪

覆將歷二紀書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遺蕩胸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
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晉
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
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
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訊脩隗館
屈膝情欣係轅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悲
望拂衣世網脫屣從牟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

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梔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賔冬㛮如春頎珍清執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凹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徼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籍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

名海空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愢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棲鳳卧龍魚水之交莫與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遷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鮮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翳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倖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愢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遙柳端居千仞託志葯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朏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奬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

侵樹援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愢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懶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鄒

會忽扣蓽門門里感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觧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邕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閭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慱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䏻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劬勤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甞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㾕痿茫茫棫樸似不如此且弟𥆧達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瑕長因飛耳也嘗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張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

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飾提禮學本不參選褐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番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滉瀁之極終不䏻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咍於萬里汝頴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奕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怱怱不樂自知壽不得長

且使千載知弟不訥讓耳

與庾冰論刁令書　　蔡謨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敘令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讐也内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絶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

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絶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絶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絶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弟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敗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莚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

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斂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與妹劉氏書　　徐藻妻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
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
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涣感賴交集
悲慰兹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艶
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
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
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
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之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
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絶聖棄智渾齊萬物

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
引以為喻邪可共詳之

諫齊王冏書　孫惠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
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
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
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蠶壁
之憏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疆
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
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
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
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
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熈以來
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
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絶
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
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
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

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
係實在於兹今明公達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
讓天下惑之思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
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
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
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徵於群后燿義讓之
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
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
足以賛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猶賢於

後令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潁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丼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許契濶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鐵鑕此惠之死

賢於生也

報何偃書　　王微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

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袟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

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塈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

沈淪無已區區之情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䰟氣褰薾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㡳頻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荅無復條貫貢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當笑微

與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遣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北緜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淒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朗豈不為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餘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甿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詔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于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窮生議于鄉曲忠烈起謗于君家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厠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立里者自数十年以徃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管望主歲增恩價

竟不能柔心飭帶取重左右校于向士則榮已多料于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鬐望鼓鰓于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于軒毛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于明見若乃闢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為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

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
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户岫寢棄危桂榮秫
芝浮霜翦翮松沈雪憐肌畜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
侯卿廢鵷梁錦實乃玗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劖
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于雲臺之下切辭于宣室
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酖姦猜委王入
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向道共
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
斂手天子昄觀其末則饜粘茄出望舫而入結冤

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
德瞋目扼腕陳從横于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
覺迮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損慕遺憂夷
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
皆智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壓生牀帷苔積堦月又蟾中山
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
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頓得宿酒數壺按弦抵徵

讐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飛爵星晚驩然不覺是
義軒後也近春田参項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
可具侯振飲之罷侯封勸之畢當敬觀卯酆肅尋
伊鄗傍眺燕趙邪履遼衛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
之憂天當其火洪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
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覩謀而害其意夫揚朱以
此猶見嗤于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
意者哉若知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
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

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
于其主露奇于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
為也至廼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于害正之
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
痛哉若足下可為冠負日月籍淺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飭根毫已
議于帷幄之上提鞭鳴劒復呵于軍埸之間身超
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
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智

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
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
闕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
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于北闕無日
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予有心敢書薄意

廣廣文選卷之十五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書

上讜言書　周朗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
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況乃運
中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
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
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
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
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
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
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
逐之豈為政之道歟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
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
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
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

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
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
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
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
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
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
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
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
為賞罰慾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

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
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
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
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
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
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
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
之而伐其餘樹所在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
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

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徭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
得瓦皆責貲實故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
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甚
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為國不患威
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
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覆
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
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鰥居有不願娶生
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婬奔所孕

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
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
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蚕娶之
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令
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
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
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
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

閭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鏈入盜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毯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

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後稽准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闕爲荒塞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閒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難得業實戎空自遠其爲來

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詭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

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畜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卒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勳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濫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亦衆垂臂而反唇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

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瀤加寵爵發所在禄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閑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于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上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

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哀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

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勞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

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邃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怗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

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修羅之原實先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異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姫公之制

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卑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具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濟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居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

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為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柳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

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緼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材曲技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文武親疎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類

肢動精神發音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
問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疆正惇柔之
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史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
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
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梢賢明悉舉
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
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
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
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

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
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来有源淵
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
日替其修東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
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
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
像背親傲君歎貴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
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
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

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埶行各為之
條使禅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
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
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定拘凡鬼道惑
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恠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
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
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
立一神初興淫風輙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
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

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
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
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
於媚神之愚徵正奏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
永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
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
貴黨輕者抵訾可駭重者死斃窮擯故西京有反
誹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
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

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與子姪書　雷次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翫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

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翫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答范特進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澗幽阻音塵潤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

有一首幷以遠呈

與廬陵王義真　謝靈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音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歩頓馮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闚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

陂池潛演湖澤脈通棲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牣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吞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與崔祖思書　　　　　　　　　　　　劉善明

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歩歴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為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權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劒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缾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

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遵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與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候侍者頃日路
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
閑鐮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
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途不一故以
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
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
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
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
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彯纓天閣既

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
江皐徉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
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
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漫舉轗軻乎千載充
所以長群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
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味於澠池
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
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
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

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
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琹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
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
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
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
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
未詳斯旅尚耿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
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飭裝撰御鶴駕軒

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逄
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奄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
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人蠶而衣耕且食
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
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知已夙逄崇禮肆上之
眷望溢於早辰卿下之言　談合　於造次然舉世
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
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襟送
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

者妄塵執事

與何點書勸令菜食　周顒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耶脫灑劉折之升㬎俎綱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士者豈不以恕已為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illegible]彼就冤殘莫能自伸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受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循環常事雖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歡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眾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膋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纖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移廣陵侯書　張欣泰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使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取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

有司以請予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
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
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
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
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恐之
乎和邑門邑戲載往意

與尚書令袁粲書　丘巨源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冊誠感達賞報屏期
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

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
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
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
匠之流亞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剿而
人情更迷萬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
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塡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
人域而民不域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
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
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
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就不測之禍請
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
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
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
群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
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
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
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
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
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

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
即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輾裂軍門則應
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
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
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闕敎
旨空然泥沈詎其符嚴歷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
必非曾連邪民愼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
翰赴爵羅之會旣能陵敵不殺爭先無負宜其徵

賜存在少沾飲亂遂乃棄之蕭閒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結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

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罪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振

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補金闕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

林掛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答張纘謝示集書　　簡文帝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年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彰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謳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而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而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朝晴簷梧欲下

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

性情卓絶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琴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晉安王綱書　　昭明太子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為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與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為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唯籍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摛藻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文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静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默終日披古為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

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於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遅還書某疏

與何胤書　　昭明太子

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

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疾憤其神風眩散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

是以蒙求之前於茲彌彰

答湘東王書　謝幾卿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棲[illegible]匪商官市理就

一壥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之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為膏酥暨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連劒飛凫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

與劉孝綽書　湘東王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希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

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
想溫玉饑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
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情無由賞悉遣此代
懷數路訐行遲還芳札

答湘東王書　劉孝綽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
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
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
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

使金石流芳阯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
之杜門昔鄭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
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
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
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
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
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
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

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與何敬容書　謝郁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
門醉尉將不敢呵厭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
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
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
求親者也且騤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
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
首鳴玉在要廻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

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皇主之恩今
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
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
不能謝絕賓客獨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
之所弔實在於斯斯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
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
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
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
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

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冗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與舉法師書　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邀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歆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順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

之落蘂酌清澗之毖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鸝雌獨鶴神影彰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旁若無人孝然堅卧水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蔑雞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響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淅河嘗觀組績不覺紙爇筆焚魂愧斯書自茲厥後兩絶珪璧意賸於菁華湯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涌莫限隈嵎以玉抵鵲幸傳餘寶莫閱清徽用療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去違[illegible]貽責焉

報王筠書　沈約

覽示詩實為麗則斂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服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嘆服唫研周

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覯乃申

答陸厥書　沈約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若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

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

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報沈麟士書　沈約

獨往之業雖闕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衷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技俗邈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翺翔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豈清川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衾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遂食推遷未諧夙願冀與幽期可託克全素履弋釣泉皐以慰閒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答劉杳所贈齋閣讚書　沈約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

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覧別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煩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illegible]孳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王闕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

出迎善隣相勞倦握觧螯亟覆蝦椀未攺朱顔略
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虬書　任昉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覲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釐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

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邈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體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為歲已積以大人非蕪䧹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奇㝠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摽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乎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館帶川渓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務東閣今王

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為仁由己且凌雪戒塗非澱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摽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任不俟繁言

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書　王褒

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凉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

池陽之田鏟迹幽谿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擧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禀丹砂之誨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慼集視陰惕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

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復王褒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荊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冊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

求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夕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惛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棄家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答陳高祖書　蔡景歷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嶽而綏五嶺滌瀨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強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寔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

論功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擾陸拔山岳水斷蛟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鷁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為群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

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復有三河辯客陸衣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循已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内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義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遊中代岳牧竝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貧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為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恐隣危殆備踐薄氷今王道中興慇憂啟運獲存徽命足為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燕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為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

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棄折簡賜爵欲以雞鶩厠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遊秦忽逢盼採擔簦入趙便致爵連今雖羈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責何用克堪但耿耿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驥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為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極諫陳寶應書　虞寄

時陳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冊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

威不世徃因多難杖劒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
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
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
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
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
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
盟此將軍然笑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
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

物也屢申明詔欽篤慇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
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以疾
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
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笑顏
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斟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
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
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
得之然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
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

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
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
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
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
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
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
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
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
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

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
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介況將軍釁非張
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
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
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
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
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
利是視其餘將師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

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王威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

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番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眙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番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

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與江總書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

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
史語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
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
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
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
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
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
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
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

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
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
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與楊遵彥書　　　　徐陵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
疏勒況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
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
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
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

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
西北地闕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
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
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
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
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
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
郊禋楚翼寧非杞夏之君甚定郟鄏便是庄周之
霸豈徒豳王徙雍基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

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昚茫茫風牛南偃吾
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
一也又晉熈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
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
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嶽
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湓波朝夕牋書春
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
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
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

銅馳之衢於我長閑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熈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殯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劔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

首愚者不為遷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樣之儀微騎閑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

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正當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蓁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

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篾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明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發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

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旞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㳂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後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

吠之譏遂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懸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海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

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後生有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徵宜商

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還箕鄭於兩館縶驟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唇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遠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闕幽遐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

於彰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買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郢吏明經鷗鳶知禮廵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無年累歲與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以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敗饑民臺署郎官俱餧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遂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衡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

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為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祇以屢哽慟增深

與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陸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

揺山蕩海驅霆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
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襲秦亡寶劍然則皆鬪之
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
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
鐵額興暴皇年擣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
噬關河緑林青犢之群黒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
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棲棲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舄

喙之臣豊畢將與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
神表玉璜儷衮欽才平階仵德固以晋連管樂惝
悵風雲濡足維時枚竿斯在去歳兇徒不騁言次
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
麾羽扇猶對枚壷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艏
還繫昆明胡馬千群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
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静山空挹鵲尾而擒王鐵
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
元兇咸劉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

言咸為京觀公園陵書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動
踰高寝重以秦宫既穫魯殿猶存闢緑草於應門
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鄴杜六遷之民襁
負而歸都邑斯滿鸞脂藏脯遊騎擊鍾故市新城
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
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
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
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
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枝道

木閣田單之奉覇齊綰軍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壞
蝨之比黄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
多幸叨逢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燋迫郢形之切長
亂心胸徐庶之析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
歳時釁祀幽祗躬當勦滅何圖釁發尖極蒼旻號
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柰何無状柰何惟桑與梓
號若天涯杖栢裁松悠然長絶明明日月號叫無
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劉柰何自忝膺嘉聘仍
一鄕亂離上下年尊偏與此酷昔人迎門請盗恒懷

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冠崩
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
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
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氷
魚之不絶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
東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
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
櫝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
反命旣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荊之位昔

人逹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
寗於遼左追王朗於淛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
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
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
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青紙
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餙舘陳𥙿豈
是復介而奔齊寗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耄雖從
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坐魂者
何極孤子何所嘆焉但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

啁噍鸎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
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儀忠弘
孝冠冕縉紳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
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校
懷今日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逐方為漠北
之塵營魄如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答徐陵書　　　李那

緐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
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襟期相志道術楚齊

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
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
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淛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
獨歩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孝廉辯酬文豹况
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
憲章辭殫表奏父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
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
嗣宗文雅唯傳符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
賜書學非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

志肆業尸牖之間時安筆硯嚬眉難巧學步非工
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葢逢仲子顥君山
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發候虛談
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
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
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遥望歸秦合浦文
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鸎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
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
奏延陵之樂書繢有復道意無仲李那頓首

與史祥書并答　　煬帝

煬帝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
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
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
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
衝冠聘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
物不遂心俛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
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言旋上京本即還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
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
邉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禀成規下
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
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
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宫厭北閤
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慱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
之園理乖終宴覩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
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貺恩紀綢繆
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氷之地忽載三陽毳幙寔

羈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啟處祥少不學
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
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
其優劣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絶漠揚旌威震
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
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
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
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栢
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

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以正斯固道
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
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
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
朗月孤照想鳴笳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
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

遺崔順書并答　豫章王

豫章王遺順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

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
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
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
遠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陜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
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
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
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
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
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
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順答曰臣昨伏奉教書榮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
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宵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
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
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
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

祖濬燕南教賓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
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
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
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廁鴻儀
虛班驥阜挾泰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崐
崘以為池比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分
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
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
稱王丘陵為之不遠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

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

召王貞書并答　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干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揖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

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皆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及索文集貞啟謝曰屬荷德仁宣故

須必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夏游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鱗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飈費明珠以彈雀

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綂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召徐則書　晉王廣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

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叅空宗玄齊物深明義
味晩達法門悦性冲玄怡神虛白飡松餌朮棲息
烟霞望赤城而得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
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
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
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
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
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
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

廣廣文選卷之十五

廣廣文選卷之十六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訓

訓子　程本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
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
定鼎於郟鄏偹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
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
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
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
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
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
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
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
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弃於温先大夫宣王之
棄世也背還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
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

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眞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窀穸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偸弗侈允鑒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川里先生訓　　繁欽

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賛

酒訓　　高允

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録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踊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泛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

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

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者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

御世化之所曁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訓子　王褒

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始終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

棄義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

誡

清誡　高彪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

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淩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清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女誡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

教道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

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

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

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淸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

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

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

云爾而非循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

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誡盈　陸　景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誡子　姚　信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

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危則棄善善端凡失
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
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己不可得也秖所
以自毁耳顧眞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
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
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
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戒齊王孫奮　　諸葛恪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

内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
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
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輙爲
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
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
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
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
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
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

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
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
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
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
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
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
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
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
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懐

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
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揚融親受詔勑
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
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
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猥忘先帝法教懐
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
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
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

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受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頑蒙三思

斷酒戒　　庾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

家誡　　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誡子　　徐勉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地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劄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在不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保貲與

葺黷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

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自昜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

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勑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産既立野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
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戒子　　張融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
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
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
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誡子　　陶潛

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
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
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
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
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
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
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篇

養生主　　莊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
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
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
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
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
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
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勸學篇　　荀卿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

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

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枝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

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

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

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

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湯問篇　列御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四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

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俞師曠方夜傾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

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

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

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

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

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均也其絶也莫絶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絶鉤不伸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

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

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 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㽔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

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

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乃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黒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

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

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

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大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親士篇　　墨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

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

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

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尚同篇　墨翟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

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

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

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毁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

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毁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嘗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

之賞譽辟其毁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

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毁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

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毁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

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

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僻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

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政之本而治要也

用道篇　亢倉楚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巳不勤于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巳不襲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蕪之齊

后信人之性酣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廢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摽力思摶精希求利潤賈

堅之道也噏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精鍊仙髙士之道也剸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願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静默闇鈍者亦静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静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謟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世賢篇

鶡冠子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晋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

能無創執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論服室篇

晏嬰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之

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脩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虛實篇

孫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致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

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

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顯學篇　韓非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

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相入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

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
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
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
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
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
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
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
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

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
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
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
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
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
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

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
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
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
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
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
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

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
夫吏之所說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
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
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
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
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
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
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
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

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

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

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

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

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説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説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廧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説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説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而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而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脩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

不足師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　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更法篇　　商鞅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

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

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

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恠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篇

商鞅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税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

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
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
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
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
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
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
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
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

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
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
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
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
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
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
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

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
酣奭大臣不能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
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
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
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
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
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
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

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
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
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
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
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
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
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
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
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

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

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本味篇　呂不韋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

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

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舋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

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

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新書審微篇　賈誼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熋熋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

衞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闘晋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衞之大夫也曲縣者衞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衞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衞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衞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

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極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無蓄篇

賈誼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必並屈古之爲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

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縱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已長則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胡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懍懍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

迫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補篇

官人篇　　賈誼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入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悠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悠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過不難以死事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

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奉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篇　　賈誼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

子之實而我曾無鄉里之問寬徇之知者獨何與
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
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當試傅
白黱黒榆沉波雜芷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
從容為説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憚癢心而
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
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
故步陟山川盆冒楚棘彌道千餘里足重繭而不敢
又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奱立蛇進而

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
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
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
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
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
也學者勉之乎天禄不重

至德篇　陸賈

天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
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
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
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
性萬物之類懐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
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
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
近而致疎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
心煩者則刑罰從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
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
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

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
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
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
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
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
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懐尊卑相承雁行
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
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
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

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術事篇　陸賈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

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闕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

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

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

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倚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闕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原道訓下　　劉安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

遭變應卒推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斃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

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功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礦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春秋繁露立元神

董仲舒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讐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

臬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

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脩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

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餠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

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效力篇　王充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功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

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人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迹不能蹈也

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疆之優愚主
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
人不推頓莫邪不能傷篠簬之箭機不能動發魯
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簬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
主莫邪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
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骨
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
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

絶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讐棄諸爲人用之物須人
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
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
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
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
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
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
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
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

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
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
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
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
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
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
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
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
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天文篇　　黄憲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
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鶂
乎鶂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盛也以風其生
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
瓜竹之荒有鳥曰䳄翼生于股熒惑見則孕是以
禽而感于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鳧鳧臨谿而咏
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

曰搖光感日之精于嶽一役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内也内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太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虛虛則無涯

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内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地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何謂分野曰上古之興壞地無紀不貢不賦宄居而野處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率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為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紀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昭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談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弗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末之學不敢進也

建本篇

劉向

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令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内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必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

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
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
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
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
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智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
全立身不殆士苟歆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
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驅也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

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
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
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
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
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
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
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
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此之謂也

辨騷篇　劉勰

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
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
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
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
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

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
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
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
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
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
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
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
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

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

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艶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艶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依文而見時披文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志巧者獵其艶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艶溢錙毫

散不足篇　　桓寬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蟆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

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
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
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坊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
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
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不食
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網罝
掩捕麑鷇耽湎沉猶鋪百川鮮羔䍮幾胎扁皮黃
口春鵝秋雛冬葵温韭浚茈蓼蘇豐莢耳菜毛果
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

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
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
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楯堊㥑壁飾古者衣
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
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綉衣
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鬭虎唐銻追人奇蟲胡
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
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犂
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

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忘丁男一人
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
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
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
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氷常民而被后妃之服
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
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
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飭大夫士則單

複木具盤韋韋常民漆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
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
軨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
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衳彤幞羝皮傳今富
者鼲鼦狐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鴼代黃古者
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廌而已及其後革鞍氂成
鐵鑣不飾今富者韉耳銀鑷韅黃金琅勒罽繡弇
汗垂珥胡鮮中者漆韋紹係采畫暴乾古者汙尊
抔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

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黄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橙枸鮐鱧醢醯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析酲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無杠橋之寢

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桀華之橋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闒坐平莞古者不粥紝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䐗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蝸馬

駱日蹇捕膚脯胹羔豆賜鷇膹鴈羹臭鮑甘瓠熟粱和炙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

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罳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謳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

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褘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

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古人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産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舃今富者革中

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坐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

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枕中篇　　魏收

收以子姪少年中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任重行畏途至遠期
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
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
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
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
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
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
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
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自

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
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
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
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
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
不撓遊刃者然逮於厥德不常與其全璞馳騖人世
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谿壑而未足源不清
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
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

有身禦魑魅竄沉徑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
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
遊遨經術猷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
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
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
鬱爲羽儀恪居是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
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
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

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躓乃喪其貞吉可不
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
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
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
服非法不行非道公器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
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末
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
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
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 幾三月不違跬步

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失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遵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澤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

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知人篇

劉晝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九方歅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絶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大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黒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夫臨機能謀而知其智

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鴟鶚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摇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讃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黯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

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魚鼈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隷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知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賞者授命

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去情篇　　劉晝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膺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患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患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

向怨今　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觸己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體

隷書體　　成公綏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章闕之後
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
巧易古今各異虫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
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
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落形體抑揚芬葩連
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
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
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
由意曉尔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

電流雨下雹散點黕星垂搦挫安案繽紛駱驛華
藻粲爛絪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煥若乃八分璽法殊
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掣
縟綣結體剩彩奮飾或若虬龍盤游蜿蟬軒翥鸞
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幷體抑怒良馬
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遊烟連
雲俯而察之凛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
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草書勢

索靖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
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羸欲
奮疊而桓桓及其逸游盻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
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
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
枝條順風轉相比附窈娆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

鼬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
距

問

問篇

管夷吾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
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師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
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稟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

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之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

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

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涖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䟽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䟽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鋏鉤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脩而不脩者故

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腯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

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脩墻閉絶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五經疑問　房景先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與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燿光啓祚入適承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垂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冐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尭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群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

杞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從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

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
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
尊貶土祇隅牲幣之享兢如言之稷棄靈威誠允
聿追之宜杜非商祖孝乎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
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别人
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
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
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

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
又秉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
貴産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剌
禮經寳其仁是以稱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
蔡胤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
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
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
母卽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
加禮服是重旣體違義盡棄節致慈作嬪異門爲
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
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税喪己則否曰服以
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
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己但正體於下可
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纕絰已
除猶懐慘素未忍從吉况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

甹之實尚改緇龍襲奉哀哲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
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醮從
夫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
禍傾合卺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
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
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嫒
朝臣不宜糾旣事及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秉孰
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冑禮不上通昏裔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玄牡肆尊禮不虛華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缺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耋樂正既脩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對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　班　勇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

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

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

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越士對　　朱育

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翻對曰夫會稽上

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

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食車嫗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槩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人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

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劊𣩠候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楊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

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

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暫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沆俗遺譁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黙欲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

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政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惺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郡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巳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

定命論問對　顧愿

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楊雄班固之徒藉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

試中之日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斅盈虧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胡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于萬古之前事徵于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枝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于帝宮豈獨殘陽之祟漢臣衒貨於天府寧免餧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膺之災

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于長饑席義枕仁微禍于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卜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綏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夭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夭閼無命善游銷魂于深梁工騎燼生于曠野

明珠招駭于闇至蟠木取悅于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祟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挻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徃非命研復來旨讐校徃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

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椒飡非養生之術咀劒豈衛生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垂徵寵之津空谷絕採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蹻跖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翊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纆若茲畢萬保軀密賤殘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茸此促生彭翁賓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

圖棘津陰拱振功萬世獎生冲矯鐫旌善之文華
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
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都
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閭雲動權豪之術鈞
貿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
以籍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
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
神仙所存顯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
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

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
華方策因造前定來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夭無爽
有允瑣辭無懲鄙說統而言之旣往非命冥期前
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
若乃得議其工失嗤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
固染情于近累豈不貽誚于通識問曰清論光心
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未有盡若動止皆運險易
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王門犁丘巘識弗免豈
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

曰夫聖人懷虛以涇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
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
溫涼之咀嚴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
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于人故同
人有患然而均心于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
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賾皆數在
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
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遂
巡弗獲履危踐機僶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

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
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笠而逢
吉張松協數而遘禍且智防有已患累無方爾乃
猘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猨逸而林
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
役思其效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為
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
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
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

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
對曰天生烝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禀豈非冥數何
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
必假織紈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
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
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
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
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輔七
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亦時雍在運群方自通

抱德煬和全貞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昏齒富教
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捐絕粱豢必云徼生
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
以祈存推數遂巧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
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
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
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
師循訓範若藉數在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
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

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畧言其
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
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
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
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
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疴勿藥有
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
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
至乃趙儲之命宜求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

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
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粱方丈沉疾弗顧珵碧盈
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于是曲直之性
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諫齊通而
殊事雖復鉺桎羿奡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
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
數脩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
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躓談異
矛戈兩齊何傷問白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

霑榮僉施提飭銜聲故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
妻灰子殪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敭可遺冥
數自賓則感效宜絶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
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閉之巧不
傳萌漸之調長絶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
謂命固以綿絡今古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
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
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栢異質
蘅茶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

之質資行夙昭至于刻志酬生願誠復施殉節投
命馴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
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
感效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對獄辭　劉祥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
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因出
身入官二十餘年沉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
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
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側
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
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凢
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忝隸大司馬並被恩
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忝
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因不涯卑遠
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聘議自餘令王未被祇
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啓
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

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才短寄以諮儉儉爲
之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
因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
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
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

對策

策對五道　樊孝謙 名遜

制詔問外中紀號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
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

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將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玆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大

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歷三分而事主蕩此妖氛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迹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呑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

郡良家蓄鋭須特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擧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讃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君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寨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

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尭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兆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

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庠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書堂甲觀脩德日新廟毋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滕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乙

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諭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玉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

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説海東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為不相又未葉以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

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烏望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

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
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
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
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
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
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勢
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
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

方雪詔書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
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
本鍾繇王朗迫怨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
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
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
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
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
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
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

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
仁自遠佃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
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
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
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囷自然蒙理後服
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
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臣聞
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
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粟楂至於

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
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
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
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
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性命之理
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
律見親擢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玉漂杵
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
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

餓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此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貴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難

入穀贖罪蕭望之難　　張敞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

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譏

譏許由　　糜元

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

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肅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攄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脩攝君司佐天理物幹成王事若子以堯爲闇主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貪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群即當撥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主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

不徒生生則幹特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與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冊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于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巳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歆言子智則不仕聖君歆言子高則鳥獸同群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解

貞女解

湛方生

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聟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列書于記傳者或毀髮屬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並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巳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廣廣文選卷之十七

廣廣文選卷之十八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設論

喻蔽　　葛洪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瑶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

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

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淩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騄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

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繫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

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巨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

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郄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某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濕痒而削足患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答客喻 徐勉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生務乃為答客喻其辭曰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侍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欽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

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為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為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

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
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
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
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
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
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
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
此子之助焉自出閫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
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

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
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愍歎
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
哉求其此懷可謂啚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
大理即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
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
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
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
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纂孔門之游夏辭窮麗
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謟不驕
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
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
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

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繮
繅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
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
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
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疢
心豈徒蠱惜春獎鴟怯腐鼠相江都而求歎傳長
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
屏迹無地叚珪張讓金具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

餐澀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逄
之血周氏非桀仍值僻王歆芴升階汗流浹背哲
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
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擽撽振筴武落雞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獘此之爲役蓋其
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
堯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狥幽憂卞隨務光悔
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理宜退不獲晏
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櫕植雙鳬退飛不虧渤

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擥
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
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
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忽兮
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
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
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
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
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衰弱尚觀人事之隕獲覬時

路之道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
顧慕周章數紀之内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
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
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媿無耻退身
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
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攜讓
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
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塡闔竇之里

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
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
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
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
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游
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兒之遇獸
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
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
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絃飴蜜非甘山川云

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内藴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姸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類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斵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

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蓑莠化爲芝蘭囊之翕俗攪時駁耳穢目令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辭

伊耆氏蜡辭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歳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炎帝神農氏其初國伊繼國者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或曰堯也文心雕龍曰昔伊祁氏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云則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云利民之志頗形于言矣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詞也宅猶安也土安則崩地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狐援辭

呂氏春秋曰狐援說齊湣王王不受狐援出而哭五日其辭云云齊王聞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云云

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一作吾見今之人洋洋東走而不知所處

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禹玉牒辭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壽吳王辭

吳越春秋曰吳王既釋越王之囚大縱酒于文臺爲越王設北面之坐群臣皆以客禮事之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詞曰

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太王躬親鴻

恩立義行仁丸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太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祝越王辭　大夫種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恡群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

繇辭

夏后鑄鼎繇

困學紀聞曰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云云懿氏占成季卜曰問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繇衛侯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懿氏繇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伐驪繇

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卜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曰

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 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入也猾美也齒牙為猾以象讒口之為害也此為伐戎獲驪姬亂晉之兆

驪姬繇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叶丑鳩反 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

伯姬繇

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將嫁女于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以償報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睽乖離之象相助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 二卦變而氣相通 為雷為火為嬴敗姬 嬴秦姓姬晉姓火動熾而害其母故為女嫁反害其家之象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毋故敗其宗邑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 姪其從姑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子圉質秦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 家謂子圉婦懷嬴

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

鄢陵繇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起于子南行推陰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

孫文子繇

左傳襄公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云云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于犬丘〇孫文子衛大夫定姜衛定公夫人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序

越絕書序　　吳平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為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旁通也德比顏

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誡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丘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荀子序　　荀子弟子

爲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

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爲紀綱嗚呼賢哉

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彊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

十洲記序

東方朔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絶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内抑絶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絶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内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

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楚辭序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

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
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
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
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
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
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
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
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
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
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
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
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從漢興枚乘司馬
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
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離騷經序　王逸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
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
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
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
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
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
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
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
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
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
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

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
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
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
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
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
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伏節為賢故有
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
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
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

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
百年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
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
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
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
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
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
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
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
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
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
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
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
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

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
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
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
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三輔黃圖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
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

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
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
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
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
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為驕侈殫天
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
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欲其子孫長
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
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

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者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裒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呂氏春秋序

高誘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

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為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為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為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為天無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為適嗣華陽夫人以為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為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為王華陽夫人為后楚為太子安國君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

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録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

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輙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說文序　　　　　許　愼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

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

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

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

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
學不脩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
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
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
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
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
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三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

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
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
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
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
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
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
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
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

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
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
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
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
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
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蒼頡
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
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巳
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
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
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
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
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
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

道德經序

葛　玄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

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　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刧其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

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洿之不厚歸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

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

西京雜記題序

葛　洪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数先父傳之歆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

幷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歿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帙庶免淪沒焉

穆天子傳序　　荀勗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高士傳序　　皇甫謐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

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録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録

也

列子序　　張湛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頴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録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録令無遺棄頴根於

是唯齋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録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録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虗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

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南遊衡山詩序　　桓玄

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檝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窮澄映之流涯涘無纖埃之穢脩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岳於是假足輕輿齊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俠獻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乗長嶺邈跳遐曠或懸輿素石映濯水

湄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淩太清獨交霞景周覽畢頓策峕阿管絃竝奏清徵再響思古求逝神氣未言

紫微夫人服朮序　　陶弘景

夫晨齊浩元洞寘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虗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睴霄翳無待也攡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為夭覩嬰機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宴鄉心

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
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締
以挺生覩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云纒虛俯
聘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
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頹浮煙籠蒙清景
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
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呴沸雷震東西而
拆裂天毛見矣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閡矣乃為百
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覩群龍玃爾流血乎坤

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
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冐嶮巇也行必輿尸涉
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蔔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
沈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知遊競萬端神鬼
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為心於是太上真人
愍萬流之皷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
生具足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
壽脤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奥金簡
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

則控晨太徹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盖於流霞之
陣眷聘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錬金
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
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淶鳳腦雲琅玉霜太極月醴
三鐶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
上文煒爍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
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軿之
重躍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
籟駭虛晨鍾零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

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
妃衆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煙溢窓顧聘而圓
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
尋靈之淙徹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顯顯也
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
落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矣復有體
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閑元
關內存九真三炁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
丹城而蹴禴者亦奚用東隣之太牢哉乃可知以

五云水桂木根黄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栢脂
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
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已者並未及朮勢之多
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彌景邪魔橫起百
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痾不期而禍湊意
外而病生者比日而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
吐煙則鎮祈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
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數榮輸輕盈服其丸
散則百病瘳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

也古人名之為山精之卉山薑之精太上尊仙銘
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
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減朮為益也且朮氣之用
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
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斃張單
偏致殆可鑒乎朮一可以長生求壽二可以卻萬
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
肩於五岳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
撰服朮數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

既及太平則四氣含融天緯薦生災煙消滅五毒
匿形二辰恒察萬物自誠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
亦無復夭傾迄今所言朮歆令有心取服過此災
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
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
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卻災消患
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
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
軍長驅而全返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

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騁氷
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真正
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讃害嫉妬靈根鬱塞否
泰用隔犯誓從盟得罪三官或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
已吾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
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
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
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

津液而不虧閈幽術於命門餌靈朮以頤生漱華
泉於清川研玄妙之秘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
栖于峯岫兹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
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凈以期真優哉
悠哉聊樂我云

河清頌序　　鮑照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
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
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

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
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
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
符命朴牛丈蹟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
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為之而
寢庸非感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
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異
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兹二十四載道
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
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貊懷
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紓國振民傾鉅橋之粟
約違迫胥奢去泰甚燕無留宿畋不盤樂物色異
人優游鯁直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
天情故不勞仗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
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飆塵不起農
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
充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梓杞之
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懋德宮宇宏麗

三川莫之能比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
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
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
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
畝腴宜以協調律呂謳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勝紀
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閟規遠圖
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
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
文協律之士縕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

內三靈佇瞻九壤注心旣右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藥通鞮稽顙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祟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皇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鉅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波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

昭明太子集序　　簡文帝

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明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

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兹乎昭明太子縣明離之極照履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盡聖豐下表異垂髮應期若夫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滄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耀朓蝕而凝明弗虧四氣循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玄默巍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滿必沖九德之保無以喻其審諭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杖譽知窮師曠心服行一物而三善具固無得稱焉至如畢𦒿晨興班輪曉駕胡香鼉蓋徐吹從風問安寢門

之外視膳東廂之側三朝有則一日弗虧恭承宸
扆陪贊顏色化闡梓於商庭旣欣拜夢望直城而
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蔡維天鷄掩色構
傾桃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主膳罕進喪過乎哀
毀幾乎滅池綍旣啓深擗標之慟陵園斯踐震中
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以爲生民之則固已事彰
朱草理感圖書此二德也孝慈豈弟篤此棠棣善
誘無倦誨人弗窮躬履禮教俯示楷模郡藩戾止
流連於終讌下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兩之尊

匹姜肱之同被紆作貳之重弘臨菑而共館此三
德也好賢愛善甄得與能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
美玉於荊山求明珠於枯岸賞無繆實舉不失才
岩穴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臣僚端士冊獻交
景長在鶴闕之內花綬成行恒陪畫堂之裏雍容
河曲並富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傑豈
假問謝鯤於溫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皇上
垂拱岩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山依搖
彩地亘少陽物無隱情人服睿聖此五德也罰慎

其濫書有作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任刑違威仅
疵淳化終食不違理符道德故假約法於關中黍
民胥悅感嚴刑於闕下漢后流名是以遠鑒前史
垂恩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溝王科歸理遣之思
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民亭育含養咸欣然不
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丘之首魂沉而靡託射聲
之鬼暴骨而無歸起掩骼之慈被錫槥之澤若使
騘馬知歸感埋金於地下書生雖殞尚飛祓於天
上恩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玄冥戒節沍陰

在歲雪號千里氷重三尺炎鑪吐色豊貂在御留
上人之重愍終窶之眠發於篇藻形乎造次轂宴
心歡矜容動色嘆陋巷之無褐嗟屑薪之屢亡發
私藏之銅鳧散垣下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
御命之人不告而足受惠之家飡恩之士咸謂櫟
陽之金自空而墜南陽之粟自野而生此八德也
陽阿淥水奇音妙曲遏雲繁手仰秣來風靡悅於
胸襟非關於懷抱事等棄琴理均放鄭豈同魏兩
作歌於長笛終參漢貳託賦於洞簫此九德也恠

寶具珠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玦無取於浮玩土木
無綈罽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葦廣闊肅成且
啓秋光洞入春花洒樹名僧結侶長裾總集吐納
名理從容持論五稱既辯九言斯洽如觀巨海若
見游龍令羅折談名儒稱疾無勞擁經入巷豈假
連車詣門此十一德也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
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章編三絕豈直爻象起
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歌案無休書悅容倦此十二
德也群玉名記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遺文刑名

墨儒之旨要莫不殫茲閱見竭彼綈緗總括奇異
徵求遺逸命謁者之使置籯金之賞惠子五車方
茲無以比文終所接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
借書治本遠記齊攸一見自書閣之闕澤事唯列
國義止通人未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辯
已亥無違有識鑒風長正魚魯此十四德也至於
登高體物伐詩言志金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黄
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
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徒之則碑窮典正每

出則車馬盈衢課無失體繞成則列藩擊缶興逐
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周而不襲如彼羽族取
喻於鸞鳳猶斯女工方之手綺縠盛德之源如彼
文章可聞如此信允屬元良獨高千載既而春祇
委馭震露摧華豈因麟闕徒觀月毀非聽雉雊坐
聞峯墜悲纏教義痛結三才綱智乏效官才無卓
爾結景雲霄幼逢獎訓左提右挈寔仰聖慈自頂
至足恩均鎔造價由伯樂比此為未儔譽因元龍
方茲無以比情深知己愛切肌膚慕德懷恩何時

可弭是用編緝遺文條流藻績懸諸日月貽範後
來凡二秩二十卷如左

雜體詩序　江淹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國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
朱成釆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
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
於魄不其然與至於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
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恕遠兼
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

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黄經緯之辨金壁浮沉之殊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

肘後百一方序

陶弘景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工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民之所為大患莫急於疾疾而弗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遥山絶浦其間枉夭安可勝言方

術之書卷帙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迷惑多端抱朴此製寔為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畧為周遍矣昔應璩為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予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輙有一百一病是故身室自想上自通人下逮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寔捂之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

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覽方書脫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祇直禁闈晨宵閑隔或羇束戎陣城栅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滞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武帝集序

沈約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鋭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

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奥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滞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絶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

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
飛彫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為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稾必削
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脩乾錄
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詵
簨虡圓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
採薇出車杕杜之讌習詠志搒藻廣命群臣上與
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
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
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
隨源編次

佛記序　沈約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
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
有地而原始莫闚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
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
邈乎悠夐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
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
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
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
遷會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
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
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
非為己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
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辯百非於祇樹廓
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翦喪知歸

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
七步降跡毳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
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乘面法城而不覩
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
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
祀過半靈迹稍啟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
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粤遠二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
寔為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

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冑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録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絶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揵陀近遊京路

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王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肸蠁偏富鹽澤以西光景蔵𣦸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詮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宜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是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尺棰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汲引

悉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慇感又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古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

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録若夫歆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欽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各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辯伊人膠目闇跋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舝舝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內典序　沈約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本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皆

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談飈遷以寸
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遥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
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
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
邃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
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
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轉輪
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
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

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乎非已
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
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
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猒生死之長
勤眷寂滅而投軫遥然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
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趣忘　屏欲殊塗一致或草櫟身體
投骸林澤内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
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

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蹤
忡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
至故能籍智探虚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
俱處三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闡片義
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滄
廻聖迹寢息神光既負稟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
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乂
蹺邁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

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竝默藥蒴飾
破愛辭親鼓枻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
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
容服未改而戒德内弘贍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
廻軫駕四禪之耿耿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
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
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
天人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
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

人匠寳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乃鬒髮傳靈衣履遺蹤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晻離星繁於淨刹若乃秉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輝暎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益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裒理

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前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綱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悖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

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益入道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

御講般若經序

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窮入三門而了觀尊五濁而超津譬玆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域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喻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

而萬法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已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齊居非以黄屋為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絶明言更慇懃於容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黒月之光毗曇褊滯未見沇珠之寳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群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般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
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奥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
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出
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大僧正
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頻等須提之
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
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已
來後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

夷主多奢替舞堂鍾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
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
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析悟一切之無
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
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峩峩
重閣臨冊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
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三春届節萬物舒榮風
日依遲不寒不燠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
淪漪八德洞啓寓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諠聽

鳴鍾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
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
咸發深心竝脩淨行熏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
列蔭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王階者濟濟成
群既而警蹕北趨棨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
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
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抱注而難竭樂說
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函論偏執專
杖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天尊而發問

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
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
增長凡諸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
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
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途遥
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大華而躍誦頭面伸其盡
禮讚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
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

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脩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鬱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剟體供養折骨書寫歸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

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竝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慱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渉氣姸華埃塵不起四則揵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絓轂塡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廚匪宿辨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氳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讃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感應超踊寶於昔靈邁兩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

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忝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丹陽尹傳序　元帝

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

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城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草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仁之盛頗愧前賢而聘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叙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兹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釆英賢爲丹陽尹傳

職貢圖序　元帝

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闕樂賢之象甘泉寫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欵開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洞林序　元帝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備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兆闕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

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繞能射覆兼而兩之竊竊自許矣

法寶聯壁序　　元帝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纖居亳今則帝業維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御龍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

負扆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沙武實止戈秉宜生之斂樂彰治定減庖犧之琴相兼二八知微知彰將稱四七如猊如虎寧俟容成翠屋之遊廣成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憑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瑞梵天請道東朝開寶蓋之祥盡善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冬羽秋籥實以周誦幼沖用資端士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傅之論孟侯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俟郊迎而可知帷幄

後言籍懇田而求驗以今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高啓益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頌譬衡華之峻極如渤澥之波瀾顯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徽成務智察舞雞文分封蟻爰初登仕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流董師虎據操鈹蟬冕律卿濟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後來之政陳蒼留叉袠之化淮海高墨幘之聲威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寒雨施雲行漢用戊申

晉維庚午增暉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履道為輿策賢成駟降意常編留神緗帙許商算術王園射譜南龜異說東馳雜賦任良奕基羡門式法箴與琴劍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辨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飈豎纖者入無倫大者含元氣韻調律呂藻震玄黃豈俟取譖彥先詢閱雅主至於鹿園深義龍宮奧說遠命學徒親承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楷式往復王粲事軼魏儲酬答恭謨道高晉兩似懸鍾之應響猶衢罇之待酌挐

爾者踵武遊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實冥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累迴幹蘊珠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異六爻二乘始闢譬馬傳免一體同歸棄犀崇象潤業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假績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旨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隋水抵玉崑山每至鶴關旦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規躬承睿旨爰賜嘉名謂之聯璧 聯含珠而可擬璧與日而方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壺盤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櫪西河攝官南國十迴鳳琯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棨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慚安國之製謹抄蔡爵位陳諸左方

内典碑銘集林序　元帝

夫怯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像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脩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

讚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玄淵真如妙客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龍飛之座峩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

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予幼好彫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玉臺新詠序　徐陵

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至若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傳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

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時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

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綬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權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札龍伸蠖屈之書

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偃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無或譏焉

洛陽伽藍記序

楊衒之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頭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迹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

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

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
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爲之
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
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
態攅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
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
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

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態
能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胥飛南斗觸蛟龍
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
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
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
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
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
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廣廣文選卷之十八

廣廣文選卷之十九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序

庾信集序　宇文逌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絲管
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
雅之作寔王政之由復其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
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
敬敘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

章者可略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
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爲奕氤氳布在方
策國史家諜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
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宋
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
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
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

哉㓜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犢帶牛有
侔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爲司憲中大夫帥
掌三勑之法功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爲盛
出爲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腈人
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値劉弘
復爲司宗中大夫揔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
儀教六詩之義自梁朝並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
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
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爲虛襟信降

山岳之隆縕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
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
亮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楊雄書同
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齠歲而有俊名孝
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爲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
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畧之
文萬卷百家之説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
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
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記獨絕博物

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桓驎十四之歲荅
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堅之辯匪或斯尚
同日語哉王墀射策高第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
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
行叅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尋轉尚書度支郎中
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不離
閤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同於樂廣仍爲郢州
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
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

即散奔深爲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
兼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
鼓陳説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爲正
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
馬並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
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冊陽帝居遂有
生荆之痛出徃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即湘東
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耻之功淮
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

荆江驟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在貴戚斂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點猶乘之官著德廊廟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逾魏武功高網地道映在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武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荊衡尋值本朝青蓋入洛

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泊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毋憂杖而後起病不勝衰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攔之感晉國公廟朝受託為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憫嗟嘗與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重遭軍火一字

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欽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

道教實花序　宇文逌

泚成元胎先天地而生玄妙自然存開闔之外可道非道因金籙以詮言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高不可揆深不可源闊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合廣矣大矣靡得盡其鈎深恍兮惚兮安可窮其

象物十善之戒四極之科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
題之旨丹玄内教靈寶上清五老赤書之篇七聖
紫文之記故以暉諸篆籀煥彼圖牒玄經閟籍可
得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無大不大
無小不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其前周
流六虚希微三氣無上大道游於空洞之上梵形
天尊見於龍漢之刦日在丁卯拜東華之青童辰
次庚寅處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
九十三篇斯止略序宗塗匪與探賾詎詳金液之

異未悟石函之奇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
天尊之説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藥之丹罕識五
光之彩區區瑣瑣蓋各而言

梁典序　何之元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
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
策為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為
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
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
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摠其三國分路揚鑣
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
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
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
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
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
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
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内寔云殷阜今
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

仍屬横流今以如干卷爲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
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
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
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干卷
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
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
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
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
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曆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

令輙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
行本末之間頗宜詮叙衆職榮緒稱史無裁斷猶
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寔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
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
原始自一居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
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
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
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

霸朝雜集序　李德林

竊以陽烏垂耀徵雚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
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
基草創便預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
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
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
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
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
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
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鄗賤屠釣幽微化爲
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
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
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
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
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宮接席皆可以翊亮
天地流名鍾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
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
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勳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
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

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
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
之闈升降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
機帷幄霑及抓圻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
大運肇興群官總己成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
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
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
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
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

幽贊兩儀材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及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遂尋千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冥聖多必垂弁加以奏閣趍墀盈懷滿

袖手披目閲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奧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謀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

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裒海之內乔曰一民樂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輙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羽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勑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刪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畧為五卷云爾

韻纂序　　潘徽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

受也追蹤三五竝曜參辰外振武功内脩文德飛
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秋羽盛禮
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
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
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神留於索隱尊儒
好古三雍之對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
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擽善罔徹
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
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

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
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
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
討論群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
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
文訛篆隷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
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
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illegible]據過傷淺局詩賦所

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摽摘是非撮舉宏綱裁
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
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
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
副諸石室見群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
學製其都序微叢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
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
之彦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江都集禮序　潘徽

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
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
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憂
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
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
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
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
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列制作者

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璉東探石篑之符西䖏羽陵之策鳴鑾大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楊州揔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絶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摽緑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内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説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青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揔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

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雕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鞱載旆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玆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奬敢叙該慱之致云

西域圖記序

裴矩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並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

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

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戸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戸利盡西海多産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玆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

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戸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

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玆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淮賦序　　杜臺卿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此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竝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唯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類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美大川

之為德諒在物而非假決出元氏之鄉濫流桐柏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於炎野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盧思道

皇帝以上叡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麐遺既麟羽郊異山澤薦祉萃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黔界於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踰婺女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坰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呂商飈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辨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斾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遵茲淨域兼悅鷲山

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枲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繞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户内範軼西林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栭高可映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惡陽宣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優遊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食經序　　崔浩

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強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豈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

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六經畧注序　　常爽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

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南宋書符瑞序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

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爲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北齊書儒林傳序　李百藥

班固稱儒家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

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邑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循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碣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

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

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太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師之徒不遠千里伏

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懐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撿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

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摠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黄龍夏懐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愼所

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懐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録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

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孼訓敎
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
洛作作洛周公會群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
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
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
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公將
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
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爲太師告成

王以五徵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
六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
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歿王制將衰
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
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
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
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
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
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夏多罪湯將放

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又后非
民罔與爲邦愼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
尅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作銓法車服制度
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敘書　孔鮒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
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
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
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

世以經學爲家傳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
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
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
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
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
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又爲書與從弟
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法言自叙　楊雄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

迸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脩身第三

芒芒大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譔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譔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槩諸聖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典論自叙　　文帝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

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
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
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弁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
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
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
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
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
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
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

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
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
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
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
族兄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
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
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
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
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

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
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
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
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
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
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
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
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
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芉蔗便以

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
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
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
果尋前余郤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
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
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
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
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户後從陳國袁敏學以
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

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矦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靡不畢覽

華陽國志自敘

常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又遠

隱沒寔多踈略及周之世矦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畧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宕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于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異遭阨運阨夏滔垤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二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黍之苗千里蔑鷄犬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陴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畧言公孫

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劓城者多故有所闕循愈於遺忘焉

蜀紀言三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

廣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
因石牛始通未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
有爲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廻三千歲又云
荆戎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
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鵑又言蜀椎髻左衽未
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
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
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
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

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
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
不言況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
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嶲或曰
嶲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
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植天下井田之
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
爲國史作爲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

服事于秦首爲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
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及當荒服而
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
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
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
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有以爲惑恐此之類必起
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
或以爲西土險固襟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
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闚覦盖帝王者統天理

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
紀雖饕竊名號終於絶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
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嶽三
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嵩之北土馬之
所産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曆數而能傳國
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
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爲永鑒也干運
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爲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
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絶

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爲奬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界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
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寔繁其民世載
其俊述巴志第一○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群望
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攸長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啓耀文昌契符茫茫禹蹟畫爲九州功昌普
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
球球述蜀志第三
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

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
紀綱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干募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
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
艱難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蔡爪分天壤宰割民物舍比信
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爭
當世居正處明名號絶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述
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
日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濛濛後主弗慮
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
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
攸行哀哀元黎頑瞻靡望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大維弛綱甍甍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
承殲我益梁牧守顛摧黔首幸當三州毀曠悠然
以荒絡結王綱民亦流亡述李特雄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
雋幹爲時貞畧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述先賢士女揔讚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濟敎治誕茲彥茂峨峨俊
乂亹亹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
有裕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揔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
敗旌招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
未然述序志第十二

譔曰駟牡騤騤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曾京纖礱獲西守鹿從東麋郁伯勞之句不接辰嘗茲珍嘉廿心庶幾中爲令德一行可師塤箎僛儻貴韶光輝據中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磬莞諧諸金奏石拊降福孔皆揔括道檢揔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抱朴子自叙　葛洪

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電猶歛戢勁翮於鷦鷯之

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

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問律自叙　張融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戎軍路吾昔嘗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自叙

劉峻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好事云

自叙

江總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

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際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濶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

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論

辯道論　曹植

夫神僊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

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耳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鼉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

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殁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受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虐用者殀之其斯之謂歟（廣選多脫誤今考正）

文質論　阮瑀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

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

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刑禮論　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

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行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天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刑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

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巳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難劉邵論　傅嘏

時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邵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釆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終制論

沐並

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

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魄夭爲凫没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爲牢衣食爲纆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寘殺人以狥壙穴之内鋼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僊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没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論法　　盧毓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

等始適夫家数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

論五嶽祠　　何琦

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灾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　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

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脩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比族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具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

名士優劣論　張輔

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

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衝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

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況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廢莊論　王坦之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檢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

㐔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梳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

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老聃非大聖論　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

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illegible]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illegible]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illegible]其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究道遇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

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通所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
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
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
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
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
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
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
同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

嘗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
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
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三皇五帝已下靡
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
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形迹之
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顔孔不

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顔同乎斯人而老彭
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
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袪其弊盛又不達老聃
輕舉之旨為歆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
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
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
避險如此之游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
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
吉何違夫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

而神僊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
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
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
物惟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
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
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
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說今
之有以絶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
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難養生論

向子期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絶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竝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黙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絶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

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倡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顔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黄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虚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况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

勝則可焉有芍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耇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

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歆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身後實不可與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

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稽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嵇康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祗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竝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不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之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

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

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烝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歆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歆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歆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

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歆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

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竝行不可寵辱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歆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歆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歆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歆性之

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耳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心歆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以開於

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止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内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

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内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甚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怯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

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或脩身以明行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内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

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氾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

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竝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裁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

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

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鳫食粒而身留此豈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蕙菊苽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

耳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冒
生災蠹蝕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
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蕊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
精皆眾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
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
柔筋滌垢澤穢志淩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
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
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
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頳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偓佺

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
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
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
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
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
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
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辯矣
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
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

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
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
好大為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
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
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
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
又慍悶若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
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
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

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
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
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
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
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
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
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
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
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

戀安知今之所躭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食者於將獲所歆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

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且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

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

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糇旣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

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誠以)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權論　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兹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造違俗之謀此猶郤步而登山禦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攸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霊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咼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必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呴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

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